

喻世明言
下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辛苦踏山丘。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莱子 衣裳宫锦窄，谢公 篇咏绮霞羞。
他年名上凌云阁，岂羨当时万户侯？”

这八句诗，乃是晚唐时贯休所作。那贯休是个有名的诗僧，因避黄巢之乱，来于越地，将此诗献与钱王 求见。钱王一见此诗，大加叹赏，但嫌其“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殊无恢廓之意，遣人对他说，教和尚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方许相见。贯休应声，吟诗四句。诗曰：

“不羨荣华不惧威，添州改字总难依。
闲云野鹤无常住，何处江天不可飞？”

吟罢，飘然而入蜀。钱王懊悔，追之不及。真高僧也。后人诗讥钱王，云：

文人自古傲王侯，沧海何曾择细流？
一个诗僧容不得，如何安 望添州？

此诗是说钱王度量窄狭，所以不能恢廓霸图，止于一十四州之主。虽如此说，像钱王生于乱世，独霸一方，做了一十四州之王，称孤道寡，非通小可。你道钱王是谁？他怎生样出身？有诗为证：

项氏宗衰刘氏穷，一朝龙战定关中。
纷纷肉眼看成败，谁向尘埃识骏雄？

话说钱王，名鏐，表字具美，小名婆留，乃杭州府临安县人氏。其母怀孕之时，家中时常火发，及至救之，又复不见，举家怪异。忽一日，黄昏时候，钱公自外而来，遥见一条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头垂及地，约长丈余，两目熠熠有光。钱公大惊，正欲声张，忽然不见。只见前后火光亘天，钱公以为失火，急呼邻里求救。众人也有已睡的未睡的，听说钱家火起，都爬起来，收拾挠钩 水桶来救火时，那里有什么火！但闻房中呱呱之声，钱妈妈已产下一个孩儿。钱公因自己错呼救火，蒿恼了邻里，十分惭愧，正不过意，又见了这条大蜥蜴，都是怪事，想所产孩儿，必然是妖物，留之无益，不如溺死，以绝后患。也是这小孩儿命不该绝，东邻有个王婆，平生念佛好善，与钱妈妈往来最厚。这一

莱子：春秋时楚国人老莱子，年七十岁，常穿着五色衣裳，作婴儿戏，娱乐他的父母。

谢公：指南朝宋时诗人谢灵运。

凌云阁：指唐代长安的凌烟阁，唐太宗画功臣二十四人于阁上。

钱王：指五代吴越王钱鏐。

挠钩：一种长柄的倒须钩。

晚，因钱公呼唤救火，也跑来看。闻说钱妈妈生产，进房帮助，见养下孩儿，欢天喜地，抱去盆中洗浴。被钱公劈手夺过孩儿，按在浴盆里面，要将溺死。慌得王婆叫起屈来，倒身护住，定不容他下手，连声道：“罪过，罪过！这孩子一难一度，投得个男身，作何罪业，要将他溺死！自古道：‘虎狼也有父子之情。’你老人家是何意故？”钱妈妈也在床褥上嚷将起来。钱公道：“这孩子临产时，家中有许多怪异，只恐不是好物，留之为害。”王婆道：“一点点血块，那里便定得好歹。况且贵人生产，多有奇异之兆，反为祥瑞，也未可知。你老人家若不肯留这孩子时，待老身领去，过继与没孩儿的人家养育，也是一条性命，与你老人家也免了些罪业。”钱公被王婆苦劝不过，只得留了，取个小名，就唤做婆留。有诗为证：

五月佳儿说孟尝，又因光怪误钱王。
试看斗文并后稷，君相从来岂天亡？

古时姜嫄感巨人迹而生子，惧而弃之于野，百鸟皆舒翼覆之，三日不死。重复收养，因名曰弃。比及长大，天生圣德，能播种五谷。帝尧任为后稷之官，使主稼穡，是为周朝始祖。到武王之世，开了周家八百年基业。又春秋时楚国大夫斗伯比与子之的女儿偷情，生下一儿。其母夫人以为不雅，私弃于梦泽之中。子出猎，到于梦泽，见一虎跪下，将乳喂一小儿，心中怪异。那虎乳罢孩儿，自去了。子教人抱此儿回来，对夫人夸奖此儿，必是异人。夫人认得己女所生，遂将实情说出。

子就将女配与斗伯比为妻，教他抚养此儿。楚国土语唤“乳”做“谷”，唤“虎”做“於菟”，因有虎乳之异，取名曰谷於菟。后来长大为楚国令尹，则今传说的楚令尹子文就是。所以说：“贵人无死法。”又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禄。”今日说钱公满意要溺死孩儿，又被王婆留住，岂非天命？

话休絮烦。再说钱婆留长成五六岁，便头角渐异，相貌雄伟，膂力非常，与里中众小儿游戏厮打，随你十多岁的孩儿，也弄他不过，只索让他为尊。这临安里中有座山，名石镜山。山有圆石，其光如镜，照见人形。钱婆留每日同众小儿在山边游戏，石镜中照见钱婆留头带冕旒，身穿蟒衣玉带。众小儿都吃一惊，齐说神道出现。偏是婆留全不骇惧，对小儿说道：“这镜中神道就是我，你们见我都该下拜。”众小儿罗拜于前，婆留安然受之，以此为常。一日回去，向父亲钱公说知其事。钱公不信，同他到石镜边照验，果然如此。钱公吃了一惊，对镜暗暗祷告道：“我儿婆留果有富贵之日，昌大钱宗，愿神灵隐蔽镜中之形，莫被人见，恐惹大祸。”祷告方毕，教婆留再照时，只见小孩儿的模样，并无王者衣冠。钱公故意骂道：“孩子家眼花说谎，下次不可如此！”

次日婆留再到石镜边游戏，众小儿不见了神道，不肯下拜了。婆留心生一计。那石镜傍边，有一株大树，其大百围，枝叶扶疏，可荫数亩；

意故：用意、缘故。

五月佳儿说孟尝：战国时孟尝君田文，生于五月五日。当时流行一种迷信的说法：五月生的孩子，长大了会不利其父母。他的父亲田婴叮嘱不要养育他，但田文的母亲却偷偷地抚养了他。

树下有大石一块，有七八尺之高。婆留道：“这大树杈做个宝殿，这大石杈做个龙案，那个先爬上龙案坐下的，便是登宝殿了，众人都要拜贺他。”众小儿齐声道好，一齐来爬时，那石高又高，峭又峭，滑又滑，怎生爬得上？天生婆留身材矫捷，又且有智，他想着大树本子上，有几个 靱，好借脚力，相在肚里了，跳上树根，一步步攀缘而上。约莫离地丈许，看得这块大石亲切，放手望下只一跳，端端正正坐于石上。众小儿发一声喊，都拜倒在地。婆留道：“今日你们服也不服？”众小儿都应道：“服了。”婆留道：“既然服我，便要听我号令。”当下折些树枝，假做旗幡，双双成对，摆个队伍，不许混乱。自此为始，每早排衙行礼。或剪纸为青红旗，分作两军交战。婆留坐石上指挥，一进一退，都有法度；如违了他便打，众小儿打他不过，只得依他，无不惧怕。正是：

天挺英豪志量开，休教轻觑小儿孩。
未施济世安民手，先见惊天动地才。

再说婆留到十七八岁时，顶冠束发，长成一表人材；生得身长力大，腰阔膀开，十八般武艺，不学自高。虽曾进学堂读书，粗晓文义，便抛开了，不肯专心，又不肯做农商经纪。在里中不干好事，惯一偷鸡打狗，吃酒赌钱。家中也有些小家私，都被他赌博，消费得七八了。爹娘若说他不是，他就警着气，三两日出去不归。因是管辖他不下，只得由他。此时里中都唤他做“钱二郎”，不敢叫他小名了。一日，婆留因没钱使用，忽然想起：“顾三郎一伙，尝来打合 我去贩卖私盐；我今日身闲无事，何不去寻他？”行到释迦院前，打从戚汉老门首经过。那戚汉老是钱塘县第一个开赌场的。家中养下几个娼妓，招引赌客。婆留闲时，也常在他家赌钱住宿。这一日，忽见戚汉老左手上横着一把行秤，右手提了一只大公鸡、一个猪头回来，看了婆留便道：“二郎，连日少会。”婆留问道：“有甚好赌客在家？”汉老道：“不瞒二郎说：本县录事 老爷有两位郎君，好的是赌博，也肯使花酒钱，有多嘴的对他说，引到我家坐地，要寻人赌双陆。人听说是见在官府的儿，没人敢来上桩。二郎有采 时，进去赌对 一局。他们都是见采，分文不欠的。”婆留口

靱：同疙瘩。这里是指树木上的瘤节。

排衙：官府陈设仪仗，僚属排班参谒，叫做排衙。

打合：纠合、拉拢。

录事：官名，五代各州府都置录事，宋时在州者称录事参军，在府者称司录参军，掌管庶务，纠弹稽违。

双陆：一种赌具。双陆盘，如半个棋盘，盘上刻画两门二十四路（称为梁）；双陆马子，形状如捣衣杵，黑白各十五个。打双陆时，照一定格式将黑白马布置梁上，按骰子点色行走，白马自右归左，黑马自左归右，马先出尽者为胜。

上桩：相凑成局、凑合。

采：本来是指骰子的点色，骰子掷出好的点色而赢了钱，叫得采；所以也称赌注为采头。这里的采，就是指采头。

赌对：赌博、赌赛。

见采：现金的赌注。

中不语，心下思量道：“两日正没生意，且去淘摸几贯钱钞使用。”便向戚汉老道：“别人弱他官府，我却不弱他。便对一局，打甚紧？只怕采头短少，须吃他财主笑话。少停赌对时，我只说有在你处，你与我招架一声，得采时平分便了。若还输去，我自赔你。”汉老素知婆留平日赌性最直，便应道：“使得。”当下汉老同婆留进门，与二锺相见。这二锺一个叫做锺明，一个叫做锺亮，他父亲是锺起，见为本县录事之职。汉老开口道：“此间钱大郎，年纪虽少，最好拳棒，兼善博戏。闻知二位公子在小人家里，特来进见。”原来二锺也喜拳棒，正投其机；又见婆留一表人材，不胜欢喜。当下叙礼毕，闲讲了几路拳法。锺明就讨双陆盘摆下，身边取出十两重一锭大银，放在桌上，说道：“今日与钱兄初次相识，且只赌这锭银子。”婆留假意向袖中一摸，说道：“在下偶然出来拜一个朋友，遇戚老说公子在此，特来相会，不曾带得什么采来。”回头看着汉老道：“左右有在你处，你替我答应则个。”汉老一时应承了，只得也取出十两银子，做一堆儿放着。便道：“小人今日不方便在此，只有这十两银子，做两局赌么？”自古道：“稍粗胆壮。”婆留自己没一分钱钞，却教汉老应出银子，胆已自不壮了，着了急，一连两局都输。锺明收起银子，便道：“得罪，得罪。”教小厮另取一两银子，送与汉老，作为头钱。汉老虽然还有银子在家，只怕钱大郎又输去了，只得认着晦气，收了一两银子，将双陆盘掇过一边，摆出酒肴留款。婆留那里有心饮酒，便道：“公子宽坐，容在下回家去，再取稍来决赌何如？”锺明道：“最好。”锺亮道：“既钱兄有兴，明日早些到此，竟日取乐；今日知己相逢，且共饮酒。”婆留只得坐了，两个妓女唱曲侑酒。正是：

赌场逢妓女，银子当砖块。

牡丹花下死，还却风流债。

当日正在欢饮之际，忽闻叩门声。开看时，却是录事衙中当直的，说道：“老爷请公子议事。教小的们那处不寻到，却在这里！”锺明、锺亮便起身道：“老父呼唤，不得不去。钱兄，明日须早来顽耍。”嘱罢，向汉老说声相扰，同当直的一齐去了。婆留也要出门，被汉老双手拉住道：“我应的十两银子，几时还我？”婆留一手劈开便走，口里答道：“来日送还。”出得门来，自言自语的道：“今日手里无钱，却赌得不爽利。还去寻顾三郎，借几贯钞，明日来翻本。”带着三分酒兴，迳往南门街上而来。

向一个僻静巷口撒溺，背后一人将他脑后一拍，叫道：“大郎，甚风吹到此？”婆留回头看时，正是贩卖私盐的头儿顾三郎。婆留道：“三郎，今日相访，有句话说。”顾三郎道：“甚话？”婆留道：“不瞒你说，两日赌得没兴，与你告借百十贯钱去翻本。”顾三郎道：“百十贯

淘摸：本来是偷窃的意思，凡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钱财，往往都称为淘摸。淘，一般写作掏。

稍：这里是赌本的意思。

头钱：宋时主持赌场的人称为囊家，囊家照例在赌客每局所赢钱中抽取一成，叫做乞头；所抽取的钱，则叫做头钱。

钱却易，只今夜随我去便有。”婆留道：“那里去？”顾三郎道：“莫问莫问，同到城外便知。”

两个步出城门，恰好日落西山，天色渐暝。约行二里之程，到个水港口，黑影里见缆个小船，离岸数尺，船上芦席满满冒住，密不通风，并无一人。顾三郎捻起泥块，向芦席上一撒，撒得声响。忽然芦席开处，船舱里钻出两个人来，咳嗽一声。顾三郎也咳嗽相应。那边两个人，即便撑船拢来，顾三郎同婆留下了船舱。船舱还藏得有四个人，这里两个人下舱，便问道：“三郎，你与谁人同来？”顾三郎道：“请得主将在此。休得多言，快些开船去。”说罢，众人拿橹动篙，把这船儿弄得梭子般去了。婆留道：“你们今夜又走什么道路？”顾三郎道：“不瞒你说，两日不曾做得生意，手头艰难。闻知有个王节使的家小船，今夜泊在天目山下，明早要进香。此人巨富，船中必然广有金帛，弟兄们欲待借他些使用。只是他手下有两个苍头，叫做张龙、赵虎，大有本事，没人对付得他。正思想大郎了得，天幸适才相遇，此乃天使其便，大胆相邀至此。”婆留道：“做官的贪赃枉法得来的钱钞，此乃不义之财，取之无碍。”

正说话间，听得船头前荡桨响，又有一个小船来到。船上共有五条好汉在上，两船上一般咳嗽相应。婆留已知是同伙，更不问他。只见两船帮近，顾三郎悄悄问道：“那话儿歇在那里？”船上人应道：“只在前面一里之地，我们已是着眼了。”当下众人将船摇入芦苇中歇下，敲石取火。众好汉都来与婆留相见。船中已备得有酒肉，各人大碗酒大块肉吃了一顿。分拨了器械，两只船，十三筹好汉，一齐上前进发。

遥见大船上灯光未灭。众人摇船拢去，发声喊，都跳上船头。婆留手执铁棱棒打头，正遇着张龙，早被婆留一棒打落水去。赵虎望后艄便跑。满船人都唬得魂飞魄散，那个再敢挺敌。一个个跪倒船舱，连声饶命。婆留道：“众兄弟听我分付：只许收拾金帛，休杀害他性命。”众人依言，将舟中辘重恣意搬取。唿哨一声，众人仍分作两队，下了小船，飞也是摇去了。

原来王节使另是一个座船，他家小先到一日。次日，王节使方到，已知家小船被盗。细开失单，往杭州府告状。杭州刺史董昌准了，行文各县，访拿真赃真盗。文书行到临安县来，知县差县尉协同缉捕使臣，限时限日的擒拿，不在话下。

再说顾三郎一伙，重泊船于芦苇丛中，将所得利物，众人十三分均

节使：节度使的简称。

船：，同划。小船，叫船。

帮：靠拢。

分拨：分派。

筹：古代用算筹计数，所以称若干个为若干筹。十三筹好汉，就是十三个好汉。

座船：官船。

县尉：诸县专管教练弓手、缉捕盗贼的官。

缉捕使臣：宋代制度，低级武官自三班借职至内殿承制，称为使臣。并分三班借职（后改承信郎）至东头供奉官（后改从义郎）为小使臣，内殿常班、内殿承制（后改训武郎、修武郎）为大使臣。凡统领军巡、防备火警、缉捕押解盗贼等职务，常以小使臣任之。缉捕使臣，即专管缉捕的武官。

分。因婆留出力，议定多分一分与他。婆留共得了三大锭元宝，百来两碎银，及金银酒器首饰又十余件。此时天色渐明，城门已开。婆留怀了许多东西，跳上船头，对顾三郎道：“多谢作成，下次再当效力。”说罢，进城逢到戚汉老家。汉老兀自床上翻身，被婆留叫唤起来，双手将两眼揩抹，问道：“大郎何事来得恁早？”婆留道：“锺家兄弟如何还不来？我寻他翻本则个。”便将元宝碎银及酒器首饰，一顿交付与戚汉老，说道：“恐怕又烦累你应采，这些东西都留你处，慢慢的支销。昨日借你的十两头，你就在里头除了罢。今日二锺来，你替我将几两碎银做个东道，就算我请他一席。”戚汉老见了许多财物，心中欢喜，连声应道：“这小事，但凭大郎分付。”婆留道：“今日起早些，既二锺未来，我要寻个静办处打个盹。”戚汉老引他到一个小小阁儿中白木床上，叫道：“大郎任意安乐，小人去梳洗则个。”

却说锺明、锺亮在衙中早饭过了，袖了几锭银子，再到戚汉老家来。汉老正在门首买东买西，见了二锺，便道：“钱大郎今日做东道相请，在此专候久了，在小阁中打盹。二位先请进去，小人就来陪奉。”锺明、锺亮两个私下称赞道：“难得这般有信义之人。”走进堂中，只听得打鼾之声，如霹雳一般的响。二锺吃一惊，寻到小阁中，猛见个丈余长一条大蜥蜴，据于床上，头生两角，五色云雾罩定。锺明、锺亮一齐叫道：“作怪！”只这声“作怪”，便把云雾冲散，不见了蜥蜴。定睛看时，乃是钱大郎直挺挺的睡着。弟兄两个心下想道：“常闻说异人多有变相，明明是个蜥蜴，如何却是钱大郎？此人后来必然有些好处，我们趁此未遇之先，与他结交，有何不美？”两下商量定，等待婆留醒来，二人更不言其故，只说：“我弟兄相慕信义，情愿结桃园之义，不知大郎允否？”婆留也爱二锺为人爽慨，当下就在小阁内，八拜定交。因婆留年最小，做了三弟。这日也不赌钱，大家畅饮而别。临别时，锺明把昨日赌赢的十两银子，送还婆留。婆留那里肯收，便道：“戚汉老处小弟自己还过了，这银，大哥权且留下，且待小弟手中乏时，相借未迟。”锺明只得收去了。

自此日为始，三个人时常相聚。因是吃酒打人，饮博场中出了个大名，号为“钱塘三虎”。这句话，吹在锺起耳朵里来，好生不乐。将两个儿子禁约在衙中，不许他出外游荡。婆留连日不见二锺，在录事衙前探听，已知了这个消息。害了一怕，好几日不敢去寻二锺相会。正是：

取友必须端，休将戏谑看。

家严儿学好，子孝父心宽。

再说钱婆留与二锺疏了，少不得又与顾三郎这伙亲密，时常同去贩盐为盗，此等不法之事，也不知做下几十遭。原来走私商道路的，第一

一顿：一次、一下子、一并。

应采：承担赌金。

静办：清静。静，或作净。

禁约：拘禁、约束、禁止。327

走私商道路：走道路，是做生意的意思。走私商道路，即做违法的生意，做黑买卖。

次胆小，第二次胆大，第三第四次浑身都是胆了。他不犯本钱，大锭银大贯钞的使用，侥幸其事不发，落得快活受用，且到事发再处，他也拚得做得。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只因顾三郎伙内陈小乙，将一对赤金莲花杯，在银匠家倒换银子，被银匠认出是李十九员外库中之物，对做公的说了。做公的报知县尉，访着了这一伙姓名，尚未挨拿。

忽一日，县尉请锤录事父子在衙中饮酒。因锤明写得一手好字，县尉邀至书房，求他写一幅单条。锤明写了李太白《少年行》一篇，县尉展看称美。锤明偶然一眼觑见大端石砚下，露出些纸脚，推开看时，写得有多人姓名。锤明有心，捉个冷眼，取来藏于袖中。背地偷看，却是所访盐盗的单儿，内中有钱婆留名字。锤明吃了一惊，上席后不多几杯酒，便推腹痛先回。县尉只道真病，由他去了，谁知却是锤明的诡计。

当下锤明也不回去，急急跑到戚汉老家，教他转寻婆留说话，恰好婆留正在他场中铺牌赌色。锤明见了也无暇作揖，一只臂膊牵出门外，到个僻静处，说道如此如此，“幸我看见，偷得访单在此。兄弟快些藏躲，恐怕不久要来缉捕，我须救你不得。一面我自着人替你在县尉处上下使钱，若三个月内不发作时，方可出头。兄弟千万珍重。”婆留道：“单上许多人，都是我心腹至友，哥哥若营为时，须一例与他解宽。若放一人到官，众人都是不干净的。”锤明道：“我自有道理。”说罢，锤明自去了。这一个信息急得婆留脚也不停，径跑到南门寻见顾三郎，说知其事，也教他一伙作速移开，休得招风揽火。顾三郎道：“我们只下了盐船，各镇市四散撑开，没人知觉。只你守着爹娘，没处去得，怎么办？”婆留道：“我自不妨事，珍重珍重。”说罢别去。从此婆留装病在家，准准住了三个月。早晚只演习枪棒，并不敢出门。连自己爹娘也道是个异事，却不知其中缘故。有诗为证：

锤明欲救婆留难，又见婆留转报人。
同乐同忧真义气，英雄必不负交亲。

却说县尉次日正要勾摄公事，寻砚底下这幅访单，已不见了，一时乱将起来。将书房中小厮吊打，再不肯招承。一连乱了三日，没些影响，县尉没做道理处。此时锤明、锤亮拚却私财，上下使用，缉捕使臣都得了贿赂；又将白银二百两，央使臣转送县尉，教他阁起这宗公事。幸得县尉性贪，又听得使臣说道，录事衙里替他打点，只疑道那边先到了录事之手，我也落得放松，做个人情。收受了银子，假意立限与使臣缉访。过了一月两月，把这事都放慢了。正是“官无三日紧”，又道是“有钱

倒换：换，应写作换。倒换，就是兑换。

挨拿：访捉、搜捕。

捉个冷眼：乘人不看见。

赌色：与掷色同，就是掷骰子。

访单：缉捕名单。

营为：设法、营救。

勾摄公事：公事，指罪犯。勾摄公事，就是拘捕犯人。

没做道理处：做道理，就是想办法。没做道理处，意即想不出办法、没了主意。

使得鬼推磨”，不在话下。

话分两头。再表江西洪州有个术士：

此人善识天文，精通相术。白虹贯日，便知易水奸谋；宝气腾空，预辨丰城神物。决班超封侯之贵，刻邓通饿死之期。殃祥有准，半神仙，占候无差高术士。

这术士唤做廖生，预知唐季将乱，隐于松门山中。忽一日夜坐，望见斗牛之墟，隐隐有龙文五采，知是王气。算来该是钱塘分野。特地收拾行囊来游钱塘。再占云气，却又在临安地面，乃装做相士，隐于临安市上。每日市中人求相者甚多，都是等闲之辈，并无异人在内。忽然想起：“录事锺起，是我故友，何不去见他？”即忙到录事衙中通名。锺起知是故人廖生到此，倒履而迎。相见礼毕，各叙寒温。锺起叩其来意，廖生屏去从人，私向锺起耳边说道：“不肖夜来望气，知有异人在于贵县。求之市中数日，杳不可得。看足下尊相，虽然贵显，未足以当此也。”锺起乃召明、亮二子，求他一看。廖生道：“骨法皆贵，然不过人臣之位。所谓异人，上应着斗牛间王气，惟天子足以当之，最下亦得五霸诸侯，方应其兆耳。”锺起乃留廖生在衙中过宿。次日，锺起只说县中有疑难事，欲共商议，备下酒席在英山寺中，悉召本县有名目的豪杰来会，令廖生背地里一个个看过。其中贵贱不一，皆不足以当大贵之兆。当日席散，锺起再邀廖生到衙，欲待来日，更搜寻乡村豪杰，教他饱看。此时天色将晚，二人并马而回。

却说钱婆留在家，已守过三个月无事，欢喜无限。想起二锺救命之恩，大着胆，来到县前，闻得锺起在英山寺宴会，悄地到他衙中，要寻二锺兄弟拜谢。锺明、锺亮知是婆留相访，乘着父亲不在，慌忙出来，相迎聚话。忽听得马铃声响，锺起回来了。婆留望见了锺起，唬得心头乱跳，低着头，望外只顾跑。锺起问是甚人，喝教拿下。廖生急忙向锺起说道：“奇哉，怪哉！所言异人，乃应在此人身上，不可慢之。”锺起素信廖生之术，便改口教人好好请来相见。婆留只得转来，锺起问其姓名，婆留好象泥塑木雕的，那里敢说。锺起焦燥，乃唤两个儿子问：“此人何姓何名？住居何处？缘何你与他相识？”锺明料瞒不过，只得说道：“此人姓钱，小名婆留，乃临安里人。”锺起大笑一声，扯着廖生背地說道：“先生错矣！此乃里中无赖子，目下幸逃法网，安望富贵乎？”廖生道：“我已决定不差，足下父子之贵，皆因此人而得。”乃向婆留说道：“你骨法非常，必当大贵，光前耀后，愿好生自爱。”又向锺起说道：“我所以访求异人者，非贪图日后挈带富贵，正欲验我术法之神耳。从此更十年，吾言必验，足下识之。只今日相别，后会未可知也。”说罢，飘然而去。锺起才信道婆留是个异人。锺明、锺亮又将戚汉老家所见蜥蜴生角之事，对父亲述之，愈加骇然。当晚锺起便教儿子留款婆留，劝他：“勤学枪棒，不可务外为非，致损声名。家中乏钱使用，我当相助。”自此锺明、锺亮仍旧与婆留往来不绝，比前更加亲

白虹贯日：战国时，燕太子丹厚养荆轲，使刺秦王。据说荆轲的精诚感动了上天，白虹为之贯日。

有准：有验、灵验。

分野：古代人称与天上星宿相当的区域为分野。

密。有诗为证：

堪嗟豪杰混风尘，谁向贫穷识异人？
只为廖生能具眼，顿令录事款嘉宾。

话说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兵起，攻掠浙东地方。杭州刺史董昌，出下募兵榜文。锺起闻知此信，对儿子说道：“即今黄寇猖獗，兵锋至近，刺史募乡勇杀贼，此乃壮士立功之秋，何不劝钱婆留一去？”锺明、锺亮道：“儿辈皆愿同他立功。”锺起欢喜，当下请到婆留，将此情对他说了。婆留磨拳擦掌，踊跃愿行。一应衣甲器仗，都是锺起支持；又将银二十两，助婆留为安家之费，改名钱镠，表字具美，取“留”“镠”二音相同故也。三人辞家上路，直到杭州，见了刺史董昌。董昌见他器岸魁梧，试其武艺，果然熟闲，不胜之喜，皆署为裨将，军前听用。

不一日，探子报道：“黄巢兵数万将犯临安，望相公策应。”董昌就假钱镠以兵马使之职，使领兵往救。问道：“此行用兵几何？钱镠答道：“将在谋不在勇，兵贵精不贵多。愿得二锺为助，兵三百人足矣。”董昌即命钱镠于本州军伍，自行挑选三百人，同锺明、锺亮率领，望临安进发。

到石鉴镇，探听贼兵离镇止十五里。钱镠与二锺商议道：“我兵少，贼兵多，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宜出奇兵应之。”乃选弓弩手二十名，自家率领，多带良箭，伏山谷险要之处；先差炮手二人，伏于贼兵来路。一等贼兵过险，放炮为号，二十张强弓，一齐射之。锺明、锺亮各引一百人左右埋伏，准备策应。余兵散布山谷，扬旗呐喊，以助兵势。

分拨已定，黄巢兵早到。原来石鉴镇山路险隘，止容一人一骑。贼先锋率前队兵度险，皆单骑鱼贯而过。忽听得一声炮响，二十张劲弩齐发。贼人大惊，正不知多少人马。贼先锋身穿红锦袍，手执方天画戟，领插令字旗，跨一匹瓜黄战马，正扬威耀武而来，却被弩箭中了颈项，倒身颠下马来，贼兵大乱。锺明、锺亮引着二百人，呼风喝势，两头杀出。贼兵着忙，又听得四围呐喊不绝，正不知多少军马，自相蹂踏。斩首五百余级，余贼溃散。

钱镠全胜了一阵，想道：“此乃侥幸之计，可一用不可再也。若贼兵大至，三百人皆为齑粉矣。”此去三十里外，有一村，名八百里。引兵屯于彼处，乃对道傍一老媪说道：“若有人问你临安兵的消息，但言屯八百里就是。”

却说黄巢听得前队在石鉴镇失利，统领大军，弥天蔽野而来。到得镇上，不见一个官军，遣人四下搜寻居民问信。少停，拿得老媪到来，问道：“临安军在那里？”老媪答道：“屯八百里。”再三问时，只是说“屯八百里”。黄巢不知“八百里”是地名，只道官军四集，屯了八百里路之远，乃叹道：“向者二十弓弩手，尚然敌他不过，况八百里屯兵乎？杭州不可得也。”于是贼兵不敢停石鉴镇上，径望越州一路而去，临安赖以保全。有诗为证：

能将少卒胜多人，良将机谋妙若神。
三百兵屯八百里，贼军骇散息烽尘。

再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听得黄巢兵到，一时不曾做得准备，乃遣人打话，情愿多将金帛犒军，求免攻掠。黄巢受其金帛，亦径过越州而去。原来刘汉宏先为杭州刺史，董昌在他手下做裨将，充募兵使。因平了叛贼王郢之乱，董昌有功，就升做杭州刺史，刘汉宏却升做越州观察使。汉宏因董昌在他手下出身，屡屡欺侮。董昌不能堪，渐生嫌隙。今日巢贼经过越州，虽然不曾杀掠，却费了许多金帛；访知杭州到被董昌得胜报功，心中愈加不平。有门下宾客沈苛献计道：“临安退贼之功，皆赖兵马使钱镠用谋取胜。闻得钱镠智勇足备，明公若驰咫尺之书，厚具礼币，只说越州贼寇未平，向董昌借钱镠来此征剿。哄得钱镠到此，或优待以结其心，或寻事以斩其首。董昌割去右臂，无能为矣。方今朝政颠倒，宦官弄权，官家威令不行，天下英雄皆有割据一方之意。若吞并董昌，奄有杭越，此霸王之业也。”刘汉宏为人志广才疏，这一席话，正投其机，以手抚沈苛之背，连声赞道：“吾心腹人所见极明，妙哉，妙哉！”即忙修书一封：

“汉宏再拜，奉书于故人董公麾下：顷者巢贼猖獗，越州兵微将寡，难以备御。闻麾下有机谋使钱镠，谋能料敌，勇称冠军。今贵州已平，乞念唇齿之义，遣镠前来，协力拒贼。事定之后，功归麾下。聊具金甲一副，名马二匹，权表微忱，伏乞笑纳。”

原来董昌也有心疑忌刘汉宏，先期差人打听越州事情，已知黄巢兵退，如今书上反说巢寇猖獗，其中必有缘故，即请钱镠来商议。钱镠道：“明公与刘观察隙嫌已构，此不两立之势也。闻刘观察自托帝王之胄，欲图非望；巢贼在境，不发兵相拒，乃以金帛买和，其意不测。明公若假精兵二千付镠，声言相助。汉宏无谋，必欣然见纳。乘便图之，越州可一举而定。于是表奏朝廷，坐汉宏以和贼谋叛之罪。朝廷方事姑息，必重奖明公之功。明公勋垂于竹帛，身安于泰山，岂非万全之策乎？”董昌欣然从之，即打发回书，着来使先去。随后发精兵二千，付与钱镠，临行嘱道：“此去见几而作，小心在意。”

却说刘汉宏接了回书，知道董昌已遣钱镠到来，不胜之喜，便与宾客沈苛商议。沈苛道：“钱镠所领二千人，皆胜兵也，若纵之入城，实为难制。今俟其未来，预令人迎之，使屯兵于城外，独召钱镠相见。彼既无羽翼，惟吾所制。然后遣将代领其兵，厚加恩劳，使倒戈以袭杭州。疾雷不及掩耳，董昌可克矣。”刘汉宏又赞道：“吾心腹人所见极明，妙战，妙哉！”即命沈苛出城迎候钱镠，不在话下。

再说钱镠领了二千军马，来到越州城外，沈苛迎住，相见礼毕。沈苛道：“奉观察之命：城中狭小，不能容客兵，权于城外屯札，单请将军入城相会。”钱镠已知刘汉宏掇赚之计，便将计就计，假意发怒道：

打话：说话、交谈。

掇赚：诱骗、诈哄。

“钱某本一介匹夫，荷察使不嫌愚贱，厚币相招，某感察使知己之恩，愿以肝脑相报。董刺史与察使外亲内忌，不欲某来；又只肯发兵五百人，某再三勉强，方许二千之数。某挑选精壮，一可当百，特来辅助察使，成百世之功业。察使不念某勤劳，亲行犒劳，乃安坐城中，呼某相见，如呼下隶，此非敬贤之道。某便引兵而回，不愿见察使矣。”说罢，仰面叹云：“钱某一片壮心，可惜，可惜！”沈苛只认是真心，慌忙收科道：“将军休要错怪，观察实不知将军心事。容某进城对观察说知，必当亲自劳军，与将军相见。”说罢，飞马入城去了。钱镠分付手下心腹将校，如此如此，各人暗做准备。

且说刘汉宏听沈苛回话，信以为然，乃杀牛宰马，大发刍粮，为犒军之礼。旌旗鼓乐前导，直到北门外馆驿中坐下，等待钱镠入见，指望他行偏裨见主将之礼。谁知钱镠领着心腹二十余人，昂然而入，对着刘汉宏拱手道：“小将甲冑在身，恕不下拜了。”气得刘汉宏面如土色。沈苛自觉失信，满脸通红，上前发怒道：“将军差矣，常言：‘军有头，将有主。’尊卑上下，古之常礼。董刺史命将军来与观察助力，将军便是观察麾下之人；况董刺史出身观察门下，尚然不敢与观察敌体，将军如此倨傲，岂小觑我越州无军马乎？”说声未绝，只见钱镠大喝道：“无名小子，敢来饶舌。”将头巾望上一抻，二十余人，一齐发作。说时迟，那时快，钱镠拔出佩剑，沈苛不曾防备，一刀剃下头来。刘汉宏望馆驿后便跑，手下跟随的，约有百余人，一齐上前，来拿钱镠。怎当钱镠神威雄猛，如砍瓜切菜，杀散众人，径往馆驿后园来寻刘汉宏，并无踪迹。只见土墙上缺了一角，已知爬墙去了。钱镠懊悔不迭，率领二千军众，便想攻打越州，看见城中已有准备，自己后军无继，孤掌难鸣，只得拨转旗头，重回旧路。城中刘汉宏闻知钱镠回军，即忙点精兵五千，差骁将陆萃为先锋，自引大军随后追袭。

却说钱镠也料定越州军马，必来追赶，昼夜兼行，来到白龙山下。忽听得一棒锣声，山中拥出二百余人，一字儿拨开。为头一个好汉，生得如何？怎生打扮？

头裹金线唐巾，身穿绿锦衲袄。腰拴搭膊，脚套皮靴。挂一副弓箭袋，拿一柄泼风刀。生得浓眉大眼，紫面拳须。私商船上有名人，厮杀场中无敌手。

钱镠出马上前观看，那好汉见了钱镠，撇下刀，纳头便拜。钱镠认得是贩盐为盗的顾三郎，名唤顾全武，乃滚鞍下马，扶起道：“三郎久别，如何却在此处？”顾全武道：“自蒙大郎活命之恩，无门可补报，闻得黄巢兵到，欲待倡率义兵，保护地方，就便与大郎相会。后闻大郎破贼成功，为朝廷命官，又闻得往越州刘观察处效用。不才聚起盐徒二百余人，正要往彼相寻帮助，何期此地相会。不知大郎回兵，为何如此之速？”钱镠把刘汉宏事情，备细说了一遍，便道：“今日天幸得遇三郎，正有

抻：顶、拨。

唐巾：一种头巾，形如幞头，但两角（脚）椭圆，上曲作云头。

搭膊：缠腰袋，一般用绢或布制，也有用皮制成的。

泼风刀：泼风，形容快。泼风刀，就是利刀。

相烦之处。小弟算定刘汉宏必来追赶，因此连夜而行。他自恃先达，不以董刺史为意，又杭州是他旧治，追赶不着，必然直趋杭州，与董家索斗。三郎率领二百人，暂住白龙山下，待他兵过，可行诈降之计。若兵临杭州，只看小弟出兵迎敌，三郎从中而起，汉宏可斩也。若斩了汉宏，便是你进身之阶。小弟在董刺史前一力保荐，前程万里，不可有误。”顾全武道：“大郎分付，无有不依。”两人相别，各自去了。正是：

太平处处皆生意，衰乱时时尽杀机。
我正算人人算我，战场能得几人归？

却说刘汉宏引兵追到越州界口，先锋陆萃探知钱镠星夜走回，来禀汉宏回军。汉宏大怒道：“钱镠小卒，吾为所侮，有何面目回见本州百姓！杭州吾旧时管辖之地，董昌吾所荐拔；吾今亲自引兵到彼，务要董昌杀了钱镠，输情服罪，方可恕饶。不然，誓不为人！”当下喝退陆萃，传令起程，向杭州进发。行至富阳白龙山下，忽然一棒锣声，涌出二百余人，一字儿摆开。为头一个好汉，手执大刀，甚是凶勇。汉宏吃了一惊，正欲迎敌，只见那汉约住刀头，厉声问道：“来将可是越州刘察使么？”汉宏回言：“正是。”那好汉慌忙撇刀在地，拜伏马前，道：“小人等候久矣。”刘汉宏问其来意。那汉道：“小人姓顾，名全武，乃临安县人氏，因贩卖私盐，被州县访名擒捉，小人一向在江湖上逃命。近闻同伙兄弟钱镠出头做官，小人特往投奔，何期他妒贤嫉能，贵而忘贱，不相容纳，只得借白龙山权住落草。昨日钱镠到此经过，小人便欲杀之；争奈手下众寡不敌，怕不了事。闻此人得罪于察使，小人愿为前部，少效犬马之劳。”刘汉宏大喜，便教顾全武代了陆萃之职，分兵一千前行，陆萃改作后哨。

不一日，来到杭州城下。此时钱镠已见过董昌，预作准备。闻越州兵已到，董昌亲到城楼上，叫道：“下官与察使同为朝廷命官，各守一方，下官并不敢得罪，察使不知到此何事？”刘汉宏大骂道：“你这背恩忘义之贼，若早识时务，斩了钱镠，献出首级，免动干戈。”董昌道：“察使休怒，钱镠自来告罪了。”只见城门开处，一军飞奔出来，来将正是钱镠，左有锺明，右有锺亮，径冲入敌阵，要拿刘汉宏。汉宏着了忙，急叫：“先锋何在？”旁边一将应声道：“先锋在此！”手起刀落，斩汉宏于马下。把刀一招，钱镠直杀入阵来，大呼：“降者免死！”五千人不战而降，陆萃自刎而亡。斩汉宏者，乃顾全武也。正是：

有谋无勇堪资画，有勇无谋易丧生；
必竟有谋兼有勇，伫看百战百成功。

董昌看见斩了刘汉宏，大开城门收军。钱镠引顾全武见了董昌，董昌大喜。即将汉宏罪状，申奏朝廷，并列钱镠以下诸将功次。那时朝廷多事，不暇究问，乃升董昌为越州观察使，就代刘汉宏之位；钱镠为杭

董家：这里的意思是老董，董某。

约住：停住、制住。约住马头，即勒马；约住刀头，就是收住了刀。

州刺史，就代董昌之位；锺明、锺亮及顾全武俱有官爵。锺起将亲女嫁与钱镠为夫人。董昌移镇越州，将杭州让与钱镠。钱公、钱母都来杭州居住，一门荣贵，自不必说。

却说临安县有个农民，在天目山下锄田，锄起一片小小石碑，镌得有字几行。农民不识，把与村中学究罗平看之。罗学究拭土辨认，乃是四句讖语。道是：

“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
海门一点巽峰起，五百年间出帝王。”

后面又镌“晋郭璞记”四字。罗学究以为奇货，留在家中。次日怀了石碑，走到杭州府，献与钱镠刺史，密陈天命。钱镠看了大怒道：“匹夫，造言欺我，合当斩首！”罗学究再三苦求方免，喝教乱棒打出，其碑就庭中毁碎。原来钱镠已知此是吉讖，合应在自己身上，只恐声扬于外，故意不信，乃见他心机周密处。

再说罗学究被打，深恨刺史无礼，好意反成恶意。心生一计，不若将此碑献与越州董观察，定有好处。想此碑虽然毁碎，尚可凑看，乃私赂守门吏卒，在庭中拾将出来。原来只破作三块，将字迹凑合，一毫不损。罗平心中大喜，依旧包裹石碑，取路到越州去。

行了二日，路上忽逢一簇人，攒拥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儿。那孩子手中提着一个竹笼，笼外覆着布幕，内中养着一只小小翠鸟。罗平挨身上前，问其缘故。众人道：“这小鸟儿，又非鹦哥，又非鸚鵡，却会说话。我们要问这孩子买他顽耍，还了他一贯足钱，还不肯。”话声未绝，只见那小鸟儿，将头颠两颠，连声道：“皇帝董！皇帝董！”罗平问道：“这小鸟儿还是天生会话？还是教成的？”孩子道：“我爹在乡里砍柴，听得树上说话，却是这畜生。将栖竿 栖得来，是天生会话的。”罗平道：“我与你两贯足钱，卖与我罢。”孩子得了两贯钱，欢欢喜喜的去了。罗平捉了鸟笼，急急赶路。

不一日，来到越州，口称有机密事要见察使。董昌唤进，屏开从人，正要问时，那小鸟儿又在笼中叫道：“皇帝董！皇帝董！”董昌大惊，问道：“此何鸟也？”罗平道：“此鸟不知名色，天生会话，宜呼曰‘灵鸟’。”因于怀中取出石碑，备陈来历，“自晋初至今，正合五百之数。方今天子微弱，唐运将终，梁晋二王，互相争杀，天下英雄，皆有割据一方之意。钱塘原是察使创业之地，灵碑之出，非无因也。况灵鸟吉祥，明示天命。察使先破黄巢，再斩汉宏，威名方盛，远近震悚，若乘此机会，用越杭之众，兼并两浙，上可以窥中原，下亦不失为孙仲谋矣。”原来董昌见天下纷乱，久有图霸之意，听了这一席话，大喜道：“足下远来，殆天赐我立功也。事成之日，即以本州观察相酬。”于是拜罗平为军师，招集兵马，又于民间科敛，以充粮饷。命巧匠制就金丝笼子，安放“灵鸟”，外用蜀锦为衣罩之。又写密书一封，差人送到杭州钱镠，

海门：浙江萧山县东北有龛山，与海宁的赭山对峙，中间为浙江入海之处，称为海门。

巽峰：巽，属东南方。巽峰，即指龛、赭两山，古代的輿地家认为是南龙的龙脉。

栖竿：一种猎鸟的长竿，上面涂胶，飞禽栖息竿上，即被粘住，所以也叫粘竿。

教他募兵听用。

钱镠见书，大惊道：“董昌反矣。”乃密表奏朝廷，朝廷即拜钱镠为苏、杭等州观察。于是钱镠更造杭城，自秦望山至于范浦，周围七十里。再奉表闻，加镇海军节度使，封开国公。董昌闻知朝廷累加钱镠官爵，心中大怒，骂道：“贼狗奴，敢卖吾得官耶？吾先取杭州，以泄吾恨。”罗平谏道：“钱镠异志未彰，且新膺宠命，讨之无名。不若诈称朝命，先正王位，然后以尊临卑，平定睦州，广其兵势，假道于杭，以临湖州。待钱镠不从，乘间图之；若出兵相助，是明公不战而得杭州矣，又何求乎？”董昌依其言，乃假装朝廷诏命，封董昌为越王之职，使专制两浙诸路军马，旗帜上都换了越王字号。又将灵碑及“灵鸟”宣示州中百姓，使知天意。民间三丁抽一，得兵五万，号称十万，浩浩荡荡，杀奔睦州来。睦州无备，被董昌攻破了。停兵月余，改换官吏。又选得精兵三万人，军威甚盛，自谓天下无敌，谋称越帝。征兵杭州，欲攻湖州。钱镠道：“越兵正锐，不可当也，不如迎之。待其兵顿湖州，遂乘其弊，无不胜矣。”于是先遣锺明卑词犒师，续后亲领五千军马，愿为前部自效，董昌大喜。行了数日，钱镠伪称有疾，暂留途中养病。董昌更不疑惑，催兵先进。有诗为证：

勾践当年欲豢吴，卑辞厚礼破姑苏。

董昌不识钱镠意，犹恃兵威下太湖。

却说钱镠打听越州兵去远，乃引兵而归，挑选精兵千人，假做越州军旗号，遣顾全武为先锋，来袭越州。又分付锺明、锺亮，各引精兵五百，潜屯余杭之境。分付不可妄动，直待董昌还救越州时节，兵从此过，然后自后掩袭。他无心恋战，必获全胜。分拨已定，乃对宾客锺起道：“守城之事，专以相委。越州乃董贼巢穴，吾当亲往观变。若巢穴既破，董昌必然授首无疑矣。”乃自引精兵二千，接应顾全武军马。

却说顾全武打了越州兵旗号，一路并无阻碍，直到越州城下。只说催趲攻城火器，赚开城门，顾全武大喝道：“董昌僭号，背叛朝廷，钱节使奉诏来讨，大军十万已在城外矣。”越州城中军将，都被董昌带去，留的都是老弱，谁敢拒敌？顾全武径入府中，将伪世子董荣及一门老幼三百余人，拘于一室，分兵守之。恰好杭州大军已到，闻知顾全武得了城池，整军而入，秋毫无犯。顾全武迎钱镠入府，出榜安民已定，写书一封，遣人往董昌军中投递。书曰：

“镠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唐运虽衰，天命未改。而足下妄自尊大，僭号称兵，凡为唐臣，谁不愤疾？镠迫于公义，辄遣副将顾全武率兵讨逆。兵声所至，越人倒戈。足下全家，尽已就缚。若能见机伏罪，尚可全活，乞早自裁，以救一家之命。”

却说董昌攻打湖州不下，正在帐中纳闷，又听得“灵鸟”叫声：“皇帝董，皇帝董！”董昌揭起锦罩看时，一个眼花，不见“灵鸟”，只见

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在金丝笼内挂着。认得是刘汉宏的面庞，唬得魂不附体，大叫一声，蓦然倒地。众将急来救醒，定睛半晌，再看笼子内，都是点点血迹，果然没了“灵鸟”。董昌心中大恶，急召罗军师商议，告知其事，问道：“主何吉凶？”罗平心知不祥之兆，不敢直言，乃说道：“大越帝业，因斩刘汉宏而起，今汉宏头现，此乃克敌之征也。”说犹未了，报道杭州差人下书。董昌拆开看时，知道越州已破，这一惊非小。罗平道：“兵家虚虚实实，未可尽信。钱镠托病回兵，必有异谋，故造言以煽惑军心，明公休得自失主张。”董昌道：“虽则真伪未定，亦当回军，还顾根本。”罗平叫将来使斩讫，恐泄漏消息，再教传令，并力攻城，使城中不疑，夜间好办走路。是日攻打湖州，至晚方歇。捱到二更时分，拔寨都起。骁将薛明、徐福各引一万人马先行，董昌中军随后进发，却将睦州带来的三万军马，与罗平断后。湖州城中见军马已退，恐有诡计，不敢追袭。

且说徐、薛二将引兵昼夜兼行，早到余杭山下。正欲埋锅造饭，忽所得山凹里连珠炮响，鼓角齐鸣，锺明、锺亮两枝人马，左右杀将出来。薛明接住锺明厮杀，徐福接住锺亮厮杀。徐、薛二将，虽然英勇，争奈军心惶惑，都无心恋战，且昼夜奔走，俱已疲倦，怎当虎狼般这两枝生力军？自古道：“兵离将败。”薛明看见军伍散乱，心中着忙，措手不迭，被锺明斩于马下，拍马来夹攻徐福，徐福敌不得二将，亦被锺亮斩之，众军都弃甲投降。二锺商议道：“越兵前部虽败，董昌大军随后即至，众寡不敌。不若分兵埋伏，待其兵已过去，从后击之。彼知前部有失，必然心慌思窜，然后可获全胜矣。”当下商量已定，将投降军众纵去，使报董昌消息。

却说董昌大军正行之际，只见败军纷纷而至，报道：“徐、薛二将，俱已阵亡。”董昌心胆俱裂，只得抖擞精神，麾兵而进。过了余杭山下，不见敌军。正在疑虑，只听后面连珠炮响，两路伏兵齐起，正不知多少人马。越州兵争先逃命，自相蹂踏，死者不计其数。直奔了五十余里，方才得脱。收拾败军，三停又折一停，只等罗平后军消息。谁知睦州兵虽然跟随董昌，心中不顺。今日见他回军，几个裨将商议，杀了罗平，将首级向二锺处纳降，并力来追董昌。董昌闻了此信，不敢走杭州大路，打宽转打从临安、桐庐一路而行。

这里钱镠早已算定，预先取锺起来守越州，自起兵回杭州，等候董昌。却教顾全武领一千人马，在临安山险处埋伏，以防窜逸。董昌行到临安，军无队伍，正当爬山过险，却不提防顾全武一枝军冲出。当先顾全武一骑马，一把刀，横行直撞，逢人便杀，大喝：“降者免死！”军士都拜伏于地，那个不要性命的敢来交锋！董昌见时势不好，脱去金盔金甲，逃往村农家逃难，被村中绑缚献出。顾全武想到：“越兵虽降，其势甚众，怕有不测。”一刀割了董昌首级，以绝越兵之意。重赏村农。

正欲下寨歇息，忽听得山凹中鼓角震天，尘头起处，军马无数而来。顾全武道：“此必越州军后队也。”绰刀上马，准备迎敌。马头近处，那边拥出二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锺明、锺亮，为追赶董昌到此。三

三停：停，是部分的意思。三停，就是三股、三分。

打宽转：绕道。

人下马相见，各叙功勋。是晚同下寨于临安地方。次日，拔寨都起。行了二日，正迎着钱镠军马。原来钱镠哨探得董昌打从临安远转，怕顾全武不能了事，自起大军来接应。已知两路人马，都已成功，合兵回杭州城来。真个是：

喜孜孜鞭敲金镫响，笑吟吟齐唱凯歌回。顾全武献董昌首级，二锤献薛明、徐福、罗平首级。钱镠传令，向越州监中取董昌家属三百口，尽行诛戮，写表报捷。此乃唐昭宗皇帝乾宁四年也。

那时中原多事，吴越地远，朝廷力不能及，闻钱镠讨叛成功，上表申奏，大加叹赏，锡以铁券诰命，封为上柱国彭城郡王，加中书令。未几，进封越王，又改封吴王，润、越等十四州得专封拜。此时钱镠志得意满，在杭州起造王府宫殿，极其壮丽。父亲钱公已故，钱母尚存，奉养宫中，锦衣玉食，自不必说。锺氏册封王妃，锺起为国相，同理政事。锺明、锺亮及顾全武俱为各州观察使之职。

其年大水，江潮涨溢，城垣都被冲击。乃大起人夫，筑捍海塘，累月不就。钱镠亲往督工，见江涛汹涌，难以施功。钱镠大怒，喝道：“何物江神，敢逆吾意！”命强弩数百，一齐对潮头射去，波浪顿然敛息。不勾数日，捍海塘筑完，命其门曰候潮门。

钱镠叹道：“闻古人有云：‘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耳。’”乃择日往临安，展拜祖父坟茔，用太牢祭享，旌旗鼓吹，振耀山谷。改临安县为衣锦军，石鉴山名为衣锦山，用锦绣为被，蒙覆石镜。设兵看守，不许人私看。初时所坐大石，封为衣锦石，大树封为衣锦将军，亦用锦绣遮缠。风雨毁坏，更换新锦。旧时所居之地，号为衣锦里，建造牌坊。贩盐的担儿，也裁个锦囊韬之，供养在旧居堂屋之内，以示不忘本之意。杀牛宰马，大排筵席，遍召里中故旧，不拘男妇，都来宴会。其时有一邻姬，年九十余岁，手提一壶白酒、一盘角黍，迎着钱镠，呵呵大笑说道：“钱婆留今日直恁长进，可喜，可喜！”左右正欲吆喝，钱镠道：“休得惊动了他。”慌忙拜倒在地，谢道：“当初若非王婆相救，留此一命，怎有今日？”王婆扶起钱镠，将白酒满斟一瓯送到，钱镠一饮而尽；又将角黍供去，镠亦啖之。说道：“钱婆留今日有得吃，不劳王婆费心，老人家好去自在。”命县令拨里中肥田百亩，为王婆养终之资，王婆称谢而去。只见里中男妇毕集，见了钱镠蟒衣玉带，天人般妆束，一齐下跪。钱镠扶起，都教坐了，亲自执觞送酒。八十岁以上者饮金杯，百岁者饮玉杯，那时饮玉杯者也有十余人。钱镠送酒毕，自起歌曰：

“三节 还乡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

天明明兮爱日 挥，百岁荏兮会时稀。”

父老皆是村民，不解其意，面面相觑，都不做声。钱镠觉他意不欢畅，

太牢：牛、羊、猪三牲。

长进：有出息。

三节：古代制度，皇帝召臣下，用三节。唐、宋间仪卫随从，都分为三节。

爱日：本是爱惜时光的意思，后人常称子女奉养父母的时日为爱日。

乃改为吴音再歌，歌曰：

“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
长在我侬心里，我侬断不忘记你。”

歌罢，举座欢笑，都拍手齐和。是日尽欢而罢，明日又会，如此三日，各各有绢帛赏赐。开赌场的戚汉老已故，召其家，厚赐之。仍归杭州。

后唐王禅位于梁，梁王朱全忠改元开平，封钱鏐为吴越王，寻授天下兵马都元帅。钱鏐虽受王封，其实与皇帝行动不殊，一出警入蹕，山呼万岁。据欧阳公《五代史》叙说，吴越亦曾称帝改元，至今杭州各寺院有天宝、宝大、宝正等年号，皆吴越所称也。自钱鏐王吴越，终身无邻国侵扰，享年八十有一而终，谥曰武肃。传子元瓘，元瓘传子佐，佐传弟俶。宋太祖陈桥受禅之后，钱俶来朝。到宋太宗嗣位，钱俶纳土归朝，改封邓王。钱氏独霸吴越凡九十八年，天目山石碑之讖，应于此矣。后人诗赞云：

将相本无种，帝王自有真。
昔年盐盗辈，今日锦衣人。
石鉴呈形异，廖生决相神。
笑他“皇帝董”，碑讖枉残身。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荷花桂子不胜悲，江介 年华忆昔时。
天目山 来孤凤歇，海门潮去六龙移。
贾充 误世终无策，庾信 哀时尚有词。
莫向中原夸绝景，西湖遗恨是西施。”

这一首诗，是张志远 所作。只为宋朝南渡以后，绍兴、淳熙年间，息兵罢战，君相自谓太平，纵情佚乐，士大夫赏玩湖山，无复恢复中原之志，所以末一联诗说道：“莫向中原夸绝景，西湖遗恨是西施。”那时西湖有三秋桂子，十里荷香，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说不尽许多景致。苏东坡学士有诗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两相宜。”因此君臣耽山水之乐，忘社稷之忧，恰如吴宫被西施迷惑一般。当初吴王夫差宠幸一个妃子，名曰西施，日逐在百花洲、锦帆泾、姑苏台，流连玩赏。其时有个佞臣伯嚭，逢君之恶，劝他穷奢极欲，诛戮忠臣。以致越兵来袭，国破身亡。今日宋朝南渡之后，虽然夷势猖獗，中原人心不忘赵氏，尚可乘机恢复。也只为听用了几个奸臣，盘荒 懈惰，以致于亡。那几个奸臣？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秦桧居相位一十九年，力主和议，杀害岳飞，解散张、韩、刘 诸将兵柄。韩侂胄居相位一十四年，陷害了赵汝愚丞相，罢黜道学诸臣，轻开边衅，辱国殃民。史弥远在相位二十六年，谋害了济王竑，专任 壬 以居台谏，一时正人君子，贬斥殆尽。那时蒙古盛强，天变屡见，宋朝事势已去了七八了。也是天数当尽，又生出个贾似道来。他在相位一十五年，专一蒙蔽朝廷，偷安肆乐；后来虽贬官黜爵，死于木绵庵，不救亡国之祸。有诗为证：

奸邪自古误人多，无奈君王轻信何。

江介：江畔。

天目山两句：相传郭璞《地记》云：“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唐。”南宋度宗时，天目山忽然山崩。临安将陷，钱唐江潮汐三日不至。迷信者指为宋亡之兆。当时有“天目崩，地脉绝；潮不应，水脉绝”的说法。

贾充：晋贾充，武帝时，官至尚书令。伐吴之役，武帝命他统领六军。贾充本无南伐之谋，害怕不能胜利，竭力谏止。后来出师，吴被打平，贾充惭愧请罪。

庾信：南北朝诗人。梁元帝时出使西魏，被留不返。后仕于北周，常思念家乡，因而写了一篇《哀江南赋》。

张志远：明嘉兴人，字叔明，著有《竹屿吟稿》。

百花洲：在苏州西城下胥、盘二门之间。

锦帆泾：河名，在苏州盘门内，相传吴王夫差乘锦帆船出游于此河。

姑苏台：春秋时吴王夫差（一作阖庐）所造台名，故址在苏州西南姑苏山上。

盘荒：游乐无度。

张、韩、刘：指南宋大将张俊、韩世忠、刘锜。

济王竑：赵竑，宋宗室赵希瞿子，宋宁宗立为皇子。史弥远拥立理宗，封竑为济王，旋遣门客逼他自缢而死。

壬：奸佞。

朝论若分忠佞字，太平玉烛 永调和。

话说南宋宁宗皇帝嘉定年间，浙江台州一个官人，姓贾名涉，因往临安府听选，一主一仆，行至钱塘，地名叫做凤口里。行路饥渴，偶来一个村家歇脚，打个中火。那人家竹篱茅舍，甚是荒凉。贾涉叫声：“有人么？”只见芦帘开处，走个妇人出来。那妇人生得何如？

面如满月，发若乌云。薄施脂粉，尽有容颜。不学妖娆，自然丰韵。鲜眸玉腕，生成福相端严；裙布钗荆，任是村妆希罕。分明美玉藏顽石，一似明珠坠堑渊。随他呆子也消魂，况是客边情易动。

那妇人见了贾涉，不慌不忙，深深道个万福。贾涉看那妇人是个福相，心下踌躇道：“吾今壮年无子，若得此妇为妾，心满意足矣。”便对妇人说道：“下官往京候选，顺路过此，欲求一饭，未审小娘子肯为炊爨否？自当奉谢。”那妇人答道：“奴家职在中馈，炊爨当然；况是尊官荣顾，敢不遵命。但丈夫不在，休嫌怠慢。”贾涉见他应对敏捷，愈加欢喜。那妇人进去不多时，捧两碗熟豆汤出来，说道：“村中乏茶，将就救渴。”少停，又摆出主仆两个的饭来。贾涉自带得有牛脯、干菜之类，取出嘎饭。那妇人又将大磁壶盛着滚汤，放在桌上，道：“尊官净口。”贾涉见他殷勤，便问道：“小娘子尊姓，为何独居在此？”那妇人道：“奴家胡氏，丈夫叫做王小四，因连年种田折本，家贫无奈，要同奴家去投靠一个财主过活。奴家立誓不从，丈夫拗奴不过，只得在左近人家趁工度日，奴家独自守屋。”贾涉道：“下官有句不识进退的言语，未知可否？”那妇人道：“但说不妨。”贾涉道：“下官颇通相术，似小娘子这般才貌，决不是下贱之妇。你今屈身随着个村农，岂不担误终身？况你丈夫家道艰难，顾不得小娘子体面。下官壮年无子，正欲觅一侧室。小娘子若肯相从，情愿多将金帛，赠与贤夫，别谋婚娶，可不两便？”那妇人道：“丈夫也曾几番要卖妾身，是妾不肯。既尊官有意见怜，待丈夫归时，尊官自与他说，妾不敢擅许。”

说犹未了，只见那妇人指着门外道：“丈夫回也。”只见王小四戴一顶破头巾，披一件旧白布衫，吃得半醉，闯进门来。贾涉便起身道：“下官是往京听选的，偶借此中火，甚是搅扰。”王小四答道：“不妨事。”便对胡氏说道：“主人家少个针线娘，我见你平日好手针线，对他说了，他要你去教导他女娘生活，先送我两贯足钱。这遍要你依我去去。”胡氏半倚着芦帘内外，答道：“后生家脸皮，羞答答地，怎到人家去趁饭？不去，不去。”王小四发个喉急，便道：“你不去时，我没处寻饭养你。”贾涉见他说话凑巧，便诈推解手，却分付家童将言语勾搭他道：“大伯，你花枝般娘子，怎舍得他往别人家去？”王小四道：

玉烛：四时调和，叫做玉烛。

听选：等候铨选。

打中火：旅途饮食，称为打火。打中火，就是吃午饭。

趁工：赶生活、找工做。

趁饭：混饭吃、寻饭吃。也叫趁食。

“小哥，你不晓得我穷汉家事体：一日不识羞，三日不忍饿。却比不得大户人家，吃安闲茶饭。似此乔模乔样，委的我家住不了。”家童道：“假如有个大户人家，肯出钱钞，讨你这位小娘子去，你舍得么？”王小四道：“有甚舍不得！”家童道：“只我家相公要讨一房侧室，你若情愿时，我撺掇多把几贯钱钞与你。”王小四应允。家童将言语回复了贾涉，贾涉便教家童与王小四讲就四十两银子身价。王小四在村中央个教授来，写了卖妻文契，落了十字花押。一面将银子兑过，王小四收了银子，贾涉收了契书。王小四还只怕婆娘不肯，甜言劝谕，谁知那妇人与贾涉先有意了。也是天配姻缘，自然情投意合。

当晚，贾涉主仆二人就在王小四家歇了。王小四也打铺在外间相伴，妇人自在里面铺上独宿。明早贾涉起身，催妇人梳洗完了，吃了早饭，央王小四在村中另顾个生口，驮那妇人一路往临安去。有诗为证：

夫妻配偶是前缘，千里红绳暗自牵。
况是荣华封两国，村农岂得伴终年？

贾涉领了胡氏住在临安寓所，约有半年，谒选得九江万年县丞，迎接了孺人唐氏，一同到任。原来唐氏为人妒悍，贾涉平昔有个惧内的毛病；今日唐氏见丈夫娶了小老婆，不胜之怒，日逐在家淘气。又闻胡氏有了三个月身孕，思想道：“丈夫向来无子，若小贱人生子，必然宠用，那时我就争他不过了。我就是养得出孩儿，也让他做哥哥，日后要被他欺侮。不如及早除了祸根方妙。”乃寻个事故，将胡氏毒打一顿，剥去衣衫，贬他在使婢队里，一般烧茶煮饭，扫地揩台，铺床叠被。又禁住丈夫不许与他睡。每日寻事打骂，要想堕落他的身孕。贾涉满肚子恶气，无可奈何。

一日，县宰陈履常请贾涉饮酒。贾涉与陈履常是同府人，平素通家往来，相处得极好的。陈履常请得贾涉到衙，饮酒中间，见他容颜不悦，叩其缘故。贾涉抵讳不得，将家中妻子妒妾事情，细细告诉了一遍。又道：“贾门宗嗣，全赖此妇。不知堂尊有何妙策，可以保全此妾？倘日后育得一男，实为万幸，贾氏祖宗也当衔恩于地下。”陈履常想了一会，便道：“要保全却也容易，只怕足下舍不得他离身。”贾涉道：“左右如今也不容相近，咫尺天涯一般，有甚舍不得处？”陈履常附耳低言：“若要保全身孕，只除如此如此……”乃取红帛花一朵，悄悄递与贾涉，教他把与胡氏为暗记。这个计策，就在这朵花上，后来便见。有诗为证：

吃醋捻酸从古有，覆宗绝嗣甘出丑。
红花定计有堂尊，巧妇怎出男子手？

忽一日，陈县宰打听得丞厅请医，云是唐孺人有微恙。待其病痊，

乔模乔样：妖模怪样，模样不顺眼的意思。

委的：实在、委实。

教授：本来是教官的名称，宋代各王府及各路、府学都设教授。后来也用为对一般教书先生的敬称。

两国：两国王或两国夫人。这里是指两国夫人。

乃备了四盒茶果之类，教奶奶到丞厅问安。唐孺人留之宽坐，整備小饭相款，诸婢罗侍在侧。说话中间，奶奶道：“贵厅有许多女使伏侍，且是伶俐。寒舍苦于无人，要一个会答应的也没有，甚不方便。急切没寻得，若借得一个小娘子与寒舍相帮几时，等讨得个替力的来，即便送还何如？”唐氏道：“通家怎说个‘借’字？只怕粗婢不中用；奶奶看得如意，但凭选择，即当奉赠。”奶奶称谢了，看那诸婢中间，有一个生得齐整，鬓边正插着这朵红帛花。心知是胡氏，便指定了他，说道：“借得此位小娘子甚好。”唐氏正在吃醋，巴不得送他远远离身。却得此句言语，正合其意，加添县宰之势，丞厅怎敢不从？料道丈夫也难埋怨。连声答应道：“这小婢姓胡，在我家也不多时。奶奶既中意时，即今便教他跟随奶奶去。”当时席散，奶奶告别。胡氏拜了唐氏四拜，收拾随身衣服，跟了奶奶轿子，到县衙去讫。唐氏方才对贾涉说知，贾涉故意叹惜。正是：

算得通时做得凶，将他瞒在鼓当中。

县衙此去方安稳，绝胜存孤赵氏宫。

胡氏到了县衙，奶奶将情节细说，另打扫个房铺与他安息。光阴似箭，不觉十月满足，到八月初八日，胡氏腹痛，产下一个孩儿。奶奶只说他婢所生，不使丞厅知道。那时贾涉适在他郡去检校一件公事，到九月方归，与县宰陈履常相见。陈公悄悄的报个喜信与他，贾涉感激不尽，对陈公说，要见新生的孩儿一面。陈公教丫鬟去请胡氏立于帘内，丫鬟抱出小孩子，递与贾涉。贾涉抱了孩儿，心中虽然欢喜，觑着帘内，不觉堕下泪来。两下隔帘说了几句心腹话儿。胡氏教丫鬟接了孩子进去，贾涉自回。自此背地里不时送些钱钞与胡氏买东买西，阖家通知，只瞒过唐氏一人。

光阴荏苒，不觉二载有余。那县宰任满升迁，要赴临安。贾涉只得将情告知唐氏，要领他母子回家。唐氏听说，一时乱将起来，咕噪个不住。连县宰的奶奶，也被他“奉承”了几句。乱到后面，定要丈夫将胡氏嫁出，方许把小孩儿领回。贾涉听说嫁出胡氏一件，到也罢；单只怕领回儿子，被唐氏故意谋害，或是绝其乳食，心下怀疑不决。

正在两难之际，忽然门上报道：“台州有人相访。”贾涉忙去迎时，原来是亲兄贾濡。他为朝廷妙择良家女子，养育宫中，以备东宫嫔嬙之选；女儿贾氏玉华，已选入数内。贾濡思量要打刘八太尉的关节，扶持女儿上去，因此特到兄弟任所，与他商议。贾涉在临安听选时，赁的正是刘八太尉的房子，所以有旧。贾涉见了哥哥，心下想道：“此来十分

丞厅：县丞衙门。

存孤赵氏宫：春秋晋景公时，屠岸贾杀赵朔，灭赵氏全族。赵朔的妻子逃匿宫中，生子赵武。孤儿赖公孙杵臼和程婴的救助，得免于难。

检校：查核。

奉承：这里是反话，犹如说奉敬。奉承几句，即骂几句；奉承几棒，即打几棒。

妙择：精选。

关节：贿赂请托。打关节，就是行贿、走门路。

凑巧。”便将娶妾生子，并唐氏嫉妒事情，细细与贾濡说了。“如今陈公将次离任，把这小孩子没送一头处，哥哥若念贾门宗嗣，领他去养育成人，感恩非浅。”贾濡道：“我今尚无子息，同气连枝，不是我领去，教谁看管？”贾涉大喜，私下雇了姪娘，问宰衙要了孩子，交付姪娘。嘱付哥哥：好生抚养。就写了刘八太尉书信一封，赍发些路费送哥哥贾濡起身。胡氏托与陈公领去，任从改嫁。

那贾涉、胡氏虽然两不相舍，也是无可奈何。唐孺人听见丈夫说子母都发开，十分像意了。只是苦了胡氏，又去了小孩子，又离了丈夫，跟随陈县宰的上路，好生凄惨，一路只是悲哭。奶奶也劝解他不住，陈履常也厌烦起来。行至维扬，分付水手，就地方唤个媒婆，教他寻个主儿，把胡氏嫁去。只要对头老实忠厚，一分财礼也不要。你说白送人老婆，那一个不肯上桩？不多时，媒婆领一个汉子到来，说是个细工石匠，夸他许多志诚老实。你说偌大一个维扬，难道寻不出个好对头？偏只有这石匠？是有个缘故。常言道：“三姑六婆，嫌少争多。”那媒婆最是爱钱的，多许了他几贯谢礼，就玉成其事了。石匠见了陈县宰，磕了四个头，站在一边。陈履常看他衣衫济楚，年力少壮，又是从不曾婚娶的，且有手艺，养得老婆过活，便将胡氏许他。石匠真个不费一钱，白白里领了胡氏去，成其夫妇。不在话下。

再说贾涉自从胡氏母子两头分散，终日闷闷不乐。忽一日，唐孺人染病上床，服药不痊，呜呼哀哉死了。贾涉买棺入殓已毕，弃官扶柩而回。到了故乡，一喜一悲：喜者是见那小孩子比前长大，悲者是胡氏嫁与他人，不得一见。正是：

花开遭雨打，雨止又花残。
世间无全美，看花几个欢？

却说贾家小孩子长成七岁，聪明过人，读书过目成诵。父亲取名似道，表字师究。贾似道到十五岁，无书不读，下笔成文。不幸父亲贾涉，伯伯贾濡，相继得病而亡，殡葬已过。自此无人拘管，恣意旷荡，呼卢六博，斗鸡走马，饮酒宿娼，无所不至。不勾四五年，把两分家私荡尽。初时听得家中说道：嫡母胡氏嫁在维扬，为石匠之妻。姐姐贾玉华，选入宫中。思量：“维扬路远，又且石匠手艺没甚出产。闻得姐姐选入沂王府中，今沂王做了皇帝，宠一个妃子姓贾。不知是姐姐不是？且到京师，观其动静。”此时理宗端平初年，也是贾似道时运将至，合当发迹。将家中剩下家火，变卖几贯钱钞，收拾行李，径往临安。

那临安是天子建都之地，人山人海；况贾似道初到，并无半个相识，没处讨个消息。镇日只在湖上游荡，闲时未免又在赌博场中顽耍，也不

一头处：处，一处。没送一头处，意即没有一个地方送去；没想一头处，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赍发：资助。

发开：打发。

呼卢：古代樗蒲戏（一种赌博）掷骰子的点色，有“卢”和“雉”，所以形容赌博，常说“呼卢喝雉”。

六博：一种古代的博戏，共有十二棋子，六白六黑，两个人对博。

沂王：宋理宗赵昀，在未做皇帝时，曾嗣封沂王。

免平康巷中走走。不勾几日，行囊一空，衣衫蓝缕，只在西湖帮闲趁食。

一日醉倦，小憩于栖霞岭下，遇一个道人，布袍羽扇，从岭下经过。见了贾似道，站定脚头，瞪目看了半晌，说道：“官人可自爱重，将来功名不在韩魏公之下。”那个韩魏公是韩蕲王讳世忠的，他位兼将相，夷夏钦仰，是何等样功名，古今有几个人及得他？贾似道闻此言，只道是戏侮之谈，全不准信。那道人自去了。过了数日，贾似道在平康巷赵二妈家，酒后与人赌博相争，失足跌于阶下，磕损其额，血流满面。虽然没事，额上结下一个瘢痕。一日在酒肆中，又遇了前日的道人，顿足而叹，说道：“可惜，可惜！天堂破损，虽然功名盖世，不得善终矣。”贾似道扯住道人衣服，问道：“我果有功名之分，若得一日称心满意，就死何恨。但目今流落无依，怎得个遭际？富贵从何而来？”道人又看了气色，便道：“滞色已开，只在三日内自有奇遇，平步登天。但官人得意之日，休与秀才作对，切记切记。”说罢，道人自去了。贾似道半信不信。

看看捱到第三日，只见赌博场中的陈二郎来寻贾似道，对他说道：“朝廷近日册立了贾贵妃，十分宠爱，言无不从。贾贵妃自言家住台州，特差刘八太尉往台州访问亲族。你时常说有个姐姐在宫中，莫非正是贵妃？特此报知，果有瓜葛，可去投刘八太尉，定有好处。”贾似道闻言，如梦初觉，想道：“我父亲存日，常说曾在刘八太尉家作寓，往来甚厚。姐姐入宫近御，也亏刘八太尉扶持。一到临安，就该投奔他才是。却闲荡过许多日子，岂不好笑！虽然如此，我身上蓝缕，怎好去见刘八太尉？”心生一计：在典铺里赁件新鲜衣服穿了，折一顶新头巾；大模大样，摇摆在刘八太尉府中去。自称故人之子台州姓贾的，有话求见。

刘八太尉正待打点动身，往台州访问贾贵妃亲族。闻知此言，又只怕是冒名而来的。唤个心腹亲随，先叩来历分明，方准相见。不一时，亲随回话道：“是贾涉之子贾似道。”刘八太尉道：“快请进。”原来内相衙门，规矩最大。寻常只是呼唤而已，那个“请”字，也不容易说的。此乃是贵妃面上。当时贾似道见了刘八太尉，慌忙下拜。太尉虽然答礼，心下尚然怀疑。细细盘问，方知是实。留了茶饭，送在书馆中安宿。

次早入宫，报与贾贵妃知道。贵妃向理宗皇帝说了，宣似道入宫，与贵妃相见。说起家常，兄弟二人，抱头而哭。贵妃引贾似道就在宫中见驾，哭道：“妾只有这个兄弟，无家无室，伏乞圣恩重瞳看觑。”理宗御笔，除授籍田令。即命刘八太尉在临安城中，拨置甲第一区；又选宫中美女十人，赐为妻妾；黄金三千两，白金十万两，以备家资。似道谢恩已毕，同刘八太尉出宫去了。似道叮嘱刘八太尉道：“蒙圣恩赐我住宅，必须近西湖一带，方称下怀。”此时刘八太尉在贵妃面上，巴不

平康巷：唐代长安城坊名，在朱雀门街（城中心南北大街）东第三街，为娼妓聚居之所。这里是指宋临安妓女聚居的坊巷，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和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等处。

栖霞岭：在西湖西北，葛岭之西。

重瞳：传说古代舜的眼睛，有两个眸子。所以后人常用重瞳比喻帝王的眼睛。

籍田令：官名，属太常寺，专管皇帝“亲耕”的田地，及出纳五谷蔬果，藏冰以待用。

得奉承贾似道。只拣湖上大宅院，自赔钱钞，倍价买来，与他做第宅。奴仆器用，色色皆备。次日，宫中发出美女十名，贵妃又私赠金银宝玩器皿，共十余车。似道一朝富贵，将百金赏了陈二郎，谢了报信之故。又将百金赏赐典铺中，偿其赁衣。典铺中那里敢受？反备盛礼来贺喜。自此贾贵妃不时宣召似道入宫相会，圣驾游湖，也时常幸其私第。或同饮博游戏，相待如家人一般，恩幸无比。似道恃着椒房之宠，全然不惜体面，每日或轿或马，出入诸名妓家。遇着中意时，不拘一五一十，总拉到西湖上与宾客乘舟游玩。若宾客众多，分船并进。另有小艇往来，载酒肴不绝。你说贾似道起自寒微，有甚宾客？有句古诗说得好，道是：“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合。”贾似道做了国戚，朝廷恩宠日隆，那一个不趋奉他？只要一人进身，转相荐引，自然其门如市了。文人如廖莹中、翁应龙、赵分如等，武臣如夏贵、孙虎臣等，这都是门客中出色有名的，其余不可尽述也。

一日，理宗皇帝游苑，登凤皇山，至夜望见西湖内灯火辉煌，一片光明。向左右说道：“此必贾似道也。”命飞骑探听，果然是似道游湖。天子对贵妃说了，又将金帛一车，赠为酒资。以此似道愈加肆恣，全无忌惮。诗曰：

天子偷安无远猷，纵容贵戚恣遨游。

问他无赛西湖景，可是安边第一筹？

那时宋朝仗蒙古兵力，灭了金人。又听了赵范、赵葵之计，与蒙古构难，要守河据关，收复三京。蒙古引兵入寇，责我败盟，淮汉骚动，天子忧惶。贾似道自思无功受宠，怎能勾超官进爵？又恐被人弹议；要立个盖世功名，以取大位，除非是安边荡寇，方是目前第一个大题目。乃自荐素谙韬略，愿往淮扬招兵破贼，为天子保障东南。理宗大喜，遂封为两淮制置大使，建节淮扬。贾似道谢恩辞朝，携了妻妾宾客，来淮扬赴任。

三日后，密差门下心腹访问生母胡氏，果然跟个石匠，在广陵驿东首住居。访得亲切，回复了似道，似道即差轿马人夫摆着仪从去迎接。本衙门听事官率领人夫，向胡氏磕头，到把胡氏险些唬倒。听事官致了制使之命，方才心下安稳。胡氏道：“身既从夫，不可自专。”急教人去寻石匠回家，对他说了。石匠也要跟去，胡氏不能阻挡，只得同行。胡氏乘轿在前，石匠骑马在后，前呼后拥，来到制使府。似道请母亲进私衙相见，抱头而哭。算来母子分散时，似道止三岁，胡氏二十余岁，到今又三十多年了，方才会面相识，岂不伤感？似道闻得石匠也跟随到来，不好相见。即将白金三百两，差个心腹人伴他往江上兴贩。暗地授计，半途中将石匠灌醉，推坠江中，只将病死回报。胡氏也感伤了一场。自此母子团圆，永无牵带。

似道镇守淮扬六年，侥幸东南无事。天子因贵妃思想兄弟，乃钦取似道还朝，加同枢密院事。此时丁大全罢相，吴潜代之。那吴潜号履斋，为人豪隽自喜，引进兄弟，俱为显职。贾似道忌他位居己上，乃造成飞

无赛：也作没赛，就是无比。

谣，教宫中小内侍于天子面前歌之。谣云：

“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百虫丛，若使飞天便食龙。”

天子闻得，乃问似道云：“闻街坊小儿尽歌此谣，主何凶吉？”似道奏道：“谣言皆荧惑星化为小儿，教人间童子歌之。此乃天意，不可不察。‘蜈’与‘吴’同，以臣愚见推之，‘大蜈蚣，小蜈蚣’，乃指吴潜兄弟，专权乱国。若使养成其志，必为朝廷之害。陛下飞龙在天，故天意以食龙示警。为今之计，不若罢其相位，另择贤者居之，可以免咎。”天子听信了，即命翰林草制，贬吴潜循州安置，弟兄都削去官职。似道即代吴潜为右丞相，又差心腹人命循州知州刘宗申，日夜拾摭其短。吴潜被逼不过，服毒而死。此乃似道狠毒处。

却说蒙古主蒙哥屯合州城下，遣太弟忽必烈，分兵围鄂州、襄阳一带，人情汹惧。枢密院一日间连接了三道告急文书，朝廷大惊，乃以贾似道兼枢密使京湖宣抚大使，进师汉阳，以救鄂州之围。似道不敢推辞，只得拜命。闻得大学生郑隆文武兼全，遣人招致于门下。郑隆素知似道奸邪，怕他难与共事，乃具名刺，先献一诗云：

“收拾乾坤一担担，上肩容易下肩难。

劝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这首诗明说似道位高望重，要他虚己下贤，小心做事。他若见了诗欣然听纳，不枉在他门下走动一番。谁知似道见诗中有规谏之意，骂为狂生，把诗扯得粉碎。不在话下。

再说贾似道同了门下宾客，文有廖莹中、赵分如等，武有夏贵、孙虎臣等，精选羽林军二十万，器仗铠甲，任意取办，择日辞朝出师。真个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不一日，来到汉阳驻扎。此时蒙古攻城甚急，鄂州将破，似道心胆俱裂，那敢上前？乃与廖莹中诸人商议，修书一封，密遣心腹人宋京诣蒙古营中，求其退师，情愿称臣纳币。忽必烈不许，似道遣人往复三四次。适值蒙古主蒙哥死于合州钓鱼山下，太弟忽必烈一心要篡大位，无心恋战，遂从似道请和，每年纳币称臣奉贡。两下约誓已定，遂拔寨北去，奔丧即位。贾似道打听得蒙古有事北归，鄂州围解，遂将议和称臣纳币之事瞒过不题，上表夸张己功。只说蒙古惧己威名，闻风远遁，使廖莹中撰为露布，又撰《福华编》，以记鄂州之功。蒙古差使人来议岁币，似道怕他破坏己事，命软监于真州地方。只要蒙蔽朝廷，那顾失信夷虏？理宗皇帝谓似道有再造之功，下诏褒美，加似道少师，赐予金帛无算；又赐葛岭周围田地，以广其居；母胡氏封两国

荧惑星：火星的别名。

草制：制，制书，即圣旨。草制，就是起草制书。

安置：宋代大臣贬谪，或称某州居住，或称某州安置。安置的责罚，比居住重。

宣抚大使：宋代制度，执政大臣率师征讨，称宣抚大使。随事而设官，事毕即撤消。

大学生：大，同太。太学，即国子监。太学生，即国子监生。

露布：报捷的文书。凡军中战争胜利，则用帛写成捷书，挂在竿头，送往兵部，称为露布。

夫人。

似道偃然以中兴功臣自任，居之不疑。日夕引歌姬舞妾，于湖上取乐。四方贡献，络绎不绝。凡门客都布置显要，或为大郡，掌握兵权。真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每年八月八日，似道生辰，作词颂美者，以数千计。似道一一亲览，第其高下。一时传诵腾写，为之纸贵。时陆景思《八声甘州》一词，称为绝唱。词云：

“满清平世界，庆秋成，看斗米三钱。论从来，活国抡功第一，无过丰年。办得民间安饱，馀事笑谈间。若问平戎策，微妙难传。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园。有茶炉丹灶，更有钓鱼船。觉秋风未曾吹着，但砌兰长倚北堂萱。千千岁，上天将相，平地神仙。”

其他谄谀之词，不可尽述。

一日，似道同诸姬在湖上倚楼闲玩，见有二书生，鲜衣羽扇，丰致翩翩，乘小舟游湖登岸。傍一姬低声赞道：“美哉，二少年！”似道听得了，便道：“汝愿嫁彼二人，当使彼聘汝。”此姬惶恐谢罪。不多时，似道唤集诸姬，令一婢捧盒至前。似道说道：“适间某姬爱湖上书生，我已为彼受聘矣。”众姬不信，启盒视之，乃某姬之首也，众姬无不股栗。其待姬妾惨毒，悉如此类。

又常差人贩盐百般，至临安发卖。太学生有诗云：

“昨夜江头长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鹺。
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似道又欲行富国强兵之策，御史陈尧道献计，要措办军饷，便国便民，无如限田之法。怎叫做限田之法？如今大户田连阡陌，小民无立锥之地，有田者不耕，欲耕者无田；宜以官品大小，限其田数。某等官户止该田若干，其民户止该田若干。余在限外者，或回买，或派买，或官买。回买者：原系其所卖，不拘年远，许其回赎。派买者：拣殷实人户，不满限者派去，要他用价买之。官买者：官出价买之，名为“公田”，顾人耕种，收租以为军饷之费。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绪，然后各路照式举行。大率回买、派买的都是下等之田，又要照价抽税入官；其上等好田，官府自买，又未免亏损原价。浙中大扰，无不破家者，其时怨声载道。太学生又诗云：

“胡尘暗日鼓鼙鸣，高卧湖山不出征。
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苍生。”

贾似道恐其法不行，先将自己浙田万余亩入官为公田。朝中官员要奉承宰相，人人闻风献产。翰林院学士徐经孙条具公田之害，似道讽御史舒

百般：般，疑是船字之讹。

鹺：音 cuó，就是盐。

调羹：古人常用调羹比喻宰相治理国家，这里的调羹，是双关的意思。

有开劾奏罢官。又有著作郎陈著亦上疏论似道欺君瘠民之罪，似道亦寻事黜之于外。公田官陈茂濂目击其非，弃官而去。又有钱塘人叶李者，字太白，素与似道相知，上书切谏。似道大怒，黥其面流之于漳州。自此满朝箝口，谁敢道个不字？

似道又立推排打量之法。何为推排打量之法？假如一人有田若干，要他契书查勘买卖来历，及质对四址明白。若对不来时，即系欺诳，没入其田。这便是推排。又去丈量尺寸，若是有余，即名隐匿田数，也要没入，这便是打量。行了这法，白白的没入人产，不知其数。太学生又有诗云：

“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河寸寸量。
纵使一坵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

又有人作《沁园春》词云：

“道过江南，泥墙粉壁，右具在前。述何县何乡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气象萧条，生灵憔悴，经界从来未必然。惟何甚？为官为己，不把人怜。思量几许山川，况土地分张又百年。西蜀岩，云迷鸟道；两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权，奸人罔上，谁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须经理，万取千焉。”

似道屡闻太学生讥讪，心中大怒，与御史陈伯大商议，奏立土籍。凡科场应举，及免举人，州县给历一道，亲书年貌世系，及所肄业于历首，执以赴举。过省参对笔迹异同，以防伪滥。乃密令人四下查访，凡有词华文采，能诗善词者，便疑心他造言生谤，就于参对时寻其过误，故意黜罢。由是谄谀进身，文人丧气。时人有诗云：

“戎马掀天动地来，荆襄一路哭声哀。
平章束手全无策，却把科场恼秀才。”

又有人作《沁园春》词云：

“土籍令行，条件分明，逐一排连。问子孙何习？父兄何业？明经词赋？右具如前。最是中间，娶妻某氏，试问于妻何与焉？乡保举，那堪着押，开口论钱。祖宗立法于前，又何必更张万万千？算行关改会，限田放余。生民凋瘵，膏血俱腴；只有土心，仅存一脉，今又艰难最可怜。谁作俑？陈伯大附势专权！”

陈伯大收得此词，献与似道。似道密访其人不得，知是秀才辈所为，

泥墙粉壁：官府在农村中所设置的供写告示用的红泥粉墙。

平章：唐宋制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所以平章是对宰执的称呼。

明经词赋：明经，科目名，专试经义。词赋，指进士科。

行关改会：关子和会子，都是宋代的纸币的名称。贾似道因当时纸币不值钱，另作银关，以一抵十八界会子之三，结果纸币益贱，物价也更加腾涨。

乘理宗皇帝晏驾，奏停是年科举。自此太学、武学、宗学三处秀才，恨入骨髓。其中又有一班无耻的，倡率众人，称功颂德，似道欲结好学校，一一厚酬，一般也有感激贾平章之恩，愿为之用的。此见秀才中人心不一，所以公论不伸，也不在话下。

却说理宗皇帝传位度宗，改元咸淳。那度宗在东宫时，似道曾为讲官，兼有援立之恩。及即位，加似道太师，封魏国公。每朝见，天子必答拜，称为师相而不名。又诏他十日一朝，赴都堂议事，其余听从自便。大小朝政，皆就私第取决。当时传下两句口号，道是：

“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一日，似道招右丞相马廷鸾，枢密使叶梦鼎，于湖中饮酒。似道行令，要举一物，送与一个古人，那人还诗一联。似道首令云：

“我有一局棋，送与古人弈秋。弈秋得之，予我一联诗：‘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马廷鸾云：

“我有一竿竹，送与古人吕望。吕望得之，予我一联诗：‘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叶梦鼎云：

“我有一张犁，送与古人伊尹。伊尹得之，予我一联诗：‘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似道见二人所言，俱有讥讽之意，明日寻事，奏知天子，将二人罢官而去。

那时蒙古强盛，改国号曰元，遣兵围襄阳、樊城，已三年了，满朝尽知，只瞒着天子一人而已。似道心知国势将危，乃汲汲为行乐之计。尝于清明日游湖，作绝句云：

“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时。
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

于葛岭起建楼台亭榭，穷工极巧。凡民间美色，不拘娼尼，都取来充实其中。闻得宫人叶氏色美，勾通了穿宫太监，径取出为妾，昼夜淫乐无度。又造多宝阁，凡珍奇宝玩，百方购求，充积如山。每日登阁一遍，

武学：国家所设立的武学校，创始于宋神宗时。选文武官中懂军事的人充教授，教学生学习诸家兵法。

宗学：专门教育宗室的学校，始置于宋高宗时。

首令：第一个人开头行令，叫做首令。

弈秋：古代一个善下围棋的人，名叫秋。

任意取玩，以此为常。有人言及边事者，即加罪责。忽一日，度宗天子问道：“闻得襄阳久困，奈何？”似道对云：“北兵久已退去，陛下安得此语？”天子道：“适有女嫔言及，料师想必知其其实。”似道奏云：“此讹言，陛下不必信之。万一有事，臣当亲率大军，为陛下诛尽此虏耳。”说罢退朝。似道乃令穿宫太监，密查女嫔名姓，将他事诬陷他，赐死宫中。正是：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堪笑当时众台谏，不如女嫔肯分忧。

自宫嫔死后，内外相戒，无言及边事者。养成虏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似道又造半闲堂，命巧匠塑己像于其中。旁室数百间，招致方术之士及云水道人，在内停宿。似道暇日，到中堂打坐，与术士道人谈讲。门客中献词，颂那半闲堂的极多。只有一篇名《糖多令》，最为似道所称赏，词云：

“天上摘星班，青牛度关。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边山。轩冕倘来间，人生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

有一术士，号富春子，善风角鸟占，贾似道招之，欲试其术，问以来日之事。富春子乃密写一纸，封固嘱道：“至晚方开。”次日，似道宴客湖山，晚间于船头送客，偶见明月当头，口中歌曹孟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二句，时廖莹中在旁说道：“此际可拆书观之矣。”纸中更无他事，惟写“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八个字。似道大惊，方知其术神验，遂叩以终身祸福。富春子道：“师相富贵，古今莫及，但与姓郑人不相宜，当远避之。”原来似道少时，曾梦自己乘龙上天，却被一勇士打落，墮于坑堑之中，那勇士背心上绣成“荥阳”二字。“荥阳”却是姓郑的郡名，与富春子所言相合，怎敢不信？似道自此检阅朝籍，凡姓郑之人，极力挤排，不容他在位，宦籍中竟无一姓郑者。有门客揣摩似道之意，说道：“太学生郑隆惯作诗词，讥讪朝政，此人不可不除。”似道想起昔日献诗规谏之恨，分付太学博士，寻他没影的罪过，将他黥配恩州。郑隆在路上呕气而死。又有一人善能拆字，决断如神。似道富贵已极，渐蓄不臣之志，又恐虏信渐迫，瞒不到头，朝廷必须见责，于是欲行董卓、曹操之事。召拆字者，以杖画地，作“奇”字，使决休咎。拆字的相了一回，说道：“相公之事不谐矣；道是‘立’，又不‘可’；道是‘可’，又不‘立’。”似道默然无语，厚赠金帛而遣之；恐他泄漏机关，使人于中途谋害。自此反谋遂沮。富春子见似道举动非常，惧祸而逃，可谓见机而作者矣。

却说两国夫人胡氏，受似道奉养，将四十年，直到咸淳十年三月某

云水道人：游方道士。

停宿：长时间的住宿。

青牛度关：老子西游，乘青牛过函谷关（一作散关）。

风角鸟占：都是古代的占卜术。风角，以风声来占验凶吉。鸟占，也叫鸟情占，以鸟的飞鸣卜休咎。

日，寿八十余方死。衣衾棺槨，穷极华侈，斋醮追荐，自不必说。过了七七四十九日，扶柩到台州，与贾涉合葬。举襄之日，朝廷以卤簿送之。自皇太后以下，凡贵戚朝臣，一路摆设祭饌，争高竞胜。有累高至数丈者，装祭之次，至擗死数人。百官俱戴孝，追送百里之外，天子为之罢朝。那时天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送丧者，都冒雨踏水而行，水没及腰膝，泥淖满面，无一人敢退后者。葬毕，又饭僧三万口，以资冥福。有一僧饭罢，将钵盂覆地而去。众人揭不起来，报与似道。似道不信，亲自来看，将手轻轻揭起，见钵盂内覆着两行细字，乃白土写成，字画端楷。似道大惊，看时却是两句诗，道是：

“得好休时便好休，开花结子在绵州。”

正惊讶间，字迹忽然灭没不见。似道遍召门客，问其诗意，都不能解。直到后来，死于木绵庵，方应其语。大凡大富贵的人，前世来历必奇，非比等闲之辈。今日圣僧来点化似道，要他回头免祸；谁知他富贵薰心，迷而不悟。从来有权有势的，多不得善终，都是如此。

闲话休题。再说似道葬母事毕，写表谢恩。天子下诏，起复似道入朝。似道假意乞许终丧，却又讽御史们上疏，虚相位以待己。诏书连连下来，催促起程。七月初，似道应命，入朝面君，复居旧职。其月下旬，度宗晏驾，皇太子显即位，是为恭宗。此时元左丞相史天泽，右丞相伯颜，分兵南下，襄、邓、淮、扬，处处告急。贾似道料定恭宗年少胆怯，故意将元兵消息，张皇其事，奏闻天子，自请统军行边。却又私下分付御史们上疏留己，说道：“今日所恃，只师臣一人。若统军行边，顾了襄汉一路，顾不得淮扬；若顾了淮扬一路，顾不得襄汉。不如居中以运天下，运筹帷幄之中，方能决胜于千里之外。倘师臣出外，陛下有事商量，与何人议之？”恭宗准奏道：“师相岂可一日离吾左右耶？”

不隔几月，樊城陷了，鄂州破了。吕文焕死守襄阳五年，声援不通，城中粮尽，力不能支，只得以城降元。元师乘胜南下，贾似道遮瞒不过，只得奏闻。恭宗闻报，大惊，对似道说道：“元兵如此逼近，非师相亲行不可。”似道奏道：“臣始初便请行边，陛下不许；若早听臣言，岂容胡人得志若此？”恭宗于是下诏，以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似道荐吕师夔参赞都督府军事。其明年为恭宗皇帝德祐元年，似道上表出师，旌旗蔽天，触舳千里，水陆并进。领着两个儿子，并妻妾辎重，凡百余舟。门客俱带家小而行。参赞吕师夔先到江州以城降元，元兵乘势破了池州。似道闻此信，不敢进前，遂次于鲁港。步军招讨使孙虎臣，水军招讨使夏贵，都是贾似道门客，平昔间谈天说地，似道倚之为重，其实原没有张、韩、刘、岳的本事；今日遇了大战阵，如何侥幸得去？

却说孙虎臣屯兵于丁家洲，元将阿术来攻，孙虎臣抵敌不过，先自跨马逃命，步军都四散奔溃。阿术遣人绕宋舟大呼道：“宋家步军已败，你水军不降，更待何时？”水军见说，人人丧胆，个个心惊，不想厮杀，只想逃命。一时乱将起来，触舳簸荡，乍分乍合，溺死者不可胜数。似道禁押不住，急召夏贵议事，夏贵道：“诸军已溃，战守俱难。为师相计，宜入扬州，招溃兵，迎驾海上。贵不才，当为师相死守淮西一路。”说罢自去。少顷，孙虎臣下船，抚膺恸哭道：“吾非不欲血战，奈手下

无一人用命者，奈何？”似道尚未及对，哨船来报道：“夏招讨舟已解缆先行，不知去向。”时军中更鼓正打四更，似道茫然无策，又见哨船报道：“元兵四围杀将来也。”急得似道面如土色，慌忙击锣退师，诸军大溃。孙虎臣扶着似道，乘单舸奔扬州。堂吏翁应龙抢得都督府印信，奔还临安。到次日，溃兵蔽江而下。似道使孙虎臣登岸，扬旗招之，无人肯应者。只听得骂声嘈杂，都道：“贾似道奸贼，欺蔽朝廷，养成贼势，误国蠹民，害得我们今日好苦！”又听得说道：“今日先杀了那伙奸贼，与万民出气。”说声未绝，船上乱箭射来，孙虎臣中箭而倒。似道看见人心已变，急催船躲避，走入扬州城中，托病不出。

话分两头。却说右丞相陈宜中，平昔谄事似道，无所不至，似道扶持他做到相位。宜中见翁应龙奔还，问道：“师相何在？”应龙回言不知。宜中只道已死于乱军之中，首上疏论似道丧师误国之罪，乞族诛以谢天下。于是御史们又趋奉宜中，交章劾奏。恭宗天子方悟似道奸邪误国，乃下诏暴其罪，略云：

“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于误国；都督专阃外之寄，律尤重于丧师。具官贾似道，小才无取，大道未闻。历相两朝，曾无一善：变田制以伤国本，立土籍以阻人才，匿边信而不闻，旷战功而不举。至于寇逼，方议师征，谓当纓冠而疾趋，何为抱头而鼠窜？遂致三军解体，百将离心，社稷之势缀旒，臣民之言切齿。姑示薄罚，俾尔奉祠。呜呼！鹰狄怨荆，无复周公之望；放兜殛鯀，尚宽《虞典》之诛。可罢平章军马重事及都督诸路军马。”

廖莹中举家亦在扬州，闻似道褫职，特造府中问慰。相见时一言不能发，但索酒与似道相对痛饮，悲歌雨泣，直到五鼓方罢。莹中回至寓所，遂不复寝，命爱姬煎茶，茶到，又遣爱姬取酒去，私服冰脑一握。那冰脑是最毒之物，服之无不死者。药力未行，莹中只怕不死，急催热酒到来，袖中取出冰脑，连进数握，爱姬方知吃的是毒药，向前夺救，已不及了，乃抱莹中而哭。莹中含着双泪，说道：“休哭，休哭！我从丞相二十年，安享富贵，今日事败，得死于家中，也算做善终了。”说犹未毕，九窍流血而死。可怜廖莹中聪明才学，诗字皆精，做了权门犬马，今日死于非命。诗云：

不作无求蚓，甘为逐臭蝇。
试看风树倒，谁复有荣藤？

再说贾似道罢相，朝中议论纷纷，谓其罪不止此。台臣复交章劾奏，请加斧钺之诛。天子念他是三朝元老，不忍加刑，谪为高州团练副使，

哨船：水军中巡哨的船只。

阃外之寄：阃，国都的城门。阃外之寄，是委以军职的意思。

纓冠：急于戴帽，不及系帽带，把带与帽一起戴在头上。

缀旒：冠上垂下来的珠子，比喻危险。

奉祠：宋代设祠禄官，官僚罢职，就差他管领道宫道观，借此食俸，实际并不管事。奉祠，即任祠禄官。

冰脑：冰片，俗名冰片脑。忌与酒同服，与酒同服钱许，即中毒而死。

团练副使：官名。宋代团练使为虚衔，实际上没有职权。

仍命于循州安置。其田产业园宅，尽数籍没，以充军饷。谪命下日，正是八月初八日，值似道生辰建醮，乃自撰青词 祈祐，略云：

“老臣无罪，何众议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适当悬弧 之旦，预陈易箒 之词。窃念臣似道际遇三朝，始终一节，为国任怨，遭世多艰。属丑虏之不恭，驱虜兵而往御。士不用命，功竟无成。众口皆诋其非，百喙难明此谤。四十年劳悴，悔不效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离，犹恐置霍光于赤族。仰惭覆载，俯愧劬劳。伏望皇天后土之鉴临，理考 度宗之昭格。三宫霁怒，收瘴骨于江边；九庙阐灵，扫妖氛于境外。”

故宋时立法，凡大臣安置远州，定有个监押官，名为护送，实则看守，如押送犯人相似。今日似道安置循州，朝议斟酌个监押官，须得有力量，有手段的，又要平日有怨隙的，方才用得。只因循州路远，人人怕去。独有一位官员，慨然请行，那官员是谁？姓郑名虎臣，官为会稽尉，任满到京。此人乃是太学生郑隆之子，郑隆被似道黥配而死，虎臣衔恨在心，无门可报，所以今日愿去。朝中察知其情，遂用为监押官。似道虽然不知虎臣是郑隆之子，却记得幼年之梦，和那富春子的说话，今日正遇了姓郑的人，如何不慌。临行时，备下盛筵，款待虎臣。虎臣巍然上坐，似道称他是天使，自称为罪人，将上等宝玩，约值数万金献上，为进见之礼，含着两眼珠泪，凄凄惶惶的哀诉，述其幼时所梦，“愿天使大发菩萨之心，保全蝼蚁之命，生生世世，不敢忘报。”说罢，屈膝跪下。郑虎臣微微冷笑，答应道：“团练且起，这宝玩是殃身之物，下官如何好受？有话途中再讲。”似道再三哀求，虎臣只是微笑，似道心中愈加恐惧。

次日，虎臣催促似道起程。金银财宝，尚十余车，婢妾童仆，约近百人。虎臣初时并不阻当，行了数日，嫌他行李太重，担误行期，将他童仆辈日渐赶逐，其金宝之类，一路遇着寺院，逼他布施。似道不敢不依。约行半月，只剩下三个车子，老年童仆数人，又被虎臣终日打骂，不敢亲近。似道所坐车子，插个竹竿，扯帛为旗，上写着十五个大字，道是“奉旨监押安置循州误国奸臣贾似道”。似道羞愧，每日以袖掩面而行。一路受郑虎臣凌辱，不可尽言。

又行了多日，到泉州洛阳桥上，只见对面一个客官，匆匆而至，见了旗上题字，大呼：“平章久违了。一别二十余年，何期在此相会。”似道只道是个相厚的故人，放下衣袖看时，却是谁来？那客官姓叶，名

青词：道教中祭神的祷词，因为用青藤纸书写，所以称为青词。

悬弧：弧，就是弓。古代风俗，凡人家生了男孩，则悬弧于门。

易箒：春秋时，曾参将死，叫人易其床箒。所以后世称人将死为易箒。

留侯保身：汉代张良，封留侯，晚年弃绝世事，学神仙辟谷导引之术，全身远害，得以善终。

霍光赤族：汉代霍光，历辅昭帝、宣帝，为大司马大将军，亲党满朝，权倾中外。霍光死后，霍氏以谋反灭族。

覆载：指天地。

理考：宋理宗。

洛阳桥：在泉州（今福建晋江）东洛阳江上，本名万安桥，宋蔡襄重修，改名洛阳桥。

李，字太白，钱唐人氏，因为上书切谏似道，被他黥面流于漳州。似道事败，凡被其贬窜者，都赦回原籍。叶李得赦还乡，路从泉州经过，正与似道相遇，故意叫他。似道羞惭满面，下车施礼，口称得罪。叶李问郑虎臣，讨纸笔来，作词一首相赠，词云：

“君来路，吾归路，来来去去何曾住？公田关子竟何如？国事当时谁与误？
雷州户，崖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客中颇恨乏蒸羊，聊赠一篇长短句。”

当初北宋仁宗皇帝时节，宰相寇准有澶渊退虏之功，却被奸臣丁谓所讐，贬为雷州司户。未几，丁谓奸谋败露，亦贬于崖州。路从雷州经过，寇准遣人送蒸羊一只，聊表地主之礼。丁谓惭愧，连夜偷行过去，不敢停留。今日叶李词中，正用这个故事，以见天道反覆，冤家不可做尽也。似道得词，惭愧无地，手捧金珠一包，赠与叶李，聊助路资，叶李不受而去。郑虎臣喝道：“这不义之财，犬豕不顾，谁人要你的！”就似道手中夺来，抛散于地，喝教车仗快走，口内骂声不绝。似道流泪不止。

郑虎臣的主意，只教贾似道受辱不过，自寻死路，其如似道贪恋余生。比及到得漳州，童仆逃走俱尽，单单似道父子三人，真个是身无鲜衣，口无甘味，贱如奴隶，穷比乞儿，苦楚不可尽说。漳州太守赵分如，正是贾似道旧时门客，闻得似道到来，出城迎接，看见光景凄凉，好生伤感。又见郑虎臣颜色不善，不敢十分殷勤。是日，赵分如设宴馆驿，管待郑虎臣，意欲请似道同坐。虎臣不许，似道也谦让道：“天使在此，罪人安敢与席？”到教赵分如过意不去，只得另设一席于别室，使通判陪侍似道，自己陪虎臣。饮酒中间，分如察虎臣口气，衔恨颇深，乃假意问道：“天使今日押团练至此，想无生理，何不教他速死，免受蒿恼，却不干净？”虎臣笑道：“便是这恶物事，偏受得许多苦恼，要他好死却不肯死。”赵分如不敢再言。次日五鼓，不等太守来送，便催趲起程。

离城五里，天尚未大明，到个庵院。虎臣教歇脚，且进庵梳洗早膳。似道看这庵中扁额写着“木绵庵”三字，大惊道：“二年前，神僧钵盂中赠诗，有‘开花结子在绵州’句，莫非应在今日？我死必矣！”进庵，急呼二子分付说话，已被虎臣拘囚于别室。似道自分必死，身边藏有冰脑一包，因洗脸，就掬水吞之。觉腹中痛极，讨个虎子坐下，看看命绝。虎臣料他服毒，乃骂道：“奸贼，奸贼！百万生灵死于汝手，汝延捱许多路程，却要自死，到今日老爷偏不容你！”将大槌连头连脑打下二三十，打得希烂，呜呼死了。却教人报他两个儿子说道：“你父亲中恶，快来看视。”儿子见老子身死，放声大哭。虎臣奋怒，一槌一个，都打死了。却教手下人拖去一边，只说逃走去了。虎臣投槌于地，叹道：“吾今日上报父仇，下为万民除害，虽死不恨矣。”就用随身衣服，将草荐卷之，埋于木绵庵之侧。埋得定当，方将病状关白太守赵分如。赵分如明知是虎臣手脚，见他凶狠，那敢盘问？只得依他开病状，申报各司去

澶渊退虏：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兵南侵，寇准请真宗亲征，北进至澶州（河南濮阳），杀辽大将挞览。但在投降派的活动下，终于议和，历史上称为“澶渊之盟”。

虎子：便溺器。

关白：报告、告知。

讫。直待虎臣动身去后，方才备下棺木，掘起似道尸骸，重新殓殓，埋葬成坟，为文祭之，辞曰：

“呜呼！履斋死蜀，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哀哉，尚飨！”

那履斋是谁？姓吴名潜，是理宗朝的丞相。因贾似道谋代其位，造下谣言，诬之以罪，害他循州安置，却教循州知州刘宗申逼他服毒而死。今日似道下贬循州，未及到彼，先死于木绵庵，比吴潜之祸更惨。这四句祭文，隐隐说天理报应。赵分如虽然出于似道门下，也见他良心不泯处。

闲话休题。再说似道既贬之后，家私田产，虽说入官，那葛岭大宅，谁人管业？高台曲池，日就荒落，墙颓壁倒，游人来观者，无不感叹。多有人题诗于门壁，今录得二首，诗云：

“深院无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辉煌。
底知事去身宜去？岂料人亡国亦亡？
理考发身端有自，郑人应梦果何祥？
卧龙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满画墙。”

又诗云：

“事到穷时计亦穷，此行难倚鄂州功。
木绵庵里千年恨，秋壑亭中一梦空。
石砌苔稠猿步月，松亭叶落鸟呼风。
客来不用多惆怅，试向吴山望故宫。”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太平时节元宵夜，千里灯球映月轮。

多少王孙并士女，绮罗丛里尽怀春。

话说东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灯买市，十分富盛。且说在京一个贵官公子，姓张名生，年方十八，生得十分聪俊，未娶妻室。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灯，忽于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帕角系一个香囊。细看帕上，有诗一首云：

“囊里真香心事封，皎绡一幅泪流红。

殷勤聊作江妃佩，赠与多情置袖中。”

诗尾后又有细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蓝后门一会，车前有鸳鸯灯是也。”张生吟讽数次，叹赏久之，乃和其诗曰：

“浓麝因知玉手封，轻绡料比杏腮红。

虽然未近来春约，已胜襄王魂梦中。”

自此之后，张生以时挨日，以日挨月，以月挨年。倏忽间乌飞电走，又换新正。将近元宵，思赴去年之约，乃于十四日晚，候于相蓝后门。果见车一辆，灯挂双鸳鸯，呵卫甚众。张生惊喜无措，无因问答，乃诵诗一首，或先或后，近车吟咏，云：

“何人遗下一红绡？暗遣吟怀意气饶。

料想佳人初失去，几回纤手摸裙腰。”

车中女子闻生吟讽，默念昔日遗香囊之事谐矣，遂启帘窥生，见生容貌皎洁，仪度闲雅，愈觉动情。遂令侍女金花者，通达情款，生亦会意。须臾，香车远去，已失所在。

次夜，生复伺于旧处。俄有青盖旧车，迤迤而来，更无人从，车前挂双鸳鸯灯。生睹车中，非昨夜相遇之女，乃一尼耳。车夫连称：“送师归院去。”生迟疑间，见尼转手而招生。生潜随之，至乾明寺，老尼迎门谓曰：“何归迟也？”尼入院，生随入小轩，轩中已张灯列宴。尼乃卸去道装，忽见绿鬓堆云，红裳映月。生女联坐，老尼侍傍。酒行之

灯球：圆灯笼。又，元宵节妇女头上插戴的一种大如枣栗的小灯笼。这里是用作前一义。

乾明寺：北宋寺院名，在汴京东城安业坊席箔巷西，后被金兵焚毁。

江妃佩：江妃，江水的女神。古代传说，江妃二女游于江边，逢郑交甫，解佩相赠。郑交甫受佩而去，行数十步，佩与二女都不见。

相蓝：即大相国寺，为北宋汴京著名大寺，寺在州桥之东，创建于北齐时，原名建国寺，唐睿宗景云初重建，“赐额”为相国寺。到宋代，曾屡次扩建，所以规模很大。金元之间，在战争中焚毁。

呵卫：喝导护卫。

后，女曰：“愿见去年相约之媒。”生取香囊红绡，付女视之。女方笑曰：“京都往来人众，偏落君手，岂非天赐尔我姻缘耶？”生曰：“当时得之，亦曾奉和。”因举其诗。女喜曰：“真我夫也。”于是与生就枕，极尽欢娱。顷而鸡声四起，谓生曰：“妾乃霍员外家第八房之妾。员外老病，经年不到妾房。妾每夜焚香祝天，愿遇一良人，成其夫妇。幸得见君子，足慰平生。妾今用计脱身，不可复入。此身已属之君，情愿生死相随；不然，将置妾于何地也？”生曰：“我非木石，岂忍分离？但寻思无计。若事发相连，不若与你悬梁同死，双双做风流之鬼耳。”说罢，相抱悲泣。老尼从外来，曰：“你等要成夫妇，但恨无心耳，何必做没下梢事！”生女双双跪拜求计。老尼曰：“汝能远涉江湖，变更姓名于千里之外，可得尽终世之情也。”女与生俯首受计。老尼遂取出黄白一包，付生曰：“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今送还官人，以为路资。”生亦回家，收拾细软，打做一包。是夜，拜别了老尼，双双出门，走到通津邸中借宿。次早顾舟，自汴涉淮，直至苏州平江，创第而居。两情好合，谐老百年。正是：

意似鸳鸯飞比翼，情同鸾凤舞和鸣。

今日为甚说这段话？却有个波俏的女子，也因灯夜游玩，撞着个狂荡的小秀才，惹出一场奇奇怪怪的事来。未知久后成得夫妇也否？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灯初放夜人初会，梅正开时月正圆。

且道那女子遇着甚人？那人是越州人氏，姓张，双名舜美，年方弱冠，是一个轻俊标致的秀才，风流未遇的才人。偶因乡试来杭，不能中选，遂淹留邸舍中，半年有余。正逢着上元佳节，舜美不免关闭房门，游玩则个。况杭州是个热闹去处，怎见得杭州好景？柳耆卿有首《望海潮》词，单道杭州好处，词云：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奢华。重湖叠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弦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的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时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到凤池 赊。”

舜美观看之际，勃然兴发，遂口占《如梦令》一词以解怀，云：

通津邸：通津，为宋东京城东汴河下流水门名，周世宗显德四年疏汴水入五丈河，设关于此。通津邸，即通津门的客店。从汴水东下，至泗州入淮河，为北宋时汴京与东南交通的主要水道。

波俏：或作庸峭，漂亮、风姿优美的意思。

高牙：牙，是牙旗，军中大旗。高牙，高大的旗帜。

凤池：中书省，称为凤凰池。

“明月娟娟筛柳，春色溶溶如酒。今夕试华灯，约伴六桥行走。回首，回首，楼上玉人知否？”

且诵且行之次，遥见灯影中，一个丫鬟，肩上斜挑一盏彩鸾灯，后面一女子，冉冉而来。那女子生得凤髻铺云，蛾眉扫月，生成媚态，出色娇姿。舜美一见了那女子，沉醉顿醒，竦然整冠，汤瓶样摇摆过来。为甚的做如此模样？元来调光的人，只在初见之时，就便使个手段。凡萍水相逢，有几般讨探之法。

做子弟的，听我把调光经表白几句：

雅容卖俏，鲜服夸豪。远觑近观，只在双眸传递；捱肩擦背，全凭健足跟随。我既有意，自当送情；他肯留心，必然答笑。点头须会，咳嗽便知。紧处不可放迟，闲中偏宜着闹。讪语时，口要紧；刮涎处，脸须皮。冷面撇清，还察其中真假；回头揽事，定知就里应承。说不尽百计讨探，凑成来十分机巧。假饶心似铁，弄得意如糖。

说那女子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乱了，腿也苏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晌，四目相睽，面面相觑。那女子走得紧，舜美也跟得紧；走得慢，也跟得慢；但不能交接一语。不觉又到众安桥，桥上做卖做买，东来西去的，挨挤不过。过得众安桥，失却了女子所在，只得闷闷而回。开了房门，风儿又吹，灯儿又暗，枕儿又寒，被儿又冷，怎生睡得？心里丢不下那个女子，思量再得与他一会也好。你看世间有这等的痴心汉子，实是好笑。正是：

半窗花影模糊月，一段春愁着摸人。

舜美甫能够捱到天明，起来梳裹了，三餐已毕，只见街市上人，又早收拾看灯。舜美身心按捺不下，急忙关闭房门，径往夜来相遇之处。立了一会，转了一会，寻了一会，靠了一会，呆了一会，只是等不见那女子来。遂调《如梦令》一词消遣，云：

六桥：临安西湖苏堤上的六座桥，宋苏轼所建。六座桥的名称是：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次：这里的意思是：中间、当儿。

汤瓶：一种煮茶水用的水瓶，以铁或瓷制成，富豪人家也有用金银制成的。

调光：调情。

讨探：引诱、试探对方的情意。

子弟：嫖客、浪子，俗称为子弟。

会：这里是明白、懂得。

讪语：调笑、搭讪。

禁持：有压制、摆布等意思。这里禁持不住，意即不能自制、熬不住。

众安桥：南宋临安桥名，在城北，当中心御街，为临安城中热闹的地区。

着摸：撩惹、沾惹。

甫能够：一作甫能，意即刚刚、好容易。

“燕赏良宵无寐，笑倚东风残醉。未审那人儿，今夕玩游何地？留意，留意，几度欲归还滞。”

吟毕，又等了多时，正尔要回，忽见小鬟挑着彩鸾灯，同那女子从人丛中挨将出来。那女子瞥见舜美，笑容可掬，况舜美也约摸着有五六分上手。那女子径往盐桥，进广福庙中拈香。礼拜已毕，转入后殿。舜美随于后，那女子偶尔回头，不觉失笑一声。舜美呆着老脸，陪笑起来。他两个挨挨擦擦，前前后后，不复顾忌。那女子回身揜袖中，遗下一个同心方胜儿。舜美会意，俯而拾之，就于灯下拆开一看，乃是一幅花笺纸。不看万事全休，只因看了，直教一个秀才，害了一二年鬼病相思，险些送了一条性命。你道花笺上写的甚么文字？原来也是个《如梦令》，词云：

“邂逅相逢如故，引起春心追慕。高挂彩鸾灯，正是儿家庭户。那步，那步，千万来宵垂顾。”

词后复书云：“女之敝居，十官子巷中，朝南第八家。明日父母兄嫂赶江于舅家灯会，十七日方归，止妾与侍儿小英在家。敢邀仙郎惠然枉驾，少慰鄙怀，妾当焚香扫门迎候翘望。妾刘素香拜柬。”舜美看了多时，喜出望外。那女子已去了，舜美步归邸舍，一夜无眠。

次早又是十五日。舜美捱至天晚，便至其处，不敢造次突入。乃成《如梦令》一词，来往歌云：

“漏滴铜壶声唱咽，风送金猊香烈。一见彩鸾灯，顿使狂心烦热。应说，应说，昨夜相逢时节。”

女子听得歌声，掀帘而出，果是灯前相见可意人儿。遂迎迓到于房中，吹灭银灯，解衣就枕。他两个正是旷夫怨女，相见如饿虎逢羊，苍蝇见血，那有工夫问名叙礼？且做一班半点儿事。

两个讲欢已罢，舜美曰：“仆乃途路之人，荷承垂盼，以凡遇仙。自思白面书生，愧无纤毫奉报。”素香抚舜美背曰：“我因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里金珠。”舜美称谢不已。素香忽然长叹，流泪而言曰：

上手：这里是得手。

盐桥：即惠济桥，在临安东青门（东边城门，明时改称庆春门）内大河上，宋时盐船停泊于此待榷，所以俗称盐桥。

广福庙：即蒋相公祠，在盐桥上。

揜：揪、扯。

同心方胜儿：两个菱形相联，叫方胜。同心，指同心结，象征爱情。把彩帛或纸叠成方胜，中绾同心结，称为同心方胜儿。

那步：移步。那，同挪。

十官子巷：临安巷名，在城北众安桥南，御街之西。

金猊：一种上面铸有狻猊的香炉。

“今日已过，明日父母回家，不能复相聚矣，如之奈何？”两个沉吟半晌，计上心来，素香曰：“你我莫若私奔他所，免使两地永抱相思之苦，未知郎意何如？”舜美大喜曰：“我有远族，见在镇江五条街 开个招商客店，可往依焉。”素香应允。

是夜素香收拾了一包金珠，也妆做一个男儿打扮，与舜美携手迤迤而行。将及二鼓，方才行到北关门下。你道因何三四里路，走了许多时光？只为那女子小小一双脚儿，只好在屨廊 缓步，芳径轻移，擎抬绣阁之中，出没湘裙之下，脚又穿着一双大靴，教他跋长途，登远道，心中又慌，怎地的拖得动？且又城中人要出城，城外人要入城，两下不免撒手。前后随行，出得第二重门，被人一涌，各不相顾。那女子径出城门，从半塘横 去了。舜美虑他是妇人，身体柔弱，挨挤不出去，还在城里，也不见得，急回身寻问把门军士。军士说道：“适间有个少年秀才，寻问同辈，回未半里多地。”舜美自思：一条路往钱塘门，一条路往师姑桥，一条路往褚家堂，三四条叉路，往那一条好？踌躇半晌，只得依旧路赶去。至十官子巷，那女子家中，门已闭了，悄无人声。急急回至北关门，门又闭了。整整寻了一夜。

巴到天明，挨门而出。至新马头，见一伙人围得紧紧的，看一只绣花鞋儿。舜美认得是女子脱下之鞋，不敢开声。众人说：“不知何人家女孩儿，为何事来，溺水而死，遗鞋在此？”舜美听罢，惊得浑身冷汗。复到城中探信，满城人喧嚷，皆说十官子巷内刘家女儿，被人拐去，又说投水死了，随处做公的缉访。这舜美自因受了一昼夜辛苦，不曾吃些饭食，况又痛伤那女子死于非命，回至店中，一卧不起，寒热交作，病势沉重将危。正是：

相思相见知何日？多病多愁损少年。

且不说舜美卧病在床，却说刘素香自北关门失散了舜美，从二更直走到五更，方至新马头。自念舜美寻我不见，必然先往镇江一路去了，遂暗暗地脱下一只绣花鞋在地。为甚的？他惟恐家中有人追赶，故托此相示，以绝父母之念。素香乘天未明，赁舟沿流而去。数日之间，虽水火之事，亦自谨慎，梢人亦不知其为女人也。比至镇江，打发舟钱登岸，随路物色，访张舜美亲族。又忘其姓名居止，问来问去，看看日落

五条街：镇江府城内一条大街的名称。

北关门：临江城北余杭门，俗呼北关门。

屨廊：即响屨廊，春秋时代吴王宫中一条走廊的名称，廊中地面用梓木板铺成，行走有声，所以称为响屨廊。

半塘横：在临安北关门外，原来这一带满路种桃，号为半道红，俗讹为半塘洪、半塘横。

钱塘门：临安西靠北城门，自北关门西南行，即到钱塘门。

师姑桥：临安余杭水门（北关门东）内西河上桥名，桥在北关门南。

褚家堂：在临安东青门内蒲桥军寨之北，为唐褚遂良故里，当北关门之东南方。

新马头：在临安北关门外湖墅。

水火：解溲、大小便。

梢人：也叫梢子，就是船家。

山腰，又无宿处。偶至江亭，少憩之次，此时乃是正月二十二日，况是月出较迟，是夜夜色苍然，渔灯隐映，不能辨认咫尺。素香自思，为他抛离乡井父母兄弟，又无消息，不若从浣纱女游于江中。哭了多时，只恨那人不知妾之死所。不觉半夜光景，亭隙中射下月光来。遂移步凭栏，四顾澄江，渺茫千里。正是：

一江流水三更月，两岸青山六代都。

素香呜呜咽咽，自言自语，自悲自叹，不觉亭角暗中，走出一个尼师，向前问曰：“人耶？鬼耶？何自苦如此？”素香听罢，答曰：“荷承垂问，敢不实告。妾乃浙江人也，因随良人之任，前往新丰。却不思慢藏诲盗，梢子因瞰良人囊金、贱妾容貌，辄起不仁之心。良人、婢仆皆被杀害，独留妾一身。梢子欲淫污妾，妾誓死不从。次日梢子饮酒大醉，妾遂着先夫衣冠，脱身奔逃，偶然至此。”素香难以私奔相告，假托这一段说话。尼师闻之，愀然曰：“老身在施主家，渡江归迟，天遣到此亭中与娘子相遇，真是前缘。娘子肯从我否？”素香曰：“妾身回视家乡，千山万水，得蒙提挈，乃再生之赐。”尼师曰：“出家人以慈悲方便为本，此分内事，不必虑也。”素香拜谢。

天明，随至大慈庵。屏去俗衣，束发簪冠，独处一室。诸品经咒，目过辄能成诵。旦夕参礼神佛，拜告白衣大士，并持大士经文，哀求再会。尼师见其贞顺，自谓得人，不在话下。

再说舜美在那店中，延医调治，日渐平复。不肯回乡，只在邸舍中温习经史。光阴荏苒，又逢着上元灯夕。舜美追思去年之事，仍往十官子巷中一看，可怜景物依然，只是少个人在目前。闷闷归房，因诵秦少游学士所作《生查子》词云：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在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舜美无情无绪，洒泪而归。惭愧物是人非，怅然绝望，立誓终身不娶，以答素香之情。

在杭州倏忽三年，又逢大比，舜美得中首选解元。赴鹿鸣宴罢，驰书归报父母，亲友贺者填门。数日后，将带琴剑书箱，上京会试。一路风行露宿，舟次镇江江口，将欲渡江，忽狂风大作。移舟傍岸，少待风息。其风数日不止，只得停泊在彼。

且说刘素香在大慈庵中，荏苒首尾三载。是夜，忽梦白衣大士报云：“尔夫明日来也。”恍然惊觉，汗流如雨。自思：平素未尝如此，真是奇怪！不言与师知道。

浣纱女：春秋时楚国伍子胥逃奔到吴国去，路上逢一浣纱（一作绵）女子，伍向她求食，临去请她不要泄露，浣纱女便自投于水中而死。

秦少游：宋秦观，字少游，善诗文，著有《淮海集》、《淮海词》。

解元：乡试第一，称为解元。

鹿鸣宴：乡试发榜，主考以下官员及录取的人举行宴会，称鹿鸣宴。

舜美等了一日又是一日，心中好生不快，遂散步独行，沿江闲看。行至一松竹林中，中有小庵，题曰“大慈之庵”，清雅可爱。趋身入内，庵主出迎，拉至中堂供茶。也是天使其然，刘素香向窗楞中一看，诚得目瞪口呆，宛如酒醒梦觉。尼师忽入换茶，素香乃具道其由。尼师出问曰：“相公莫非越州张秀才乎？”舜美骇然曰：“仆与吾师素昧平生，何缘垂识？”尼师又问曰：“曾娶妻否？”舜美簌簌泪下，乃应曰：“曾有妻刘氏素香，因三载前元宵夜观灯失去，未知存亡下落。今仆虽不才，得中解元，便到京得进士，终身亦誓不再娶也。”师遂呼女子出见，两个抱头恸哭，多时，收泪而言曰：“不意今生再得相见！”悲喜交集，拜谢老尼。乃沐浴更衣，诣大士前，焚香百拜。次以白金百两，段绢二端，奉尼师为寿。两下相别，双双下舟。真个似缺月重圆，断弦再续，大喜不胜。

一路至京，连科进士，除授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尹。谢恩回乡，路经镇江，二人复访大慈庵，赠尼师金一笏。回至杭州，径到十官子巷，投帖拜望。刘公看见车马临门，大红帖子上写着“小婿张舜美”，只道误投了。正待推辞，只见少年夫妇，都穿着朝廷命服，双双拜于庭下。父母兄嫂见之大惊，悲喜交集。丈母道：“因元宵失却我儿，闻知投水身死，我们苦得死而复生。不意今日再得相会，况得此佳婿，刘门之幸。”乃大排筵会，作贺数日，令小英随去。二人别了丈人、丈母，到家见了父母。舜美告知前事，令

妻出拜公姑。张公、张母大喜过望，作宴庆贺。不数日，同妻别父母，上任去讫。久后，舜美官至天官侍郎，子孙贵盛。有诗为证：

间别三年死复生，润州城下念多情。

今宵然烛频频照，笑眼相看分外明。

一笏：银五十两为一笏。

天官侍郎：唐代曾改吏部为天官。天官侍郎，即吏部侍郎。

润州：宋润州丹阳郡，后升为镇江府。即今江苏镇江市。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一夜东风，不见柳梢残雪。御楼烟暖，对鳌山彩结。箫鼓向晚，凤辇初回宫阙。千门灯火，九衢风月。绣阁人人，乍嬉游困又歇。艳妆初试，把珠帘半揭。娇羞向人，手捻玉梅低说。相逢长是，上元时节。

这一首词，名《传言玉女》。乃胡浩然先生所作。道君皇帝朝宣和年间，元宵最盛。每年上元：正月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凝祥池，每常驾出，有红纱贴金烛笼二百对；元夕加以琉璃玉柱掌扇，快行客各执红纱珠珞灯笼。至晚还内，驾入灯山。御辇院人员，辇前唱《随竿媚》来。御辇旋转一遭，倒行观灯山，谓之“鹁鸽旋”，又谓“踏五花儿”，则辇官有赏赐矣。驾登宣德楼，游人奔赴露台下。十五日，驾幸上清宫，至晚还内。上元后一日，进早膳讫，车驾登门卷帘，御座临轩，宣百姓，先到门下者，得瞻天表。小帽红袍独坐，左右侍近，帘外金扇执事之人。须臾下帘，则乐作，纵万姓游赏。华灯宝烛，月色光辉，霏霏融融，照耀远迩。至三鼓，楼上以小红纱灯缘索而至半，都人皆知车驾还内。当时御制《夹钟宫·小重山》词，道：

“罗绮生香娇艳呈，金莲开陆海，绕都城。宝舆四望翠峰青。东风急，吹下半天星。万井贺升平。行歌花满路，月随人，纱笼一点御灯明。箫韶远，高宴在蓬瀛。”

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这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那燕山元宵却如何？

虽居北地，也重元宵。未闻鼓乐喧天，只听胡笳聒耳。家家点起，应无陆地金莲；处处安排，那得玉梅雪柳？小番鬓边挑大蒜，岐婆头上带生葱。汉儿谁负一

玉梅：一种用绢、纸制的假花，宋时元宵的节物，妇女戴在头上，当作装饰。

胡浩然：宋代词人，生平不详。

道君：即宋徽宗赵佶，赵佶自号“教主道君皇帝”。

五岳观凝祥池：五岳观，在宋汴京南薰门（外城正南门）内东北，祠五岳之神。凝祥池，在五岳观后面，普济水门（外城东南，惠民河水门）之西，宋真宗时开凿。北宋统治者照例每年正月十四日去五岳观，并在凝祥池举行宴会。

快行客：即快行家、御前急足使。

灯山：北宋东京，每逢元宵节，开封府于宣德楼前扎缚灯棚，绘画结彩，作各种神仙故事及瀑布、飞龙之状，号为彩山，也叫鳌山或灯山。

御辇院：即车辇院，掌管统治者的车舆。

宣德楼：北宋东京宫城的正门。

露台：这里是指用木材搭在空地上的戏台。北宋东京每逢元宵，官府在宣德楼下用苏枋木搭成露台一座，栏杆结彩，上有教坊司钧容直的艺人表演杂剧。

上清宫：道观名，在北宋东京新宋门（外城东壁城门）里街北。

燕山：即燕京（今北京），北宋徽宗宣和四年十月，改燕京为燕山府。

雪柳：一种绢或纸制的花草。宋代风俗，立春及元宵节，妇女都插戴雪柳。

小番：番兵。

张琴，女们尽敲三棒鼓。每年燕山市井，如东京制造，到己酉岁方成次第。当年那燕山装那鳌山，也赏元宵，士大夫百姓皆得观看。这个官人，本身是肃王府使臣，在贵妃位掌笺奏，姓杨，双名思温，排行第五，呼为杨五官人。因靖康年间，流寓在燕山；犹幸相逢姨夫张二官人，在燕山开客店，遂寓居焉。杨思温无可活计，每日肆前与人写文字，得些胡乱度日。忽值元宵，见街上的人皆去看灯，姨夫也来邀思温看灯，同去消遣旅况。思温情绪索然，辞姨夫道：“看了东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间元宵？姨夫自稳便先去，思温少刻追陪。”张二官人先去了。

杨思温挨到黄昏，听得街上喧闹，静坐不过，只得也出门来看燕山元宵。但见：

莲灯灿烂，只疑吹下半天星；士女骈阗，便是列成王母队。一轮明月婵娟照，半是京华流寓人。

见街上往来游人无数。思温行至昊天寺前，只见真金身铸五十三参；铜打成幡竿十丈，上有金书“敕赐昊天悯忠禅寺”。思温入寺看时，佛殿两廊，尽皆点照。信步行到罗汉堂，乃浑金铸成五百尊阿罗汉。入这罗汉堂，有一行者，立在佛座前化香油钱，道：“诸位看灯檀越，布施灯油之资，祝延福寿。”思温听其语音，类东京人，问行者道：“参头，仙乡何处？”行者答言：“某乃大相国寺河沙院行者，今在此间复为行者，请官人坐于凳上，闲话则个。”思温坐凳上，正看来往游人，睹一簇妇人，前遮后拥，入罗汉堂来。内中一个妇人与思温四目相盼，思温睹这妇人打扮，好似东京人。但见：

轻盈体态，秋水精神。四珠环胜内家妆，一字冠成宫里样。未改宣和妆束，犹存帝里风流。

思温认得是故乡之人，感慨情怀，闷闷不已，因而困倦，假寐片时。那行者叫得醒来，开眼看时，不见那妇人。杨思温嗟呀道：“我却待等他出来，恐有亲戚在其间，相认则个，又挫过了。”对行者道：“适来入院妇女何在？”行者道：“妇女们施些钱去了，临行道：‘今夜且归，

岐婆：岐，种族名。岐婆，犹如说番婆。宋时常称女真妇女为岐婆。也写作耆婆。

己酉岁：即南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

肃王：即宋徽宗赵佶第五个儿子赵枢。

贵妃位：皇帝、后妃、亲王所居，称为位；他们的属下，称为位下。贵妃位，即贵妃位下。

昊天寺：即大昊天寺，为金代燕京著名大寺，辽道宗清宁五年建，故址在北京西便门大街之西。

五十三参：指文殊、佛母、比丘等五十三尊菩萨。佛经说，善财童子遍参五十三佛祖，最后得成正果。所以佛教中就称这五十三尊菩萨为五十三参。

参头：寺院中一种僧职的名称，谳习礼乐，负责指导来自四方的云游僧侣。

大相国寺河沙院：北宋东京大相国寺，分成许多院舍，如智海院、惠林院、宝梵院、河沙院等。每院都有住持的僧官。

内家妆：内家，就是宫女。内家妆，即宫中妆束。

适来：适才、刚才。

明日再来做些功德，追荐亲戚则个。’官人莫闷，明日却来相候不妨。”思温见说，也施些油钱，与行者相辞了，离罗汉院。绕寺寻遍，忽见僧堂壁上，留题小词一首，名《浪淘沙》：

“ 尽日倚危栏，触目凄然，乘高望处是居延。忍听楼头吹画角，雪满长川。在
 苒又经年，暗想南园，与民同乐午门前。僧院犹存宣政字，不见鳌山。”

杨思温看罢留题，情绪不乐。归来店中，一夜睡不着。巴到天明起来，当日无话得说。

至晚，分付姨夫，欲往昊天寺，寻昨夜的妇人。走到大街上，人稠物攘，正是热闹。正行之间，忽然起一阵雷声，思温恐下雨，惊而欲回。抬头看时，只见：

银汉现一轮明月，天街点万盏华灯。宝烛烧空，香风拂地。

仔细看时，却见四围人从，拥着一轮大车，从西而来。车声动地，跟随番官，有数十人。但见：

呵殿 喧天，仪仗塞路。前面列十五对红纱照道，烛焰争辉；两下摆二十柄画杆
 金枪，宝光交际。香车似箭，侍从如云。

车后有侍女数人，其中有一妇女穿紫者，腰佩银鱼，手持净巾，以帛拥项。思温于月光之下，仔细看时，好似哥哥国信所掌仪 韩思厚妻，嫂嫂郑夫人意娘。这郑夫人，原是乔贵妃 养女，嫁得韩掌仪，与思温都是同里人，遂结拜为表兄弟，思温呼意娘为嫂嫂。自后睽离，不复相问。著紫的妇人见思温，四目相睹，不敢公然招呼。思温随从车子到燕市秦楼住下，车尽入其中。贵人上楼去，番官人从楼下坐。原来秦楼最广大，便似东京白樊楼一般；楼上有六十个閤儿，下面散铺七八十副卓凳。当夜卖酒，合堂热闹。

杨思温等那贵家入酒肆，去秦楼里面坐地，叫过卖至前。那人见了思温便拜，思温扶起道：“休拜。”打一认 时，却是东京白樊楼过卖陈三儿。思温甚喜，就教三儿坐，三儿再三不敢，思温道：“彼此都是京师人，就是他乡遇故知，同坐不妨。”唱喏了方坐。思温取出五两银子与过卖，分付收了银子，好好供奉数品荤素酒菜上来，与三儿一面吃酒

功德：凡为死者做佛事，道士打醮，都称为功德。

呵殿：随从人喝道殿后，叫做呵殿。

国信所掌仪：往来国信所，为宋代鸿胪寺属官，专管辽国使者来往交聘的事务。南渡后，国信所专主对金外交。掌仪，官名，主管礼仪。

乔贵妃：宋徽宗妃，靖康之役，被金人所掳，北去不还。

閤儿：即酒阁子，酒店中设有客座的小房间。

打一认：打，是宋元时代的俗语，常置于动词的前面，例如夺叫打夺，看叫打看之类；有时也说打一夺，打一夺，意即劈手一夺，看一看。这里的打一认，也就是认一认。

说话。三儿道：“自丁未年至此，拘在金吾宅作奴仆。后来鼎建秦楼，为思旧日樊楼过卖，乃日纳买工钱八十，故在此做过卖。幸与官人会面。”正说话间，忽听得一派乐声。思温道：“何处动乐？”三儿道：“便是适来贵人上楼饮酒的韩国夫人宅眷。”思温问韩国夫人事体，三儿道：“这夫人极是照顾人，常常夜间将带宅眷来此饮酒，和养娘各坐。三儿常上楼供过伏事，常得夫人赏赐钱钞使用。”思温又问三儿：“适间路边遇韩国夫人，车后宅眷丛里，有一妇人，似我嫂嫂郑夫人，不知是否？”三儿道：“即要复官人，三儿每上楼，供过众宅眷时，常见夫人，又恐不是，不敢厮认。”思温遂告三儿道：“我有件事相烦你，你如今上楼供过韩国夫人宅眷时，就寻郑夫人。做我传语道：‘我在楼下专候夫人下来，问哥哥详细。’”三儿应命上楼去，思温就座上等。一时，只见三儿下楼，以指住下唇，思温晓得京师人市语，恁地乃了事也。思温问：“事如何？”三儿道：“上楼得见郑夫人，说道：‘五官人在下面等夫人下来，问哥哥消息。’夫人听得，便垂泪道：‘叔叔原来也在这里。传与五官人，少刻便下楼，自与叔叔说话。’”思温谢了三儿，打发酒钱，乃出秦楼门前，伫立悬望。不多时，只见祇候人从入去，少刻番官人从簇拥一辆车子出来。思温候车子过，后面宅眷也出来，见紫衣佩银鱼、项缠罗帕妇女，便是嫂嫂。思温进前，共嫂嫂叙礼毕，遂问道：“嫂嫂因何与哥哥相别在此？”郑夫人搵泪道：“妾自靖康之冬，与兄赁舟下淮楚，将至盱眙，不幸箭穿驾手，刀中梢公，妾有乐昌破镜之忧，汝兄被縲缠身之苦，为虏所掠，其酋撒八太尉相逼，我义不受辱，为其执虏至燕山。撒八太尉恨妾不从，见妾骨瘦如柴，遂鬻妾身于祖氏之家。后知是娼户。自思是品官妻，命官女，生如苏小卿何荣？死如孟姜女何辱？暗抽裙带自缢梁间。

被人得知，将妾救了。撒八太尉妻韩夫人闻而怜我，亟令救命，留我随侍。项上疮痕，至今未愈，是故项缠罗帕。仓皇别良人，不知安往？新得良人音耗：当时更衣遁走，今在金陵，复还旧职，至今四载，未忍重婚。妾燃香炼顶，问卜求神，望金陵之有路，脱生计以无门。今从韩国夫人至此游宴，既为奴仆之躯，不敢久语。叔叔叮咛，蓦遇江南人，倩教传个音信。”杨思温欲待再问其详，俄有番官手持八棱抽攘，向思温道：“我家奴婢，更夜之间，怎敢引诱？”拿起抽攘，迎脸便打。思温一见来打，连忙急走。那番官脚行迟，赶不上。走得脱，一身冷汗。慌忙归到姨夫客店。张二官见思温走回喘吁吁地，问道：“做甚么直恁慌张？”思温将前事一一告诉。张二官见说，嗟呀不已。安排三杯与思

丁未年：即宋钦宗靖康二年，这一年四月，徽钦二帝被俘北去，北宋灭亡。

市语：隐语、行话、暗号。

乐昌破镜：陈后主妹乐昌公主，嫁给徐德言。陈将亡，两人把一面镜子分成两半，各执其一。陈亡，夫妇分散。后来靠着破镜，终于重新会合。

苏小卿：宋代传说，庐州妓女苏小卿，与书生双渐相爱。鸨母把她卖给了茶商冯魁。后来双渐成名，讼于官，夺回苏小卿，两人结为夫妇。

燃香炼顶：古代迷信的佛教徒，常在自己的身上燃灯焚香，表示虔诚。在头顶心燃香烧灼，称为炼顶。

：音 kuàng，距离远。

温嚙索。思温想起哥哥韩忠翊 嫂嫂郑夫人，那里吃得酒下。

愁闷中过了元宵，又是三月，张二官向思温道：“我出去两三日即归，你与我照管店里则个。”思温问：“出去何干？”张二官人道：“今两国通和，奉使至维扬，买些货物便回。”杨思温见姨夫张二官出去，独自无聊，昼长春困，散步大街至秦楼。入楼闲望一晌，乃见一过卖至前唱喏，便叫：“杨五官！”思温看时，好生面熟，却又不是陈三，是谁？过卖道：“男女东京寓仙酒楼 过卖小王。前时陈三儿被左金吾叫去，不令出来。”思温不见三儿在秦楼，心下越闷，胡乱买些点心吃，便问小王道：“前次上元夜韩国夫人来此饮酒，不知你识韩国夫人住处么？”小王道：“男女也曾问他府中来，道是天王寺后。”说犹未了，思温抬头一看，壁上留题墨迹未干。仔细读之，题道：“昌黎韩思厚舟发金陵，过黄天荡，因感亡妻郑氏，船中作相吊之词”，名《御阶行》：

“合和朱粉千余两，捻一个，观音样。大都 却似两三分，少付玲珑五脏。等待黄昏，寻好梦底，终夜空劳攘。

香魂媚魄知何往？料只在，船儿上。无言倚定小门儿，独对滔滔雪浪。若将愁泪，还做水算，几个黄天荡。”

杨思温读罢，骇然魂不附体。“题笔正是哥哥韩思厚，恁地是嫂嫂没了。我正月十五日秦楼亲见，共我说话，道在韩国夫人宅为侍妾，今却没了。这事难明。”惊疑未决，遂问小王道：“墨迹未干，题笔人何在？”小王道：“不知。如今两国通和，奉使至此，在本道馆驿安歇。适来四五人来此饮酒，遂写于此。”说话的，错说了！使命入国，岂有出来闲走买酒吃之理？按《夷坚志》载：那时法禁未立，奉使官听从与外人往来。当日是三月十五日，杨思温问本道馆在何处，小王道：“在城南。”思温还了酒钱下楼，急去本道馆，寻韩思厚。到得馆道，只见苏许二掌仪在馆门前闲看。二人都是旧日相识，认得思温，近前唱喏，还礼毕。问道：“杨兄何来？”思温道：“特来寻哥哥韩掌仪。”二人道：“在里面会文字，容入去唤他出来。”二人遂入去，叫韩掌仪出到馆前。思温一见韩掌仪，连忙下拜，一悲一喜，便是他乡遇契友，燕山逢故人。思温问思厚：“嫂嫂安乐？”思厚听得说，两行泪下，告诉道：“自靖康之冬，与汝嫂顾船，将下淮楚，路至盱眙，不幸箭穿篙手，刀中梢公，尔嫂有乐昌破镜之忧，兄被縲 缠身之苦。我被虏执于野寨，夜至三鼓，以苦告得脱，然亦不知尔嫂嫂存亡。后有仆人周义，伏在草中，见尔嫂被虏撒八太尉所逼，尔嫂义不受辱，以刀自刎而死。我后奔走行在，复还旧职。”思温问道：“此事还是哥哥目击否？”思厚道：“此事周

嚙索：嚙，谑之俗字。嚙索，作乐、消遣的意思。

忠翊：即忠翊郎，宋代武官散阶，正九品。

寓仙酒楼：寓，一作遇。遇仙楼，为北宋东京的一座大酒楼，楼在朱雀门（内城正南门）街西曲院街之南。

大都：总共、不过、算来。

《夷坚志》：宋洪迈所著志怪小说集，本篇即根据“夷坚丁志”卷九“太原意娘”一则改编而成。

会文字：也叫会文。几个人会聚一起，讨论文章或文书。

义亲自报我。”思温道：“只恐不死。今岁元宵，我亲见嫂嫂同韩国夫人出游，宴于秦楼。思温使陈三儿上楼寄信，下楼与思温相见。所说事体，前面与哥哥一同，也说道：哥哥复还旧职，到今四载。未忍重婚。”思厚听得说，理会不下。思温道：“容易决其死生。何不同往天王寺后韩国夫人宅前打听，问个明白？”思厚道：“也说得是。”乃入馆中，分付同事，带当直随后，二人同行。

倏忽之间，走至天王寺后。一路上悄无人迹，只见一所空宅，门生蛛网，户积尘埃，荒草盈阶，绿苔满地，锁着大门。杨思温道：“多是后门。”沿墙且行数十步，墙边只有一家，见一个老儿在里面打丝线，向前唱喏道：“老丈，借问韩国夫人宅那里进去？”老儿禀性躁暴，举止粗疏，全不采人。二人再四问他，只推不知。顷间，忽有一老妪提着饭篮，口中喃喃埋冤，怨畅那大伯。二人遂与婆婆唱喏，婆子还个万福，语音类东京人。二人问韩国夫人宅在那里，婆子正待说，大伯又埋怨多口。婆子不管大伯，向二人道：“媳妇是东京人，大伯是山东拗蛮，老媳妇没兴嫁得此畜生，全不晓事：逐日送些茶饭，嫌好道歹，且是得人憎。便做到官人问句话，就说何妨？”那大伯口中又哏哏的不住，婆子不管他，向二人道：“韩国夫人宅前面锁着空宅便是。”二人吃一惊，问：“韩夫人何在？”婆子道：“韩夫人前年化去了，他家搬移别处，韩夫人埋在花园内。官人不信时，媳妇同去看一看，好么？”大伯又说：“莫得入去，官府知道，引惹事端带累我。”婆子不采，同二人便行。路上就问：“韩国夫人宅内有郑义娘，今在否？”婆子便道：“官人不是国信所韩掌仪，名思厚？这官人不是杨五官，名思温么？”二人大惊，问：“婆婆如何得知？”婆子道：“媳妇见郑夫人说。”思厚又问：“婆婆如何认得？拙妻今在甚处？”婆婆道：“二年前时，有撒八太尉，曾于此宅安下。其妻韩国夫人崔氏，仁慈恤物，极不可得。常唤媳妇入宅，见夫人说：撒八太尉自盱眙掠得一妇人，姓郑，小字义娘，甚为太尉所喜。义娘誓不受辱，自刎而死。夫人悯其贞节，与火化，收骨盛匣。以后韩夫人死，因随葬在此园内。虽死者与活人无异，媳妇入园内去，常见郑夫人出来。初时也有些怕，夫人道：‘婆婆莫怕，不来损害婆婆，有些衷曲问告诉则个。’夫人说道是京师人，姓郑，名义娘。幼年进入乔贵妃位做养女，后出嫁忠翊郎韩思厚。有结义叔叔杨五官，名思温，一一与老媳妇说。又说盱眙事迹，‘丈夫见在金陵为官，我为他守节而亡。’寻常阴雨时，我多入园中，与夫人相见闲话。官人要问仔细，见了自知。”

三人走到适来锁着的大宅，婆婆逾墙而入；二人随后，也入里面去，只见打鬼净净的一座败落花园。三人行步间，满地残英芳草；寻访妇人，全没踪迹。正面三间大堂，堂上有个屏风，上面山水，乃郭熙所作。思厚正看之间，忽然见壁上有数行字。思厚细看字体柔弱，全似郑义娘夫

当直：本来是值班的意思，这里指值班的仆役。

大伯：本来是指伯父，宋元间也成为对老年人的一种普通称呼，犹如老头子、老伯伯，也叫大伯子。

山东拗蛮：拗，狠强的意思。山东拗蛮，是对山东人的一种侮弄的称呼。

便做到：即便、就使。到，或作道。

郭熙：宋代著名山水画家。

人所作。看了大喜道：“五弟，嫂嫂只在此间。”思温问：“如何见得？”思厚打一看，看其笔迹，乃一词，词名《好事近》：

“往事与谁论？无语暗弹泪血。何处最堪怜？肠断黄昏时节。倚楼凝望又徘徊，谁解此情切？何计可问归雁？趁江南春色。”

后写道：“季春望后一日作。”二人读罢道：“嫂嫂只今日写来，可煞惊人。”行至侧首，有一座楼，二人共婆婆扶着栏杆登楼。至楼上，又有巨屏一座，字体如前，写着《忆良人》一篇，歌曰：

“孤云落日春云低，良人昏昏羁天涯。东风蝴蝶相交飞，对景令人益惨凄。尽日望郎郎不至，素质香肌转憔悴。满眼韶华似酒浓，花落庭前鸟声碎。孤帟悄悄夜迢迢，漏尽灯残香已销。秋千院落久停戏，双悬彩索空摇摇。眉兮眉兮春黛蹙，泪兮泪兮常满掬。无言独步上危楼，倚遍栏杆十二曲。荏苒流光疾似梭，滔滔逝水无回波；良人一去不复返，红颜欲老将如何？”

韩思厚读罢，以手拊壁而言：“我妻不幸为人驱虏。”正看之间，忽听杨思温急道：“嫂嫂来也！”思厚回头看时，见一妇人，项拥香罗而来。思温仔细认时，正是秦楼见的嫂嫂。那婆婆也道：“夫人来了！”三人大惊，急走下楼来寻，早转身入后堂左廊下，趋入一阁子内去。二人惊惧，婆婆道：“既已到此，可同去阁子里看一看。”婆子引二人到阁前，只见关着阁子门，门上有牌面写道：“韩国夫人影堂。”婆子推开槅子，三人入阁子中看时，却是安排供养着一个牌位，上写着：“亡室韩国夫人之位。”侧边有一轴画，是义娘也；牌位上写着：“侍妾郑义娘之位。”面前供卓，尘埃尺满。韩思厚看见影神上衣服容貌，与思温元夜所见的无二，韩思厚泪下如雨。婆子道：“夫人骨匣，只在卓下，夫人常提起，教媳妇看，是个黑漆匣，有两个鍮石环儿。每遍提起，夫人须哭一番，和我道：‘我与丈夫守节丧身，死而无怨。’”思厚听得说，乃恳婆子同揭起砖，取骨匣归葬金陵，当得厚谢。婆婆道：“不妨。”三人同掇起供卓，揭起花砖，去掇匣子。用力掇之，不能得起，越掇越窄。思温急止二人：“莫掇，莫掇！哥哥须晓得嫂嫂通灵，今既取去，也要成礼。且出此间，备些祭仪，作文以白嫂嫂，取之方可。”韩思厚道：“也说得是。”三人再逾墙而去，到打线婆婆家，令仆人张谨买下酒脯、香烛之物，就婆婆家做祭文。等至天明，一同婆婆、仆人搬挈祭物，逾墙而入。在韩国夫人影堂内，铺排供养讫。

等至三更前后，香残烛尽，杯盘零落，星宿渡河汉之候，酌酒奠飧，三奠已毕。思厚当灵筵下披读祭文，读罢流泪如倾；把祭文同纸钱烧化，忽然起一阵狂风。这风吹得烛有光以无光，灯欲灭而不灭，三人浑身汗颤。风过处，听得一阵哭声，风定烛明，三人看时，烛光之下，见一妇

影堂：悬挂遗像的灵堂。

槅子：即槅子门，上半部装有槅眼的落地长窗。

影神：影像、遗像。

鍮石：即黄铜。

女，媚脸如花，香肌似玉，项缠罗帕，步蹙金莲，敛袂向前，道声：“叔叔万福。”二人大惊，叙礼。韩思厚执手向前，哽咽流泪。哭罢，郑夫人向着思厚道：“昨者盱眙之事，我夫今已明矣。只今元夜秦楼，与叔叔相逢，不得尽诉衷曲。当时妾若贪生，必须玷辱我夫。幸而全君清德若瑾瑜，弃妾性命如土芥；致有今日，生死之隔，终天之恨。”说罢，又哭一次。婆婆劝道：“休哭，且理会迁骨之事。”郑夫人收哭而坐，三人进些饮馔，夫人略飧些气味。思温问：“元夜秦楼下相逢，嫂嫂为韩国夫人宅眷，车后许多人，是人是鬼？”郑夫人道：“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当时随车，皆非人也。”思厚道：“贤妻为吾守节而亡，我当终身不娶，以报贤妻之德。今愿迁贤妻之香骨，共归金陵可乎？”夫人不从道：“婆婆与叔叔在此，听奴说。今蒙贤夫念妾孤魂在此，岂不愿归从夫？然须得常常看我，庶几此情不隔冥漠。倘若再娶，必不我顾，则不如不去为强。”三人再三力劝，夫人只是不肯，向思温道：“叔叔岂不知你哥哥心性，我在生之时，他风流性格，难以拘管。今妾已作故人，若随他去，怜新弃旧，必然之理。”思温再劝道：“嫂嫂听思温说，哥哥今来不比往日，感嫂嫂贞节而亡，决不再娶。今哥哥来取，安忍不随回去？愿从思温之言。”夫人向二人道：“谢叔叔如此苦苦相劝，若我夫果不昧心，愿以一言为誓，即当从命。”说罢，思厚以酒沥地为誓：“若负前言，在路盗贼杀戮，在水巨浪覆舟。”夫人急止思厚：“且住，且住，不必如此发誓。我夫既不重娶，愿叔叔为证见。”道罢，忽地又起一阵香风，香过遂不见了夫人。三人大惊讶，复添上灯烛，去供卓底下揭起花砖，款款掇起匣子，全不费力。收拾逾墙而出，至打绦婆婆家。次晚，以白银三两，谢了婆婆；又以黄金十两，赠与思温，思温再辞方受。思厚别了思温，同仆人张谨带骨匣归本驿。俟月余，方得回书，令奉使归。思温将酒饯别，再三叮咛：“哥哥无忘嫂嫂之言。”

思厚同一行人从，负夫人骨匣，出燕山丰宜门，取路而归，月余方抵盱眙。思厚到驿中歇泊，忽一人唱喏便拜。思厚看时，乃是旧仆人周义，今来谢天地，在此做个驿子。遂引思厚入房，只见挂一幅影神，画着个妇人；又有牌位儿上写着：“亡主母郑夫人之位。”思厚怪而问之，周义道：“夫人贞节，为官人而死，周义亲见，怎的不供奉夫人？”思厚因把燕山韩夫人宅中事，从头说与周义；取出匣子，教周义看了，周义展拜啼哭。思厚是夜与周义抵足而卧。

至次日天晓，周义与思厚道，“旧日二十余口，今则惟影是伴，情愿伏事官人去金陵。”思厚从其请，将带周义归金陵。思厚至本所，将回文呈纳。周义随着思厚，卜地于燕山之侧，备礼埋葬夫人骨匣毕。思厚不胜悲感，三日一诣坟所飧祭，至暮方归，遂令周义守坟莹。

忽一日，苏掌仪、许掌仪说：“金陵土星观观主刘金坛，虽是个女道士，德行清高，何不同往观中，做些功德，追荐令政？”思厚依从，选日，同苏、许二人到土星观来访刘金坛时，你说怎生打扮？但见：

今来：今番、现时。

燕山丰宜门：金燕京城正南门。

顶天青巾，执象牙笏，穿白罗袍，著翡翠履。不施朱粉，分明是梅萼凝霜；淡伫精神，仿佛如莲花出水。仪容绝世，标致非凡。

思厚一见，神魂散乱，目瞪口呆。叙礼毕，金坛分付一面安排做九幽醮，且请众官到里面看灵芝。三人同入去，过三清殿、翠华轩，从八卦坛房内，转入绛绡馆，原来灵芝在绛绡馆。众人去看灵芝，惟思厚独入金坛房内闲看。但见明窗净几，铺陈玩物。书案上文房四宝，压纸界方下露出些纸，信手取看时，是一幅词，上写着《浣溪沙》：

“标致清高不染尘，皇冠云鬓紫霞裙，门掩斜阳无一事，抚瑶琴。虚馆幽花偏惹恨，小窗闲月最消魂。此际得教还俗去，谢天尊！”

韩思厚初观金坛之貌，已动私情；后观纸上之词，尤增爱念。乃作一词，名《西江月》，词道：

“玉貌何劳朱粉？江梅岂类群花？终朝隐几论黄芽，不顾花前月下。冠上星簪北斗，杖头经挂《南华》。不知何日到仙家，曾许彩鸾同跨。”

拍手高唱此词。金坛变色焦躁说：“是何道理？欺我孤弱，乱我观宇！命人取轿来，我自去见恩官，与你理会。”苏、许二人再四劝住，金坛不允。韩思厚就怀中取出金坛所作之词，教众人看，说：“观主不必焦躁，这个词儿是谁做的？”讷得金坛安身无地，把怒色都变做笑容，安排筵席，请众官共坐，饮酒作乐，都不管做功德追荐之事。酒阑，二人各有其情，甚相爱慕，尽醉而散。这刘金坛原是东京人，丈夫是枢密院冯六承旨。因靖康年间同妻刘氏雇舟避难，来金陵，去淮水上，冯六承旨被冷箭落水身亡。其妻刘氏发愿，就土星观出家，追荐丈夫，朝野知名，差做观主。此后韩思厚时常往来刘金坛处。

忽一日，苏、许二掌仪献金备礼，在观中请刘金坛、韩思厚。酒至数巡，苏、许二人把盏劝思厚与金坛道：“哥哥既与金坛相爱，乃是宿世因缘。今外议藉藉，不当稳便。何不还了俗，用礼通媒，娶为嫂嫂，岂不美哉！”思厚、金坛从其言。金坛以钱买人告还俗，思厚选日下定，娶归成亲。一个也不追荐丈夫，一个也不看顾坟墓。倚窗携手，惆怅论心。

成亲数日，看坟周义不见韩官人来上坟，自诣宅前探听消息。见当直在门前，问道：“官人因甚这几日不来坟上？”当直道：“官人娶了土星观刘金坛做了孺人，无工夫上坟。”周义是北人，性直，听说气忿忿地。恰好撞见思厚出来。周义唱喏毕，便着言语道：“官人，你好负

天青巾：天青，颜色名。宋代道士戴青巾。

九幽醮：道士作醮，遍召鬼神，忏悔罪孽，冀求超升，称为九幽大醮。

界方：界尺。

黄芽：道家炼丹，称铅精为黄芽。

《南华》：《南华真经》，即《庄子》。

承旨：官名。宋枢密院有都承旨、副都承旨，负责承宣皇帝旨意及处理院务。

义！郑夫人为你守节丧身，你怎下得别娶孀人？”一头骂，一头哭夫人。韩思厚与刘金坛新婚，恐不好看，喝教当直们打出周义。周义闷闷不已，先归坟所。当日是清明，周义去夫人坟前哭着告诉许多。是夜睡至三更，郑夫人叫周义道：“你韩掌仪在那里住？”周义把思厚辜恩负义娶刘氏事，一一告诉他一番：“如今在三十六丈街住，夫人自去寻他理会。”夫人道：“我去寻他。”周义梦中惊觉，一身冷汗。

且说那思厚共刘氏新婚欢爱，月下置酒赏玩。正饮酒间，只见刘氏柳眉剔竖，星眼圆睁，以手掙住思厚不放，道：“你忒煞亏我，还我命来！”身是刘氏，语音是郑夫人的声气。唬得思厚无计可施，道：“告贤妻饶恕。”那里肯放。正摆拨不下，忽报苏、许二掌仪步月而来望思厚，见刘氏掙住思厚不放。二人解脱得手，思厚急走出，与苏、许二人商议，请笪桥铁索观朱法官来救治。即时遣张谨请到朱法官，法官见了刘氏道：“此冤抑不可治之，只好劝谕。”刘氏自用手打掴其口与脸上，哭着告诉法官以燕山踪迹。又道：“望法官慈悲做主。”朱法官再三劝道：“当做功德追荐超生，如坚执不听，冒犯天条。”刘氏见说，哭谢法官：“奴奴且退。”少刻刘氏方苏。法官书符与刘氏吃，又贴符房门上，法官辞去。当夜无事。

次日，思厚赍香纸请笪桥谢法官，方坐下，家中人来报，说孀人又中恶。思厚再告法官同往家中救治，法官云：“若要除根好时，须将燕山坟发掘，取其骨匣，弃于长江，方可无事。”思厚只得依从所说，募土工人等，同往掘开坟墓，取出郑夫人骨匣，到扬子江边，抛放水中。自此刘氏安然。恁地时，负心的无天理报应，岂有此理！

思厚负了郑义娘，刘金坛负了冯六承旨。至绍兴十一年，车驾幸钱塘，官民百姓皆从。思厚亦挈家离金陵，到于镇江。思厚因想金山胜景，乃赁舟同妻刘氏江岸下船，行到江心，忽听得舟人唱《好事近》词，道是：

“往事与谁论？无语暗弹泪血。何处最堪怜？肠断黄昏时节。倚门凝望又徘徊，谁解此情切？何计可同归雁？趁江南春色。”

思厚审听所歌之词，乃燕山韩国夫人郑氏义娘题屏风者，大惊，遂问梢公：“此曲得自何人？”梢公答曰：“近有使命入国至燕山，满城皆唱此词，乃一打线婆婆自韩国夫人宅中屏上录出来的。说是江南一官人浑家，姓郑名义娘，因贞节而死，后来郑夫人丈夫私挈其骨归江南，此词传播中外。”思厚听得说，如万刃攒心，眼中泪下。须臾之间，忽见江中风浪俱生，烟涛并起，异鱼出没，怪兽掀波，见水上一人波心涌出，顶万字巾，把手揪刘氏云鬓，掷入水中。侍妾高声喊叫：“孀人落水！”急唤思厚救救，那里救得！俄顷，又见一妇人，项缠罗帕，双眼圆睁，以手掙思厚，拽入波心而死。舟人欲救不能，遂惆怅而归。叹古今负义

声气：声调、口音。

摆拨：摆脱、解决。

笪桥：金陵（今南京）城内桥道，在鼎新桥东，跨古运渚。

万字巾：一种头巾，上阔下狭，形如万字。

人皆如此，乃传之于人。诗曰：

一负冯君罹水厄，一亏郑氏丧深渊。
宛如孝女寻尸死，不若三闾为主愆。

孝女寻尸：汉代传说，上虞女子曹娥，其父淹死，曹娥自投于江，抱父尸而出。
三闾为主愆：屈原为楚三闾大夫，楚亡，自沉于汨罗江而死。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大禹涂山御座开，诸侯玉帛走如雷。
防风谩有专车骨，何事兹辰最后来？”

此篇言语，乃胡曾诗。昔三皇禅位，五帝相传；舜之时，洪水滔天，民不聊生。舜使鲧治水，鲧无能，其水横流。舜怒，将鲧殛于羽山。后使其子禹治水，禹疏通九河，皆流入海。三过其门而不入。会天下诸侯于会稽涂山，迟到误期者斩。惟有防风氏后至，禹怒而斩之，弃其尸于原野。后至春秋时，越国于野外掘得一骨专车，——言一车只载得一骨节，——诸人不识，问于孔子。孔子曰：“此防风氏骨也。”被禹王斩之，其骨尚存，有如此之大人也，当时防风氏正不知长大多少。古人长者最多，其性极淳，丑陋如兽者亦多，神农氏顶生肉角。岂不闻昔人有云：“古人形似兽，却有大圣德；今人形似人，兽心不可测。”

今日说三个好汉，被一个身不满三尺之人，聊用微物，都断送了性命。昔春秋列国时，齐景公朝有三个大汉，一人姓田，名开疆，身長一丈五尺。其人生得面如喷血，目若朗星，雕嘴鱼腮，板牙无缝。比时曾随景公猎于桐山，忽然于西山之中，赶起一只猛虎来。其虎奔走，径扑景公之马。马见虎来，惊倒景公在地。田开疆在侧，不用刀枪，双拳直取猛虎。左手揪住项毛，右手挥拳而打，用脚望面门上踢，一顿打死那只猛虎，救了景公。文武百官，无不畏惧。景公回朝，封为寿宁君，是齐国第一个行霸道的。却说第二个，姓顾名冶子，身長一丈三尺，面如泼墨，腮吐黄须，手似铜钩，牙如锯齿。此人曾随景公渡黄河，忽大雨骤至，波浪汹涌，舟船将覆。景公大惊，见云雾中火块闪烁，戏于水面。顾冶子在侧，言曰：“此必是黄河之蛟也。”景公曰：“如之奈何？”顾冶子曰：“主公勿虑，容臣斩之。”拔剑裸衣下水。少刻风浪俱息，见顾冶子手提蛟头，跃水而出。景公大骇，封为武安君，这是齐国第二个行霸道的。第三个姓公孙名接，身長一丈二尺，头如累塔，眼生三角，板肋猿背，力举千斤。一日秦兵犯界，景公引军马出迎，被秦兵杀败，引军赶来，围住在凤鸣山。公孙接用铁阌一条，约至一百五十斤，杀入秦兵之内。秦兵十万，措手不及，救出景公。封为威远君，这是齐国第三个行霸道的。这三个结为兄弟，誓说生死相托。三个不知文墨礼让，在朝廷横行，视君臣如同草木。景公见三人上殿，如芒刺在背。

一日，楚国使中大夫靳尚前来本国求和。原来齐、楚二邦乃是邻国，二国交兵二十余年，不曾解和。楚王乃命靳尚为使，入见景公，奏曰：“齐、楚不和，交兵岁久，民有倒悬之患。今特命臣入国讲和，永息刀兵。俺楚国襟三江而带五湖，地方千里，粟支数年，足食足兵，可为上国。王可裁之，得名获利。”却说田、顾、公孙三人大怒，叱靳尚曰：“量汝楚国，何足道哉！吾三人亲提雄兵，将楚国践为平地，人人皆死，

喷血：喷血。

比时：此时、当时。

上国：这里是宗主国的意思。诸侯附庸之国，则称为下国。

个个不留。”喝靳尚下殿，教金瓜武士斩讫报来。阶下转过一人，身長三尺八寸，眉浓目秀，齿白唇红，乃齐国丞相，姓晏名婴，字平仲，前来喝住武士，备问其详。靳尚说了，晏子便教放了靳尚，先回本国，吾当亲至讲和。乃上殿奏知景公。三人大怒曰：“吾欲斩之，汝何故放还本国？”晏子曰：“岂不闻‘两国战争，不斩来使’？他独自到这里，擒住斩之，邻国知道，万世笑端。晏婴不才，凭三寸舌，亲到楚国，令彼君臣，皆顿首谢罪于阶下，尊齐为上国，并不用刀兵士马，此计若何？”三士怒发冲冠，皆叱曰：“汝乃黄口侏儒小儿，国人无眼，命汝为相，擅敢乱开大口！吾三人有诛龙斩虎之威，力敌万夫之勇，亲提精兵，平吞楚国，要汝何用？”景公曰：“丞相既出大言，必有广学。且待入楚之后，若果获利，胜似典兵。”三士曰：“且看侏儒小儿这回为使，若折了我国家气概，回来时砍为肉泥！”三士出朝。景公曰：“丞相此行，不可轻忽。”晏子曰：“主上放心，至楚邦，视彼君臣如土壤耳。”遂辞而行，从者十余人跟随。车马已至郢都，楚国臣宰奏知，君臣商议曰：“齐晏子乃舌辨之士，可定下计策，先塞其口，令不敢来下说词。”君臣定计了，宣晏子入朝。晏子到朝门，见金门不开，下面闸板止留半段，意欲令晏子低头钻入，以显他矮小辱之。晏子望见下面便钻，从人急止之曰：“彼见丞相矮小，故以辱之，何中其计？”晏子大笑曰：“汝等岂知之耶？吾闻人有人门，狗有狗窦。使于人，即当进入人门；使于狗，即当进狗窦。有何疑焉？”楚臣听之，火急开金门面接。晏子旁若无人，昂然而入。

至殿下，礼毕，楚王问曰：“汝齐国地狭人稀乎？”晏子曰：“臣齐国东连海岛，西跨魏秦，北拒赵燕，南吞吴楚，鸡鸣犬吠相闻，数千里不绝，安得为地狭耶？”楚王曰：“地土虽阔，人物却少。”晏子曰：“臣国中人呵气如云，沸汗如雨，行者摩肩，立者并迹，金银珠玉，堆积如山，安得人物稀少耶？”楚王曰：“既然地广人稠，何故使一小儿来吾国中为使耶？”晏子答曰：“使于大国者，则用大人；使于小国者，则当用小儿。因此特命晏婴到此。”楚王视臣下，无言可答。请晏婴上殿，命座。侍臣进酒，晏子欣然畅饮，不以为意。

少刻，金瓜簇拥一人至筵前，其人口称冤屈。晏子视之，乃齐国带来从者。问得何罪，楚臣对曰：“来筵前作贼，盗酒器而出，被户尉所获，乃真赃正犯也。”其人曰：“实不曾盗，乃户尉图赖。”晏子曰：“真赃正犯，尚敢抵赖，速与吾牵出市曹斩之。”楚臣曰：“丞相远来，何不带诚实之人？令从者作贼，其主岂不羞颜？”晏子曰：“此人自幼跟随，极知心腹，今日为盗，有何难见？昔在齐国是个君子，今到楚国，却为小人，乃风俗之所变也。吾闻江南洞庭有一树，生一等果，其名曰橘，其色黄而香，其味甜而美；若将此树移于北方，结成果木，乃名枳实，其色青而臭，其味酸而苦。名谓南橘北枳，便分两等，乃风俗之不等也。以此推之，在齐不为盗，在楚为盗，更复何疑？”

楚王大惭，急离御座，拱手于晏子曰：“真乃贤士也。吾国中大小公卿，万不及一。愿赐见教，一听严命。”晏子曰：“王上安坐，听臣

金瓜：俗称仪仗中的立瓜为金瓜。立瓜，形如瓜，外涂黄金，直立着安装在一根红漆杆的头上。

广学：丰富的学识。

一言。齐国中有三士，皆万夫不当之勇，久欲起兵来吞楚国。吾力言不可：齐楚不睦，苍生受害，心何忍焉？今臣特来讲和，王上可亲诣齐国和亲，结为唇齿之邦，歃血为盟。若邻国加兵，互相救应，永无侵扰，可保万年之基业。若不听臣，祸不远矣。非臣相谏，愿王裁之。”王曰：“闻公之才，寡人情愿和亲。但所患者，齐三士皆无仁义之人，吾不敢去。”晏子曰：“王上放心，臣愿保驾，聊施小计，教三士死于大王之前，以绝两国之患。”楚王曰：“若三士俱亡，吾宁为小邦，年朝岁贡而无怨。”晏子许之。楚王乃大设筵席，送令先去，随后收拾进献礼物而至。

晏子先使人归报，齐景公闻之大喜，令大小公卿，尽随吾出郭迎接丞相。三士闻之，转怒。晏子至，景公下车而迎，慰劳已毕，同载而回，齐国之人看者塞途。晏子辞景公回府。次日入宫，见三士在阁下博戏。晏子进前施礼，三士亦不回顾，傲忽之气，旁若无人。晏子侍立久之，方自退，入见景公，说三士如此无礼。景公曰：“此三人如常带剑上殿，视吾如小儿，久必篡位矣。素欲除之，恨力不及耳。”晏子曰：“主上宽心，来朝楚国君臣皆至，可大张御宴。待臣于筵间，略施小计，令三士皆自杀何如？”景公曰：“计将安出？”晏子曰：“此三人者皆一勇匹夫，并无谋略，若……如此如此，祸必除矣。”景公喜。

次日，楚王引文武官僚百余员，车载金珠玩好之物，亲至朝门。景公请入，楚王先下拜，景公忙答礼罢，二君分宾主而坐。楚王令群臣罗拜阶下。楚王拱手伏罪曰：“二十年间，多有凶犯。今因丞相之言，特来请罪。薄礼上贡，望乞恕纳。”齐景公谢讫，大设筵宴，二国君臣相庆。三士带剑立于殿下，昂昂自若。晏子进退揖让，并不谄于三士。

酒至半酣，景公曰：“御园金桃已熟，可采来筵间食之。”须臾，一宫监金盘内捧出五枚。齐王曰：“园中桃树，今岁止收五枚，味甜气香，与他树不同。丞相捧杯进酒以庆此桃。”上古之时，桃树难得，今园中有此五枚，为希罕之物。晏子捧玉爵行酒，先进楚王。饮毕，食其一桃。又进齐王，饮毕，食其一桃。齐王曰：“此桃非易得之物，丞相合二国和好，如此大功，可食一桃。”晏子跪而食之，赐酒一爵。齐王曰：“齐、楚二国，公卿之中，言其功勋大者，当食此桃。”田开疆挺身而出，立于筵上而言曰：“昔从主公猎于桐山，力诛猛虎，其功若何？”齐王曰：“擎王保驾，功莫大焉。”晏子慌忙进酒一爵，食桃一枚，归于班部。顾冶子奋然便出，曰：“诛虎者未为奇，吾曾斩长蛟于黄河，救主上回故国，颶洪波巨浪，如登平地，此功若何？”王曰：“此概世之功也，进酒赐桃，又何疑哉？”晏子慌忙进酒赐桃。公孙接撩衣破步而出，曰：“吾曾于十万军中，手挥铁阌，救主公出，军中无敢近者，此功若何？”齐王曰：“据卿之功，极天际地，无可比者；争奈无桃可赐，赐酒一杯，以待来年。”晏子曰：“将军之功最大，可惜言之太迟，以此无桃，掩其大功。”公孙接按剑而言曰：“诛龙斩虎，小可事耳。吾纵横于十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境，力救主上，建立大功，反不能食桃，受辱于两国君臣之前，为万代之耻笑，安有面目立于朝廷耶？”言讫，

歃血：古代结盟时的一种仪式，盟者把血涂在口旁，称为歃血。

擎王：擎，当作勤。起兵救援王室，叫勤王。

遂拔剑自刎而死。田开疆大惊，亦拔剑而言曰：“我等微功而食桃，兄弟功大反不得食，吾之羞耻，何日可脱？”言讫，自刎而死。顾冶子奋气大呼曰：“吾三人义同骨肉，誓同生死；二人既亡，吾安能自活？”言讫，亦自刎而亡。晏子笑曰：“非二桃不能杀三士，今已绝虑，吾计若何？”楚王下坐，拜伏而叹曰：“丞相神机妙策，安敢不伏耶？自今以后，永尊上国，誓无侵犯。”齐王将三士敕葬于东门外。

自此齐、楚连和，绝其士马。齐为霸国。晏子名扬万世，宣圣亦称其善。后来诸葛孔明曾为《梁父吟》，单道此事。吟曰：

步出齐城门，遥望汤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顾冶氏。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又《满江红》词一篇，古人单道此事，词云：

齐景雄风，因习战海滨畋猎。正驱驰忽逢猛兽，众皆惊绝。壮士开疆能奋勇，双拳杀虎身流血。救君危拜爵宠恩荣，真豪杰！顾冶子，除妖孽；强秦战，公孙接。笑三人恃勇，在齐猖獗。只被晏婴施小巧，二桃中计皆身灭。齐东门累累有三坟，荒郊月。

绝士马：没有战争。

宣圣：指孔子。“宣”是谥号。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飞禽惹起祸根芽，七命相残事可嗟。

奉劝世人须鉴戒，莫教儿女不当家。

话说大宋徽宗朝，宣和三年，海宁郡 武林门外北新桥 下，有一机户，姓沈名昱，字必显。家中颇为丰足，娶妻严氏，夫妇恩爱。单生一子，取名沈秀，年长一十八岁，未曾婚娶。其父专靠织造段疋为活，不想这沈秀不务本分生理，专好风流闲耍，养画眉过日。父母因惜他一子，以此教训他不下。街坊邻里取他一个浑名，叫做“沈鸟儿”。每日五更，提了画眉，奔入城中柳林里来拖画眉，不只一日。忽至春末夏初，天气不暖不寒，花红柳绿之时。当日沈秀侵晨起来，梳洗罢，吃了些点心，打点笼儿，盛着个无比赛的画眉。这畜生只除天上有，果系世间无，将他各处去斗，俱斗他不过，成百十贯赢得。因此十分爱惜他，如性命一般，做一个金漆笼儿，黄铜钩子，哥窑 的水食罐儿，绿纱罩儿。提了在手，摇摇摆摆，径奔入城，往柳林里去拖画眉。不想这沈秀一去，死于非命。好似：

猪羊进入宰生家，一步步来寻死路。

当时沈秀提了画眉，径到柳林里来。不意来得迟了些，众拖画眉的俱已散了，净荡荡黑阴阴，没一个人往来。沈秀独自一个，把画眉挂在柳树上，叫了一回。沈秀自觉没情没绪，除了笼儿，正要回去，不想小肚子一阵疼，滚将上来，一块儿蹲到在地上。原来沈秀有一件病在身上，叫做“主心馄饨”，一名“小肠疝气”，每常一发一个小死。其日想必起得早些，况又来迟，众人散了，没些情绪，闷上心来，这一次甚是发得凶。一跤倒在柳树边，有两个时辰不醒人事。

你道事有凑巧，物有偶然，这日有个箍桶的，叫做张公，挑着担儿，径往柳林里，穿过褚家堂做生活。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树边，三步那做两步，近前歇下担儿。看那沈秀脸色蜡查 黄的，昏迷不醒，身边并无财物，止有一个画眉笼儿，这畜生此时越叫得好听。所以一时见财起意，穷极计生，心中想道：“终日括得这两分银子，怎地得快活？”只是这沈秀当死，这画眉见了张公，分外叫得好。张公道：“别的不打紧，只这个画眉，少也值二两银子。”便提在手，却待要走。不意沈秀正苏醒，开眼见张公提着笼儿，要闹 身子不起，只口里骂道：“老忘八，将我画眉那里去？”张公听骂，“这小狗入的，忒也嘴尖！我便拿去，他倘爬起赶 来，我倒反吃他亏。一不做，二不休，左右是歹了。”却去

海宁郡：当是宁海军之误。宋代宁海军，即今杭州。

北新桥：在杭州武林门外香积寺之北，宋绍兴中建，原名中兴永安桥。元末塌毁，明洪武初年重建。

哥窑：宋代龙泉县有章姓兄弟，都造窑；兄长造的称为哥窑，弟弟造的称为章窑。哥窑釉色青，多裂纹。

宰生：屠宰。

蜡查：查，或写作渣。蜡的渣子色黄，所以常用以比喻人患病或恐惧时的脸色。

闹：与挣同。

那桶里 取出一把削桶的刀来，把沈秀按住一勒，那弯刀又快，力又使得猛，那头早滚在一边。张公也慌张了，东观西望，恐怕有人撞见。却抬头见一株空心杨柳树，连忙将头提起，丢在树中。将刀放在桶内，笼儿挂在担上，也不去褚家堂做生活，一道烟径走。穿街过巷，投一个去处，你道只因这个画眉，生生的害了几条性命。正是：

人间私语，无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当时张公一头走，一头心里想道：“我见湖州墅里客店内，有个客人，时常要买虫蚁，何不将去卖与他？”一径望武林门外来。也是前生注定的劫数，却好见三个客人，两个后生跟着，共是五人，正要收拾货物回去，却从门外进来客人，俱是东京汴梁人，内中有个姓李名吉，贩卖生药。此人平昔也好养画眉，见这箍桶担上，好个画眉，便叫张公，借看一看。张公歇下担子，那客人看那画眉毛衣并眼，生得极好，声音又叫得好，心里爱他，便问张公：“你肯卖么？”此时张公巴不得脱祸，便道：“客官，你出多少钱？”李吉转看转好，便道：“与你一两银子。”张公自道着手了，便道：“本不当计较，只是爱者如宝，添些便罢。”那李吉取出三块银子，秤秤看到有一两二钱，道：“也罢。”递与张公。张公接过银子，看一看，将来放在荷包里，将画眉与了客人，别了便走。口里道：“发脱得这祸根，也是好事了。”不上街做生理，一直奔回家去，心中也自有些不爽利。正是：

作恶恐遭天地责，欺心犹怕鬼神知。

原来张公正在涌金门城脚下住，止婆老两口儿，又无儿子。婆儿见张公回来，便道：“篾子一条也不动，缘何又回来得早？有甚事干？”张公只不答应，挑着担子，径入门歇下，转身关上大门，道：“阿婆，你来，我与你说话。恰才……”如此如此，“谋得这一两二钱银子，与你权且快活使用。”两口儿欢天喜地，不在话下。

却说柳林里无人来往，直至巳牌时分，两个挑粪庄家，打从那里过，见了这没头尸首，挡在地上，吃了一惊，声张起来。当坊里甲邻佑，一时嚷动。本坊申呈本县，本县申府。次日，差官吏件作人等，前来柳阴里，检验得浑身无些伤痕，只是无头，又无苦主。官吏回覆本府，本府

湖州墅：地名，在杭州北武林门外，本名湖州市，俗讹为湖州墅（或湖墅）。

虫蚁：宋明间对小动物的一种通称。凡飞禽、走兽、昆虫之类，都可以称为虫蚁。

着手：这里是得手的意思。

不爽利：不爽快、不痛快、不自在。

涌金门：杭州西面城门。

婆老：老婆子和老头子。

巳牌：古制太史以牙牌报时。宋代官衙打鼓报时，称为衙牌，又叫报牌。所以习俗相沿，称时刻为牌。

巳牌，就是巳时、巳刻。

苦主：被害人的家属。

差应捕 挨获 凶身。城里城外，纷纷乱嚷。

却说沈秀家到晚不见他回来，使人去各处寻不见。天明，央人入城寻时，只见湖州墅嚷道：“柳林里杀死无头尸首。”沈秀的娘听得说，想道：“我的儿子昨日入城拖画眉，至今无寻他处，莫不得是他？”连叫丈夫：“你必须自进城打听。”沈昱听了一惊，慌忙自奔到柳林里。看了无头尸首，仔细定睛上下看了衣服，却认得是儿子，大哭起来。本坊里甲道：“苦主有了，只无凶身。”其时沈昱径到临安府告说：“是我的儿子，昨日五更入城拖画眉，不知怎的被人杀了？望老爷做主！”本府发放各处应捕及巡捕官，限十日内要捕凶身着。

沈昱具棺木盛了尸首，放在柳林里，一径回家，对妻说道：“是我儿子，被人杀了，只不知将头何处去了。我已告过本府，本府着捕人各处捉获凶身。我且自买棺木盛了，此事如何是好？”严氏听说，大哭起来，一交跌倒。不知五脏何如，先见四肢不举。正是：

身如五鼓衔山月，气似三更油尽灯。

当时众人灌汤，救得苏醒，哭道：“我儿日常不听好人之言，今日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少年的儿，死得好苦！谁想我老来无靠！”说了又哭，哭了又说，茶饭不吃。丈夫再三苦劝，只得勉强。过了半月，并无消息。沈昱夫妻二人商议，儿子平昔不依教训，致有今日祸事，吃人杀了，没捉获处，也只得没奈何，但得全尸也好。不若写个帖子，告禀四方之人，倘得见头，全了尸首，待后又作计较。二人商议已定，连忙便写了几张帖子，满城去贴，上写：“告知四方君子，如有寻获得沈秀头者，情愿赏钱一千贯；捉得凶身者，愿赏钱二千贯。”将此情告知本府，本府亦限捕人寻获，亦出告示道：“如有人寻得沈秀头者，官给赏钱五百贯；如捉获凶身者，赏钱一千贯。”告示一出，满城哄动不题。

且说南高峰脚下，有一个极贫老儿，姓黄，浑名叫做黄老狗，一生为人鲁拙，抬轿营生。老来双目不明，止靠两个儿子度日，大的叫做大保，小的叫做小保。父子三人，正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巴巴急急，口食不敷。一日，黄老狗叫大保、小保到来，“我听得人说，甚么财主沈秀吃人杀了，没寻头处。今出赏钱，说有人寻得头者，本家赏钱一千贯，本府又给赏五百贯。我今叫你两个别无话说，我今左右老了，又无用处，又不看见，又没趁钱。做我着，教你两个发迹快活。你两个今夜将我的头割了，埋在西湖水边。过了数日，待没了认色，却将去本府告赏，共得一千五百贯钱，却强似今日在此受苦。此计大妙，不宜迟，

应捕：负责缉捕的官兵，叫应捕人。

挨获：访拿、搜捕。

南高峰：山名，在杭州城西南，与北高峰遥遥相对。

营生：谋生、做生意。有时也作买卖、勾当解。

趁钱：赚钱。

做我着：做着，是拚着、豁着的意思。做我着，意即拚着我、把我豁出去、牺牲了我。

认色：记认、辨认的标识。

倘被别人先做了，空折了性命。”只因这老狗失志，说了这几句言语，况兼两个儿子又是愚蠢之人，不省法度的。正是：

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

当时两个出到外面商议，小保道：“我爷设这一计大妙，便是做主将元帅，也没这计策。好便好了，只是可惜没了一个爷。”大保做人，又狠又呆，道：“看他左右只在早晚要死，不若趁这机会杀了，去山下掘个坑埋了，又无踪迹，那里查考？这个叫做‘趁汤推’，又唤做‘一抹光’。天理人心，又不是我们逼他，他自叫我们如此如此。”小保道：“好倒好，只除等睡熟了，方可动手。”

二人计较已定，却去东奔西走，赊得两瓶酒来，父子三人吃得大醉，东倒西歪。一觉直到三更，两人爬将起来，看那老子正鼾鼾睡着。大保去灶前摸了一把厨刀，去爷的项上一勒，早把这颗头割下了。连忙将破衣包了，放在床边。便去山脚下掘个深坑，扛去埋了。也不等天明，将头去南屏山藕花居湖边浅水处理了。

过半月入城，看了告示，先走到沈昱家报说道：“我二人昨日因捉虾鱼，在藕花居边，看见一个人头，想必是你儿子头。”沈昱见说道：“若果是，便赏你一千贯钱，一分不少。”便去安排酒饭吃了，同他两个径到南屏山藕花居湖边。浅土隐隐盖着一头，提起看时，水浸多日，澎涨了，也难辨别。想必是了，若不是时，那里又有这个人头在此？沈昱便把手帕包了，一同两个径到府厅告说：“沈秀的头有了。”知府再三审问，二人答道：“因捉虾鱼，故此看见，并不晓别项情由。”本府准信，给赏五百贯，二人领了，便同沈昱将头到柳林里，打开棺木，将头凑在项上，依旧钉了，就同二人回家。严氏见说儿子头有了，心中欢喜，随即安排酒饭，管待二人，与了一千贯赏钱。二人收了，作别回家，便造房屋，买农具家生。二人道：“如今不要似前抬轿，我们勤力耕种，挑卖山柴，也可度日。”不在话下。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过了数月，官府也懈了，日远日疏，俱不题了。

却说沈昱是东京机户，轮该解段匹到京。待各机户段匹完日，到府领了解批，回家分付了家中事务起身。此一去，只因沈昱看见了自家虫蚁，又屈害了一条性命。正是：

非理之财莫取，非理之事莫为。
明有刑法相系，暗有鬼神相随。

矢志：失算、失策、疏忽。

老子：这里是老头子、老家伙。

南屏山藕花居：南屏山，在杭州城外西南；藕花居，在南屏山净慈寺前。

家生：这里是器具、器械。

轮该：轮值、轮流承当。

解批：解送犯人或货物的公文。

却说沈昱在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只一日，来到东京。把段匹一一交纳过了，取了批回，心下思量：“我闻京师景致，比别处不同，何不闲看一遭，也是难逢难遇之事。”其名山胜概，庵观寺院，出名的所在，都走了一遭。偶然打从御用监禽鸟房门前经过，那沈昱心中是爱虫蚁的，意欲进去一看。因门上用了十数个钱，得放进去闲看。只听得一个画眉，十分叫得巧好，仔细看时，正是儿子不见的画眉。那画眉见了沈昱眼熟，越发叫得好听，又叫又跳，将头颠沈昱数次。沈昱见了，想起儿子，千行泪下，心中痛苦，不觉失声，叫起屈来，口中只叫得：“有这等事！”那掌管禽鸟的校尉喝道：“这厮好不知法度，这是甚么所在，如此大惊小怪起来！”沈昱痛苦难伸，越叫得响了。

那校尉恐怕连累自己，只得把沈昱拿了，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官便喝道：“你是那里人，敢进内御用之处，大惊小怪？有何冤屈之事？好好直说，便饶你罢。”沈昱就把儿子拖画眉被杀情由，从头诉说了一遍。大理寺官听说，呆了半晌，想这禽鸟是京民李吉进贡在此，缘何有如此一节隐情。便差人火速捉拿李吉到官，审问道：“你为何在海宁郡将他儿子谋杀了，却将他的画眉来此进贡？一一明白供招，免受刑罚。”李吉道：“先因往杭州买卖，行至武林门里，撞见一个箍桶的担上，挂着这个画眉，是吉因见他叫得巧，又生得好，用价一两二钱，买将回来。因他好巧，不敢自用，以此进贡上用。并不知人命情由。”勘官问道：“你却赖与何人！这画眉就是实迹了，实招了罢。”李吉再三哀告道：“委的是问个箍桶的老儿买的，并不知杀人情由，难以屈招。”勘官又问：“你既是问老儿买的，那老儿姓甚名谁？那里人氏？供得明白，我这里行文拿来，问理得实，即便放你。”李吉道：“小人是路上逢着买的，实不知姓名，那里人氏。”勘官骂道：“这便是含糊了，将此人命推与谁偿？据这画眉，便是实迹，这厮不打不招！”再三拷打，打得皮开肉绽。李吉痛苦不过，只得招做“因见画眉生得好巧，一时杀了沈秀，将头抛弃”情由。遂将李吉送下大牢监候，大理寺官具本奏上朝廷，圣旨道：李吉委的杀死沈秀，画眉见存，依律处斩。将画眉给还沈昱，又给了批回，放还原籍，将李吉押发市曹斩首。正是：

老龟煮不烂，移祸于枯桑。

当时恰有两个同与李吉到海宁郡来做买卖的客人，蹀躞不下，“有这等冤屈事！明明是买的画眉，我欲待替他申诉，争奈卖画眉的人虽认得，我亦不知其姓名，况且又在杭州。冤倒不辩得，和我连累了，如何出豁？只因一个畜生，明明屈杀了一条性命。除我们不到杭州，若到，定要与他讨个明白。”也不在话下。

御用监禽鸟房：明代宦官十二监，有御用监，专管造办皇帝所用器玩。禽鸟房，专司饲养各种飞禽。

大理寺：官署名，掌刑狱。

批回：即批状，官府答覆下级的批示公文。

押发：押送。

蹀躞不下：心里不安、放心不下。

出豁：解决、出脱。有时也用作发泄、找到出路、有了办法等意思。

却说沈昱收拾了行李，带了画眉，星夜奔回。到得家中，对妻说道：“我在东京替儿讨了命了。”严氏问道：“怎生得来？”沈昱把在内监见画眉一节，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严氏见了画眉，大哭了一场，睹物伤情，不在话下。

次日沈昱提了画眉，本府来销批，将前项事情，告诉了一遍。知府大喜道：“有这等巧事。”正是：

劝君莫作亏心事，古往今来放过谁。

休说人命关天，岂同儿戏。知府发放道：“既是凶身获着斩首，可将棺木烧化。”沈昱叫人将棺木烧了，就撒了骨殖，不在话下。

却说当时同李吉来杭州卖生药的两个客人，一姓贺，一姓朱，有些药材，径到杭州湖墅客店内歇下，将药材一一发卖。当为心下不平，二人径入城来，探听这个箍桶的人。寻了一日，不见消耗。二人闷闷不已，回归店中歇了。次日，又进城来，却好遇见一个箍桶的担儿。二人便叫住道：“大哥，请问你，这里有一个箍桶的老儿，……”这般这般模样，“不知他姓甚名谁，大哥你可认得么？”那人便道：“客官，我这箍桶行里，止有两个老儿：一个姓李，住在石榴园巷内；一个姓张，住在西城脚下。不知那一个是？”二人谢了，径到石榴园来寻，只见李公正在那里劈篾。二人看了，却不是他。又寻他到西城脚下，二人来到门首，便问：“张公在么？”张婆道：“不在，出去做生活去了。”二人也不打话，一径且回。正是未牌时分，二人走不上半里之地，远远望见一个箍桶担儿来。有分直教此人偿了沈秀的命，明白了李吉的事。正是：

恩义广施，人生何处不相逢？冤仇莫结，路逢狭处难回避。

其时张公望南回来，二人朝北而去，却好劈面撞见。张公不认得二人，二人却认得张公，便拦住问道：“阿公高姓？”张公道：“小人姓张。”又问道：“莫非是在西城脚下住的？”张公道：“便是，问小人有何事干？”二人便道：“我店中有许多生活要箍，要寻个老成的做，因此问你。你如今那里去？”张公道：“回去。”三人一头走，一头说，直走到张公门首。张公道：“二位请坐吃茶。”二人道：“今日晚了，明日再来。”张公道：“明日我不出去了，专等专等。”

二人作别，不回店去，径投本府首告。正是本府晚堂，直入堂前跪下。把沈昱认画眉一节，李吉被杀一节，撞见张公买画眉一节，一一诉明。“小人两个不平，特与李吉讨命，望老爷细审张公。不知恁地得画眉？”府官道：“沈秀的事，俱已明白了，凶身已斩了，再有何事？”

发放：处理、分发。

撒了骨殖：宋代浙西一带，民间流行火葬，尸体焚化，骨灰则抛撒在水池中。

石榴园巷：杭州城内巷名，故址在羊坝头附近。

晚堂：官府每日两次视事，傍晚申时升厅理事，属吏差役参见唱喏，称为晚衙，也叫晚堂。

二人告道：“大理寺官不明，只以画眉为实，更不推详 来历，将李吉明白屈杀了。小人路见不平，特与李吉讨命。如不是实，怎敢告扰？望乞怜悯做主。”知府见二人告得苦切，随即差捕人连夜去捉张公。好似：

数只皂雕追紫燕，一群猛虎啖羊羔。

其夜众公人奔到西城脚下，把张公背剪绑了，解上府去，送大牢内监了。次日，知府升堂，公人于牢中取出张公跪下。知府道：“你缘何杀了沈秀，反将李吉偿命？今日事露，天理不容。”喝令好生打着。直落 打了三十下，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再三拷打，不肯招承。两个客人，并两个伴当齐说：“李吉便死了，我四人见在，眼同 将一两二钱银子，买你的画眉。你今推却何人？你若说不是你，你便说这画眉从何来？实的虚不得，支吾有何用处？”张公犹自抵赖，知府大喝道：“画眉是真赃物，这四人是真证见，若再不招，取夹棍来夹起。”张公惊慌了，只得将前项盗取画眉，勒死沈秀一节，一一供招了。知府道：“那头彼时放在那里？”张公道：“小人一时心慌，见侧边一株空心柳树，将头丢在中间。随提了画眉，径出武林门来，偶撞见三个客人，两个伴当，问小人买了画眉，得银一两二钱，归家用度。所供是实。”知府令张公画了供，又差人去拘沈昱，一同押着张公，到于柳林里寻头。哄动街市上之人无数，一齐都到柳林里来看寻头。只见果有一株空心柳树，众人将锯放倒，众人发一声喊，果有一个人头在内。提起看时，端然不动。沈昱见了这头，定睛一看，认得是儿子的头，大哭起来，昏迷倒地，半晌方醒。遂将帕子包了，押着张公，径上府去。知府道：“既有了头，情真罪当。”取具大枷枷了，脚镣手杻钉了，押送死囚牢里，牢固监候。

知府又问沈昱道：“当时那两个黄大保、小保，又那里得这人头来请赏？事有可疑。今沈秀头又有了，那头却是谁人的？”随即差捕人去拿黄大保兄弟二人，前来审问来历。沈昱眼同公人，径到南山黄家，捉了弟兄两个，押到府厅，当厅跪下。知府道：“杀了沈秀的凶身，已自捉了，沈秀的头见已追出。你弟兄二人谋死何人，将头请赏？一一承招，免得吃苦。”大保、小保被问，口隔心慌，答应不出。知府大怒，喝令吊起拷打半日，不肯招承，又将烧红烙铁烫他，二人熬不过死去，将水喷醒，只得口吐真情，说道：“因见父亲年老，有病伶仃，一时不合将酒灌醉，割下头来，埋在西湖藕花居水边，含糊请赏。”知府道：“你父亲尸骸埋在何处？”两个道：“就埋在南山高峰脚下。”当时押发二人到彼，掘开看时，果有没头尸骸一副，埋藏在彼。依先押二人到于府厅回话，道：“南山脚下，浅土之中，果有没头尸骸一副。”知府道：“有这等事，真乃逆天之事，世间有这等恶人！口不欲说，耳不欲闻，笔不欲书，就一顿打死他倒干净，此恨怎的消得！”喝令手下不要计数，先打一会，打得二人死而复醒者数次。讨两面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里，牢固监候。沈昱并原告人，宁家听候。

推详：推究。

直落：落，是语助词，没有意义。直落，即接连不停的意思。

眼同：亲自会同。

随即具表申奏，将李吉屈死情由奏闻。奉圣旨，着刑部及都察院，将原问李吉大理寺官好生勘问，随贬为庶人，发岭南安置。李吉平人屈死，情实可矜，着官给赏钱一千贯，除子孙差役。张公谋财故杀，屈害平人，依律处斩，加罪凌迟，剐割二百四十刀，分尸五段。黄大保、小保，贪财杀父，不分首从，俱各凌迟处死，剐二百四十刀，分尸五段，梟首示众。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早先知。

劝君莫作亏心事，古往今来放过谁？

一日文书到府，差官吏件作人等，将三人押赴木驴上，满城号令三日，律例凌迟分尸，梟首示众。其时张婆听得老儿要剐，来到市曹上，指望见一面。谁想件作见了行刑牌，各人动手碎剐，其实凶险，惊得婆儿魂不附体，折身便走。不想被一绊，跌得重了，伤了五脏，回家身死。正是：

积善逢善，积恶逢恶。仔细思量，天地不错。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枝在墙东花在西，自从落地任风吹。

枝无花时还再发，花若离枝难上枝。

这四句，乃昔人所作《弃妇词》，言妇人之随夫，如花之附于枝；枝若无花，逢春再发；花若离枝，不可复合。劝世上妇人，事夫尽道，同甘同苦，从一而终；休得慕富嫌贫，两意三心，自贻后悔。

且说汉朝一个名臣，当初未遇时节，其妻有眼不识泰山，弃之而去，到后来，悔之无及。你说那名臣何方人氏？姓甚名谁？那名臣姓朱，名买臣，表字翁子，会稽郡人氏。家贫未遇，夫妻二口，住于陋巷蓬门。每日买臣向山中砍柴，挑至市中，卖钱度日。性好读书，手不释卷，肩上虽挑却柴担，手里兀自擒着书本，朗诵咀嚼，且歌且行。市人听惯

木驴：一种古代的刑具。凡处决凌迟犯时，必先将犯人钉在木驴上，游街示众，然后执行。

挑却：这里的却，常用于动词之后，含有着、得、掉等意思。挑却，就是挑着。挑得。

了，但闻读书之声，便知买臣挑柴担来了，可怜他是个儒生，都与他买。更兼买臣不争价钱，凭人估值，所以他的柴比别人容易出脱。一般也有轻薄少年，及儿童之辈，见他又挑柴，又读书，三五成群，把他嘲笑戏侮，买臣全不为意。一日其妻出门汲水，见群儿随着买臣柴担，拍手共笑，深以为耻。买臣卖柴回来，其妻劝道：“你要读书，便休卖柴；要卖柴，便休读书。许大年纪，不痴不颠，却做出恁般行径，被儿童笑话，岂不羞死！”买臣答道：“我卖柴以救贫贱，读书以取富贵，各不相妨，由他笑话便了。”其妻笑道：“你若取得富贵时，不去卖柴了。自古及今，那见卖柴的人做了官？却说这没把鼻的话！”买臣道：“富贵贫贱，各有其时。有人算我八字，到五十岁上，必然发迹。常言‘海水不可斗量’，你休料我。”其妻道：“那算命先生，见你痴颠模样，故意耍笑你，你休听信。到五十岁时，连柴担也挑不动，饿死是有分的，还想做官！除是阎罗王殿上，少个判官，等你去做！”买臣道：“姜太公八十岁，尚在渭水钓鱼，遇了周文王，以后车载之，拜为尚父。本朝公孙弘丞相，五十九岁上还在东海牧豕，整整六十岁，方才际遇今上，拜将封侯。我五十岁上发迹，比甘罗虽迟，比那两个还早，你须耐心等去。”

其妻道：“你休得攀今吊古，那钓鱼牧豕的，胸中都有才学；你如今读这几句死书，便读到一百岁，只是这个嘴脸，有甚出息？晦气做了你老婆！你被儿童耻笑，连累我也没脸皮。你不听我言抛却书本，我决不跟你终身，各人自去走路，休得两相担误了。”买臣道：“我今年四十三岁了，再七年，便是五十。前长后短，你就等耐，也不多时。直恁薄情，舍我而去，后来须要懊悔！”其妻道：“世上少甚挑柴担的汉子，懊悔甚么来？我若再守你七年，连我这骨头不知饿死于何地了。你倒放我出门，做个方便，活了我这条性命。”买臣见其妻决意要去，留他不住，叹口气道：“罢，罢，只愿你嫁得丈夫，强似朱买臣的便好。”其妻道：“好歹强似一分儿。”说罢，拜了两拜，欣然出门而去，头也不回。买臣感慨不已，题诗四句于壁上云：

“嫁犬逐犬，嫁鸡逐鸡。妻自弃我，我不弃妻。”

擒：这里是拿、抓的意思。

一般：这里是照例的意思。

甘罗：战国时秦国人，年十二岁，封为上卿。

强似：胜于、胜过。

买臣到五十岁时，值汉武帝下诏求贤，买臣到西京上书，待诏公车。同邑人严助荐买臣之才，天子知买臣是会稽人，必知本土民情利弊，即拜为会稽太守，驰驿赴任。会稽长吏闻新太守将到，大发人夫，修治道路。买臣妻的后夫亦在役中，其妻蓬头跣足，随伴送饭，见太守前呼后拥而来，从旁窥之，乃故夫朱买臣也。买臣在车中，一眼瞧见，还认得是故妻，遂使人招之，载于后车。到府第中，故妻羞惭无地，叩头谢罪。买臣教请他后夫相见。不多时，后夫唤到，拜伏于地，不敢仰视。买臣大笑，对其妻道：“似此人，未见得强似我朱买臣也。”其妻再三叩谢，自悔有眼无珠，愿降为婢妾，伏事终身。买臣命取水一桶，泼于阶下，向其妻说道：“若泼水可复收，则汝亦可复合。念你少年结发之情，判后园隙地，与汝夫妇耕种自食。”其妻随后夫走出府第，路人都指着说道：“此即新太守夫人也。”于是羞极无颜，到于后园，遂投河而死。有诗为证：

漂母尚知怜饿士，亲妻忍得弃贫儒。

早知覆水难收取，悔不当初任读书。

又有一诗，说欺贫重富，世情皆然，不止一买臣之妻也。诗曰：

尽看成败说高低，谁识蛟龙在污泥？

莫怪妇人无法眼，普天几个负羁妻？

这个故事，是妻弃夫的。如今再说一个夫弃妻的，一般是欺贫重富，背义忘恩，后来徒落得个薄幸之名，被人讲论。

话说故宋绍兴年间，临安虽然是个建都之地，富庶之乡，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那乞丐中有个为头的，名曰“团头”，管着众丐。

待诏公车：公车，汉代官署名，掌管官车。凡应征的人，都由官府用车接引，居此署中，等待诏命。

负羁妻：僖负羁，春秋时曹国大夫。晋公子重耳出奔，经曹国，僖负羁的妻子预知重耳将来必然回国得志，劝僖负羁结纳他。后来重耳立为晋文公，侵入曹国，僖负羁一族得以免死。

团头：宋时各行业都有市肆，叫做团行。称为行者，如鱼行、姜行、菱行、猪行、菜行、布行、鹅鸭行等；称为团的，如花团、青果团、柑子团、鲞团等。行有行老，团有团头，都是该行业的首领。有时虽无团行的职业，他们的头子，也往往称为行老或团头，例如件作头，就也称为团头；此处叫乞丐头做

叫化得东西来时，团头要收他日头钱。若是雨雪时，没处叫化，团头却熬些稀粥，养活这伙丐户，破衣破袄，也是团头照管。所以这伙丐户，小心低气，服着团头，如奴一般，不敢触犯。那团头见成收些常例钱，一般在众丐户中放债盘利，若不嫖不赌，依然做起大家事来。他靠此为生，一时也不想改业。只是一件：“团头”的名儿不好。随你挣得有田有地，几代发迹，终是个叫化头儿，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出外没人恭敬，只好闭着门，自屋里做大。虽然如此，若数着“良贱”二字，只说娼、优、隶、卒，四般为贱流，到数不着那乞丐。看来乞丐只是没钱，身上却无疤痕。假如春秋时伍子胥逃难，也曾吹箫于吴市中乞食；唐时郑元和做歌郎，唱《莲花落》；后来富贵发达，一床锦被遮盖，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可见此辈虽然被人轻贱，到不比娼、优、隶、卒。

闲话休题，如今且说杭州城中一个团头，姓金，名老大。祖上到他，做了七代团头了，挣得个完完全全的家事。住的有好房子，种的好好田园，穿的有好衣，吃的有好食；真个廩多积粟，囊有余钱，放债使婢。虽不是顶富，也是数得着的富家了。那金老大有志气，把这团头让与族人金癞子做了，自己见成受用，不与这伙丐户歪缠。然虽如此，里中口顺，还只叫他团头家，其名不改。金老大年五十余，丧妻无子，止存一女名唤玉奴。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怎见得？有诗为证：

无瑕堪比玉，有态欲羞花。

只少宫妆扮，分明张丽华。

金老大爱此女如同珍宝，从小教他读书识字。到十五六岁时，诗赋俱通，一写一作，信手而成。更兼女工精巧，亦能调筝弄管，事事伶俐。金老大倚着女儿才貌，立心要将他嫁个士人。论来就名门旧族中，急切要这一个女子也是少的，可恨生于团头之家，没人相求。若是平常经纪

团头，也是同样的情况。

平等百姓人家：平等，有善良的意思。平等百姓，就是良民；平等百姓人家，就是良家。

假如：这里是譬如的意思。

郑元和：即唐白行简《李娃传》中的郑生，未登第时，曾沦为挽歌郎和乞丐。

歌郎：即挽歌郎，替出丧的人家唱挽歌的人。

廩：粮仓。

张丽华：陈后主的妃子，容貌很美丽。

人家，没前程的，金老大又不肯扳他了。因此高低不就，把女儿直捱到一十八岁，尚未许人。

偶然有个邻翁来说：“太平桥下有个书生，姓莫名稽，年二十岁，一表人才，读书饱学。只为父母双亡，家穷未娶。近日考中，补上太学生，情愿入赘人家。此人正与令爱相宜，何不招之为婿？”金老大道：“就烦老翁作伐何如？”邻翁领命，径到太平桥下，寻那莫秀才，对他说了：“实不相瞒，祖宗曾做个团头的，如今久不做了。只贪他好个女儿，又且家道富足。秀才若不弃嫌，老汉即当玉成其事。”莫稽口虽不语，心下想道：“我今衣食不周，无力婚娶，何不俯就他家，一举两得？也顾不得耻笑。”乃对邻翁说道：“大伯所言虽妙，但我家贫乏聘，如何是好？”邻翁道：“秀才但是允从，纸也不费一张，都在老汉身上。”邻翁回覆了金老大，择个吉日，金家到送一套新衣穿着，莫秀才过门成亲。莫稽见玉奴才貌，喜出望外，不费一钱，白白的得了个美妻，又且丰衣足食，事事称怀。就是朋友辈中，晓得莫稽贫苦，无不相谅，到也没人去笑他。

到了满月，金老大备下盛席，教女婿请他同学会友饮酒，荣耀自家门户，一连吃了六七日酒，何期恼了族人金癞子。那癞子也是一班正理，他道：“你也是团头，我也是团头，只你多做了几代，挣得钱钞在手，论起祖宗一脉，彼此无二。侄女玉奴招婿，也该请我吃杯喜酒。如今请人做满月，开宴六七日，并无三寸长一寸阔的请帖儿到我。你女婿做秀才，难道就做尚书、宰相，我就不是亲叔公？坐不起凳头？直恁不觑人在眼里！我且去蒿恼他一场，教他大家没趣！”叫起五六十个丐户，一齐奔到金老大家里来。但见：

开花帽子，打结衫儿。旧席片对着破毡条，短竹根配着缺糙碗。叫爹叫娘叫财主，门前只见喧哗；弄蛇弄狗弄糊猕，口内各呈伎俩。敲板唱杨花，恶声聒耳；打砖搽粉脸，丑态逼人。一班泼鬼聚成群，便是钟馗收不得。

金老大听得闹吵，开门看时，那金癞子领着众丐户，一拥而入，嚷做一堂。癞子径奔席上，拣好酒好食只顾吃，口里叫道：“快教侄婿夫妻来拜见叔公！”唬得众秀才站脚不住，都逃席去了，连莫稽也随着众

太平桥：在宋代临安东青门（东边城门）外。

直恁：竟然如此。

朋友躲避。金老大无可奈何，只得再三央告道：“今日是我女婿请客，不干我事。改日专治一杯，与你陪话。”又将许多钱钞分赏众丐户，又抬出两瓮好酒和些活鸡、活鹅之类，教众丐户送去癞子家，当个折席。直乱到黑夜，方才散去。玉奴在房中气得两泪交流。这一夜，莫稽在朋友家借宿，次早方回。金老大见了女婿，自觉出丑，满面含羞，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乐，只是大家不说出来。正是：

哑子尝黄柏，苦味自家知。

却说金玉奴只恨自己门风不好，要挣个出头，乃劝丈夫刻苦读书。凡古今书籍，不惜价钱，买来与丈夫看；又不吝供给之费，请人会文会讲；又出资财，教丈夫结交延誉。莫稽由此才学日进，名誉日起，二十三岁发解连科及第。这日琼林宴罢，乌帽官袍，马上迎归。将到丈人家里，只见街坊上一群小儿争先来看，指道：“金团头家女婿做了官也。”莫稽在马上听得此言，又不好揽事，只得忍耐。见了丈人，虽然外面尽礼，却包着一肚子忿气，想道：“早知有今日富贵，怕没王侯贵戚招赘成婚？却拜个团头做岳丈，可不是终身之玷！养出儿女来，还是团头的外孙，被人传作话柄。如今事已如此，妻又贤慧，不犯七出之条，不好决绝得。正是事不三思，终有后悔。”为此心中怏怏，只是不乐。玉奴几遍问而不答，正不知甚么意故。好笑那莫稽，只想着今日富贵，却忘了贫贱的时节，把老婆资助成名一段功劳，化为春水，这是他心术不端处。

不一日，莫稽谒选，得授无为军司户，丈人治酒送行。此时众丐户，料也不敢登门闹吵了。喜得临安到无为军，是一水之地，莫稽领了妻子，登舟赴任。行了数日，到了采石江边，维舟北岸。其夜月明如昼，莫稽睡不能寐，穿衣而起，坐于船头玩月。四顾无人，又想起团头之事，闷闷不悦。忽然动一个恶念，除非此妇身死，另娶一人，方免得终身之耻。心生一计，走进船舱，哄玉奴起来看月华。玉奴已睡了，莫稽再三逼他起身。玉奴难逆丈夫之意，只得披衣，走至马门口，舒头望月，

谒选：官吏到吏部去应选，称为谒选。

无为军：地名，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以庐州巢县无为镇（今安徽无为县）建为军，号无为军。

马门：船舱门。

舒头：伸头、探头。

被莫稽出其不意，牵出船头，推堕江中。悄悄唤起舟人，分付快开船前去，重重有赏，不可迟慢。舟子不知明白，慌忙撑篙荡桨，移舟于十里之外，住泊 停当，方才说：“适间奶奶因玩月坠水，捞救不及了。”却将三两银子赏与舟人为酒钱。舟人会意，谁敢开口？船中虽跟得有几个蠢婢子，只道主母真个坠水，悲泣了一场，丢开了手，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只为“团头”号不香，忍因得意弃糟糠。

天缘结发终难解，赢得人呼薄幸郎。

你说事有凑巧，莫稽移船去后，刚刚有个淮西转运使许德厚，也是新上任的，泊舟于采石北岸，正是莫稽先前推妻坠水处。许德厚和夫人推窗看月，开怀饮酒，尚未曾睡。忽闻岸上啼哭，乃是妇人声音，其声哀怨，好生不忍。忙呼水手打看，果然是个单身妇人，坐于江岸。便教唤上船来，审其来历。原来此妇正是无为军司户之妻金玉奴，初坠水时，魂飞魄荡，已拚着必死。忽觉水中有物，托起两足，随波而行，近于江岸。玉奴挣扎上岸，举目看时，江水茫茫，已不见了司户之船，才悟道丈夫贵而忘贱，故意欲溺死故妻，别图良配。如今虽得了性命，无处依栖，转思苦楚，以此痛哭。见许公盘问，不免从头至尾，细说一遍。说罢，哭之不已，连许公夫妇都感伤堕泪，劝道：“汝休得悲啼，肯为我义女，再作道理。”玉奴拜谢。许公分付夫人取干衣替他通身换了，安排他后舱独宿。教手下男女都称他小姐，又分付舟人，不许泄漏其事。

不一日，到淮西上任。那无为军正是他所属地方，许公是莫司户的上司，未免随班参谒。许公见了莫司户，心中想道：“可惜一表人才，干恁般薄幸之事。”约过数月，许公对僚属说道：“下官有一女，颇有才貌，年已及笄，欲择一佳婿赘之。诸君意中，有其人否？”众僚属都闻得莫司户青年丧偶，齐声荐他才品非凡，堪作东床之选。许公道：“此子吾亦属意久矣，但少年登第，心高望厚，未必肯赘吾家。”众僚属道：“彼出身寒门，得公收拔，如蒹葭倚玉树，何幸如之，岂以入赘为嫌乎？”许公道：“诸君既酌量可行，可与莫司户言之。但云出自诸君之意，以探其情，莫说下官，恐有妨碍。”众人领命，遂与莫稽说知此事，要替他做媒。莫稽正要攀高，况且联姻上司，求之不得，便欣然应道：“此

事全仗玉成，当效衔结之报。”众人道：“当得，当得。”随即将言回复许公。许公道：“虽承司户不弃，但下官夫妇，钟爱此女，娇养成性，所以不舍得出嫁。只怕司户少年气概，不相饶让，或致小有嫌隙，有伤下官夫妇之心。须是预先讲过，凡事容耐些，方敢赘入。”众人领命，又到司户处传话，司户无不依允。此时司户不比做秀才时节，一般用金花彩币为纳聘之仪，选了吉期，皮松骨痒，整備做转运使的女婿。

却说许公先教夫人与玉奴说，老相公怜你寡居，欲重赘一少年进士，你不可推阻。玉奴答道：“奴家虽出寒门，颇知礼数。既与莫郎结发，从一而终。虽然莫郎嫌贫弃贱，忍心害理，奴家各尽其道，岂肯改嫁，以伤妇节？”言毕，泪如雨下。夫人察他志诚，乃实说道：“老相公所说少年进士，就是莫郎。老相公恨其薄幸，务要你夫妻再合，只说有个亲生女儿，要招赘一婿，却教众僚属与莫郎议亲，莫郎欣然听命，只今晚入赘吾家。等他进房之时，须是……”如此如此，“与你出这口呕气。”玉奴方才收泪，重匀粉面，再整新妆，打点结亲之事。

到晚，莫司户冠带齐整，帽插金花，身披红锦，跨着雕鞍骏马，两班鼓乐前导，众僚属都来送亲。一路行来，谁不喝采！正是：

鼓乐喧阗白马来，风流佳婿实奇哉。

团头喜换高门眷，采石江边未足哀。

是夜，转运司铺毡结彩，大吹大擂，等候新女婿上门。莫司户到门下马，许公冠带出迎，众官僚都别去。莫司户直入私宅，新人用红帕覆首，两个养娘扶将出来。掌礼人在槛外喝礼，双双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后交拜礼毕，送归洞房做花烛筵席。莫司户此时心中，如登九霄云里，欢喜不可形容，仰着脸，昂然而入。才跨进房门，忽然两边门侧里走出七八个老妪、丫鬟，一个个手执篱竹细棒，劈头劈脑打将下来，把纱帽都打脱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叫喊不迭，正没想一头处。莫司户被打，慌做一堆蹭倒，只得叫声：“丈人，丈母，救命！”只听房中娇声宛转分付道：“休打杀薄情郎，且唤来相见。”众人方才住手，七八个老妪、丫鬟，扯耳朵，拽胳膊，好似六贼戏弥陀一般，脚不点地，拥到新人面前。司户口中还说道：“下官何罪？”开眼看时，画烛辉煌，照见上边端端正正坐着个新人，不是别人，正是故妻金玉奴。莫

六贼戏弥陀：一种百戏的名称。佛经称色、声、香、味、触、法为六贼。

稽此时魂不附体，乱嚷道：“有鬼！有鬼！”众人都笑起来。只见许公自外而入，叫道：“贤婿休疑，此乃吾采石江头所认之义女，非鬼也。”莫稽心头方才住了跳，慌忙跪下，拱手道：“我莫稽知罪了，望大人包容之。”许公道：“此事与下官无干，只吾女没说话就罢了。”玉奴唾其面，骂道：“薄幸贼！你不记宋弘有言：‘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当初你空手赘入吾门，亏得我家资财，读书延誉，以致成名，侥幸今日。奴家亦望夫荣妻贵，何期你忘恩负本，就不念结发之情，恩将仇报，将奴推堕江心。幸然天天可怜，得遇恩爹提救，收为义女。倘然葬江鱼之腹，你别娶新人，于心何忍？今日有何颜面，再与你完聚？”说罢，放声而哭，千薄幸，万薄幸，骂不住口。莫稽满面羞惭，闭口无言，只顾磕头求恕。

许公见骂得够了，方才把莫稽扶起，劝玉奴道：“我儿息怒，如今贤婿悔罪，料然不敢轻慢你了。你两个虽然旧日夫妻，在我家只算新婚花烛，凡事看我之面，闲言闲语，一笔都勾罢。”又对莫稽说道：“贤婿，你自家不是，休怪别人。今宵只索忍耐，我教你丈母来解劝。”说罢，出房去。少刻夫人来到，又调停了许多说话，两个方才和睦。

次日许公设宴，管待新女婿，将前日所下金花彩币，依旧送还，道：“一女不受二聘，贤婿前番在金家已费过了，今番下官不敢重叠收受。”莫稽低头无语，许公又道：“贤婿常恨令岳翁卑贱，以致夫妇失爱，几乎不终。今下官备员如何？只怕爵位不高，尚未满贤婿之意。”莫稽涨得面皮红紫，只是离席谢罪。有诗为证：

痴心指望缔高姻，谁料新人是旧人？

打骂一场羞满面，问他何取岳翁新？

自此莫稽与玉奴夫妇和好，比前加倍。许公共夫人待玉奴如真女，待莫稽如真婿，玉奴待许公夫妇，亦与真爹妈无异。连莫稽都感动了，迎接团头金老大在任所，奉养送终。后来许公夫妇之死，金玉奴皆制重服，以报其恩。莫氏与许氏世世为通家兄弟，往来不绝。诗云：

宋弘守义 称高节，黄允休妻 骂薄情。

宋弘守义：宋弘，后汉时人。光武帝想把自己的姊姊嫁给他，宋弘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拒绝了这头亲事。

试看莫生婚再合，姻缘前定枉劳争。

黄允休妻：后汉袁隗替他的侄女择婿，看见黄允，说：“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女婿就满意了。”黄允知道了，便马上把自己的妻子休掉。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暇日攀今吊古，从来几个男儿，履危临难有神机，不被他人算计？男子尽多慌错，妇人反有权奇。若还智量 胜蛾眉，便带头巾何愧？

常言有智妇人，赛过男子，古来妇人赛男子的也尽多。除着吕太后、武则天，这一班大手段 的歹人不论；再除却卫庄姜、曹令女，这一班大贤德、大贞烈的好人也不论；再除却曹大家、班婕妤、苏若兰、沈满愿、李易安、朱淑真，这一班大学问、大才华的文人也不论；再除却锦车夫人冯氏、浣花夫人任氏(11)、锦繖夫人洗氏(12)和那军中娘子(13)、绣旗女将(14)，这一班大智谋、大勇略的奇人也不论。如今单说那一种奇奇怪怪、蹊蹊跷跷，没阳道的假男子，带头巾的真女人，可钦可爱，可笑可歌。正是：

说处裙钗添喜色，话时男子减精神。

据唐人小说，有个木兰女子，是河南睢阳人氏。因父亲被有司点做边庭戍卒，木兰可怜父亲多病，扮女为男，代替其役，头顶兜鍪，身披铁铠，手执戈矛，腰悬弓矢，击柝提铃(15)，餐风宿草，受了百般辛苦。如此十年，役满而归，依旧是个童身。边廷上万千军士，没一人看得出他是女子。后人诗赞云：

缁蔡救父(16)古今稀，代父从戎事更奇。
全孝全忠又全节，男儿几个不亏移？

又有个女子，叫做祝英台，常州义兴人氏，自小通书好学，闻余杭文风最盛，欲往游学。其哥嫂止之曰：“古者男女七岁不同席，不共食，你今一十六岁，却出外游学，男女不分，岂不笑话！”英台道：“奴家自有良策。”乃裹巾束带，扮作男子模样，走到哥嫂面前，哥嫂亦不能

智量：智谋、计策。

手段：这里是本领、能耐。

卫庄姜：春秋时卫庄公的夫人，庄姜起初没有操行，后来听从傅母的规劝，努力修身。

曹令女：指魏代曹文叔的妻子夏侯令女。曹文叔死后，家中要她再嫁，她用截耳断鼻来抗拒。在封建时代，她被看成一个了不起的“节女”。

曹大家：家，读如姑字。汉班彪女班昭，嫁曹世叔为妻，博学多才，汉和帝召她入宫，命皇后贵人等师事之，称为曹大家。

班婕妤：汉成帝宫人，能作诗歌。后来赵飞燕得宠，班婕妤被谗，改为太后侍女。婕妤，汉代女官名。

苏若兰：晋窦滔妻，名蕙。窦滔为秦州刺史，纳妾，与蕙疏离，苏蕙用锦织成回文诗寄滔，文词十分凄惋。

沈满愿：南朝梁时人，沈约之孙女，嫁征西记室范靖为妻，善作诗，有集五卷，不传。

李易安：宋赵明诚妻，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工诗文，尤擅填词，有《漱玉词》。

锦车夫人冯氏：西汉冯嫫，嫁给乌孙国右大将军，号为冯夫人。汉宣帝曾徵冯嫫，锦车持节，出使乌孙国。

辨认。英台临行时，正是夏初天气，榴花盛开，乃手摘一枝，插于花台之上，对天祷告道：“奴家祝英台出外游学，若完名全节，此枝生根长叶，年年花发；若有不肖之事，玷辱门风，此枝枯萎。”祷毕出门，自称祝九舍人。遇个朋友，是个苏州人氏，叫做梁山伯，与他同馆读书，甚相爱重，结为兄弟。日则同食，夜则同卧，如此三年，英台衣不解带，山伯屡次疑惑盘问，都被英台将言语支吾过了。读了三年书，学问成就，相别回家，约梁山伯二个月内，可来见访。英台归时，仍是初夏，那花台上所插榴枝，花叶并茂，哥嫂方信了。同乡三十里外，有个安乐村，那村中有个马氏，大富之家。闻得祝九娘贤慧，寻媒与他哥哥议亲。哥哥一口许下，纳彩问名都过了，约定来年二月娶亲。原来英台有心于山伯，要等他来访时，露其机括；谁知山伯有事，稽迟在家。英台只恐哥嫂疑心，不敢推阻。山伯直到十月，方才动身，过了六个月了。到得祝家庄，问祝九舍人时，庄客说道：“本庄只有祝九娘，并没有祝九舍人。”山伯心疑，传了名刺进去，只见丫鬟出来，请梁兄到中堂相见。山伯走进中堂，那祝英台红妆翠袖，别是一般妆束了。山伯大惊，方知假扮男子，自愧愚鲁，不能辨识。寒温已罢，便谈及婚姻之事。英台将哥嫂做主，已许马氏为辞。山伯自恨来迟，懊悔不迭。分别回去，遂成相思之病，奄奄不起，至岁底身亡。嘱付父母，可葬我于安乐村路口，父母依言葬之。明年，英台出嫁马家，行至安乐村路口，忽然狂风四起，天昏地暗，輿人都不能行。英台举眼观看，但见梁山伯飘然而来，说道：“吾为思贤妹，一病而亡，今葬于此地。贤妹不忘旧谊，可出轿一顾。”英台果然走出轿来，忽然一声响亮，地下裂开丈余，英台从裂中跳下。众人扯其衣服，如蝉脱一般，其衣片片而飞。顷刻天清地明，那地裂处，只如一线之细。歇轿处，正是梁山伯坟墓。乃知生为兄弟，死作夫妻。再看那飞的衣服碎片，变成两般花蝴蝶，传说是二人精灵所化，红者为梁山伯，黑者为祝英台。其种到处有之，至今犹呼其名为梁山伯、祝英台也。后人诗赞云：

三载书帙共起眠，活姻缘作死姻缘。
非关山伯无分晓，还是英台志节坚。

又有一个女子，姓黄名崇嘏，是西蜀临邛人氏。生成聪明俊雅，诗赋俱通，父母双亡，亦无亲族。时宰相周庠镇蜀，崇嘏假扮做秀才，将平日所作诗卷呈上。周庠一见，篇篇道好，字字称奇，乃荐为郡掾。吏事精敏，地方凡有疑狱，累年不决者，一经崇嘏剖断，无不洞然。屡摄府县之事，到处便有声名，胥徒畏服，士民感仰。周庠首荐于朝，言其才可大用，欲妻之以女，央太守作媒，崇嘏只微笑不答。周庠乘他进见，自述其意，崇嘏索纸笔，作诗一首献上。诗曰：

“一辞拾翠 碧江湄，贫守蓬茅但赋诗；

机括：机关。

郡掾：州郡的属官。

拾翠：古代妇女，常于春天采撷百草，作为娱乐，号为“拾翠”。

自服蓝袍居郡掾，永抛鸾镜画蛾眉。
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坚然白璧姿。
幕府若教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

庠见诗，大惊，叩其本末，方知果然是女子。因将女作男，事关风化，不好声张其事，教他辞去郡掾，隐于郭外，乃于郡中择士人嫁之。后来士人亦举进士及第，位致通显，崇嘏累封夫人。据如今搬演《春桃记》传奇，说黄崇嘏中过女状元，此是增藻之词。后人亦有诗赞云：

珠玑满腹彩生毫，更服烹鲜 手段高。
若使生时逢武后，君臣一对女中豪。

那几个女子，都是前朝人，如今再说个近代的，是大明朝弘治年间的故事。南京应天府上元县有个黄公，以贩线香为业，兼带卖些杂货，惯走江北一带地方。江北人见他买卖公道，都唤他做“黄老实”。家中止一妻二女，长女名道聪，幼女名善聪。道聪年长，嫁与本京青溪桥张二哥为妻去了。止有幼女善聪在家，方年一十二岁。母亲一病而亡，殡葬已毕。黄老实又要往江北卖香生理，思想：“女儿在家，孤身无伴，况且年幼未曾许人，怎生放心得下？待寄在姐夫家，又不是个道理。若不做买卖，撇了这走熟的道路，又那里寻几贯钱钞养家度日？”左思右想，去住两难。香货俱已定下，只有这女儿没安顿处。一连想了数日，忽然想着道：“有了，我在客边没人作伴，何不将女假充男子，带将出去？且待年长，再作区处。只是一件，江北主顾人家，都晓得我没儿，今番带着孩子去，倘然被他盘问，露出破绽，却不是个笑话？我如今只说是张家外甥，带出来学做生理，使人不疑。”计较已定，与女儿说通了，制副道袍净袜，教女儿穿着，头上裹个包巾，妆扮起来，好一个清秀孩子。正是：

眉目生成清气，资性那更伶俐。
若还伯道相逢，十个九个过继。

黄老实爹女两人，贩着香货，趁船来到江北庐州府，下了主人家。主人家见善聪生得清秀，无不夸奖，问黄老实道：“这个孩子，是你什么人？”黄老实答道：“是我家外甥，叫做张胜。老汉没有儿子，带他出来走走，认了这起主顾人家，后来好接管老汉的生意。”众人听说，并不疑惑。黄老实下个单身客房，每日出去发货讨帐，留下善聪看房。善聪目不妄视，足不乱移。众人都道这张小官比外公愈加老实，个个欢喜。

自古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黄老实在庐州，不上两年，害个病症，医药不痊，呜呼哀哉。善聪哭了一场，买棺盛殓，权寄于城外古寺之中；思想年幼孤女，往来江湖不便。间壁客房中下着的，

《春桃记》：即院本《女状元春桃记》，金人撰，一说元人撰，已佚。

烹鲜：《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所以后人常用烹鲜比喻治理国家。

也是个贩香客人，又同是应天府人氏，平昔间看他少年诚实，问其姓名来历，那客人答道：“小生姓李，名英，字秀卿，自幼跟随父亲出外经纪。今父亲年老，受不得风霜辛苦，因此把本钱与小生，在此行贩。”善聪道：“我张胜跟随外祖在此，不幸外祖身故，孤寡无依。足下若不弃，愿结为异姓兄弟，合伙生理，彼此有靠。”李英道：“如此最好。”李英年十八岁，长张胜四年，张胜因拜李英为兄，甚相友爱。过了几日，弟兄两个商议，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货，一人住在庐州发货讨帐；一来一去，不致担误了生理，甚为两便。善聪道：“兄弟年幼，况外祖灵柩无力奔回，何颜归于故乡？让哥哥去贩货罢。”于是收拾资本，都交付与李英。李英剩下的货物，和那帐目，也交付与张胜。但是两边买卖，毫厘不欺。从此李英、张胜两家行李，并在一房。李英到庐州时，只在张胜房住，日则同食，夜则同眠。但每夜张胜只是和衣而睡，不脱衫裤，亦不去鞋袜，李英甚以为怪。张胜答道：“兄弟自幼得了个寒疾，才解动里衣，这病就发作，所以如此睡惯了。”李英又问道：“你耳朵上，怎的有个环眼？”张胜道：“幼年时爹娘与我算命，说有关煞，难养，为此穿破两耳。”李英是个诚实君子，这句话便被他瞒过，更不疑惑。张胜也十分小心在意，虽泄溺亦必等到黑晚，私自去方便，不令人瞧见。以此客居虽久，并不露一些些马脚。有诗为证：

女相男形虽不同，全凭心细谨包笼。
只憎一件难遮掩，行步踉蹌三寸弓。

黄善聪假称张胜，在庐州府做生理，初到时止十二岁，光阴似箭，不觉一住九年，如今二十岁了。这几年勤苦营运，手中颇颇活动，比前不同。思想父亲灵柩暴露他乡，亲姐姐数年不会，况且自己终身也不是个了当，乃与李英哥哥商议，只说要搬外公灵柩，回家安葬。李英道：“此乃孝顺之事，只灵柩不比他件，你一人如何担带？做哥的相帮你同走，心中也放得下。待你安葬事毕，再同来就是。”张胜道：“多谢哥哥厚意。”当晚定议，择个吉日，顾下船只，唤几个僧人，做个起灵功德，抬了黄老实的灵柩下船。一路上风顺则行，风逆则止，不一日到了南京，在朝阳门外，觅个空闲房子，将柩寄顿，俟吉下葬。

闲话休叙。再说李英同张胜进了城门，东西分路。李英问道：“兄弟高居何处？做哥的好来拜望。”张胜道：“家下傍着秦淮河清溪桥居住，来日专候哥哥降临茶话。”两下分别。张胜本是黄家女子，那认得途径？喜得秦淮河是个有名的所在，不是个僻地，还好寻问。张胜行至清溪桥下，问着了张家，敲门而入。其日姐夫不在家，望着内里便走。姐姐道聪骂将起来，道：“是人家各有内外，甚么花子，一些体面不存，直入内室，是何道理？男子汉在家时，瞧见了，好歹一百孤拐奉承你，

关煞：星命家称命中注定的灾厄为关煞。

包笼：包藏。

起灵功德：撤除灵位前所做的佛事，称为起灵功德。

清溪桥：即淮清桥，桥址在南京城东南青溪与秦淮河会合处。

孤拐：这里指脚节骨。一百孤拐，即打一百下脚骨。

还不快走！”张胜不慌不忙，笑嘻嘻的作一个揖下去，口中叫道：“姐姐，你自家嫡亲兄弟，如何不认得了？”姐姐骂道：“油嘴光棍！我从来那有兄弟？”张胜道：“姐姐九年前之事，你可思量得出？”姐姐道：“思量甚么？前九年我还记得。我爹爹并没儿子，止生下我姊妹二人，我妹子小名善聪，九年前爹爹带往江北贩香，一去不回。至今音问不通，未审死活存亡。你是何处光棍，却来冒认别人做姐姐！”张胜道：“你要问善聪妹子，我即是也。”说罢，放声大哭。姐姐还不信是真，问道：“你既是善聪妹子，缘何如此妆扮？”张胜道：“父亲临行时，将我改扮为男，只说是外甥张胜，带出来学做生理。不期两年上父亲一病而亡，你妹子虽然殡殓，却恨孤贫，不能扶柩而归。有个同乡人李秀卿，志诚君子，你妹子万不得已，只得与他八拜为交，合伙营生。淹留江北，不觉又六七年，今岁始办归计。适才到此，便来拜见姐姐，别无他故。”姐姐道：“原来如此，你同个男子合伙营生，男女相处许多年，一定配为夫妇了。自古明人不做暗事，何不带顶髻儿？还好看相。恁般乔打扮回来，不雌不雄，好不羞耻人！”张胜道：“不欺姐姐，奴家至今，还是童身，岂敢行苟且之事，玷辱门风。”道聪不信，引入密室验之。你说怎么验法？用细细干灰铺放馊桶之内，却教女子解了下衣，坐于桶上。用绵纸条栖入鼻中，要他打喷嚏。若是破身的，上气泄，下气亦泄，干灰必然吹动；若是童身，其灰如旧。朝廷选妃，都用此法，道聪生长京师，岂有不知？当时试那妹子，果是未破的童身。于是姊妹两人，抱头而哭。道聪慌忙开箱，取出自家裙袄，安排妹子香汤沐浴，教他更换衣服。妹子道：“不欺姐姐，我自出去，未曾解衣露体。今日见了姐姐，方才放心耳。”那一晚，张二哥回家，老婆打发在外厢安歇。姊妹二人，同被而卧，各诉衷肠，整整的叙了一夜说话，眼也不曾合缝。

次日起身，黄善聪梳妆打扮起来，别自一个模样。与姐夫姐姐重新叙礼。道聪在丈夫面前，夸奖妹子贞节，连李秀卿也称赞了几句：“若不是个真诚君子，怎与他相处得许多时？”话犹未绝，只听得门外咳嗽一声，问道：“里面有人么？”黄善聪认得是李秀卿声音，对姐姐说：“教姐夫出去迎他，我今番不好相见了。”道聪道：“你既与他结义过来，又且是个好人，就相见也不妨。”善聪颠倒怕羞起来，不肯出去。道聪只得先教丈夫出去迎接，看他口气，觉也不觉。张二哥连忙趋出，见了李秀卿，叙礼已毕，分宾而坐。秀卿开言道：“小生是李英，特到此访张胜兄弟，不知阁下是他何人？”张二哥笑道：“是在下至亲，只怕他今日不肯与足下相会，枉劳尊驾。”李秀卿道：“说那里话？我与他是异姓骨肉，最相爱契，约定我今日到此。特特而来，那有不会之理？”张二哥道：“其中有个缘故，容从容奉告。”秀卿性急，连连的催促，迟一刻只待发作出来了。慌得张二哥便往内跑，教老婆苦劝姨姐，与李秀卿相见，善聪只是不肯出房。他夫妻两口躲过一边，倒教人将李秀卿请进内宅。秀卿一见了黄善聪，看不仔细，倒退下七八步。善聪叫道：

髻儿：即髻，一种妇女戴的束发冠，一般用银丝编织而成。

馊桶：便桶。

外厢：厢，这里是边的意思。外厢，犹如说外边。

姨姐：小姨，妻子的妹妹。

“哥哥不须疑虑，请来叙话。”秀卿听得声音，方才晓得就是张胜，重走上前作揖道：“兄弟，如何恁般打扮？”善聪道：“一言难尽，请哥哥坐了，容妹子从容告诉。”两人对坐了，善聪将十二岁随父出门始末根由，细细述了一遍，又道：“一向承哥哥带挈提携，感谢不尽。但在先有兄弟之好，今后有男女之嫌，相见只此一次，不复能再聚矣。”秀卿听说，駭了半晌，自思五六年和他同行同卧，竟不晓得他是女子，好生懵懂！便道：“妹子听我一言，我与你相契许久，你知我知，往事不必说了。如今你既青年无主，我亦壮而未娶，何不推八拜之情，合二姓之好？百年谐老，永远团圆，岂不美哉！”善聪羞得满面通红，便起身道：“妾以兄长高义，今日不避形迹，厚颜请见。兄乃言及于乱，非妾所以待兄之意也。”说罢，一头走进去，一头说道：“兄宜速出，勿得停滞，以招物议。”

秀卿被发作一场，好生没趣。回到家中，如痴如醉，颠倒割舍不下起来。乃央媒姬去张家求亲说合。张二哥夫归，到也欣然。无奈善聪立意不肯，道：“嫌疑之际，不可不谨。今日若与配合，无私有私，把七年贞节，一旦付之东流，岂不惹人嘲笑？”媒姬与姐姐两口交劝，只是不允。那边李秀卿执意定要娶善聪为妻，每日缠着媒姬，要他奔走传话。三回五转，徒惹得善聪焦燥，并不见松了半分口气。似恁般说，难道这头亲事就不成了？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七年兄弟意殷勤，今日重逢局面新。
欲表从前清白操，故甘薄幸拒姻亲。

天下只有三般口嘴，极是利害：秀才口，骂遍四方；和尚口，吃遍四方；媒婆口，传遍四方。且说媒婆口，怎地传遍四方？那做媒的有几句口号：

东家走，西家走，两脚奔波气常吼。牵三带四有商量，走进人家不怕狗。前街某，后街某，家家户户皆朋友。相逢先把笑颜开，惯报新闻不待叩。说也有，话也有，指长话短舒开手。一家有事百家知，何曾留下隔宿口？要骗茶，要吃酒，脸皮三寸三分厚。若还羞他说作高，拌干涎沫七八斗。

那黄善聪女扮男妆，千古奇事，又且恁地贞节，世世罕有，这些媒姬，走一遍，说一遍，一传十，十传百，霎时间满京城知道了。人人夸美，个个称奇，虽缙绅之中，谈及此事，都道：“难得，难得。”有守备太监李公，不信其事，差人缉访，果然不谬。乃唤李秀卿来盘问，一一符合。因问秀卿天下美妇人尽多，何必黄家之女？秀卿道：“七年契爱，意不能舍，除却此女，皆非所愿。”李公意甚悯之，乃藏秀卿于衙门中。次日唤前媒姬来，分付道：“闻知黄家女贞节可敬，我有个侄儿欲求他为妇，汝去说合，成则有赏。”那时守备太监，正有权势，谁敢不依？媒姬回覆，亲事已谐了。李公自出己财，替秀卿行聘；又赁下一所空房，密地先送秀卿住下。李公亲身到彼，主张花烛，笙箫鼓乐，取那黄善聪进门成亲。交拜之后，夫妻相见，一场好笑。善聪明知落了李公圈套，事到其间，推阻不得。李公就认秀卿为侄，大出资财，替善聪备办妆奁。

又对合城官府说了，五府六部及府尹县官，各有所助。一来看李公面上，二来都道是一桩奇事，人人要玉成其美。秀卿自此遂为京城中富室，夫妻相爱，连育二子，后来读书显达。有好事者，将此事编成唱本说唱，其名曰《贩香记》。有诗为证，诗曰：

七载男妆不露针，归来独守岁寒心。
编成小说垂闺训，一洗桑间濮上音。

又有一首诗，单道太监李公的好处，诗曰：

节操恩情两得全，宦官谁似李公贤？
虽然没有风流分，种得来生一段缘。

桑间濮上音：桑间濮上之音，指亡国的音乐，一种淫靡的音乐。桑间在濮水上游，即今河南滑县东北。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万里新坟尽少年，修行莫待鬓毛斑。
前程黑暗路头险；十二时中自著研。

这四句诗，单道著禅和子打坐参禅，得成正果，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后修、先修后作的和尚。自家今日说这南渡宋高宗皇帝在位，绍兴年间，有个官人，姓柳，双名宣教，祖贯温州府永嘉县崇阳镇人氏。年方二十五岁，胸藏千古史，腹蕴五车书。自幼父母双亡，蚤年孤苦，宗族又无所依，只身笃学，赘于高判使家。后一举及第，御笔授得宁海军临安府府尹。恭人高氏，年方二十岁，生得聪明智慧，容貌端严。新赘柳府尹在家，未及一年，欲去上任。遂带一仆，名赛儿，一日辞别了丈人、丈母，前往临安府上任。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则一日，已到临安府接官亭。蚤有所属官吏师生，粮里耆老，住持僧道，行首人等，弓兵隶卒，轿马人夫，俱在彼处，迎接入城。到府中，搬移行李什物，安顿已完，这柳府尹出厅到任。厅下一应人等，参拜已毕。柳府尹遂将参见人员花名手本，逐一点过不缺，止有城南水月寺竹林峰住持玉通禅师，乃四川人氏，点不到。府尹大怒道：“此秃无礼！”遂问五山十刹禅师：“何故此僧不来参接？拿来问罪！”当有各寺住持禀覆相公：“此僧乃古佛出世，在竹林峰修行已五十一年，不曾出来。每遇迎送，自有徒弟。望相公方便。”柳府尹虽依僧言不拿，心中不忿。各人自散。

当日府堂公宴，承应歌妓，年方二八，花容娇媚，唱韵悠扬。府尹听罢，大喜，问妓者何名，答言：“贱人姓吴，小字红莲，专一在上厅祗应。”当日酒筵将散，柳府尹唤吴红莲，低声分付：“你明日用心去水月寺内，哄那玉通和尚云雨之事。如了事，就将所用之物前来照证，我这里重赏，判你从良；如不了事，定当记罪。”红莲答言：“领相公钧旨。”出府一路自思，如何是好？眉头一蹙，计上心来。回家将柳府尹之事，一一说与娘知，娘儿两个商议一夜。

至次日午时，天阴无雨，正是十二月冬尽天气。吴红莲一身重孝，手提羹饭，出清波门。走了数里，将及近寺，已是申牌时分，风雨大作。吴红莲到水月寺山门下，倚门而立，进寺，又无人出。直等到天晚，只见个老道人出来关山门。红莲向前道个万福，那老道人回礼道：“天色晚了，娘子请回，我要关山门。”红莲双眼泪下，拜那老道人：“望公公可怜，妾在城住，夫死百日，家中无人，自将羹饭祭奠。哭了一回，不觉天晚雨下，关了城门，回家不得，只得投宿寺中。望公公慈悲，告知长老，容妾寺中过夜，明蚤入城，免虎伤命。”言罢两泪交流，拜倒于山门地下，不肯走起。那老道人乃言：“娘子请起，我与你裁处。”红莲见他如此说，便立起来。那老道人关了山门，领著红莲到僧房侧首

禅和子：禅僧。

宁海军：宋太宗淳化五年，改杭州为宁海军节度。高宗建炎三年，升为临安府。

手本：封建时代官场中下级谒见上司时所用的履历名帖。

照证：照验、做凭据。

清波门：宋临江城西壁靠南第二座城门，俗称閤门。水月寺即在清波门外西南。

一间小屋，乃是老道人卧房，教红莲坐在房内。那老道人连忙走去长老禅房里法座下，禀覆长老道：“山门下有个年少妇人，一身重孝，说道丈夫死了，今日到坟上做羹饭，风雨大作，关了城门，进城不得，要在寺中权歇，明蚤入城，特来禀知长老。”长老见说，乃言：“此是方便之事，天色已晚，你可教他在你房中过夜，明日五更打发他去。”道人领了言语，来说与红莲知道，红莲又拜谢：“公公救命之恩，生死不忘大德。”言罢，坐在老道人房中板凳上。那老道人自去收拾，关门闭户已了，来房中土榻上和衣而睡。这老道人日间辛苦，一觉便睡著。

原来水月寺在桑菜园里，四边又无人家，寺里有两个小和尚都去化缘，因此寺中冷静，无人走动。这红莲听得更鼓已是二更，心中想道：“如何事了？”心乱如麻，遂乃轻移莲步，走至长老房边。那间禅房关著门，一派是大榻窗子，房中挂著一碗琉璃灯，明明亮亮。长老在禅椅之上打坐，也看见红莲在门外。红莲看著长老，遂乃低声叫道：“长老慈悲为念，救度妾身则个。”长老道：“你可去道人房中权宿，来蚤入城，不可在此搅扰我禅房，快去，快去！”红莲在窗外深深拜了十数拜道：“长老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妾身衣服单薄，夜寒难熬，望长老开门，借与一两件衣服，遮盖身体。救得性命，自当拜谢。”道罢，哽哽咽咽哭将起来。这长老是个慈悲善人，心中思忖道：“倘若寒禁，身死在我禅房门首，不当稳便。自古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从禅床上走下来，开了榻子门，放红莲进去。长老取一领破旧禅衣把与他，自己依旧上禅床上坐了。红莲走到禅床边深深拜了十数拜，哭哭啼啼道：“肚疼死也。”这长老并不采他，自己瞑目而坐。怎当红莲哽咽悲哀，将身靠在长老身边，哀声叫疼叫痛，就睡倒在长老身上，或坐在身边，或立起叫唤不止。约莫也是三更，长老忍口不住，乃问红莲曰：“小娘子，你如何只顾哭泣？那里疼痛？”红莲告长老道：“妾丈夫在日，有此肚疼之病，我夫脱衣将妾搂于怀内，将热肚皮贴著妾冷肚皮，便不疼了。不想今夜疼起来，又值寒冷，妾死必矣。怎地得长老肯救妾命，将热肚皮贴在妾身上，便得痊可。若救得妾命，实乃再生之恩。”长老见他苦告不过，只得解开衲衣，抱那红莲在怀内。这红莲赚得长老肯时，便慌忙解了自的衣服，赤了下截身体，倒在怀内道：“望长老一发去了小衣，将热肚皮贴一贴，救妾性命。”长老初时不肯，次后三回五次。此时不由长老禅心不动。这长老看了红莲如花如玉的身体，春心荡漾起来，两个就在禅床上两相欢洽。长老搂著红莲问道：“娘子高姓何名？那里居住？因何到此？”红莲曰：“不敢隐讳，妾乃上厅行首，姓吴，小字红莲，在于城中南新桥居住。”长老此时被魔障缠害，心欢喜，分付道：“此事只可你知我知，不可泄于外人。”少刻，云收雨散，被红莲将口扯下白布衫袖一只，抹了，收入袖中，这长老困倦不知。长老虽然如此，心中疑惑，乃问红莲曰：“姐姐此来，必有缘故，你可实说。”再三逼迫，要问明白。红莲被长老催逼不过，只得实说：“临安府新任柳府尹，怪长老不出寺迎接，心中大恼，因此使妾来与长老成其云雨之事。”长老听罢大惊，悔之不及，道：“我的魔障到了，吾被

寒禁：寒气逼迫。

不当稳便：不当，是不以为、不算的意思。不当稳便，意即不为妥当。

你赚骗，使我破了色戒，堕于地狱。”此时东方已白，长老教道人开了寺门，红莲别了长老，急急出寺回去了。

却说这玉通禅师教老道人烧汤：“我要洗浴。”老道人自去厨下烧汤，长老磨墨捻笔，便写下八句《辞世颂》，曰：

“自入禅门无挂碍，五十二年心自在；
只因一点念头差，犯了如来淫色戒。
你使红莲破我戒，我欠红莲一宿债；
我身德行被你亏，你家门风还我坏。”

写毕摺了，放在香炉足下压著。道人将汤入房中，伏侍长老洗浴罢，换了一身新禅衣，叫老道人分付道：“临安府柳府尹差人来请我时，你可将香炉下筒帖把与来人，教他回覆，不可有误。”道罢，老道人自去殿上烧香扫地，不知玉通禅师已在禅椅上圆寂了。话分两头。却说红莲回到家中，吃了蚤饭，换了色衣，将著布衫袖，径来临安府见柳府尹。府尹正坐厅，见了红莲，连忙退入书院中，唤红莲至面前，问和尚事了得否。红莲将夜来事备细说了一遍，袖中取出衫袖递与看了。柳府尹大喜，教人去堂中取小小墨漆盒儿一个，将白布衫袖子放在盒内，上面用封皮封了。捻起笔来，写一筒子，乃诗四句，其诗云：

“水月禅师号玉通，多时不下竹林峰；
可怜数点菩提水，倾入红莲两瓣中。”

写罢，封了筒子，差一个承局，送与水月寺玉通和尚，要讨回字，不可迟误。承局去了。柳府尹赏红莲钱五百贯，免他一年官唱。红莲拜谢，将了钱自回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承局赍著小盒儿并筒子，来到水月寺中，只见老道人在殿上烧香。承局问长老在何处，老道人遂领了承局，径到禅房中时，只见长老已在禅椅上圆寂去了。老道人言：“长老曾分付道：‘若柳相公差人来请我，将香炉下筒子去回覆。’”承局大惊道：“真是古佛，预先已知此事。”当下承局将了回筒并小盒儿，再回府堂，呈上回筒并原筒，说长老圆寂一事。柳宣教打开回筒一看，乃是八句《辞世颂》，看罢吃了一惊，道：“此和尚乃真僧也，是我坏了他德行。”懊悔不及。差人去叫匠人合一个龕子，将玉通和尚盛了，教南山净慈寺长老法空禅师，与玉通和尚下火。

却说法空径到柳府尹厅上，取覆相公，要问备细。柳府尹将红莲事

《辞世颂》：佛教徒临死时所作的偈语。

圆寂：佛教中称死为圆寂。

承局：官差、差人。

龕子：这里是指佛教中的塔状盛尸器。

南山净慈寺：宋代临安著名的一座大寺，寺在南屏山麓，五代时钱俶建，初名慧日永明院，宋绍兴九年，改称净慈报恩光孝寺。

下火：佛教徒火葬时举行燃火的仪式，叫作下火。

情说了一遍，法空禅师道：“可惜，可惜，此僧差了念头，堕落恶道矣。此事相公坏了他德行，贫僧去与他下火，指点教他归于正道，不堕畜生之中。”言罢，别了府尹，径到水月寺，分付抬龕子出寺后空地。法空长老手捻火把，打个圆相，口中道：

“自到川中数十年，曾在毗卢 顶上眠。
欲透赵州 关捩子，好姻缘做恶姻缘。
桃红柳绿还依旧，石边流水冷潺潺。
今朝指引菩提路，再休错意念红莲。”

恭惟圆寂玉通大和尚之觉灵曰：惟灵五十年来古拙，心中皎如明月，有时照耀当空，大地乾坤清白。可惜法名玉通，今朝作事不通：不去灵山 参佛祖，却向红莲贪淫欲。本是色即是空，谁想空即是色！无福向狮子光 中，享天上之逍遥；有分去驹儿隙 内，受人间之劳碌。虽然路径不迷，争奈去之太速。大众莫要笑他，山僧指引不俗。咦！

一点灵光透碧霄，兰堂画阁添澡浴。”

法空长老道罢，掷下火把，焚龕将尽。当日，看的人不知其数，只见火焰之中，一道金光冲天而去了。法空长老与他拾骨入塔，各自散去。

却说柳宣教夫人高氏，于当夜得一梦，梦见一个和尚，面如满月，身材肥壮，走入卧房。夫人吃了一惊，一身香汗惊醒。自此不觉身怀六甲。光阴似箭，看看十月满足。夫人临盆分娩，生下一个女儿。当时侍妾报与柳宣教，且喜夫人生得一个小姐。三朝满月，取名唤做翠翠。百日周岁，做了多少筵席。正是：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前花影座间移。

这柳翠翠长成八岁，柳宣教官满将及，收拾还乡。端的是：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柳宣教感天行 时疫病，无旬日而故。这柳府尹做官清如水，明似镜，不贪贿赂，囊篋淡薄。夫人具棺木盛贮，挂孝看经，将灵柩寄在柳州寺内。夫人与仆赛儿并女翠翠欲回温州去，路途遥远，又无亲族投奔，身边些

圆相：佛家参禅，在空中或地上划一个圆圈，称为圆相；开始于唐代慧忠禅师。

毗卢：毗卢舍那的略语。法身佛，佛的真身的尊称。

赵州：即唐代高僧从谏，居于赵州观音院，世称赵州和尚。

关捩子：机关、机括。

灵山：即灵鹫山，印度山名，释迦如来曾于此山讲说《法华经》。

狮子光：狮子能降伏一切野兽，佛能降伏一切外道，所以佛经中称佛为人狮子。狮子光，就是佛光。

驹儿隙：比喻人生的迅速短暂。汉代吕后对张良说：人生一世间，好似白驹过隙。

天行：流行性病、传染病，称为天行病。

小钱财，难供路费。乃于在城白马庙前，赁一间房屋，三口儿搬来住下。又无生理，一住八年，囊篋消疏，那仆人逃走。这柳翠翠长成，年纪一十六岁，生得十分容貌。这柳妈妈家中娘儿两个，日不料生，口食不敷，乃央间壁王妈妈，问人借钱。借得羊坝头杨孔目课钱，借了三千贯钱，过了半年，债主索取要紧。这柳妈妈被讨不过，出于无奈，只得央王妈妈做媒，情愿把女儿与杨孔目为妾，言过我要他养老。不数日，杨孔目入赘在柳妈妈家，说：“我养你母子二人，丰衣足食，做个外宅。”

不觉过了两月，这杨孔目因蚤晚不便，又两边家火，忽一日回家，与妻商议，欲搬回家。其妻之父，告女婿停妻取妾，临安府差人捉柳妈妈并女儿一干人到官，要追原聘财礼。柳妈妈诉说贫乏无措，因此将柳翠翠官卖。却说有个工部邹主事，闻知柳翠翠丰姿貌美，聪明秀丽，去问本府讨了，另买一间房子，在抱剑营街，搬那柳妈妈并女儿去住下，养做外宅。又讨个姝子并小厮，伏事走动。这柳翠翠改名柳翠。

原来南渡时，临安府最盛。只这通和坊这条街，金波桥下，有座花月楼，又东去为熙春楼、南瓦子，又南去为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融和坊，其西为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这几个去处都是瓦子。这柳翠是玉通和尚转世，天生聪明，识字知书。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女工针指，无有不会。这邹主事十日半月，来得一遭，千不合，万不合，住在抱剑营，是个行首窟里。这柳翠每日清闲自在，学不出好样儿，见邻妓家有孤老来往，他心中欢喜，也去门首卖俏，引惹子弟们来观看。眉来眼去，渐渐来家宿歇。柳妈妈说他不下，只得随女儿做了行首。多有豪门子弟爱慕他，饮酒作乐，殆无虚日。邹主事看见这般行径，好不雅相，索性与他个决绝，再不往来。这边柳翠落得无人管束，公然大做起来。只因柳宣教不行阴鹭，折了女儿，此乃一报还一报，天理昭然。后人观此，不可不戒。有诗为证，诗曰：

用巧计时伤巧计，爱便宜处落便宜。
莫道自身侥幸免，子孙必定受人欺。

白马庙：即白马神祠，在临安城南寿域坊。

羊坝头：临安城内市西坊，俗称羊坝头，也叫三桥街，东临御街，西为三桥。今杭州羊坝头，即其故址。

孔目：官名，专管稽核文牒、簿籍。宋代秘书诸馆，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转运司等，都设置孔目官或都、副孔目。

课钱：税钱。

两边家火：这里的家火是火食开销的意思。两边家火，即两处开支。

抱剑营街：宋代临安城东街坊名，有上下抱剑营，其西即为沙皮巷（清平坊的俗名）。

通和坊：在临安城中心，御街东首。

金波桥：在通和坊东小桥上。

花月楼：宋代临安酒楼名。

熙春楼、南瓦子：熙春楼，为南宋临安著名酒楼，楼在清冷桥西（清冷桥在金波桥东南）。南瓦子，临安城内瓦舍名，即在熙春楼下。

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太平坊，在临安御街西，与通和坊相对。巾子巷、狮子巷，均在太平坊北。

落便宜：吃亏。

后来直使得一尊古佛，来度柳翠，归依正道，返本还原，成佛作祖。你道这尊古佛是谁？正是月明和尚。他从小出家，真个是五戒具足，一尘不染，在皋亭山显孝寺住持。当先与玉通禅师，俱是法门契友。闻知玉通圆寂之事，呵呵大笑道：“阿婆立脚跟不牢，不免又去做媳妇也。”后来闻柳翠在抱剑营，色艺擅名，心知是玉通禅师转世，意甚怜之。一日，净慈寺法空长老到显孝寺来看月明和尚，坐谈之次，月明和尚谓法空曰：“老通堕落风尘已久，恐积渐沉迷，遂失本性，可以相机度他出世，不可迟矣。”

原来柳翠虽堕娼流，却也有一种好处，从小好的是佛法。所得缠头金帛之资，尽情布施，毫不吝惜。况兼柳妈妈亲生之女，谁敢阻挡？在万松岭下，造石桥一座，名曰柳翠桥；凿一井于抱剑营中，名曰柳翠井。其他方便济人之事，不可尽说。又制下布衣一袭，每逢月朔月望，卸下铅华，穿著布素，闭门念佛；虽宾客如云，此日断不接见，以此为常。那月明和尚只为这节上，识透他根器不坏，所以立心要度他。正是：

“慳贪”二字能除却，终是西方路上人。

却说法空长老，当日领了月明和尚言语，到次日，假以化缘为因，直到抱剑营柳行首门前，敲著木鱼，高声念道：

“欲海轮回，沉迷万劫。眼底荣华，空花易灭。
一旦无常，四大消歇。及早回头，出家念佛。”

这日正值柳翠西湖上游耍刚回，听得化缘和尚声口不俗，便教丫鬟唤入中堂，问道：“师父，你有何本事，来此化缘？”法空长老道：“贫僧没甚本事，只会说些因果。”柳翠问道：“何为因果？”法空长老道：“前为因，后为果；作者为因，受者为果。假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是因，得是果。不因种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恶因得恶果。所以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柳翠见说得明白，心中欢喜，留他吃了斋饭。又问道：“自来佛门广大，也有我辈风尘中人成佛作祖否？”法空长老道：“当初观音大士，见尘世欲根深重，化为美色之女，投身妓馆，一般接客。凡王孙公子，见其容貌，无不倾倒。一与之交接，欲心顿淡。因彼有大法力故，自然能破除邪网。后来无疾而死，里人买棺埋葬。有胡僧见其冢墓，合掌作礼，口称：‘善哉，善哉！’里人说道：‘此乃娼妓之墓，师父错认了。’胡僧说道：‘此非娼妓，乃观世音菩萨化身，来度世上淫欲之辈，归于正道。如若不信，破土观之，其形骸必有奇异。’里人果然不信，忙破土破棺，见骨节联络，交锁不断，色如黄金，方始惊异。因就冢立庙，名为黄金锁子骨菩萨。这叫做清净莲花，污泥不染。小娘子今日混于风尘之中，也

五戒：佛教戒律：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食肉，合称五戒。

皋亭山显孝寺：皋亭山，在临安东北。显孝寺，在皋亭山上，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建，二十八年“赐额”“崇先显孝寺”。

万松岭：在临安清波门（西南城门）外东南方，夹道都是巨松，所以称为万松岭。

因前生种了欲根，所以今生堕落。若今日仍复执迷不悔，把倚门献笑认作本等生涯，将生生世世，浮沉欲海，永无超脱轮回之日矣。”这席话，说得柳翠心中变喜为愁，翻热作冷，顿然起追前悔后之意，便道：“奴家闻师父因果之说，心中如触。倘师父不弃贱流，情愿供养在寒家，朝夕听讲，不知允否？”法空长老道：“贫僧道微德薄，不堪为师；此间皋亭山显孝寺，有个月明禅师，是活佛度世，能知人过去未来之事，小娘子若坚心求道，贫僧当引拜月明禅师。小娘子听其讲解，必能洞了夙因，立地明心见性。”柳翠道：“奴家素闻月明禅师之名，明日便当专访，有烦师父引进。”法空长老道：“贫僧当得。明日侵晨，在显孝寺前相候，小娘子休得失言。”柳翠舒出尖尖玉手，向乌云鬓边拔下一对赤金凤头钗，递与长老道：“些须小物，权表微忱，乞师父笑纳。”法空长老道：“贫僧虽则募化，一饱之外，别无所需，出家人要此首饰何用？”柳翠道：“虽然师父用不著，留作山门修理之费，也见奴家一点诚心。”法空长老那里肯受，合掌辞谢而去。有诗为证：

追欢卖笑作生涯，抱剑营中第一家。
终是法缘前世在，立谈因果倍嗟呀。

再说柳翠自和尚去后，转展寻思，一夜不睡。次早起身，梳洗已毕，浑身上下换了一套新衣。只说要往天竺进香，妈妈谁敢阻当？教丫鬟唤个小轿，一径抬到皋亭山显孝寺来。那法空长老早在寺前相候，见柳翠下轿，引入山门，到大雄宝殿，拜了如来，便同到方丈，参谒月明和尚。正值和尚在禅床上打坐，柳翠一见，不觉拜倒在地，口称：“弟子柳翠参谒。”月明和尚也不回礼，大喝道：“你二十八年烟花债，还偿不够，待要怎么？”吓得柳翠一身冷汗，心中恍惚，如有所悟。再要开言问时，月明和尚又大喝道：“恩爱无多，冤仇有尽，只有佛性，常明不灭。你与柳府尹打了平火，该收拾自己本钱回去了。”说得柳翠肚里恍恍惚惚，连忙磕头道：“闻知吾师大智慧、大光明，能知三生因果；弟子至愚无识，望吾师明言指示则个。”月明和尚又大喝道：“你要识本来面目，可去水月寺中，寻玉通禅师，与你证明。快走，快走！走迟时，老僧禅杖无情，打破你这粉骷髅。”这一回话，唤做“显孝寺堂头三喝”。正是：

欲知因果三生事，只在高僧棒喝中。

柳翠被月明师父连喝三遍，再不敢开言，慌忙起身。依先出了寺门，上了小轿，分付轿夫，径抬到水月寺中，要寻玉通禅师证明。

却说水月寺中行者，见一乘女轿远远而来，内中坐个妇人。看看抬入山门，急忙唤集火工道人，不容他下轿。柳翠问其缘故，行者道：“当初被一个妇人，断送了我寺中老师父性命，至今师父们分付，不容妇人

打了平火：众人凑钱聚餐，叫打平火。这里用以比喻彼此都不吃亏。

堂头：寺院中称方丈为堂头。

火工道人：寺院中的厨工。

入寺。”柳翠又问道：“甚么妇人？如何有恁样做作？”行者道：“二十八年前，有个妇人，夜来寺中投宿，十分哀求，老师父发起慈心，容他过夜。原来这妇人不是良家，是个娼妓，叫做吴红莲，奉柳府尹钧旨，特地前来，哄诱俺老师父。当夜假装肚疼，要老师父替他偎贴，因而破其色戒。老师父惭愧，题了八句偈语，就圆寂去了。”柳翠又问道：“你可记得他偈语么？”行者道：“还记得。”遂将偈语八句，念了一遍。柳翠听得念到“我身德行被你亏，你家门风还我坏”。心中豁然明白，恰像自家平日做下的一般。又问道：“那位老师父唤甚么法名？”行者道：“是玉通禅师。”柳翠点头会意，急唤轿夫抬回抱剑营家里，分付丫鬟：“烧起香汤，我要洗澡。”当时丫鬟伏侍，沐浴已毕。柳翠挽就乌云，取出布衣穿了，掩上房门。桌上见列著文房四宝，拂开素纸，题下偈语二首。偈云：

“本因色戒翻招色，红裙生把缁衣革。
今朝脱得赤条条，柳叶莲花总无迹。”

又云：

“坏你门风我亦羞，冤冤相报甚时休？
今朝卸却恩仇担，廿八年前水月游。”

后面又写道：“我去后随身衣服入殓，送到皋亭山下，求月明师父一把无情火烧却。”写毕，掷笔而逝。丫鬟推门进去，不见声息。向前看时，见柳翠盘膝坐于椅上。叫呼不应，已坐化去了。慌忙报知柳妈妈。柳妈妈吃了一惊，呼儿叫肉，啼哭将来。乱了一回，念了二首偈词，看了后面写的遗嘱，细问丫鬟天竺进香之事，方晓得在显孝寺参师，及水月寺行者一段说话。分明是丈夫柳宣教不行好事，破坏了玉通禅师法体，以致玉通投胎柳家，败其门风。冤冤相报，理之自然。今日被月明和尚指点破了，他就脱然而去。他要送皋亭山下，不可违之。但遗言火厝，心中不忍。所遗衣饰尽多，可为造坟之费，当下买棺盛殓，果然只用随身衣服，不用锦绣金帛之用。入殓已毕，合城公子王孙平昔往来之辈，都来探丧吊孝。闻知坐化之事，无不嗟叹。柳妈妈先遣人到显孝寺，报与月明和尚知道，就与他商量埋骨一事。月明和尚将皋亭山下隙地一块，助与柳妈妈，择日安葬。合城百姓，闻得柳翠死得奇异，都道活佛显化，尽来送葬。造坟已毕，月明和尚向坟合掌作礼，说偈四句。偈云：

“二十八年花柳债，一朝脱卸无拘碍。
红莲柳翠总虚空，从此老通长自在。”

至今皋亭山下，有个柳翠墓古迹。有诗为证：

柳宣教害人自害，通和尚因色堕色。

显孝寺三喝机锋，皋亭山青天白日。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昔为东土寰中客，今作菩提会上人。

手把杨枝临净土，寻思往事是前身。

话说昔日唐太祖，姓李名渊，承隋天下，建都陕西长安，法令一新。仗着次子世民，扫清七十二处狼烟，收伏一十八处蛮洞，改号武德，建文学馆以延一十八学士，造凌烟阁以绘二十三功臣，相魏徵、杜如晦、房玄龄等辈，以治天下。贞观、治平、开元，这几个年号，都是治世。只因玄宗末年，宠任奸臣李林甫、卢杞、杨国忠等，以召安禄山之乱。后来虽然平定，外有藩镇专制，内有宦官弄权，君子退，小人进，终唐之世，不得太平。且说洛阳有一人，姓李名源，字子澄，乃饱学之士，腹中记诵五车书，胸内包藏千古史。因见朝政颠倒，退居不仕，与本处慧林寺首僧圆泽为友，交游甚密。泽亦诗名遍洛，德行满野，乃宿世古佛，一时豪杰皆敬慕之。每与源游山玩水，吊古寻幽，赏月吟风，怡情遣兴，诗赋文词，山川殆遍。忽一日，相约同舟往瞿塘三峡，游天开图画寺。源带一仆人，泽携一弟子，共四人发舟。不半月间，至三峡，舟泊于岸，振衣而起。忽见一妇人，年约三旬，外服旧衣，内穿锦裆，身怀六甲，背负瓦罍而汲清泉。圆泽一见，愀然不悦，指谓李源曰：“此孕妇乃某托身之所也，明早吾即西行矣。”源愕然曰：“吾师此言，是何所主也？”圆泽曰：“吾今圆寂，自有相别言语。”四人乃入寺，寺僧接入。茶毕，圆泽备道所由，众皆惊异。泽乃香汤沐浴，分付弟子已毕，乃与源诀别。说道：“泽今幸生四旬，与君交游甚密；今大限到来，只得分别。后三日，乞到伊家相访，乃某托身之所。三日浴儿，以一笑为验，此晚吾亦卒矣。再后十二年，到杭州天竺寺相见。”乃取纸笔，作《辞世颂》曰：

“四十年来体性空，多于诗酒乐心胸。

今朝别却故人去，日后相逢下竺峰。

咦！

幻身复入红尘内，赢得君家再与逢。”

偈毕，踟躇而化。本寺僧众具衣龕，送入后山岩中，请本寺月峰长老下火。僧众诵经已毕，月峰坐在轿上，手执火把，打个问讯，念云：

“三教从来本一宗，吾师全具得灵通。

今朝觉化归西去，且听山僧道本风。

菩提会：佛家参究菩提佛法的集会。

慧林寺：慧，应当写作惠。惠林寺，唐代洛阳寺院名，在洛阳城北，本为留守李澄别墅，安史之乱后，改为僧寺。

首僧：当家和尚、住持。

天竺寺：杭州寺名，有三天竺，此处指下天竺寺，在飞来峰南，隋朝创建。

下竺峰：杭州有天竺峰，在灵隐山飞来峰南，有上、中、下三竺。

恭惟圆寂圆泽禅师堂头大和尚之觉灵曰：惟灵生于河南，长在洛阳。自入空门，心无挂碍。酒吞江海，诗泣鬼神。惟思玩水寻山，不厌粗衣藜食。交至契之李源，游瞿塘之三峡。因见孕妇而负婴，乃思托身而更出。再世杭州相见，重会今日交契。如今送入离宫，听取山僧指秘。咄！

三生共会下竺峰，葛洪井畔寻踪迹。”

颂毕，茶毗之次，见火中一道青烟，直透云端，烟中显出圆泽全身本相，合掌向空而去。少焉，舍利如雨。众僧收骨入塔，李源不胜悲怆。

首僧留源在寺，闲住数日。至第三日，源乃至寺前，访于居民。去寺不半里，有一人家，姓张，已于三日前生一子。今正三朝，在家浴儿。源乃恳求一见，其人不许。源告以始末，贿以金帛，乃令源至中堂。妇人抱子正浴，小儿见源，果然一笑，源大喜而返。是晚，小儿果卒。源乃别长老回家不题。

日往月来，星移斗换，不觉又十载有余。时唐十六帝僖宗乾符三年，黄巢作乱，天下骚动，万姓流离。君王幸蜀，民舍宫室悉遭兵火，一无所存。亏着晋王李克用，兴兵灭巢，僖宗龙归旧都，天下稍定，道路始通。源因货殖，来至江浙路杭州地方。时当清明，正是良辰美景，西湖北山，游人如蚁。源思十二年前圆泽所言：下天竺相会。乃信步随众而行，见两山夹川，清流可爱，赏心不倦。不觉行入下竺寺西廊，看葛洪炼丹井。转入寺后，见一大石临溪，泉流其畔。源心大喜，少坐片时。

忽闻隔川歌声，源见一牧童，年约十二三岁，身骑牛背，隔水高歌。源心异之，侧耳听其歌云：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

又云：

“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当时恐断肠。

吴越山川游已遍，却寻烟棹上瞿塘。”

歌毕，只见小童远远的看着李源，拍手大笑。源惊异之，急欲过川相问而不可得。遥望牧童，度柳穿林，不知去向。李源不胜惆怅，坐于石上久之。问于僧人，答道：“此乃葛稚川石也。”源深详其诗，乃十二年圆泽之语，并月峰下火文记。至此在下竺相会，恰好正是三生。访问小儿住处，并言无有，源心怏怏而返。后人因呼源所坐葛稚川之石为“三生石”，至今古迹犹存。后来瞿宗吉有诗云：

清波下映紫袿鲜，邂逅相逢峡口船。

葛洪井：在杭州下天竺，相传三国吴赤乌二年，葛洪得道于此，井即其遗迹。

茶毗：梵文的音译，即焚烧。

舍利：梵文的音译，佛身火化以后所结成的珠状物。

瞿宗吉：瞿佑，字宗吉，明钱塘人，曾官周府右长史，内阁办事。著有《存斋诗集》、《翦灯新话》等。

身后身前多少事？三生石上说姻缘。

王元瀚 又有诗云：

处世分明一梦魂，身前身后孰能论？
夕阳山下三生石，遗得荒唐迹尚存。

这段话文，叫做“三生相会”。如今再说个两世相逢的故事，乃是“明悟禅师赶五戒”。又说是“佛印长老度东坡”。

话说大宋英宗治平年间，去那浙江路宁海军钱塘门外，南山净慈孝光禅寺，乃名山古刹。本寺有两个得道高僧，是师兄师弟，一个唤做五戒禅师，一个唤作明悟禅师。这五戒禅师，年三十一岁，形容古怪，左边瞽一目，身不满五尺。本贯西京洛阳人，自幼聪明，举笔成文，琴棋书画，无所不通。长成出家，禅宗释教，如法了得，参禅访道。俗姓金，法名五戒。且问何谓之“五戒”？

第一戒者，不杀生命；
第二戒者，不偷盗财物；
第三戒者，不听淫声美色；
第四戒者，不饮酒茹葷；
第五戒者，不妄言造语。

此谓之“五戒”。忽日云游至本寺，访大行禅师。禅师见五戒佛法晓得，留在寺中，做了上色徒弟。不数年，大行禅师圆寂，本寺僧众立他做住持，每日打坐参禅。那第二个唤做明悟禅师，年二十九岁，生得头圆耳大，面阔口方，眉清目秀，丰彩精神，身長七尺，貌类罗汉。本贯河南太原府人氏，俗姓王，自幼聪明，笔走龙蛇，参禅访道，出家在本处沙陀寺，法名明悟。后亦云游至宁海军，到净慈寺来访五戒禅师。禅师见他聪明了得，就留于本寺做师弟。二人如一母所生，且是好。但遇着说法，二人同升法座，讲说佛教，不在话下。

忽一日冬尽春初，天道严寒，阴云作雪，下了两日。第三日雪霁天晴，五戒禅师清早在方丈禅椅上坐，耳内远远的听得小孩儿啼哭声，当时便叫身边一个知心腹的道人，唤做清一，分付道：“你可去山门外各处看，有甚事来与我说。”清一道：“长老，落了两日雪，今日方晴，料无甚事。”长老道：“你可快去看了来回话。”清一推托不过，只得走到山门边。那时天未明，山门也不曾开。叫门公开了山门，清一打一看时，吃了一惊，道：“善哉，善哉！”正所谓：

日日行方便，时时发道心。
但行平等事，不用问前程。

王元瀚：“瀚”，当作“翰”。王元翰，字伯举，明云南宁州人，万历进士，曾任庶吉士、工科给事中等官。

上色徒弟：即上首徒弟、首座弟子。

当时清一见山门外松树根雪地上，一块破席，放一个小孩儿在那里，口里道：“苦哉，苦哉！甚人家将这个孩儿丢在此间？不是冻死，便是饿死。”走向前仔细一看，却是五六个月一个女儿，将一个破衲头包着，怀内揣着个纸条儿，上写生年月日时辰。清一口里不说，心下思量：“古人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连忙走回方丈，禀复长老道：“不知甚人家，将个五七个月女孩儿，破衣包着，撇在山门外松树根头。这等寒天，又无人来往，怎的做个方便，救他则个！”长老道：“善哉，善哉！清一，难得你善心。你如今抱了回房，早晚把些粥饭与他，喂养长大，把与人家，救他性命，胜做出家人。”

当时清一急急出门去，抱了女儿到方丈中，回复长老。长老看道：“清一，你将那纸条儿我看。”清一递与长老，长老看时，却写道：“今年六月十五日午时生，小名红莲。”长老分付清一，好生抱去房里，养到五七岁，把与人家去，也是好事。清一依言，抱到千佛殿后，一带三间四椽平屋房中，放些火，在火围内烘他，取些粥喂了。似此日往月来，藏在空房中，无人知觉，一向长老也忘了。不觉红莲已经十岁，清一见他生得清秀，诸事见便，藏匿在房里。出门锁了，入门关了，且是谨慎。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倏忽这红莲女长成一十六岁，这清一如自生的女儿一般看待。虽然女子，却只打扮如男子，衣服鞋袜，头上头发，前齐眉，后齐项，一似个小头陀，且是生得清楚，在房内茶饭针线。清一指望寻个女婿，要他养老送终。

一日时遇六月炎天，五戒禅师忽想十数年前之事，洗了浴，吃了晚粥，径走到千佛阁后来。清一道：“长老希行。”长老道：“我问你：那年抱的红莲，如今在那里？”清一不敢隐匿，引长老到房中一见，吃了一惊，却似：

分开八块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来。

长老一见红莲，一时差讹了念头，邪心遂起，嘻嘻笑道：“清一，你今晚可送红莲到我卧房中来，不可有误。你若依我，我自抬举你。此事切不可泄漏，只教他做个小头陀，不要使人识破他是女子。”清一口中应允，心内想道：“欲待不依长老又难，依了长老，今夜去到房中，必坏了女身，千难万难。”长老见清一应不爽利，便道：“清一，你锁了房门跟我到房里去。”清一跟了长老，径到房中。长老去衣箱里，取出十两银子，把与清一道：“你且将这些去用，我明日与你讨道度牒，剃你做徒弟，你心下如何？”清一道：“多谢长老抬举。”只得收了银子，别了长老，回到房中，低低说与红莲道：“我儿，却才来的，是本寺长老。他见你，心中喜爱。你今等夜静，我送你去伏事长老。你可小心仔细，不可有误。”红莲见父亲如此说，便应允了。

衲头：即衲衣，又名粪扫衣，一种用人家抛弃的破衣服缝缀成的僧衣。

见便：机灵、聪敏。

希行：少走动、不常来的意思。

顶阳骨：头盖骨。

到晚，两个吃了晚饭。约莫二更天气，清一领了红莲，径到长老房中，门窗无些阻当。原来长老有两个行者在身边伏事，当晚分付：“我要出外闲走乘凉，门窗且未要关。”因此无阻。长老自在房中等清一送红莲来。候至二更，只见清一送小头陀来房中。长老接入房内，分付清一：“你到明日此时来领他回房去。”清一自回房中去了。

且说长老关了房门，灭了琉璃灯，携住红莲手，一将到床前，教红莲脱了衣服，长老向前一搂，搂在怀中，抱上床去。当日长老与红莲云收雨散，却好五更，天色将明。长老思量一计，怎生藏他在房中。房中有口大衣厨，长老开了锁，将厨内物件都收拾了，却教红莲坐在厨中，分付道：“饭食我自将来与你吃，可放心宁耐 则个。”红莲是女孩儿家，初被长老淫勾，心中也喜，躲在衣厨内，把锁锁了。少间，长老上殿诵经毕，入房，闭了房门，将厨开了锁，放出红莲，把饮食与他吃了，又放些果子在厨内，依先锁了。至晚，清一来房中领红莲回房去了。

却说明悟禅师，当夜在禅椅上入定回来，慧眼已知五戒禅师差了念头，犯了色戒，淫了红莲，把多年清行，付之东流。“我今劝省他，不可如此，也不说出。”至次日，正是六月尽，门外撒骨池内，红白莲花盛开。明悟长老令行者采一朵白莲花，将回自己房中，取一花瓶插了，教道人备杯清茶在房中，却教行者去请五戒禅师：“我与他赏莲花，吟诗谈话则个。”不多时，行者请到五戒禅师。两个长老坐下，明悟道：“师兄，我今日见莲花盛开，对此美景，折一朵在瓶中，特请师兄吟诗清话。”五戒道：“多蒙清爱。”行者捧茶至，茶罢，明悟禅师道：“行者，取文房四宝来。”行者取至面前，五戒道：“将何物为题？”明悟道：“便将莲花为题。”五戒捻起笔来，便写四句诗道：

“一枝菡萏瓣初张，相伴葵榴花正芳。
似火石榴虽可爱，争如翠盖菱荷香？”

五戒诗罢，明悟道：“师兄有诗，小僧岂得无语乎？”落笔便写四句诗曰：

“春来桃杏尽舒张，万蕊千花斗艳芳。
夏赏菱荷真可爱，红莲争似白莲香？”

明悟长老依韵诗罢，呵呵大笑。

五戒听了此言，心中一时解悟，面皮红一回、青一回，便转身辞回卧房，对行者道：“快与我烧桶汤来洗浴。”行者连忙烧汤与长老洗浴罢，换了一身新衣服，取张禅椅到房中，将笔在手，拂开一张素纸，便写八句《辞世颂》曰：

“吾年四十七，万法本归一；
只为念头差，今朝去得急。”

宁耐：忍耐。

撒骨池：宋代民间流行火葬，寺院都开一池塘，让人把骨烬撒在水中。举行火葬的场所，叫化人场；撒骨的池塘，称为撒骨池。

传与悟和尚，何劳苦相逼？
幻身如雷电，依旧苍天碧。”

写罢《辞世颂》，教焚一炉香在面前，长老上禅椅上，左脚压右脚，右脚压左脚，合掌坐化。

行者忙去报与明悟禅师。禅师听得大惊，走到房中看时，见五戒师兄已自坐化去了。看了面前《辞世颂》，道：“你好却好了，只可惜差了这一着。你如今虽得个男子身，长成不信佛、法、僧三宝，必然灭佛谤僧，后世却堕落苦海，不得皈依佛道，深可痛哉！真可惜哉！你道你走得快，我赶你不着不信！”当时也教道人烧汤洗浴，换了衣服，到方丈中，上禅椅跏趺而坐，分付徒众道：“我今去赶五戒和尚，汝等可将两个瓮子盛了，放三日一同焚化。”嘱罢圆寂而去。众僧皆惊，有如此异事！城内城外听得本寺两个禅师同日坐化，各皆惊讶，来烧香礼拜，布施者，人山人海，男子妇人不计其数。嚷了三日，抬去金牛寺焚化，拾骨撒了。

这清一遂浼人说议亲事，将红莲女嫁与一个做扇子的刘待诏为妻，养了清一在家，过了下半世，不在话下。

且说明悟一灵真性，直赶至四川眉州眉山县城，五戒已自托生在一个人家。这个人家，姓苏名洵，字明允，号老泉居士，诗礼之人。院君王氏，夜梦一瞽目和尚，走入房中，吃了一惊。明旦分娩一子，生得眉清目秀，父母皆喜。三朝满月，百日一周，不在话下。

却说明悟一灵，也托生在本处，姓谢名原，字道清。妻章氏，亦梦一罗汉，手持一印，来家抄化。因惊醒，遂生一子。年长，取名谢瑞卿。自幼不吃荤酒，一心只爱出家。父母是世宦之家，怎么肯？勉强送他学堂攻书，资性聪明，过目不忘，吟诗作赋，无不出人头地。喜看的是诸经内典，一览辄能解会。随你高僧讲论，都不如他。可惜一肚子学问，不屑应举求官，但说着功名之事，笑而不答。这也不在话下。

却说苏老泉的孩儿，年长七岁，教他读书写字，十分聪明，目视五行书。行至十岁来，五经三史，无所不通，取名苏轼，字子瞻。此人文章冠世，举笔珠玑，从幼与谢瑞卿同窗相厚，只是志趣不同。那东坡志在功名，偏不信佛法，最恼的是和尚，常言：“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我若一朝管了军民，定要灭了这和尚们，方遂吾愿。”见谢瑞卿不用荤酒，便大笑道：“酒肉乃养生之物，依你不杀生，不吃肉，羊、豕、鸡、鹅，填街塞巷，人也没处安身了。况酒是米做的，又不害性命，吃些何伤？”每常二人相会，瑞卿便劝子瞻学佛，子瞻便劝瑞卿做官。瑞卿道：“你那做官，是不了之事，不如学佛三生结果。”子瞻道：“你那学佛，是无影之谈，不如做官，实在事业。”终日议论，各不相胜。

仁宗天子嘉祐改元，子瞻往东京应举，要拉谢瑞卿同去，瑞卿不从。子瞻一举成名，御笔除翰林学士，锦衣玉食，前呼后拥，富贵非常。思

金牛寺：南宋临安寺名，即金牛护法院，创建于五代吴越王时，寺址在昭庆寺西。

抄化：募化。

行至：到达、等到。

念窗友谢瑞卿，不肯出仕。“吾今接他到东京，他见我如此富贵，必然动了功名之念。”于是修书一封，差人到眉山县接谢瑞卿到来。谢瑞卿也恐怕子瞻一旦富贵，果然谤佛灭僧，也要劝化他回心改念，遂随着差人到东京，与子瞻相见。两人终日谈论，依旧各执己见，不相上下。

你说事有凑巧，物有偶然。适值东京大旱，赤地千里。仁宗天子降旨，特于内庭修建七日黄罗大醮，为万民祈雨。仁宗一日亲自行香二次，百官皆素服奔走执事。翰林官专管撰青词，子瞻奉旨修撰，要拉瑞卿同去，共观胜会，瑞卿心中却不愿行。子瞻道：“你平昔最喜佛事，今日朝廷请下三十六处名僧，建下祈场，诵经设醮，你不去随喜，却不挫过？”瑞卿道：“朝廷设醮，虽然仪文好看，都是套数，那有什么高僧谈经说法，使人倾听？”看起来也是子瞻法缘该到，自然生出机会来。当日子瞻定要瑞卿作伴同往，瑞卿拗他不过，只得从命。二人到了佛场，子瞻随班效劳。瑞卿打扮个道人模样，往来观看法事。

忽然仁宗天子驾到，众官迎入，在佛前拈香下拜。瑞卿上前一步，偷看圣容，被仁宗龙目观见。瑞卿生得面方耳大，丰仪出众，仁宗金口玉言，问道：“这汉子何人？”苏轼一时着了忙，使个急智，跪下奏道：“此乃大相国寺新来一个道人，为他深通经典，在此供香火之役。”仁宗道：“好个相貌，既然深通经典，赐你度牒一道，钦度为僧。”谢瑞卿自小便要出家做和尚，恰好圣旨分付，正中其意，当下谢恩已毕，奏道：“既蒙圣恩剃度，愿求御定法名。”仁宗天子问礼部取一道度牒，御笔判定“佛印”二字。瑞卿领了度牒，重又叩谢。候圣驾退了，瑞卿就于醮坛佛前祝发，自此只叫佛印，不叫谢瑞卿了。那大相国寺众僧，见佛印参透佛法，又且圣旨剃度，苏学土的乡亲好友，谁敢怠慢？都称他做“禅师”，不在话下。

且说苏子瞻特地接谢瑞卿来东京，指望劝他出仕，谁知带他到醮坛行走，累他落发改名为僧，心上好不过意。谢瑞卿向来劝子瞻信心学佛，子瞻不从，今日到是子瞻作成他落发，岂非天数，前缘注定？那佛印虽然心爱出家，故意埋怨子瞻许多言语，子瞻惶恐无任，只是谢罪，再不敢说做和尚的半个字儿不好。任凭佛印谈经说法，只得悉心听受；若不听受时，佛印就发恼起来。听了多遍，渐渐相习，也觉佛经讲得有理，不似向来水火不投的光景了。朔望日，佛印定要子瞻到相国寺中礼佛奉斋，子瞻只得依他。又子瞻素爱佛印谈论，日常无事，便到寺中与佛印闲讲，或分韵吟诗。佛印不动荤酒，子瞻也随着吃素，把个毁僧谤佛的苏学士，变做了护法敬僧的苏子瞻了。佛印乘机又劝子瞻弃官修行。子瞻道：“待我宦成名就，筑室寺东，与师同隐。”因此别号东坡居士，人都称为苏东坡。

那苏东坡在翰林数年，到神宗皇帝熙宁改元，差他知贡举，出策题内讥诮了当朝宰相王安石，安石在天子面前谮他恃才轻薄，不宜在史馆，遂出为杭州通判。与佛印相别，自去杭州赴任。一日，在府中闲坐，忽见门吏报说，有一和尚说是本处灵隐寺住持，要见学士相公。东坡教门

黄罗大醮：设醮遍召天神、地祇、鬼魂，忏悔罪过，祈求超升，称为黄罗大醮，也写作黄籙大醮。

套数：这里是套子、成套、俗套的意思。

佛场：做佛事的地方。也叫选佛场。

吏出问何事要见相公，佛印见问，于门吏处借纸笔墨来，便写四字送入府去。东坡看其四字：“诗僧谒见。”东坡取笔来批一笔云：“诗僧焉敢谒王侯？”教门吏把与和尚，和尚又写四句诗道：

“大海尚容蛟龙隐，高山也许凤皇游；
笑却小人无度量，‘诗僧焉敢谒王侯’！”

东坡见此诗，方才认出字迹，惊讶道：“他为何也到此处？快请相见。”你道那和尚是谁？正是佛印禅师，因为苏学士谪官杭州，他辞下大相国寺，行脚到杭州灵隐寺住持，又与东坡朝夕往来。后来东坡自杭州迁任徐州，又自徐州迁任湖州，佛印到处相随。

神宗天子元丰二年，东坡在湖州做知府，偶感触时事，做了几首诗，诗中未免含着讥讽之意。御史李定、王珪等交章劾奏苏轼诽谤朝政，天子震怒，遣校尉拿苏轼来京，下御史台狱，就命李定勘问。李定是王安石门生，正是苏家对头，坐他大逆不道，问成死罪。东坡在狱中，想着甚来由，读书做官，今日为几句诗上，便丧了性命？乃吟诗一首自叹，诗曰：

“人家生子愿聪明，我为聪明丧了生；
但愿养儿皆愚鲁，无灾无祸到公卿。”

吟罢，凄然泪下，想道：“我今日所处之地，分明似鸡鸭到了庖人手里，有死无活。想鸡鸭得何罪，时常烹宰他来吃？只为他不会说话，有屈莫伸。今日我苏轼枉了能言快语，又向那处伸冤？岂不苦哉！记得佛印时常劝我戒杀持斋，又劝我弃官修行，今日看来，他的说话，句句都是，悔不从其言也。”

叹声未绝，忽听得数珠索落一声，念句“阿弥陀佛”。东坡大惊，睁眼看时，乃是佛印禅师。东坡忘其身于狱中，急起身迎接，问道：“师兄何来？”佛印道：“南山净慈孝光禅寺，红莲花盛开，同学士去玩赏。”东坡不觉相随而行，到于孝光禅寺。进了山门，一路僧房曲折，分明是熟游之地；法堂中摆设钟磬经典之类，件件认得，好似自家家里一般，心下好生惊怪。寺前寺后，走了一回，并不见有莲花，乃问佛印禅师道：“红莲在那里？”佛印向后一指道：“这不是红莲来也？”东坡回头看时，只见一个少年女子，从千佛殿后，冉冉而来，走到面前，深深道个万福。东坡看那女子，如旧日相识。那女子向袖中摸出花笺一幅，求学士题诗。佛印早取到笔砚，东坡遂信手写出四句，道是：

“四十七年一念错，贪却红莲甘堕却。
孝光禅寺晓钟鸣，这回抱定如来脚。”

那女子看了诗，扯得粉碎，一把抱定东坡，说道：“学士休得忘恩负义！”东坡正没奈何，却得佛印劈手拍开，惊出一身冷汗。醒将转来，乃是南

柯一梦，狱中更鼓正打五更。东坡寻思，此梦非常，四句诗一字不忘，正不知甚么缘故。忽听得远远晓钟声响，心中顿然开悟：“分明前世在孝光寺出家，为色欲堕落，今生受此苦楚。若得佛力覆庇，重见天日，当一心护法，学佛修行。”

少顷天明，只见狱官进来称贺，说圣旨赦学士之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东坡得赦，才出狱门，只见佛印禅师在于门首，上前问讯，道：“学士无恙？贫僧相候久矣！”原来被逮之日，佛印也离了湖州，重来东京大相国寺住持，看取东坡下落。闻他问成死罪，各处与他分诉求救，却得吴充、王安礼两个正人，在天子面前竭力保奏。太皇太后曹氏，自仁宗朝便闻苏轼才名，今日也在宫中劝解。天子回心转意，方有这道赦书。东坡见了佛印，分明是再世相逢，倍加欢喜。东坡到五凤楼下，谢恩过了，便来大相国寺，寻佛印说其夜来之梦。说到中间，佛印道：“住了，贫僧昨夜亦梦如此。”也将所梦说出后一段，与东坡梦中无二，二人互相叹异。

次日，圣旨下，苏轼谪守黄州。东坡与佛印相约，且不上任，迂路先到宁海军钱塘门外来访孝光禅寺。比及到时，路径门户，一如梦中熟识。访问僧众，备言五戒私污红莲之事。那五戒临化去时，所写《辞世颂》，寺僧兀自藏着。东坡索来看了，与自己梦中所题四句诗相合，方知佛法轮回，并非诳语，佛印乃明悟转生无疑。此时东坡便要削发披缁，跟随佛印出家。佛印到不允从，说道：“学士宦缘未断，二十年后，方能脱离尘俗。但愿坚持道心，休得改变。”东坡听了佛印言语，复来黄州上任。自此不杀生，不多饮酒，浑身内外，皆穿布衣，每日看经礼佛。在黄州三年，佛印仍朝夕相随，无日不会。

哲宗皇帝元祐改元，取东坡回京，升做翰林学士，经筵讲官。不数年，升做礼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佛印又在大相国寺相依，往来不绝。

到绍圣年间，章惇做了宰相，复行王安石之政，将东坡贬出定州安置。东坡到相国寺相辞佛印，佛印道：“学士宿业未除，合有几番劳苦。”东坡问道：“何时得脱？”佛印说出八个字来，道是：

“逢永而返，逢玉而终。”

又道：“学士牢记此八字者！学士今番跋涉忒大，贫僧不得相随，只在东京等候。”东坡怏怏而别。到定州未及半年，再贬英州；不多时，又贬惠州安置；在惠州年余，又徙儋州；又自儋州移廉州；自廉州移永州；踪迹无定，方悟佛印“跋涉忒大”之语。

在永州不多时，赦书又到，召还提举玉局观。想着：“‘逢永而返’，

分诉：辩解。

吴充：宋代人，宋神宗熙宁中，代王安石为相，请召返司马光等十余人。后蔡确执政，充罢为宫观使。

王安礼：宋代人，王安石之弟。苏轼下狱，由于王安礼向宋神宗劝说，才得从轻定罪。

五凤楼：这里是指宋汴京皇城正门宣德楼。宣德楼共有五座门，镌刻龙凤飞云，所以习俗也称为五凤楼。

宿业：前世所造的恶因。

者：句尾词，表示命令、请求等语气，相当于吧、呀、呵。

提举玉局观：玉局观，宋代成都道观名。提举宫观，为宋代祠禄官的一种名称。

此句已应了；‘逢玉而终’，此乃我终身结局矣。”乃急急登程，重到东京，再与佛印禅师相会。佛印道：“贫僧久欲回家，只等学士同行。”东坡此时大通佛理，便晓得了。当夜两个在相国寺，一同沐浴了毕，讲论到五更，分别而去。这里佛印在相国寺圆寂，东坡回到寓中，亦无疾而逝。

至道君皇帝时，有方士道：“东坡已作大罗仙。亏了佛印相随一生，所以不致堕落。佛印是古佛出世。”这两世相逢，古今罕有，至今流传做话本。有诗为证：

禅宗法教岂非凡，佛祖流传在世间。
铁树开花千载易，坠落阿鼻要出难。

话本：讲唱故事的脚本。

阿鼻：指阿鼻地狱。梵语，意思是无间断。阿鼻地狱，就是永久住在地狱之中。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扰扰劳生，待足何时是足？据见定，随家丰俭，便堪龟缩。得意浓时休进步，须防世事多番覆。枉教人白了少年头，空碌碌。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又何须采药访蓬莱？但寡欲。”

这篇词，名《满江红》，是晦庵和尚所作，劝人乐天知命之意。凡人万事莫逃乎命，假如命中所有，自然不求而至；若命里没有，枉自劳神，只索罢休。你又不是司马重湘秀才，难道与阎罗王寻闹不成？说话的，就是司马重湘，怎地与阎罗王寻闹？毕竟那个理长，那个理短？请看下回便见。诗曰：

世间屈事万千千，欲觅长梯问老天。
休怪老天公道少，生生世世宿因缘。

话说东汉灵帝时，蜀郡益州，有一秀才，覆姓司马，名貌，表字重湘。资性聪明，一目十行俱下。八岁纵笔成文，本郡举他应神童，起送至京。因出言不逊，冲突了试官，打落下去。及年长，深悔轻薄之非，更修端谨之行，闭户读书，不问外事。双亲死，庐墓六年，人称其孝。乡里中屡次举他孝廉、有道及博学宏词，都为有势力者夺去，悒悒不得志。自光和元年，灵帝始开西邸，卖官鬻爵，视官职尊卑，入钱多少，各有定价：欲为三公者，价千万；欲为卿者，价五百万。崔烈讨了傅母的人情，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后受职谢恩之日，灵帝顿足懊悔道：“好个官，可惜贱卖了。若小小作难，千万必可得也。”又置鸿都门学，敕州、郡、三公，举用富家郎为诸生。若入得钱多者，出为刺史，入为尚书，士君子耻与其列。司马重湘家贫，因此无人提挈，淹滞至五十岁，空负一腔才学，不得出身，屈埋于众人之中，心中怏怏不平。乃因酒醉，取文房四宝，且吟且写，遂成《怨词》一篇，词曰：

“天生我才兮，岂无用之？豪杰自期兮，奈此数奇。五十不遇兮，困迹蓬藁。纷纷金紫兮，彼何人斯？胸无一物兮，囊有馀货。富者乘云兮，贫者堕泥。贤愚颠倒兮，题雄为雌。世运沦夷兮，俾我嵒崎。天道何知兮，将无有私？欲叩未曲兮，悲涕淋漓。”

写毕，讽咏再四。馀情不尽，又题八句：

晦庵和尚：南宋时的一个和尚。

孝廉：选举科目名。汉代制度，郡国每年荐举孝廉各一人。

有道：东汉时设置的选举科目之一。

博学宏词：选举科目名。唐代设博学宏词科，以考拔博学能文之士。南宋时也曾设置此科。

傅母：保姆。此指汉灵帝刘宏的保姆。

作难：为难。

“得失与穷通，前生都注定；
问彼注定时，何不判忠佞？
善士叹沉埋，凶人得暴横；
我若作阎罗，世事皆更正。”

不觉天晚，点上灯来，重湘于灯下，将前诗吟哦了数遍，猛然怒起，把诗稿向灯焚了，叫道：“老天，老天！你若还有知，将何言抵对？我司马貌一生鲠直，并无奸佞，便提我到阎罗殿前，我也理直气壮，不怕甚的！”说罢，自觉身子困倦，倚卓而卧。

只见七八个鬼卒，青面獠牙，一般的三尺多长，从桌底下钻出，向重湘戏侮了回，说道：“你这秀才，有何才学，辄敢怨天尤地，毁谤阴司！如今我们来拿你去见阎罗王，只教你有口难开。”重湘道：“你阎罗王自不公正，反怪他人谤毁，是何道理！”众鬼不由分说，一齐上前，或扯手，或扯脚，把重湘拖下坐来，便将黑索子望他颈上套去。重湘大叫一声，醒将转来，满身冷汗。但见短灯一盏，半明半灭，好生凄惨。

重湘连打几个寒噤，自觉身子不快，叫妻房汪氏点盏热茶来吃。汪氏点茶来，重湘吃了，转觉神昏体倦，头重脚轻。汪氏扶他上床，次日昏迷不醒，叫唤也不答应，正不知什么病症。捱至黄昏，口中无气，直挺挺的死了。汪氏大哭一场，见他手脚尚软，心头还有些微热，不敢移动他，只守在他头边，哭天哭地。

话分两头。原来重湘写了《怨词》，焚于灯下，被夜游神体察，奏知玉帝。玉帝见了大怒，道：“世人爵禄深沉，关系气运。依你说，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有才显荣，无才者黜落；天下世世太平，江山也永不更变了，岂有此理！小儒见识不广，反说天道有私。速宜治罪，以儆妄言之辈。”时有太白金星启奏道：“司马貌虽然出言无忌，但此人因才高运蹇，抑郁不平，致有此论。若据福善祸淫的常理，他所言未为无当，可谅情而恕之。”玉帝道：“他欲作阎罗，把世事更正，甚是狂妄。阎罗岂凡夫可做？阴司案牘如山，十殿阎君食不暇给；偏他有甚本事，一一更正来？”金星又奏道：“司马貌口出大言，必有大才。若论阴司，果有不平之事，几百年滞狱，未经判断的，往往地狱中怨气上冲天庭。以臣愚见，不若押司马貌到阴司，权替阎罗王半日之位，凡阴司有冤枉事情，着他剖断。若断得公明，将功恕罪；倘若不公不明，即时行罚，他心始服也。”玉帝准奏，即差金星奉旨，到阴司森罗殿，命阎君即勾司马貌到来，权借王位与坐。只限一晚六个时辰，容他放告理狱。若断得公明，来生注他极富极贵，以酬其今生抑郁之苦；倘无才判问，把他打落酆都地狱，永不得转人身。阎君得旨，便差无常小鬼，将重湘勾到地府。

重湘见了小鬼，全然无惧，随之而行。到森罗殿前，小鬼喝教下跪，重湘问道：“上面坐者何人？我去跪他！”小鬼道：“此乃阎罗天子。”重湘闻说，心中大喜，叫道：“阎君，阎君，我司马貌久欲见你，吐露胸中不平之气，今日幸得相遇。你贵居王位，有左右判官，又有千万鬼卒，牛头、马面，帮扶者甚众；我司马貌只是个穷秀才，孑然一身，生

死出你之手。你休得把势力相压，须是平心论理，理胜者为强。”阎君道：“寡人忝为阴司之主，凡事皆依天道而行，你有何德能，便要代我之位？所更正者何事？”重湘道：“阎君，你说奉天行道，天道以爱人为心，以劝善惩恶为公。如今世人有等吝啬的，偏教他财积如山；有等肯做好事的，偏教他手中空乏；有等刻薄害人的，偏教他处富贵之位，得肆其恶；有等忠厚肯扶持人的，偏教他吃亏受辱，不遂其愿。作善者常被作恶者欺瞒，有才者反为无才者凌压。有冤无诉，有屈无伸，皆由你阎君判断不公之故。即如我马司貌，一生苦志读书，力行孝弟，有甚不合天心处，却教我终身蹭蹬，屈于庸流之下？似此颠倒贤愚，要你阎君何用？若让我马司貌坐于森罗殿上，怎得有此不平之事？”阎君笑道：“天道报应，或迟或早，若明若暗；或食报于前生，或留报于后代。假如富人吝啬，其富乃前生行苦所致；今生吝啬，不种福田，来生必受饿鬼之报矣。贫人亦由前生作业，或横用非财，受享太过，以致今生穷苦；若随缘作善，来生依然丰衣足食。由此而推，刻薄者虽今生富贵，难免堕落；忠厚者虽暂时亏辱，定注显达。此乃一定之理，又何疑焉？人见目前，天见久远。人每不能测天，致汝纷纭议论，皆由浅见薄识之故也。”重湘道：“既说阴司报应不爽，阴间岂无冤鬼？你敢取从前案卷，与我一一稽查么？若果事事公平，人人心服，我司马貌甘服妄言之罪。”阎君道：“上帝有旨，将阎罗王位权借你六个时辰，容放告理狱。若断得公明，还你来生之富贵；倘无才判问，永堕酆都地狱，不得人身。”重湘道：“玉帝果有此旨，是吾之愿也。”

当下阎君在御座起身，唤重湘入后殿，戴平天冠，穿蟒衣，束玉带，装扮出阎罗天子气象。鬼卒打起升堂鼓，报道：“新阎君升殿！”善恶诸司，六曹法吏，判官小鬼，齐齐整整，分立两边。重湘手执玉简，昂然而出，升于法座。诸司吏卒，参拜已毕，禀问要抬出放告牌。重湘想道：“五岳四海，多少生灵？上帝只限我六个时辰管事，倘然判问不结，只道我无才了，取罪不便。”心生一计，便教判官分付：“寡人奉帝旨管事，只六个时辰，不及放告。你可取从前案卷来查，若有天大疑难事情，累百年不决者，寡人判断几件，与你阴司问事的做个榜样。”判官禀道：“只有汉初四宗文卷，至今三百五十余年，未曾断结，乞我王拘审。”重湘道：“取卷上来看。”判官捧卷呈上，重湘揭开看时：

一宗屈杀忠臣事，

原告：韩信、彭越、英布。

被告：刘邦、吕氏。

一宗恩将仇报事，

原告：丁公。

被告：刘邦。

扶持：有服侍、帮助等意思。这里作帮助解。

平天冠：冕的俗称。

六曹：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合称六曹。

放告牌：官府接纳诉讼时所出的告示牌。

取罪不便：取罪，就是得罪、招致罪名。不便，这里是不妥的意思。

一宗专权夺位事，

原告：戚氏。

被告：吕氏。

一宗乘危逼命事，

原告：项羽。

被告：王翳、杨喜、夏广、吕马童、吕胜、杨武。

重湘览毕，呵呵大笑道：“恁样大事，如何反不问决？你们六曹吏司，都该究罪。这都是向来阎君因循担阁之故，寡人今夜都与你判断明白。”随叫直日鬼吏，照单开四宗文卷原被告姓名，一齐唤到，挨次听审。那时振动了地府，闹遍了阴司。有诗为证：

每逢疑狱便因循，地府阳间事体均。

今日重湘新气象，千年怨气一朝伸。

鬼吏禀道：“人犯已拘齐了，请爷发落。”重湘道：“带第一起上来。”判官高声叫道：“第一起犯人听点！”原被共五名，逐一点过，答应：

原告：韩信有，彭越有，英布有。

被告：刘邦有，吕氏有。

重湘先唤韩信上来，问道：“你先事项羽，位不过郎中，言不听，计不从；一遇汉祖，筑坛拜将，捧毂推轮，后封王爵以酬其功。如何又起谋叛之心，自取罪戮？今日反告其主！”韩信道：“阎君在上，韩信一一告诉。某受汉王筑坛拜将之恩，使尽心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与汉王定了三秦；又救汉皇于荥阳，虏魏王豹，破代兵，禽赵王歇；北定燕，东定齐，下七十余城；南败楚兵二十万，杀了名将龙且；九里山排下十面埋伏，杀尽楚兵；又遣六将，逼死项王于乌江渡口。造下十大功劳，指望子子孙孙世享富贵。谁知汉祖得了天下，不念前功，将某贬爵。吕后又与萧何定计，哄某长乐宫，不由分说，叫武士缚某斩之；诬以反叛，夷某三族。某自思无罪，受此惨祸，今三百五十余年，衔冤未报，伏乞阎君明断。”重湘道：“你既为元帅，有勇无谋，岂无商量帮助之人？被人哄诱，如缚小儿，今日却怨谁来？”韩信道：“曾有一个军师，姓蒯，名通，奈何有始无终，半途而去。”

重湘叫鬼吏，快拘蒯通来审。霎时间，蒯通唤到。重湘道：“韩信说你有始无终，半途而逃，不尽军师之职，是何道理？”蒯通道：“非我有始无终，是韩信不听忠言，以致于此。当初韩信破走了齐王田广，是我进表洛阳，与他付个假王名号，以镇齐人之心。汉王骂道：‘胯下夫，楚尚未灭，便想王位！’其时张子房在背后，轻轻踢汉皇之足，附耳低言：‘用人之际，休得为小失大。’汉皇便改口道：‘大丈夫要便为真王，何用假也？’乃命某赍印封信为三齐王。某察汉王，终有疑信之心，后来必定负信，劝他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以观其变。韩信道：‘筑坛拜将之时，曾设下大誓：汉不负信，信不负汉。今日我岂

可失信于汉皇？’某反复陈说利害，只是不从，反怪某教唆谋叛。某那时惧罪，假装风魔，逃回田里。后来助汉灭楚，果有长乐宫之祸，悔之晚矣。”重湘问韩信道：“你当初不听蒯通之言，是何主意？”韩信道：“有一算命先生许复，算我有七十二岁之寿，功名善终，所以不忍背汉。谁知天亡，只有三十二岁。”

重湘叫鬼吏，再拘许复来审问，道：“韩信只有三十二岁，你如何许他七十二岁？你做术士的，妄言祸福，只图哄人钱钞，不顾误人终身，可恨，可恨！”许复道：“阎君听禀：常言‘人有可延之寿，亦有可折之寿’。所以星家偏有寿命难定。韩信应该七十二岁，是据理推算。何期他杀机太深，亏损阴鹭，以致短折，非某推算无准也。”重湘问道：“他那几处阴鹭亏损？可一一说来。”许复道：“当初韩信弃楚归汉时，迷踪失路，亏遇两个樵夫，指引他一条径路，往南郑而走。韩信恐楚王遣人来追，被樵夫走漏消息，拔剑回步，将两个樵夫都杀了。虽然樵夫不打紧，却是有恩之人；天条负恩忘义，其罚最重。诗曰：

亡命心如箭离弦，迷津指引始能前。
有恩不报翻加害，折堕青春一十年。”

重湘道：“还有三十年呢？”许复道：“萧何丞相三荐韩信，汉皇欲重其权，筑了三丈高坛，教韩信上坐，汉皇手捧金印，拜为大将，韩信安然受之。诗曰：

大将登坛阍外专，一声军令赛皇宣。
微臣受却君皇拜，又折青春一十年。”

重湘道：“臣受君拜，果然折福。还有二十年呢？”许复道：“辩士酈生，说齐王田广降汉。田广听了，日日与酈生饮酒为乐。韩信乘其无备，袭击破之。田广只道酈生卖己，烹杀酈生。韩信得了大功劳，辜负了齐王降汉之意，掩夺了酈生下齐之功。诗曰：

说下三齐功在先，乘机掩击势无前。
夺他功绩伤他命，又折青春一十年。”

重湘道：“这也说得有理。还有十年？”许复道：“又有折寿之处。汉兵追项王于固陵，其时楚兵多，汉兵少，又项王有拔山举鼎之力，寡不敌众，弱不敌强。韩信九里山排下绝机阵，十面埋伏，杀尽楚兵百万，战将千员，逼得项王匹马单枪，逃至乌江口，自刎而亡。诗曰：

九里山前怨气缠，雄兵百万命难延。
阴谋多杀伤天理，共折青春四十年。”

韩信听罢许复之言，无言可答。重湘问道：“韩信，你还有辩么？”

韩信道：“当初是萧何荐某为将，后来又是萧何设计，哄某入长乐宫害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某心上至今不平。”重湘道：“也罢，一发唤萧何来与你审个明白。”少顷，萧何当面，重湘问道：“萧何，你如何反覆无常，又荐他，又害他？”萧何答道：“有个缘故。当初韩信怀才未遇，汉皇缺少大将，两得其便。谁知汉皇心变，忌韩信了得，后因陈豨造反，御驾亲征，临行时，嘱付娘娘，用心防范。汉皇行后，娘娘有旨，宣某商议，说韩信谋反，欲行诛戮。某奏道：‘韩信是第一个功臣，谋反未露，臣不敢奉命。’娘娘大怒道：‘卿与韩信敢是同谋么？卿若没诛韩信之计，待圣驾回时，一同治罪。’其时某惧怕娘娘威令，只得画下计策，假说陈豨已破灭了，赚韩信入宫称贺，喝教武士拿下斩讫。某并无害信之心。”重湘道：“韩信之死，看来都是刘邦之过。”分付判官，将众人口词录出。“审得汉家天下，大半皆韩信之力；功高不赏，千古无此冤苦，转世报冤明矣。”立案且退一边。

再唤大梁王彭越听审：“你有何罪，吕氏杀你？”彭越道：“某有功无罪。只为高祖征边去了，吕后素性淫乱，问太监道：‘汉家臣子，谁人美貌？’太监奏道：‘只有陈平美貌。’娘娘道：‘陈平在那里？’太监道：‘随驾出征。’吕后道：‘还有谁来？’太监道：‘大梁王彭越，英雄美貌。’吕后听说，即发密旨，宣大梁王入朝。某到金銮殿前，不见娘娘。太监道：‘娘娘有旨，宣入长信宫议机密事。’某进得宫时，宫门落锁，只见吕后降阶相迎，邀某入宫赐宴。三杯酒罢，吕后淫心顿起，要与某讲枕席之欢。某惧怕礼法，执意不从。吕后大怒，喝教铜锥乱下打死，煮肉作酱，梟首悬街，不许收葬。汉皇归来，只说某谋反，好不冤枉！”吕后在傍听得，叫起屈来，哭告道：“阎君，休听彭越一面之词，世间只有男戏女，那有女戏男？那时妾唤彭越入宫议事，彭越见妾宫中富贵，辄起调戏之心。臣戏君妻，理该处斩。”彭越道：“吕后在楚军中，惯与审食其私通；我彭越一生刚直，那有淫邪之念！”重湘道：“彭越所言是真，吕氏是假饰之词，不必多言。审得彭越，乃大功臣，正直不淫，忠节无比，来生仍作忠正之士，与韩信一同报仇。”存案。

再唤九江王英布听审。英布上前诉道：“某与韩信、彭越三人，同功一体，汉家江山，都是我三人挣下的，并无半点叛心。一日某在江边玩赏，忽传天使到来，吕娘娘懿旨，赐某肉酱一瓶。某谢恩已毕，正席尝之，觉其味美。偶吃出人指一个，心中疑惑，盘问来使，只推不知。某当时发怒，将来使拷打，说出真情，乃大梁王彭越之肉也。某闻言凄惨，便把手指插入喉中，向江中吐出肉来，变成小小螃蟹。至今江中有此一种，名为‘鬻蚶’，乃怨气所化。某其时无处泄怒，即将使臣斩讫。吕后知道，差人将三般朝典，宝剑、药酒、红罗三尺，取某首级回朝。某屈死无申，伏望阎君明断。”重湘道：“三贤果是死得可怜，寡人做主，把汉家天下三分与你三人，各掌一国，报你生前汗马功劳，不许再言。”画招而去。

了得：有本领的意思。

口词：供词。

鬻蚶：音 péng yuè，一种穴沙而居的小蟹。蚶，通常也写作。

第一起人犯权时退下，唤第二起听审。第二起恩将仇报事，

原告：丁公有。被告：刘邦有。

丁公诉道：“某在战场上围住汉皇，汉皇许我平分天下，因此开放。何期立帝之后，反加杀害。某心中不甘，求阎爷作主。”重湘道：“刘邦怎么说？”汉皇道：“丁公为项羽爱将，见仇不取，有背主之心，朕故诛之，为后人为臣不忠者之戒，非枉杀无辜也。”丁公辨道：“你说我不忠，那纪信在荥阳替死，是忠臣了，你却无一爵之赠，可见你忘恩无义。那项伯是项羽亲族，鸿门宴上，通同樊哙，拔剑救你，是第一个不忠于项氏，如何不加杀戮，反得赐姓封侯？还有个雍齿，也是项家爱将，你平日最怒者，后封为什方侯；偏与我做冤家，是何意故？”汉皇顿口无言。重湘道：“此事我已有处分了，可唤项伯、雍齿与丁公做一起，听候发落。暂且退下。”

再带第三起上来。第三起专权夺位事，

原告：戚氏有。被告：吕氏有。

重湘道：“戚氏，那吕氏是正宫，你不过是宠妃，天下应该归于吕氏之子，你如何告他专权夺位，此何背理？”戚氏诉道：“昔日汉皇在睢水大战，被丁公、雍齿赶得无路可逃，单骑走到我戚家庄，吾父藏之。其时妾在房鼓瑟，汉皇闻而求见，悦妾之貌，要妾衾枕，妾意不从。汉皇道：‘若如我意时，后来得了天下，将你所生之子立为太子。’扯下战袍一幅，与妾为记，奴家方才依允。后生一子，因名如意。汉皇原许万岁之后，传位如意为君。因满朝大臣，都惧怕吕后，其事不行。未几汉皇驾崩，吕后自立己子，封如意为赵王，妾母子不敢争。谁知吕后心犹不足，哄妾母子入宫饮宴，将鸩酒赐与如意，如意九窍流血，登时身死。吕后假推酒醉，只做不知。妾心怀怨恨，又不敢啼哭，斜看了他一看。他说我一双凤眼，迷了汉皇，即叫宫娥，将金针刺瞎双眼；又将红铜熔水，灌入喉中，断妾四肢，抛于坑厕。妾母子何罪，枉受非刑？至今含冤未报，乞阎爷做主。”说罢，哀哀大哭。重湘道：“你不须伤情，寡人还你个公道，教你母子来生为后为君，团圞到老。”画招而去。

再唤第四起乘危逼命事，人犯到齐，唱名已毕。重湘问项羽道：“灭项兴刘，都是韩信，你如何不告他，反告六将？”项羽道：“是我空有重瞳之目，不识英雄，以致韩信弃我而去，实难怪他。我兵败垓下，溃围逃命，遇了个田夫，问他左右两条路，那一条是大路，田夫回言：‘左边是大路。’某信其言，望左路而走，不期走了死路，被汉兵追及。那田夫乃汉将夏广，装成计策。某那时仗生平本事，杀透重围，来到乌江渡口，遇了故人吕马童，指望他念故旧之情，放我一路。他同着四将，逼我自刎，分裂支体，各去请功。以此心中不服。”重湘点头道是。“审得六将原无斗战之功，止乘项羽兵败力竭，逼之自刎，袭取封侯，侥幸

唱名：呼名、点名。

重瞳之目：传说项羽眼中，有两个瞳人。

甚矣。来生当发六将，仍使项羽斩首，以报其怨。”立案讫，且退一边。

唤判官将册过来，一一与他判断明白：恩将恩报，仇将仇报，分毫不错。重湘口里发落，判官在傍用笔填注，何州何县何乡，姓甚名谁，几时生，几时死，细细开载。将人犯逐一唤过，发去投胎出世：“韩信，你尽忠报国，替汉家夺下大半江山，可惜衔冤而死，发你在谯乡曹嵩家托生，姓曹，名操，表字孟德。先为汉相，后为魏王，坐镇许都，享有汉家山河之半。那时威权盖世，任从你谋报前世之仇。当身不得称帝，明你无叛汉之心。子受汉禅，追尊你为武帝，偿十大功劳也。”又唤过汉祖刘邦发落：“你来生仍投入汉家，立为献帝，一生被曹操欺侮，胆战魂惊，坐卧不安，度日如年。因前世君负其臣，来生臣欺其君以相报。”唤吕后发落：“你在伏家投胎，后日仍做献帝之后，被曹操千磨百难，将红罗勒死宫中，以报长乐宫杀信之仇。”韩信问道：“萧何发落何处？”重湘道：“萧何有恩于你，又有怨于你。”叫萧何发落：“你在杨家投胎，姓杨，名修，表字德祖。当初沛公入关之时，诸将争取金帛，偏你只取图籍，许你来生聪明盖世，悟性绝人，官为曹操主簿，大俸大禄，以报三荐之恩。不合参破曹操兵机，为操所杀，前生你哄韩信入长乐宫，来生偿其命也。”判官写得明白。又唤九江王英布上来，“发你在江东孙坚家投胎，姓孙，名权，表字仲谋。先为吴王，后为吴帝，坐镇江东，享一国之富贵。”又唤彭越上来，“你是个正直之人，发你在涿郡楼桑村刘弘家为男，姓刘，名备，字玄德。千人称仁，万人称义。后为蜀帝，抚有蜀中之地，与曹操、孙权三分鼎足。曹氏灭汉，你续汉家之后，乃表汝之忠心也。”彭越道：“三分天下，是大乱之时，西蜀一隅之地，怎能敌得吴、魏？”重湘道：“我判几个人扶助你就是。”乃唤蒯通上来：“你足智多谋，发你在南阳托生，覆姓诸葛，名亮，表字孔明，号为卧龙。为刘备军师，共立江山。”又唤许复上来，“你算韩信七十二岁之寿，只有三十二岁，虽然阴鹭折堕，也是命中该载的。如今发你在襄阳投胎，姓庞，名统，表字士元，号为凤雏，帮刘备取西川。注定三十二岁，死于落凤坡之下，与韩信同寿，以为算命不准之报。今后算命之人，胡言哄人，如此折寿，必然警醒。”彭越道：“军师虽有，必须良将帮扶。”重湘道：“有了。”唤过樊哙，“发你范阳涿州张家投胎，名飞，字翼德。”又唤项羽上来，“发你在蒲州解良关家投胎，只改姓不改名，姓关，名羽，字云长。你二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与刘备桃园结义，共立基业。樊哙不合纵妻吕须帮助吕后为虐，妻罪坐夫。项羽不合杀害秦王子婴，火烧咸阳，二人都注定凶死。但樊哙生前忠勇，并无谄媚；项羽不杀太公，不污吕后，不于酒席上暗算人；有此三德，注定来生俱义勇刚直，死而为神。”再唤纪信过来，“你前生尽忠刘家，未得享受一日富贵，发你来生在常山赵家出世，名云，表字子龙，为西蜀名将。当阳长坂百万军中救主，大显威名。寿年八十二，无病而终。”又唤戚氏夫人，“发你在甘家出世，配刘备为正宫。吕氏当初慕彭王美貌，求淫不遂，又妒忌汉皇爱你，今断你与彭越为夫妇，使他妒不得也。赵王如意，仍与你为子，改名刘禅，小字阿斗，嗣位为后主，安享四十二年之富贵，以偿前世之苦。”又唤丁公上来，“你去周家投胎，名瑜，

字公瑾。发你孙权手下为将，被孔明气死，寿止三十五而卒。原你事项羽不了，来生事孙权亦不了也。”再唤项伯、雍齿过来，“项伯背亲向疏，贪图富贵，雍齿受仇人之封爵，你两人皆项羽之罪人；发你来生一个改名颜良，一个改名文丑，皆为关羽所斩，以泄前世之恨。”项羽问道：“六将如何发落？”重湘发六将于曹操部下，守把关隘。杨喜改名卞喜，王翳改名王植，夏广改名孔秀，吕胜改名韩福，杨武改名秦琪，吕马童改名蔡阳，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以泄前生乌江逼命之恨。重湘判断明白已毕，众人无不心服。

重湘又问楚、汉争天下之时，有兵将屈死不甘者，怀才未尽者，有恩欲报、有怨欲伸者，一齐许他自诉，都发在三国时投胎出世。其刻薄害人，阴谋惨毒，负恩不报者，变作战马，与将帅骑坐。如此之类，不可细述。判官一一细注明白，不觉五更鸡叫。

重湘退殿，卸了冠服，依旧是个秀才。将所断簿籍，送与阎罗王看了。阎罗王叹服，替他转呈上界，取旨定夺。玉帝见了，赞道：“三百余年久滞之狱，亏他六个时辰断明，方见天地无私，果报不爽，真乃天下之奇才也。众人报冤之事，一一依拟。司马貌有经天纬地之才，今生屈抑不遇，来生宜赐王侯之位，改名不改姓，仍托生司马之家，名懿，表字仲达。一生出将入相，传位子孙，并吞三国，国号曰晋。曹操虽系韩信报冤，所断欺君弑后等事，不可为训。只怕后人不悟前因，学了歹样，就教司马懿欺凌曹氏子孙，一如曹操欺凌献帝故事，显其花报，以警后人，劝他为善不为恶。”玉帝颁下御旨，阎王开读罢，备下筵席，与重湘送行。重湘启告阎王：“荆妻汪氏，自幼跟随穷儒，受了一世辛苦，有烦转乞天恩，来生仍判为夫妻，同享荣华。”阎王依允。

那重湘在阴司与阎王作别，这边床上忽然翻身，挣开双眼，见其妻汪氏，兀自坐在头边啼哭。司马貌连叫怪事，便将大闹阴司之事，细说一遍：“我今已奉帝旨，不敢久延，喜得来生复得与你完聚。”说罢，瞑目而逝。汪氏已知去向，心上到也不苦了，急忙收拾后事。殓殓方毕，汪氏亦死。到三国时，司马懿夫妻，即重湘夫妇转生。至今这段奇闻，传留世间。后人 有诗为证：

半日阎罗判断明，冤冤相报气皆平。
劝人莫作亏心事，祸福昭然人自迎。

第三十二 卷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自古机深祸亦深，休贪富贵昧良心。

檐前滴水毫无错，报应昭昭自古今。

话说宋朝第一个奸臣，姓秦名桧，字会之，江宁人氏。生来有一异相，脚面连指长一尺四寸，在太学时，都唤他做“长脚秀才”。后来登科及第，靖康年间，累官至御史中丞。其时金兵陷汴，徽、钦二帝北迁，秦桧亦陷在虏中，与金酋挾懒郎君相善，对挾懒说道：“若放我南归，愿为金邦细作。侥幸一朝得志，必当主持和议，使南朝割地称臣，以报大金之恩。”挾懒奏知金主，金主教四太子兀术与他私立了约誓，然后纵之南还。

秦桧同妻王氏，航海奔至临安行在，只说道杀了金家监守之人，私逃归宋。高宗皇帝信以为真，因而访问他北朝之事。秦桧盛称金家兵强将勇，非南朝所能抵敌。高宗果然惧怯，求其良策，秦桧奏道：“自石晋臣事夷敌，中原至今丧气，一时不能振作。靖康之变，宗社几绝，此殆天意，非独人力也。今行在草创，人心惶惶，而诸将皆握重兵在外，倘一人有变，陛下大事去矣。为今之计，莫若息兵讲和，以南北分界，各不侵犯，罢诸将之兵权，陛下高枕而享富贵，生民不致涂炭，岂不美哉。”高宗道：“朕欲讲和，只恐金人不肯。”秦桧道：“臣在虏中，颇为金酋所信服。陛下若以此事专委之臣，臣自有道理，保为陛下成此和议，可必万全不失。”高宗大喜，即拜秦桧为尚书仆射。未几，遂为左丞相。桧乃专主和议，用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凡朝臣谏沮和议者，上疏击去之。赵鼎、张浚、胡铨、晏敦复、刘大中、尹焞、王居正、吴师古、张九成、喻樗等，皆被贬逐。

其时岳飞累败金兵，杀得兀术四太子奔走无路。兀术情急了，遣心腹王进，蜡丸内藏着书信，送与秦桧。书中写道：“既要讲和，如何边将却又用兵？此乃丞相之不信也。必须杀了岳飞，和议可成。”秦桧写了回书，许以杀飞为信，打发王进去讷。一日发十二道金牌，召岳飞班师。军中皆愤怒，河南父老百姓无不痛哭。飞既还，罢为万寿观使。秦桧必欲置飞于死地，与心腹张俊商议，访得飞部下统制王俊，与副都统制张宪有隙，将厚赏诱致王俊，教他妄告张宪谋据襄阳，还飞兵权。王俊依言出首，桧将张宪执付大理狱，矫诏遣使召岳飞父子，与张宪对理。御史中丞何铸，鞫审无实，将冤情白知秦桧。桧大怒，罢去何铸不用，改命万俟卨。那万俟卨素与岳飞有隙，遂将无作有，构成其狱，说岳飞、岳云父子，与部将张宪、王贵通谋造反。大理寺卿薛仁辅等讼飞之冤；判宗正寺士，请以家属百口，保飞不反；枢密使韩世忠愤愤不平，

细作：间谍、奸细、暗探。

行在：皇帝巡行时驻居的地方，叫做行在。宋朝南渡，称临安府杭州为“行在”。

万寿观：南宋临安城内道观名，在城北新庄桥之西，绍兴十七年建，祠皇帝本命星君。

统制：官名，南宋时置，以节制军马，统摄诸将。有都统制、副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同统制等名称。

宗正寺：官署名，掌皇室亲属谱籍。

士：指宋朝宗室赵士。赵士，字立之，宋高宗时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寺。因力保岳飞不

亲诣桧府争论：俱各罢斥。狱既成，秦桧独坐于东窗之下，踌躇此事：“欲待不杀岳飞，恐他阻挠和议，失信金邦，后来朝廷觉悟，罪归于我；欲待杀之，奈众人公论有碍。”心中委决不下。其妻长舌夫人王氏适至，问道：“相公有何事迟疑？”秦桧将此事与之商议，王氏向袖中，摸出黄柑一只，双手劈开，将一半奉与丈夫，说道：“此柑一劈两开，有何难决？岂不闻古语云‘擒虎易，纵虎难’乎？”只因这句话，提醒了秦桧，其意遂决。将片纸写几个密字封固，送大理寺狱官，是晚就狱中缢死了岳飞。其子岳云与张宪、王贵，皆押赴市曹处斩。

金人闻飞之死，无不置酒相贺，从此和议遂定。以淮水中流，及唐、邓二州为界。北朝为大邦，称伯父；南朝为小邦，称侄。秦桧加封太师魏国公，又改封益国公，赐第于望仙桥，壮丽比于皇居。其子秦熺，十六岁上状元及第，除授翰林学士，专领史馆。熺生子名垕，襁褓中便注下翰林之职。熺女方生，即封崇国夫人。一时权势，古今无比。

且说崇国夫人六七岁时，爱弄一个狮猫。一日偶然走失，责令临安府尹，立限挨访。府尹曹泳差人遍访，数日间拿到狮猫数百，带累猫主吃苦使钱，不可尽述。押送到相府，检验都非。乃图形千百幅，张挂茶坊酒肆，官给赏钱一千贯。此时闹动了临安府，乱了一月有余，那猫儿竟无踪影。相府遣官督责，曹泳心慌，乃将黄金铸成金猫，重赂妳娘，送与崇国夫人，方才罢手。只这一节，桧贼之威权，大概可知。

晚年谋篡大位，为朝中诸旧臣未尽，心怀疑忌，欲兴大狱，诬陷赵鼎、张浚、胡铨等五十三家，谋反大逆。吏写奏牒已成，只待秦桧署名进御。是日，桧适游西湖，正饮酒间，忽见一人披发而至，视之乃岳飞也。厉声说道：“汝残害忠良，殃民误国，吾已诉闻上帝，来取汝命。”桧大惊，问左右都说不见。桧因此得病归府。次日，吏将奏牒送览。众人扶桧坐于格天阁下，桧索笔署名，手颤不止，落墨污坏了奏牒。立刻教重换来，又复污坏，究竟写不得一字。长舌妻王夫人在屏后摇手道：“勿劳太师！”须臾桧仆于几上，扶进内空，已昏愤了，一语不能发，遂死。此乃五十三家不该遭在桧贼手中，亦见天理昭然也。有诗为证：

忠简 流亡武穆 诛，又将善类肆阴图。

格天阁下名难署，始信忠良有嘿扶。

桧死不多时，秦熺亦死。长舌王夫人设醮追荐，方士伏坛奏章，见秦熺在阴府荷铁枷而立。方士问：“太师何在？”秦熺答道：“在酆都。”方士径至酆都，见秦桧、万俟卨、王俊披发垢面，各荷铁枷，众鬼卒持巨挺驱之而行，其状甚苦。桧向方士说道：“烦君传语夫人，东窗事发

反，迁秦桧，被贬逐而死。

望仙桥：宋临安东南新开门（今杭州望江门）内大河上桥名。秦桧赐第在望仙桥东，后改为德寿宫。

格天阁：即一德格天阁，秦桧任宰相时所建。

忠简：宋赵鼎谥。赵鼎，字元镇，宋高宗绍兴年间，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因与秦桧不合，被流谪，绝食而死。宋孝宗时追谥忠简。

武穆：指岳飞，宋孝宗时追谥武穆。

嘿扶：嘿，同默。嘿扶，暗中扶助、保佑。

矣。”方士不知何语，述与王氏知道。王氏心下明白，吃了一惊：果然是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因这一惊，王氏亦得病而死。未几，秦垵亦死。不勾数年，秦氏遂衰。后因朝廷开浚运河，畚土堆积府门。有人从望仙桥行走，看见丞相府前，纵横堆着乱土，题诗一首于墙上，诗曰：

“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 深恨亦深。
不向洛阳图白发，却于郿邬贮黄金。
笑谈便解兴罗织，咫尺那知有照临？
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馀泥泞积墙阴。”

宋朝自秦桧主和，误了大计，反面事仇，君臣贪于佚乐；元太祖铁木真起自沙漠，传至世祖忽必烈灭金及宋。宋丞相文天祥，号文山，天性忠义，召兵勤王。有志不遂，为元将张弘范所执，百计说他投降不得。至元十九年，斩于燕京之柴市。子道生、佛生、环生，皆先丞相而死。其弟名璧，号文溪，以其子升嗣天祥之后，璧、升父子俱附元贵显。当时有诗云：

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
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

元仁宗皇帝皇庆年间，文升仕至集贤阁大学士。

话分两头。且说元顺宗至元初年间，锦城有一秀才，复姓胡母，名迪。为人刚直无私，常说：“我若一朝际会风云，定要扶持善类，驱尽奸邪，使朝政清明，方遂其愿。”何期时运未利，一气走了十科不中，乃隐居威凤山中，读书治圃，为养生计。然感愤不平之意，时时发露，不能自禁于怀也。

一日，独酌小轩之中。饮至半酣，启囊探书而读，偶得《秦桧东窗传》，读未毕，不觉赫然大怒，气涌如山，大骂奸臣不绝。再抽一书观看，乃《文文山丞相遗稿》，朗诵了一遍，心上愈加不平，拍案大叫道：“如此忠义之人，偏教他杀身绝嗣，皇天，皇天，好没分晓！”闷上心来，再取酒痛饮，至于大醉。磨起墨来，取笔题诗四句于《东窗传》上，诗云：

“长脚邪臣长舌妻，忍将忠孝苦诛夷。
愚生若得阎罗做，剥此奸雄万劫皮！”

吟了数遍，撇开一边。再将文丞相集上，也题四句：

偃月堂：唐李林甫堂名。李林甫每次要陷害大臣，必居此堂中，思考办法。

郿邬贮黄金：郿，应当写作坞。郿坞，地名，在陕西郿县北。东汉董卓筑坞于郿，号称万岁坞。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帛奇玩，积如山丘。

走了十科：应了十次考选。

威凤山：在四川成都县北。一名石斛山，又称学射山。

“只手擎天志已违，带间遗愤日争辉。
独怜血胤同时尽，漂泊忠魂何处归？”

吟罢，馀兴未尽，再题四句于后：

“桧贼奸邪得善终，羡他孙子显荣同；
文山酷死兼无后，天道何曾识佞忠！”

写罢掷笔，再吟数过，觉得酒力涌上，和衣就寝。

俄见皂衣二吏，至前揖道：“阎君命仆等相邀，君宜速往。”胡母迪正在醉中，不知阎君为谁，答道：“吾与阎君素昧平生，今见召，何也？”皂衣吏笑道：“君到彼自知，不劳详问。”胡母迪方欲再拒，被二吏挟之而行。离城约行数里，乃荒郊之地，烟雨霏微，如深秋景象。再行数里，望见城郭，居人亦稠密，往来贸易不绝，如市廛之状。行到城门，见榜额乃“酆都”二字，迪才省得是阴府。业已至此，无可奈何。既入城，则有殿宇峥嵘，朱门高敞，题曰“曜灵之府”，门外守者甚严。皂衣吏令一人为伴，一人先入。少顷复出，招迪曰：“阎君召子。”迪乃随吏入门，行至殿前，榜曰“森罗殿”。殿上王者，袞衣冕旒，类人间神庙中绘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绿袍皂履，高幞广带，各执文簿。阶下侍立百余人，有牛头马面，长喙朱发，狰狞可畏。胡母迪稽顙于阶下，冥王问道：“子即胡母迪耶？”迪应道：“然也。”冥王大怒道：“子为儒流，读书习礼，何为怨天怒地，谤鬼侮神乎？”胡母迪答道：“迪乃后进之流，早习先圣先贤之道，安贫守分，循理修身，并无怨天尤人之事。”冥王喝道：“你说‘天道何曾识佞忠’，岂非怨谤之谈乎？”迪方悟醉中题诗之事，再拜谢罪道：“贱子酒酣，罔能持性，偶读忠奸之传，致吟忿憾之辞。颺望神君，特垂宽宥。”冥王道：“子试自述其意，怎见得天道不辨忠佞？”胡母迪道：“秦桧卖国和番，杀害忠良，一生富贵善终，其子秦熺，状元及第，孙秦垞，翰林学士，三代俱在史馆；岳飞精忠报国，父子就戮；文天祥宋末第一个忠臣，三子俱死于流离，遂至绝嗣；其弟降虏，父子贵显。福善祸淫，天道何在？贱子所以拊心致疑，愿神君开示其故。”冥王呵呵大笑：“子乃下土腐儒，天意微妙，岂能知之？那宋高宗原系钱鏐王第三子转生，当初钱鏐独霸吴越，传世百年，并无失德。后因钱俶入朝，被宋太宗留住，逼之献土。到徽宗时，显仁皇后有孕，梦见一金甲贵人，怒目言曰：‘我吴越王也。汝家无故夺我之国，吾今遣第三子托生，要还我疆土。’醒后遂生皇子构，是为高宗。他原索取旧疆，所以偏安南渡，无志中原，秦桧会逢其适，力主和议，亦天数当然也；但不该诬陷忠良，故上帝斩其血胤。秦熺非桧所出，乃其妻兄王焕之子，长舌妻冒认为儿，虽子孙贵显，秦氏魂魄，岂得享异姓之祭哉？岳飞系三国张飞转生，忠心正气，千古不磨。一次托生为张巡，改名不改姓；二次托生为岳飞，改姓不改名。虽然父子屈死，子孙世代贵盛，血食万年。文天祥父子夫妻，一门忠孝节义，传扬

千古。文升嫡侄为嗣，延其宗祀，居官清正，不替家风，岂得为无后耶？夫天道报应，或在生前，或在死后；或福之而反祸，或祸之而反福。须合幽明古今而观之，方知毫厘不爽。子但据目前，譬如以管窥天，多见其不知量矣。”胡母迪顿首道：“承神君指教，开示愚蒙，如拨云见日，不胜快幸。但愚民但据生前之苦乐，安知身后之果报哉？以此冥冥不可见之事，欲人趋善而避恶，如风声水月，无所忌惮。宜乎恶人之多，而善人之少也。贱子不才，愿得遍游地狱，尽观恶报，传语人间，使知傲惧自修，未审允否？”冥王点头道是，即呼绿衣吏，以一白简书云：“右仰普掠狱官，即启狴牢，引此儒生，遍观泉扃报应，毋得违错。”

吏领命，引胡母迪从西廊而进。过殿后三里许，有石垣高数仞，以生铁为门，题曰“普掠之狱”。吏将门环叩三下，俄顷门开，夜叉数辈突出，将欲擒迪。吏叱道：“此儒生也，无罪。”便将阎君所书白简，教他看了。夜叉道：“吾辈只道罪鬼入狱，不知公是书生，幸勿见怪。”乃揖迪而入。其中广袤五十余里，日光惨淡，风气萧然。四围门牌，皆榜名额：东曰“风雷之狱”，南曰“火车之狱”，西曰“金刚之狱”，北曰“溟泠之狱”。男女荷铁枷者千余人。又至一小门，则见男子二十余人，皆被发裸体，以巨钉钉其手足于铁床之上，项荷铁枷，举身皆刀杖痕，脓血腥秽不可近。旁一妇人，裳而无衣，罩于铁笼中。一夜叉以沸汤浇之，皮肉溃烂，号呼之声不绝。绿衣吏指铁床上三人，对胡母迪说道：“此即秦桧、万俟卨、王俊。这铁笼中妇人，即桧妻长舌王氏也。其他数人，乃章惇、蔡京父子、王黼、朱勔、耿南仲、丁大全、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皆其同奸党恶之徒。王遣施刑，令君观之。”即驱桧等至风雷之狱，缚于铜柱，一卒以鞭扣其环，即有风刀乱至，绕刺其身。桧等体如筛底。良久，震雷一声，击其身如齏粉，血流凝地。少顷，恶风盘旋，吹其骨肉，复聚为人形。吏向迪道：“此震击者阴雷也，吹者业风也。”又呼卒驱至金刚、火车、溟泠等狱，将桧等受刑尤甚，饥则食以铁丸，渴则饮以铜汁。吏说道：“此曹凡三日，则遍历诸狱，受诸苦楚。三年之后，变为牛、羊、犬、豕，生于世间，为人宰杀，剥皮食肉。其妻亦为牝豕，食人不洁，临终亦不免刀烹之苦。今此众已

狴牢：狴犴，传说中一种好讼的野兽，古时常画于狱门之上。狴牢，就是监牢。

泉扃：地下、冥界。

章惇：北宋时人。哲宗初年，知枢密院事。高太后死，起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恢复新法，引用蔡京、蔡卞等，排斥元祐党人。徽宗时，贬睦州死。

王黼：北宋末人，多智善佞，与蔡京、梁师成相勾结。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置应奉局，竭力搜括。当时朝廷欲与女真联合图燕，王黼括所有壮丁，计口出钱，以六千二百万缗买五六座空城而凯旋。进太傅，封楚国公。钦宗即位，被诛。

朱勔：北宋末人，谄事蔡京。宋徽宗好花石，朱勔搜括江浙奇花异石，运送东京，号为“花石纲”。豪夺渔取，流毒于东南。钦宗时，诛死。

耿南仲：宋代人。宋钦宗时，官尚书左丞。金人南侵，耿南仲力主割地议和。宋高宗即位，降为别驾，安置南雄，死于道上。

丁大全：南宋人，谄事宦官，贪纵淫恶。宋理宗宝祐年间为右丞相。景定中流窜海岛，死于半路。

韩侂胄：南宋人。宋宁宗即位，韩侂胄以传诏旨而得宠幸，排斥宰相赵汝愚，专横擅权。后欲立功以巩固地位，出兵伐金，溃败被诛。

为畜类于世五十余次了。”迪问道：“其罪何时可脱？”吏答道：“除是天地重复混沌，方得开除耳。”复引迪到西垣一小门，题曰“奸回之狱”。荷桎梏者百余人，举身插刃，浑类蝟形。迪问此辈皆何等人，吏答道：“是皆历代将相，奸回党恶，欺君罔上，蠹国害民，如梁冀、董卓、卢杞、李林甫之流，皆在其中。每三日，亦与秦桧等同受其刑。三年后，变为畜类，皆同桧也。”复至南垣一小门，题曰“不忠内臣之狱”。内有牝牛数百，皆以铁索贯鼻，系于铁柱，四围以火炙之。迪问道：“牛畜类也，何罪而致是耶？”吏摇手道：“君勿言，姑俟观之。”即呼狱卒，以巨扇拂火，须臾烈焰亘天，皆不胜其苦，哮吼踣躅，皮肉焦烂。良久，大震一声，皮忽绽裂，其中突出个人来。视之俱无须髯，寺人也。吏呼夜叉掷于镬汤中烹之，但见皮肉消融，止存白骨。少顷，复以冷水沃之，白骨相聚，仍复人形。吏指道：“此皆历代宦官，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李辅国、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宋童贯之徒，从小长养禁中，锦衣玉食，欺诱人主，妒害忠良，浊乱海内。今受此报，累劫无已。”复至东壁，男女数千人，皆裸体跣足，或烹剥剖心，或锉烧舂磨，哀呼之声，彻闻数里。吏指道：“此皆在生时为官为吏，贪财枉法，刻薄害人，及不孝不友，悖负师长，不仁不义，故受此报。”迪见之大喜，叹曰：“今日方知天地无私，鬼神明察，吾一生不平之气始出矣。”吏指北面云：“此去一狱，皆僧尼哄骗人财，奸淫作恶者。又一狱，皆淫妇、妒妇、逆妇、狠妇等辈。”迪答道：“果报之事，吾已悉知，不消去看了。”吏笑携迪手偕出，仍入森罗殿。迪再拜，叩首称谢，呈诗四句。诗曰：

“权奸当道任恣睢，果报原来总不虚。

冥狱试看刑法惨，应知今日悔当初。”

迪又道：“奸回受报，仆已目击，信不诬矣。其他忠臣义士，在于

梁冀：东汉顺帝梁皇后兄，代父为大将军，酖杀质帝，立桓帝。执政二十余年，骄横专恣。后桓帝与宦官单超等谋，领兵收捕，冀自杀。

卢杞：唐代人。唐德宗用以为相，专权恣肆，毒害忠良。创间架税、除陌钱，进行聚敛。后被贬死。

内臣：宦官。

寺人：宫中侍御之人，即宦官。

十常侍：汉灵帝时，宦官张让、赵忠、夏惲、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圭、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都为中常侍。举成数，所以称“十常侍”。十常侍以亲戚宾客，任州郡大官，侵掠百姓，终于激发农民起义。

李辅国：唐代宦官。唐代宗时尊为“尚父”，进司空，封博陆郡王，擅权跋扈。后被代宗遣人刺死。

仇士良：唐代宦官。唐文宗时，为左神策军中尉，李训谋诛宦官，事露，仇士良、鱼弘志以神策军作乱，杀李训等。文宗死，仇士良授立武宗，官至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以疾辞罢，未几死。曾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

王守澄：唐代宦官。曾与陈弘志杀死唐宪宗，拥立穆宗。唐文宗时赐死。

田令孜：唐代宦官。唐僖宗时，为左神策军中尉，僖宗委以政事，呼之为父。贩卖官爵，专权作恶。黄巢起义，田令孜挟僖宗出奔成都。事定，王重荣、李克用、朱玫等请诛令孜，诏以为剑南监军使。唐昭宗时，被缢死。

何所？愿希一见，以适鄙怀，不胜欣幸。”冥王俯首而思，良久，乃曰：“诸公皆生人道，为王公大人，享受天禄。寿满天年，仍还原所，以俟缘会，又复托生。子既求见，吾躬导之。”于是登舆而前，分付从者，引迪后随。行五里许，但见琼楼玉殿，碧瓦参横，朱牌金字，题曰“天爵之府”。既入，有仙童数百，皆衣紫绀之衣，悬丹霞玉珮，执彩幢绛节，持羽葆花旌，云气缤纷，天花飞舞，龙吟凤吹，仙乐铿锵，异香馥郁，袭人不散。殿上坐者百余人，头带通天之冠，身穿云锦之衣，足蹑朱霓之履，玉珂琼珮，光彩射人。绛绀玉女五百余人，或执五明之扇，或捧八宝之盂，环侍左右。见冥王来，各各降阶迎迓，宾主礼毕，分东西而坐。仙童献茶已毕，冥王述胡母迪来意，命迪致拜，诸公皆答之尽礼，同声赞道：“先生可谓‘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矣’。”乃别具席于下，命迪坐，迪谦让再三不敢。王曰：“诸公以子斯文，能持正论，故加优礼，何用苦辞？”迪乃揖谢而坐。冥王拱手道：“座上皆历代忠良之臣，节义之士，在阳则流芳史册，在阴则享受天乐。每遇明君治世，则生为王侯将相，扶持江山，功施社稷。今天运将转，不过数十年，真人当出，拨乱反正。诸公行且先后出世，为创功立业之名臣矣。”迪即席又呈诗四句。诗曰：

“时从窗下阅遗编，每恨忠良福不全；
目击冥司天爵贵，皇天端不负名贤。”

诸公皆举手称谢。冥王道：“子观善恶报应，忠佞分别不爽。假令子为阎罗，恐不能复有所加耳。”迪离席下拜谢罪。诸公齐声道：“此生好善嫉恶，出于至性，不觉见之吟咏，不足深怪。”冥王大笑道：“诸公之言是也。”迪又拜问道：“仆尚有所疑，求神君剖示。仆自小苦志读书，并无大过，何一生无科第之分？岂非前生有罪业乎？”冥王道：“方今胡元世界，天地反覆。子秉性刚直，命中无夷狄之缘，不应为其臣子。某冥任将满，想子善善恶恶，正堪此职。某当奏知天廷，荐子以自代。子暂回阳世，以享馀龄，更十余年后，当奉迎耳。”言毕，即命朱衣二吏送迪还家。迪大悦，再拜称谢。及辞诸公而出，约行十余里，只见天色渐明。朱衣吏指向迪道：“日出之处，即君家也。”迪挽住二吏之衣，欲延归谢之，二吏坚却不允。迪再三挽留，不觉失手，二吏已不见了。迪即展臂而寤，残灯未灭，日光已射窗纸矣。

迪自此绝意干进，修身乐道。再二十三年，寿六十六，一日午后，忽见冥吏持牒来，迎迪赴任。车马仪从，俨若王者。是夜迪遂卒。又十年，元祚遂倾，天下仍归于中国，天爵府诸公已知出世为卿相矣。后人有诗云：

王法昭昭犹有漏，冥司隐隐更无私。
不须亲见酆都景，但请时吟胡母诗。

通天冠：一种王冠，始于秦朝，此后历代都有，但形制不尽相同。宋代制度，通天冠二十四梁（冠上横脊），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青面朱里，饰以珠翠，黑帻，黑纓翠綬，用犀玉簪导。

五明扇：一种掌扇，最初一般官僚士大夫都可用，魏晋以后只限皇帝使用。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长空万里彤云作，迤邐祥光遍斋阁。
未教柳絮舞千毳，先使梅花开数萼。
入帘有韵自飏飏，点水无声空漠漠。
夜来阁向古松梢，向晓朔风吹不落。

这八句诗题雪，那雪下相似三件物事：似盐，似柳絮，似梨花。雪怎地似盐？谢灵运曾有一句诗咏雪道：“撒盐空中差可疑。”苏东坡先生有一词，名《江神子》：

“黄昏犹自雨纤纤，晓开帘，玉平檐。江阔天低，无处认青帘。独坐闲吟谁伴我？呵冻手，捻衰髯。
使君留客醉恹恹，水晶盐，为谁甜？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雪似古人人似雪，虽可爱，有人嫌。”

这雪又怎似柳絮？谢道韞曾有一句咏雪道：“未若柳絮因风起。”黄鲁直有一词，名《踏莎行》：

“堆积琼花，铺陈柳絮，晓来已没行人路。长空尤未绽彤云，飘飘尚逐回风舞。
对景衔杯，迎风索句，回头却笑无言语。为何终日未成吟？前山尚有青青处。”

又怎见得雪似梨花？李易安夫人曾道：“行人舞袖拂梨花。”晁叔用有一词，名《临江仙》：

“万里彤云密布，长空琼色交加。飞如柳絮落泥沙。前村归去路，舞袖拂梨花。
此际堪描何处景？江湖小艇渔家。旋斟香酝过年华。披蓑乘远兴，顶笠过溪沙。”

雪似三件物事，又有三个神人掌管。那三个神人？姑射真人、周琼姬、董双成。周琼姬掌管芙蓉城；董双成掌管贮雪琉璃净瓶，瓶内盛着数片雪；每遇彤云密布，姑射真人用黄金箸敲出一片雪来；下一尺瑞雪。当日紫府真人安排筵会，请姑射真人、董双成，饮得都醉。把金箸敲着琉璃净瓶，待要唱只曲儿。错敲破了琉璃净瓶，倾出雪来，当年便好大雪。曾有只曲儿，名做《忆瑶姬》：

姑射真人，宴紫府，双成击破琼苞。零珠碎玉，被蕊宫仙子，撒向空抛。乾坤

疑：当作拟字。

青帘：酒店所挂的青布幌子。

水晶盐：即石盐，又名饴盐，一种带甜味的岩盐。

谢道韞：晋谢安侄女。有一次天下雪，谢安问子侄们：“象什么？”谢朗答云：“撒盐空中差可拟。”

谢道韞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大悦。

黄鲁直：黄庭坚，字鲁直，北宋诗人，有《山谷内外集》、《别集》、《山谷词》等。

晁叔用：晁冲之，字叔用，北宋诗人。有《具茨集》及近人所辑《晁叔用词》。

皓彩中宵，海月流光色共交。向晓来，银压琅玕，数枝斜坠玉鞭梢。荆山隈，碧水曲，际晚飞禽，冒寒归去无巢。檐前为爱成簪箸，不许儿童使杖敲。待效他当日袁安谢女，才词咏嘲。姑射真人是掌雪之神。又有雪之精，是一匹白骡子，身上抖下一根毛，下一丈雪。却有个神仙是洪崖先生管着，用葫芦儿盛着白骡子。赴罢紫府真人会，饮得酒醉，把葫芦塞得不牢，走了白骡子，却在番人界里退毛。洪崖先生因走了白骡子，下了一阵大雪。

且说一个官人，因雪中走了一匹白马，变成一件蹊跷神仙的事，举家白日上升，至今古迹尚存。萧梁武帝普通六年，冬十二月，有个谏议大夫姓韦名恕，因谏萧梁武帝奉持释教得罪，贬在滋生驷马监做判院。这官人：

中心正直，秉气刚强。有回天转日之言，怀逐佞去邪之见。

这韦官人受得滋生驷马监判院，这座监在真州六合县界上。萧梁武帝有一匹白马，名作“照殿玉狮子”：

蹄如玉削，体若琼妆。荡胸一片粉铺成，摆尾万条银缕散。能驰能载，走得千里程途；不喘不嘶，跳过三重阔涧。浑似狡狴生世上，恰如白泽下人间。

这匹白马，因为萧梁武帝追赶达摩禅师，到今时长芦界上有失，罚下在滋生驷马监，教牧养。当日大雪下，早晨起来，只见押槽来禀覆韦谏议道：“有件祸事，——昨夜就槽头不见了那照殿玉狮子。”諛得韦谏议慌忙叫将一监养马人来，却是如何计结？就中一个押槽出来道：“这匹马容易寻。只看他雪中足迹，便知着落。”韦谏议道：“说得是。”即时差人随着押槽，寻马足迹。迤邐间行了数里田地，雪中见一座花园，但见：

粉妆台榭，琼锁亭轩。两边斜压玉栏杆，一径平钩银绶带。太湖石陷，恍疑盐虎深埋；松柏枝盘，好似玉龙高耸。径里草枯难辨色，亭前梅绽只闻香。

却是一座篱园。押槽看着众人道：“这匹马在这庄里。”即时敲庄门，见一个老儿出来。押槽相揖道：“借问则个。昨夜雪中滋生驷马监里，走了一匹白马。这匹白马是梁皇帝骑的御马，名唤做‘照殿玉狮子’。看这足迹时，却正跳入篱园内来。老丈若还收得之时，却教谏议自备钱酒相谢。”老儿听得道：“不妨，马在家里。众人且坐，老夫请你们食件物事了去。”众人坐定，只见大伯子去到篱园根中，去那雪里面，用手取出一个甜瓜来。看这瓜时，真个是：

袁安：东汉人。贫时，逢洛阳大雪，僵卧不起。所以后来有“袁安卧雪”之称。

谢女：指谢道韞。

滋生驷马监：就是御马监，掌牧养统治者所用的马匹。

白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计结：解决、了结。

绿叶和根嫩，黄花向顶开。
香从辛里得，甜向苦中来。

那甜瓜藤蔓枝叶都在上面。众人心中道：“莫是大伯子收下的？”看那瓜颜色又新鲜。大伯取一把刀儿，削了瓜皮，打开瓜顶，一阵异气喷人。请众人吃了一个瓜，又再去雪中取出三个瓜来，道：“你们做老拙传话谏议，道张公教送这瓜来。”众人接了甜瓜。大伯从篱园后地，牵出这匹白马来，还了押槽。押槽拢了马儿，谢了公公，众人都回滋生驷马监。见韦谏议，道：“可煞作怪！大雪中如何种得这甜瓜？”即时请出恭人来，和这十八岁的小娘子都出来，打开这瓜，合家大小都食了。恭人道：“却罪过这老儿，与我收得马，又送瓜来，着个甚道理谢他？”

捻指过了两月，至次年春半，景色清明。恭人道：“今日天色晴和，好去谢那送瓜的张公，谢他收得马。”谏议即时教安排酒樽食垒，暖盪撩锅，办几件食次。叫出十八岁女儿来，道：“我今日去谢张公，一就带你母子去游玩闲走则个。”谏议乘着马，随两乘轿子，来到张公门前，使人请出张公来。大伯连忙出来唱喏。恭人道：“前日相劳你收下马，今日谏议置酒，特来相谢。”就草堂上铺陈酒器，摆列杯盘，请张公同坐。大伯再三推辞，掇条凳子，横头坐地。酒至三杯，恭人问张公道：“公公贵寿？”大伯言：“老拙年已八十岁。”恭人又问：“公公几口？”大伯道：“子然一身。”恭人说：“公公也少不得个婆婆相伴。”大伯应道：“便是没怎么巧头脑。”恭人道：“也是说个七十来岁的婆婆。”大伯道：“年纪须老，道不得个：

百岁光阴如捻指，人生七十古来稀。”

恭人道：“也是说一个六十来岁的。”大伯道：“老也，

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

恭人道：“也是说一个五十来岁的。”大伯又道：“老也，

三十不荣，四十不富，五十看看寻死路。”

恭人忍不得，自道，看我取笑他：“公公说个三十来岁的。”大伯道：

做：这里的做，犹如说替、为。

恭人：一种妇女的封号。宋代制度，中散大夫以上的官员的妻子封恭人；元制六品封恭人，明制四品封恭人。

着个甚道理：用个什么办法。

食垒：一种有几层屉的食盒。

暖盪撩锅：暖酒，叫做盪。撩锅，一种汤锅。

食次：这里是指食物、食品。

一就：一并、顺便。

巧头脑：凑巧的对象。

“老也。”恭人说：“公公，如今要说几岁的？”大伯抬起身来，指定十八岁小娘子道：“若得此女以为匹配，足矣。”韦谏议当时听得说，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却不听他说话，叫那当直的都来要打那大伯。恭人道：“使不得，特地来谢他，却如何打他？这大伯年纪老，说话颠狂，只莫管他。”收拾了酒器自归去。

话里却说张公，一并三日不开门，六合县里有两个扑花的，一个唤做王三，一个唤做赵四，各把着大蒲葵来，寻张公打花。见他不开门，敲门叫他，见大伯一行说话，一行咳嗽，一似害痲病相思，气丝丝地。怎见得？曾有一《夜游宫》词：

四百四病人皆有，只有相思难受。不疼不痛在心头，魑魑地教人瘦。愁逢花前月下，最怕黄昏时候。心头一阵痒将来，一两声咳嗽咳嗽。

看那大伯时，喉咙哑飒飒地出来道：“罪过你们来，这两日不欢，要花时打些个去，不要你钱。有件事相烦你两个：与我去寻两个媒人婆子，若寻得来时，相赠二百足钱，自买一角酒吃。”二人打花了自去，一时之间，寻得两个媒人来。这两个媒人：

开言成匹配，举口合和谐。掌人间凤只鸾孤，管宇宙孤眠独宿。折莫三重门户，选甚十二楼中？男儿下惠也生心，女子麻姑须动意。传言玉女，用机关把手拖来；侍香金童，下说辞拦腰抱住。引得巫山偷汉子，唆教织女害相思。

叫得两个媒婆来，和公公厮叫。张公道：“有头亲相烦说则个。这头亲曾相见，则是难说。先各与你三两银子，若讨得回报，各人又与你五两银子。说得成时，教你两人撰个小小富贵。”张媒、李媒便问：“公公，要说谁家小娘子？”张公道：“滋生驷马监里韦谏议有个女儿，年纪一十八岁，相烦你们去与我说则个。”两个媒婆含着笑笑，接了三两银子出去，行半里田地，到一个土坡上。张媒看着李媒道：“怎地去韦谏议宅里说？”张媒道：“容易，我两人先买一角酒吃，教脸上红拂拂地，走去韦谏议门前旋一遭，回去说与大伯，只道说了，还未有回报。”道犹未了，则听得叫道：“且不得去！”回头看时，却是那张公赶来。说道：“我猜你两个买一角酒，吃得脸上红拂拂地，韦谏议门前旋一遭回来，说与我道未有回报，还是恁地么？你如今要得好，急速便去，千万讨回报。”两个媒人见张公恁地说道，做着只得去。

扑花的：扑卖鲜花的人。

打花：采花。

一行：一面、一头。

魑魑地：暗暗地。

一角：一份、一客。角为宋、元间沽酒单位。

折莫：同遮莫，尽教、就使的意思。

选甚：管什么、论什么，不论、不问。

巫山：宋玉的《高唐赋》中说，楚王游高唐，梦见了巫山的神女。这里的巫山，就是指巫山神女。

田地：路程、地段、地区。

两人同到滋生驷马监，倩人传报与韦谏议，谏议道：“教入来。”张媒、李媒见了，谏议道：“你两人莫是来说亲么？”两个媒人笑嘻嘻的，怕得开口。韦谏议道：“我有个大的儿子，二十二岁，见随王僧辩征北，不在家中；有个女儿，一十八岁，清官家贫，无钱嫁人。”两个媒人则在阶下拜，不敢说。韦谏议道：“不须多拜，有事但说。”张媒道：“有件事，欲待不说，为他六两银；欲待说，恐激恼谏议，又有些个好笑。”韦谏议问如何。张媒道：“种瓜的张老，没来历，今日使人来叫老媳妇两人，要说谏议的小娘子。得他六两银子，见在这里。”怀中取出那银子，教谏议看，道：“谏议周全时，得这银；若不周全，只得还他。”谏议道：“大伯子莫是风？我女儿才十八岁，不曾要说亲。如今要我如何周全你这六两银子？”张媒道：“他说来，只问谏议觅得回报，便得六两银子。”谏议听得说，用指头指着媒人婆道：“做我传话那没见识的老子：要得成亲，来日办十万贯见钱为定礼，并要一色小钱，不要金钱准折。”教讨酒来劝了媒人，发付他去。

两个媒人拜谢了出来，到张公家，见大伯伸着脖项，一似望风宿鹅。等得两个媒人回来道：“且坐，生受不易！”且取出十两银子来，安在桌上，道：“起动你们，亲事圆备。”张媒问道：“如何了？”大伯道：“我丈人说，要我十万贯钱为定礼，并要小钱，方可成亲。”两个媒人道：“猜着了，果是谏议恁地说。公公，你却如何对副？”那大伯取出一掇酒来开了，安在桌子上，请两个媒人各吃了四盏。将这媒人转屋山头边来，指着道：“你看！”两个媒人用五轮八光左右两点瞳人，打一看时，只见屋山头堆垛着一便价十万贯小钱儿。道：“你们看，先准备在此了。”只就当日，教那两个媒人先去回报谏议，然后发这钱来。媒人自去了。

这里安排车仗，从里面叫出几个人来，都着紫衫，尽戴花红银碟子，推数辆太平车：

平川如雷吼，旷野似潮奔。猜疑地震天摇，仿佛星移日转。初观形象，似秦皇塞海鬼驱山；乍见威仪，若夏彘行舟临陆地。满川寒雁叫，一队锦鸡鸣。

车子上旗儿插着，写道：“张公纳韦谏议宅财礼。”众人推着车子，来到谏议宅前，喝起三声喏来，排着两行车子，使人入去，报与韦谏议。谏议出来看了车子，开着口则合不得。使人入去，说与恭人，却怎地对

王僧辩：南朝梁时人，为江州刺史，平侯景之乱，官至大司马。后被陈霸先所袭杀。

没来历：犹如说没来由、无缘无故、毫无道理的意思。

起动：一作启动，烦劳、扰动的意思。

屋山头：堂屋两头的房檐。

堆垛：垛，与堆意义相同。堆垛，就是堆积。

花红：这里是指喜庆人家装饰披挂用的红绸。

银碟子：碟，应作碟。银铸碗碟，宋代做喜事的人家常用以犒赏从人。

秦皇塞海鬼驱山：古代传说，秦始皇要造石桥，渡海观看日出的地方，当时有一神人，能够驱石入海。石头走得慢，神人便鞭打它，石头被打得流血。

夏彘行舟临陆地：彘，音 ào，夏代人，寒湿的儿子，力气很大，能够陆地行舟。

副？恭人道：“你不合勒他讨十万贯见钱，不知这大伯如今那里擘划将来？待不成亲，是言而无信；待与他成亲，岂有衣冠女子，嫁一园叟乎？”夫妻二人倒断不下，恭人道：“且叫将十八岁女儿前来，问这事却是如何。”女孩儿怀中取出一个锦囊来。原来这女子七岁时，不会说话。一日，忽然间道出四句言语来：

“天意岂人知？应于南楚畿。寒灰热如火，枯杨再生稊。”

自此后便会行文，改名文女。当时着锦囊盛了这首诗，收十二年。今日将来教爹爹看道：“虽然张公年纪老，恐是天意，却也不见得。”恭人见女儿肯，又见他果有十万贯钱，此必是奇异之人，无计奈何，只得成亲。拣吉日良辰，做起亲来。张公喜欢。正是：

旱莲得雨重生藕，枯木无芽再遇春。

做成了亲事，卷帐回，带那儿女归去了。韦谏议戒约家人，不许一人去张公家去。

普通七年，夏六月间，谏议的儿子，姓韦名义方，文武双全，因随王僧辩北征回归，到六合县。当日天气热，怎见得？

万里无云驾六龙，千林不放鸟飞空。
地燃石裂江湖沸，不见南来一点风。

相次到家中。只见路傍篱园里，有个妇女。头发蓬松，腰系青布裙儿，脚下拖双鞞鞋，在门前卖瓜。这瓜：

西园摘处香和露，洗尽南轩暑。莫嫌坐上适无蝇，只恐怕寒难近玉壶冰。井花
浮翠金盆小，午梦初回了。诗翁自是不归来，不是青门无地可移栽。

韦义方觉走得渴，向前要买个瓜吃。抬头一觑，猛叫一声道：“文女，你如何在这里？”文女叫：“哥哥，我爹爹嫁我在这里。”韦义方道：“我路上听得人说道，爹爹得十万贯钱，把你卖与卖瓜人张公，却是为何？”那文女把那前面的来历，对着韦义方从头说一遍。韦义方道：“我如今要与他相见如何？”文女道：“哥哥要见张公，你且少待。我先去说一声，却相见。”文女移身，已挺脚步入去房里，说与张公。复身出来道：“张公道你性如烈火，意若飘风，不肯教你相见。哥哥，如今要相见却不妨，只是勿生恶意。”说罢，文女引义方入去相见。大伯即时

擘划：筹划。

戒约：禁止。

相次：将近。

鞞鞋：一种没有后跟的草鞋。鞞，音s，入声。

青门：汉长安城东靠南第一座门。原名霸城门，因门青色，所以俗称青城门，或青门。门外产瓜很有名。秦东陵侯召平，秦亡以后种瓜于青门外，当时称为东陵瓜。

抹着腰 出来。韦义方见了，道：“却不回耐！恁么模样，却有十万贯钱娶我妹子，必是妖人。”一会子掣出太阿宝剑，觑着张公，劈头便剁将下去。只见剑靶搭在手里，剑却折做数段。张公道：“可惜又减了一个神仙！”文女推那哥哥出来，道：“教你勿生恶意，如何把剑剁他？”韦义方归到家中，参拜了爹爹妈妈，便问如何将文女嫁与张公。韦谏议道：“这大伯是个作怪人。”韦义方道：“我也疑他：把剑剁他不着，到坏了我一把剑。”

次日早，韦义方起来，洗漱罢，系裹停当，向爹爹妈妈道：“我今日定要取这妹子归来；若取不得这妹子，定不归来见爹爹妈妈。”相辞了，带着两个当直，行到张公住处，但见平原旷，踪迹荒凉。问那当方住的人，道：“是有个张公，在这里种瓜。住二十来年，昨夜一阵乌风猛雨，今日不知所在。”韦义方大惊抬头，只见树上削起树皮，写着四句诗道：

“两枚篋袋世间无，盛尽瓜园及草庐。

要识老夫居止处，桃花庄上乐天居。”韦义方读罢了书，教当直四下搜寻。当直回来报道：“张公骑着匹蹇驴，小娘子也骑着匹蹇驴儿，带着两枚篋袋，取真州路上而去。”韦义方和当直三人，一路赶上，则见路上人都道：“见大伯骑着蹇驴，女孩儿也骑驴儿。那小娘子不肯去，哭告大伯道：‘教我归去相辞爹妈。’那大伯把一条杖儿在手中，一路上打将这女孩儿去。好惶惶人！令人不忍见。”韦义方听得说，两条忿气，从脚板灌到顶门；心上一把无明火，高三千丈，按捺不下。带着当直，迤迳去赶。约莫去不得数十里，则是赶不上。直赶到瓜洲渡口，人道见他方过江去，韦义方教讨船渡江。直赶到茅山脚下，问人时，道他两个上茅山去。韦义方分付了当直，寄下行李，放客店中了，自赶上山去。

行了半日，那里得见桃花庄？正行之次，见一条大溪拦路，但见：

寒溪湛湛，流水泠泠。照人清影澈冰壶，极目浪花番瑞雪。垂杨掩映长堤岸，世俗行人绝往来。

韦义方到溪边，自思量道：“赶了许多路，取不得妹子归去，怎地见得爹爹妈妈？不如跳在溪水里死休。”迟疑之间，着眼看时，则见溪边石壁上，一道瀑布泉流将下来，有数片桃花，浮在水面上。韦义方道：“如今是六月，怎得桃花片来？上面莫是桃花庄，我那妹夫张公住处？”则听得溪对岸一声哨笛儿响，看时，见一个牧童骑着蹇驴，在那里吹这哨笛儿，但见：

浓绿成阴古渡头，牧童横笛倒骑牛。
笛中一曲《升平乐》，唤起离人万种愁。

抹着腰：弯着腰。

哨笛儿：一种笛子、或用笛吹奏的一种民间俗乐。

牧童近溪边来，叫一声：“来者莫是韦义方？”义方应道：“某便是。”牧童说：“奉张真人法旨，教请舅舅过来。”牧童教蹇驴渡水，令韦官人坐在驴背上渡过溪去。牧童引路，到一所庄院。怎见得？有《临江仙》为证：

快活无过庄家好，竹篱茅舍清幽。春耕夏种及秋收，冬间观瑞雪，醉倒被蒙头。
门外多栽榆柳树，杨花落满溪头。绝无闲闷与闲愁，笑他名利客，役役市廛游。

到得庄前，小童入去，从篱园里走出两个朱衣吏人来，接见这韦义方，道：“张真人方治公事，未暇相待，令某等相款。”遂引到一个大四望亭子上，看这牌上写着“翠竹亭”，但见：

茂林郁郁，修竹森森。翠阴遮断屏山，密叶深藏轩槛。烟锁幽亭仙鹤唳，云迷深谷野猿啼。

亭子上铺陈酒器，四下里都种夭桃艳杏，异卉奇葩，簇着这座亭子。朱衣吏人与义方就席饮宴，义方欲待问张公是何等人，被朱衣吏人连劝数杯，则问不得。及至筵散，朱衣相辞自去，独留韦义方在翠竹轩，只教少待。

韦义方等待多时无信，移步下亭子来。正行之间，在花木之外，见一座殿屋，里面有人说话声。韦义方把舌头舔开朱红毯路亭隔看时，但见：

朱栏玉砌，峻宇雕墙。云屏与珠箔齐开，宝殿共琼楼对峙。灵芝丛畔，青鸾彩凤交飞；琪树阴中，白鹿玄猿并立。玉女金童排左右，祥烟瑞气散氤氲。

见这张公顶冠穿履，佩剑执圭，如王者之服，坐于殿上。殿下列两行朱衣吏人，或神或鬼。两面铁枷：上手枷着一个紫袍金带的人，称是某州城隍，因境内虎狼伤人，有失检举；下手枷着一个顶盔贯甲，称是某州某县山神，虎狼损害平人，部辖不前。看这张公书断，各有罪名。韦义方就窗眼内望见，失声叫道：“怪哉，怪哉！”殿上官吏听得，即时差两个黄巾力士，捉将韦义方来，驱至阶下。官吏称韦义方不合漏泄天机，合当有罪，急得韦义方叩头告罪。真人正恁么说，只见屏风后一个妇人，凤冠雾帔，珠履长裙，转屏风背后出来，正是义方妹子文女，跪告张公道：“告真人，念是妾亲兄之面，可饶恕他。”张公道：“韦义方本合为仙，不合以剑剌吾，吾以亲戚之故，不见罪。今又窥觑吾之殿宇，欲泄天机，看你妹妹面，饶你性命。我与你十万钱，把件物事与你为照去支付。”张公移身，已挺脚步入殿里。去不多时，取出一个旧席帽儿，

毯路：毯纹的榻眼。也写作毯缕。

亭隔：这里的亭，疑是亮的讹字。亮隔，透光的榻子门。

雾帔：雾，疑当作霞。

席帽儿：一种帽子，用藤、席做成骨架，外面鞣以绢，所以称为席帽。女人所戴的席帽，则四周垂下丝网，遮住面部。

付与韦义方，教往扬州开明桥下，寻开生药铺申公，凭此为照，取钱十万贯。张公道：“仙凡异路，不可久留。”令吹哨笛的小童，送韦舅乘蹇驴，出这桃花庄去。到溪边，小童就驴背上把韦义方一推，头掉脚掀，撇将下去。义方如醉醒梦觉，却在溪岸上坐地。看那怀中，有个帽儿。似梦非梦，迟疑未决。且只得携着席帽儿，取路下山来。

回到昨所寄行李店中，寻两个当直不见。只见店二哥出来，说道：“二十年前有个韦官，寄下行李，上茅山去担阁，两个当直等不得，自归去了。如今恰好二十年，是隋炀帝大业二年。”韦义方道：“昨日才过一日，却是二十年。我且归去六合县滋生驷马监，寻我二亲。”便别了店主人。来到六合县，问人时，都道二十年前滋生驷马监里，有个韦谏议，一十三口白日上升，至今升仙台古迹尚存；道是有个直阁，去了不归。韦义方听得说，仰面大哭：二十年则一日过了，父母俱不见，一身无所归。如今没计奈何，且去寻申公讨这十万贯钱。

当时从六合县取路，迤迤直到扬州，问人寻到开明桥下，果然有个申公，开生药铺。韦义方来到生药铺前，见一个老儿：

生得形容古怪，装束清奇。颌边银剪苍髯，头上雪堆白发。鸢肩龟背，有如天降明星；鹤骨松形，好似化胡老子。多疑商岭逃秦客，料是磻溪执钓人。

在生药铺里坐。韦义方道：“老丈拜揖！这里莫是申公生药铺？”公公道：“便是。”韦义方着眼看生药铺厨里：

四个茗茗 三个空，一个盛着西北风。

韦义方肚里思量道：“却那里讨十万贯钱支与我？”且问大伯，买三文薄荷。公公道：“好薄荷！《本草》上说凉头明目，要买几文？”韦义方道：“回三钱。”公公道：“恰恨缺。”韦义方道：“回些个百药煎。”公公道：“百药煎能消酒面，善润咽喉，要买几文？”韦义方道：“回三钱。”公公道：“恰恨卖尽。”韦义方道：“回些甘草。”公公道：“好甘草！性平无毒，能随诸药之性，解金石草木之毒，市语叫做‘国老’，要买几文？”韦义方道：“问公公回五钱。”公公道：“好教官人知，恰恨也缺。”韦义方对着公公道：“我不来买生药，一个人传语，是种瓜的张公。”申公道：“张公却没事，传语我做甚么？”韦义方道：“教我来讨十万贯钱。”申公道：“钱却有，何以为照？”韦

开明桥：在扬州城东北大街上，跨市河。

直阁：本来是官名，宋元之间也用作对于贵家子弟的一种称呼。

化胡老子：道家传说，老子出函谷关，西入流沙，化胡成佛。

商岭逃秦客：指“四皓”，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甬里先生。秦始皇时，他们逃隐于商山中。

磻溪执钓人：指吕尚。吕尚七十多岁，垂钓于磻溪，遇到周文王。

茗茗：与栲（俗语读作入声）栲、同。

回：这里是买的意思。

百药煎：药名，为一种褐色味苦的液体，相传端午日采百草煎汁制成，可以治疗瘰疬。

照：这里是凭据、证明。

义方去怀里摸索一和，把出席帽儿来。申公看着青布帘里，叫浑家出来看。青布帘起处，见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儿出来，道：“丈夫叫则甚？”韦义方心中道：“却和那张公一般，爱娶后生老婆。”申公教浑家看这席帽儿，是也不是？女孩儿道：“前日张公骑着蹇驴儿，打门前过，席帽儿绽了，教我缝。当时没皂线，我把红线缝着顶上。”翻过来看时，果然红线缝着顶。申公即时引韦义方入去家里，交还十万贯钱。韦义方得这项钱，把来修桥作路，散与贫人。

忽一日，打一个酒店前过。见个小童，骑只驴儿。韦义方认得是当日载他过溪的，问小童道：“张公在那里？”小童道：“见在酒店楼上，共申公饮酒。”韦义方上酒店楼上来，见申公与张公对坐，义方便拜。张公道：“我本上仙长兴张古老，文女乃上天玉女，只因思凡，上帝恐被凡人点污，故令吾托此态取归上天。韦义方本合为仙，不合杀心太重，止可受扬州城隍都土地。”道罢，用手一招，叫两只仙鹤。申公与张古老各乘白鹤，腾空而去。则见半空遗下一幅纸来，拂开看时，只见纸上题着八句诗，道是：

“一别长兴二十年，锄瓜隐迹暂居廛。
因嗟世上凡夫眼，谁识尘中未遇仙？
授职义方封土地，乘鸾文女得升天。
从今跨鹤楼前景，壮观维扬尚俨然。”

一和：一会儿。也作一和儿、一合儿。

跨鹤楼，即骑鹤楼，楼址在扬州城东北大街上，宋时所建，后兵火中焚毁。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 劝人休诵经，念甚消灾咒？
经咒总慈悲，冤业如何救？
种麻还得麻，种豆还得豆；
报应本无私，作了还自受。 ”

这八句言语，乃徐神翁所作，言人在世，积善逢善，积恶逢恶。古人有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昔日孙叔敖 晓出，见两头蛇一条，横截其路。孙叔敖用砖打死而埋之，归家告其母曰：“儿必死矣。”母曰：“何以知之？”敖曰：“尝闻人见两头蛇者必死，儿今日见之。”母曰：“何不杀乎？”叔敖曰：“儿已杀而埋之，免使后人再见，以伤其命，儿宁一身受死。”母曰：“儿有救人之心，此乃阴鹭，必然不死。”后来叔敖官拜楚相。今日说一个秀才，救一条蛇，亦得后报。

南宋神宗朝熙宁年间，汴梁有个官人，姓李，名懿，由杞县知县，除金杭州判官。本官世本陈州人氏，有妻韩氏。子李元，字伯元，学习儒业。李懿到家收拾行李，不将妻子，只带两个仆人，到杭州赴任。在任倏忽一年，猛思子李元在家攻书，不知近日学业如何？写封家书，使王安往陈州，取孩儿李元来杭州，早晚作伴，就买书籍。王安辞了本官，不一日，至陈州，参见恭人，呈上家书。书院中唤出李元，令读了父亲家书，收拾行李。李元在前曾应举不第，近日琴书意懒，止游山玩水，以自娱乐。闻父命呼召，收拾琴剑书箱，拜辞母亲，与王安登程。沿路觅船，不一日，到扬子江。李元看了江山景物，观之不足，乃赋诗曰：

“ 西出昆仑东到海，惊涛拍岸浪掀天。
月明满耳风雷吼，一派江声送客船。 ”

渡江至润州，迤迤到常州，过苏州，至吴江。

是日申牌时分，李元舟中看见吴江风景，不减潇湘图画，心中大喜，令梢公泊舟近长桥之侧。元登岸上桥，来垂虹亭上，凭栏而坐，望太湖晚景。李元观之不足，忽见桥东一带粉墙中有殿堂，不知何所。却值渔翁卷网而来，揖而问之，桥东粉墙，乃是何家。渔人曰：“此三高士祠。”李元问曰：“三高何人也？”渔人曰：“乃范蠡、张翰、陆龟

徐神翁：宋哲宗时泰州天庆观道士。

孙叔敖：春秋楚国人，也叫蔿敖。相楚庄王，三月而楚国大治。

潇湘图画：宋代画家宋迪，工山水。所作《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春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晓钟》、《渔村夕阳》，号为“潇湘八景”。

长桥：即垂虹桥，在江苏吴江县东，共七十二孔，俗称长桥。

垂虹亭：在垂虹桥（即长桥）上，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所建。

三高士祠：在吴江县东门外，宋时建。

张翰：晋代吴郡人，曾入洛，仕齐王冏为大司马。因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遂辞归。

蒙三个高士。”元喜，寻路渡一横桥，至三高士祠。入侧门，观石碑。上堂，见三人列坐，中范蠡，左张翰，右陆龟蒙。李元寻思间，一老人策杖而来，问之，乃看祠堂之人。李元曰：“此祠堂几年矣？”老人曰：“近千余年矣。”元曰：“吾闻张翰在朝，曾为显官，因思鲈鱼莼菜之美，弃官归乡，彻老不仕，乃是急流中勇退之人，世之高士也。陆龟蒙绝代诗人，隐居吴淞江上，惟以养鸭为乐，亦世之高士。此二人立祠，正当其理。范蠡乃越国之上卿，因献西施于吴王夫差，就中取事，破了吴国。后见越王义薄，扁舟遨游五湖，自号鸱夷子。此人虽贤，乃吴国之仇人，如何于此受人享祭？”老人曰：“前人所建，不知何意。”李元于老人处借笔砚，题诗一绝于壁间，以明鸱夷子不可于此受享。诗曰：

“地灵人杰夸张、陆，共预清祠事可宜；
千载难消亡国恨，不应此地着鸱夷。”

题罢，还了老人笔砚，相辞出门。见数个小孩儿，用竹杖于深草中戏打小蛇。李元近前视之，见小蛇生得奇异，金眼黄口，赭身锦鳞，体如珊瑚之状，腮下有绿毛，可长寸余。其蛇长尺余，如瘦竹之形，元见尚有游气，慌忙止住小童休打，“我与你铜钱百文，可将小蛇放了，卖与我。”小童簇定要钱，李元将朱蛇用衫袖包裹，引小童到船边，与了铜钱自去。唤王安开书箱取艾叶煎汤，少等温贮于盘中，将小蛇洗去污血。命梢公开船，远望岸上草木茂盛之处，急无人到，就那里将朱蛇放了。蛇乃回头数次，看着李元。元曰：“李元今日放了你，可于僻静去处躲避，休再教人见。”朱蛇游入水中，穿波底而去。李元令移舟望杭州而行。

三日已到，拜见父亲，言讫家中之事，父问其学业，李元一一对答，父心甚喜。在衙中住了数日，李元告父曰：“母亲在家，早晚无人侍奉，儿欲归家，就赴春选。”父乃收拾俸余之资，买些土物，令元回乡，又令王安送归。行李已搬下船，拜辞父亲，与王安二人离了杭州。出东新桥官塘大路，过长安坝，至嘉禾，近吴江。从旧岁所观山色湖光，意中不舍。到长桥时，日已平西，李元教暂住行舟，且观景物，宿一宵来早去。就桥下湾住船，上岸独步。上桥，登垂虹亭，凭阑伫目。遥望湖光潋滟，山色空濛；风定渔歌聚，波摇雁影分。

正观玩间，忽见一青衣小童，进前作揖，手执名榜一纸曰：“东人有名榜在此，欲见解元，未敢擅便。”李元曰：“汝东人何在？”青衣曰：“在此桥左，拱听呼唤。”李元看名榜纸上一行书云：“学生朱伟谨谒。”元曰：“汝东人莫非悞认我乎？”青衣曰：“正欲见解元，安得悞耶！”李元曰：“我自来江左，并无相识，亦无姓朱者来往为友，多敢同姓者乎？”青衣曰：“正欲见通判相公李衙内李伯元，岂有悞耶！”

陆龟蒙：唐代长洲人，居松江甫里，善诗文。有《笠泽丛书》、《甫里集》等。

簇定：簇拥着。

春选：进士考选，例于春季举行，所以称为春选。

湾：停泊的意思。

名榜：名帖、名刺。

解元：乡试第一，称为解元。宋元之间，常用作对于一般读书人的尊称。

李元曰：“既然如此，必是斯文，请来相见何碍。”青衣去不多时，引一秀才至，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飘飘然有凌云之气。那秀才见李元先拜，元慌忙答礼。朱秀才曰：“家尊与令祖相识甚厚，闻先生自杭而回，特命学生伺候已久。倘蒙不弃，少屈文旆，至舍下与家尊略叙旧谊，可乎？”李元曰：“元年幼，不知先祖与君家有旧，失于拜望，幸乞恕察。”朱秀才曰：“蜗居只在咫尺，幸勿见却。”李元见朱秀才坚意叩请，乃随秀才出垂虹亭，至长桥尽处，柳阴之中，泊一画舫，上有数人，容貌魁梧，衣装鲜丽。邀元下船，见船内五彩装画，裱褥铺设，皆极富贵，元早惊异。朱秀才教开船，从者荡桨，舟去如飞，两边搅起浪花，如雪飞舞。

须臾之间，船已到岸，朱秀才请李元上岸。元见一带松柏，亭亭如盖，沙草滩头，摆列着紫衫银带约二十余人，两乘紫藤兜轿。李元问曰：“此公吏何府第之使也？”朱秀才曰：“此家尊之所使也。请上轿，咫尺便是。”李元惊惑之甚，不得已上轿。左右呵喝入松林，行不一里，见一所宫殿，背靠青山，面朝绿水。水上一桥，桥上列花石栏干，宫殿上盖琉璃瓦，两廊下皆捣红泥墙壁。朱门三座，上有金字牌，题曰“玉华之宫”。轿至宫门，请下轿。李元不敢那步，战栗不已。宫门内有两人出迎，皆头顶貂蝉冠，身披紫罗襴，腰系黄金带，手执花纹筒，进前施礼，请曰：“王上有命，谨请解元。”李元半晌不能对答。朱秀才在侧曰：“吾父有请，慎勿惊疑。”李元曰：“此何处也？”秀才曰：“先生到殿上便知也。”李元勉强随二臣宰行，从东廊历阶而进，上月台，见数十个人皆锦衣，簇拥一老者出殿上。其人蝉冠大袖，朱履长裾，手执玉圭，进前迎迓。李元慌忙下拜，王者命左右扶起。王曰：“坐邀文旆，甚非所宜，幸沐来临，万乞情恕。”李元但只唯唯答应而已。

左右迎引入殿，王升御座，左手下设一绣墩，请解元登席。元再拜于地，曰：“布衣寒生，王上御前，安敢侍坐？”王曰：“解元于吾家有大恩，今令长男邀请至此，坐之何碍。”二臣宰请曰：“王上敬礼，先生勿辞。”李元再三推却，不得已低首躬身，坐于绣墩，王乃唤小儿来拜恩人。

少顷，屏风后宫女数人，拥一郎君至。头戴小冠，身穿绛衣，腰系玉带，足躡花靴，面如傅粉，唇似涂脂，立于王侧。王曰：“小儿外日游于水际，不幸为顽童所获；若非解元一力救之，则身为齑粉矣。众族感戴，未尝忘报。今既至此，吾儿可拜谢之。”小郎君近前下拜，李元慌忙答礼。王曰：“君是吾儿之大恩人也，可受礼。”命左右扶定，令儿拜讫。

李元仰视王者满面虬髯，目有神光，左右之人，形容皆异，方悟此处是水府龙宫，所见者龙君也；傍立年少郎君，即向日三高士祠后所救之小蛇也。元慌忙稽顙，拜于阶下。王起身曰：“此非待恩人处，请入宫殿后，少进杯酌之礼。”李元随王转玉屏，花砖之上，皆铺绣褥，两

貂蝉冠：貂和蝉都是冠上饰物。汉代制度，侍中、中常侍冠上，附蝉为饰，插以貂尾。

月台：露台。用以赏月，所以称为月台。

绣墩：一种宫中用的坐具，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

外日：前日、前时。

傍皆绷锦步障。出殿后，转行廊，至一偏殿。但见金碧交辉，内列龙灯凤烛，玉炉喷沉麝之香，绣幕飘流苏之带。中设二座，皆是蛟绡拥护，李元惊怕而不敢坐。王命左右扶李元上座，两边仙音缭绕，数十美女，各执乐器，依次而入。前面执宝杯盘进酒献果者，皆绝色美女。但闻异香馥郁，瑞气氤氲，李元不知手足失措，如醉如痴。王命二子进酒，二子皆捧觞再拜。台上果卓，眈目观之，器皿皆是玻璃、水晶、琥珀、玛瑙为之，曲尽巧妙，非人间所有。王自起身与李元劝酒，其味甚佳，肴饌极多，不知何物。王令诸宰臣轮次举杯相劝，李元不觉大醉，起身拜王曰：“臣实不胜酒矣。”俯伏在地而不能起。王命侍从扶出殿外，送至客馆安歇。

李元酒醒，红日已透窗前。惊起视之，房内床榻帐幔，皆是蛟绡围绕。从人安排洗漱已毕，见夜来朱秀才来房内相邀，并不穿世之儒服，裹毳头帽，穿绛绡袍，玉带皂靴，从者各执斧钺。李元曰：“夜来大醉，甚失礼仪。”朱伟曰：“无可相款，幸乞情恕。父王久等，请恩人到偏殿进膳。”引李元见王曰：“解元且宽心怀，住数日去亦不迟。”李元再拜曰：“荷王上厚意。家尊令李元归乡侍母，就赴春选，日已逼近。更兼仆人久等，不见必忧；倘回杭报父得知，必生远虑。因此不敢久留，只此告退。”王曰：“既解元要去，不敢久留。虽有纤粟之物，不足以报大恩，但欲者当一一奉纳。”李元曰：“安敢过望，平生但得称心足矣。”王笑曰：“解元既欲吾女为妻，敢不奉命。但三载后，须当复回。”王乃传言，唤出称心女子来。

须臾，众侍女簇拥一美女至前，元乃偷眼视之，雾鬓云鬟，柳眉星眼，有倾国倾城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王指此女曰：“此是吾女称心也。君既求之，愿奉箕帚。”李元拜于地曰：“臣所欲称心者，但得一举登科，以称此心，岂敢望天女为配偶耶？”王曰：“此女小名称心，既以许君，不可悔矣。若欲登科，只问此女，亦可办也。”王乃唤朱伟送此妹与解元同去。李元再拜谢。

朱伟引李元出宫，同到船边，见女子已改素妆，先在船内。朱伟曰：“尘世阻隔，不及亲送，万乞保重。”李元曰：“君父王，何贤圣也？愿乞姓名。”朱伟曰：“吾父乃西海群龙之长，多立功德，奉玉帝敕命，令守此处。幸得水洁波澄，足可荣吾子孙。君此去切不可泄漏天机，恐遭大祸，吾妹处亦不可问仔细。”元拱手听罢，作别上船，朱伟又将金珠一包相送。但耳畔闻风雨之声，不觉到长桥边。从人送女子并李元登岸，与了金珠，火急开船，两桨如飞，倏忽不见。

李元似梦中方觉，回观女子在侧，惊喜。元语女子曰：“汝父令汝与我为夫妇，你还随我去否？”女子曰：“妾奉王命，令吾侍奉箕帚，但不可以告家中人，若泄漏则妾不能久住矣。”李元引女子同至船边，仆人王安惊疑，接入舟中曰：“东人一夜不回，小人何处不寻？竟不知所在。”李元曰：“吾见一友人，邀于湖上饮酒，就以此女与我为妇。”王安不敢细问情由，请女子下船，将金珠藏于囊中，收拾行船。

步障：一种帐幕，用以障尘土。

行廊：走廊。

毳头帽：毳，也写作虬。宋代侍从官所戴的一种帽子。

一路涉河渡坝，看看来到陈州。升堂参见老母，说罢父亲之事，跪而告曰：“儿在途中娶得一妇，不曾得父母之命，不敢参见。”母曰：“男婚女聘，古之礼也。你既娶妇，何不领归？”母命引称心女子拜见老母，合家大喜。自搬回家，不过数日，已近试期。李元见称心女子聪明智慧，无有不通，乃问曰：“前者汝父曾言，若欲登科，必问于汝。来朝吾入试院，你有何见识教我？”女子曰：“今晚吾先取试题，汝在家中先做了文章，来日依本去写。”李元曰：“如此甚妙，此题目从何而得？”女子曰：“吾闭目作用，慎勿窥戏。”李元未信。女子归房，坚闭其门。但闻一阵风起，帘幕皆卷。约有更余，女子开户而出，手执试题与元。元大喜，恣意检本，做就文章。来日入院，果是此题，一挥而出。后日亦如此，连三场皆是女子飞身入院，盗其题目。待至开榜，李元果中高科，初任江州金判，闾里作贺，走马上任。一年，改除奏院。三年任满，除江南吴江县令，引称心女子，并仆从五人，辞父母来本处之任。

到任上不数日，称心女子忽一日辞李元曰：“三载之前，为因小弟蒙君救命之恩，父母教奉箕帚。今已过期，即当辞去，君宜保重。”李元不舍，欲向前拥抱，被一阵狂风，女子已飞于门外，足底生云，冉冉腾空而去。李元仰面大哭。女子曰：“君勿误青春，别寻佳配。官至尚书，可宜退步。妾若不回，必遭重责。聊有小诗，永为表记。”空中飞下花笺一幅，有诗云：

“三载酬恩已称心，妾身归去莫沉吟。
玉华宫内浪埋雪，明月满天何处寻？”

李元终日悒快。后三年官满，回到陈州，除秘书，王丞相招为婿，累官至吏部尚书。直至如今，吴江西门外有龙王庙尚存，乃李元旧日所立。有诗云：

昔时柳毅传书信，今日李元逢称心。
恻隐仁慈行善事，自然天降福星临。

金判：金，也写作签。即签书判官厅公事的简称，为宋代各州幕职，掌襄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牒。
奏院：进奏院的简称，属给事中，掌颁发诏令、符牒，呈进章奏、案牒。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白苎轻衫入嫩凉，春蚕食叶响长廊。禹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知此日登云去，却笑人间举子忙。

长安京北有一座县，唤做咸阳县，离长安四十五里。一个官人，覆姓宇文，名绶，离了咸阳县，来长安赶试，一连三番试不遇。有个浑家王氏，见丈夫试不中归来。把覆姓为题，做一个词儿嘲笑丈夫，名唤做《望江南》，词道是：

“公孙恨，端木笔俱收。枉念西门分手处，闻人寄信约深秋，拓拔泪交流。宇文弃，闷驾独孤舟。不望手勾龙虎榜，慕容颜好一齐休，甘分守间丘。”

那王氏意不尽，看着丈夫，又做四句诗儿：

“良人得意负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君面从今羞妾面，此番归后夜间来。”

宇文解元从此发愤道：“试不中，定是不回。”到得来年，一举成名了，只在长安住，不肯归去。

浑家王氏，见丈夫不归，理会得，道：“我曾作诗嘲他，可知道不归。”修一封书，叫当直王吉来，“你与我将这书去四十五里，把与官人。”书中前面略叙寒暄，后面做只词儿，名唤《南柯子》，词道：

“鹊喜噪晨树，灯开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报道玉郎登第出京华。旧恨消眉黛，新欢上脸霞。从前都是误疑他，将谓经年狂荡不归家。”

这词后面，又写四句诗道：

“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

宇文绶接得书，展开看，读了词，看罢诗，道：“你前回做诗，教我今归后夜间来；我今试遇了，却要我回！”就旅邸中取出文房四宝，做了只曲儿，唤做《踏莎行》：

“足躐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道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缀。宴罢归来，恣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志。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

白苎：同白纻，一种细白的夏布。

鹏北海：《庄子》寓言，北海有鱼，其名为鲲，化为大鸟，其名为鹏，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后人常用以比喻奋发有为、前程远大。

凤朝阳：《诗经》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的句子。山的东面，叫朝阳。

龙虎榜：唐代陆贽主考，取录韩愈、欧阳詹等，都是一时人材，所以当时号为“龙虎榜”。

做毕这词，取张花笺，折叠成书，待要写了付与浑家。正研墨，觉得手重，惹翻砚，水滴儿打湿了纸。再把一张纸折叠了，写成一封家书，付与当直王吉，教分付家中孺人：“我今在长安试遇了，到夜了归来。急去传与孺人，不到夜我不归来。”王吉接得书，唱了喏，四十五里田地，直到家中。

话里且说宇文绶发了这封家书，当日天晚，客店中无甚的事，便去睡。方才朦胧睡着，梦见归去，到咸阳县家中，见当直王吉在门前一壁脱下草鞋洗脚。宇文绶问道：“王吉，你早归了？”再四问他不应。宇文绶焦躁，抬起头来看时，见浑家王氏，把着蜡烛入去房里。宇文绶赶上来，叫：“孺人，我归了。”浑家不采他。又说一声，浑家又不采。宇文绶不知身是梦里，随浑家入房去，看这王氏放烛在桌子上，取早间这一封书，头上取下金篦儿，一剔剔开封皮看时，却是一幅白纸。浑家含笑，就烛下把起笔来，于白纸上写了四句：

“碧纱窗下启缄封，一纸从头彻底空。
知汝欲归情意切，相思尽在不言中。”

写毕，换个封皮，再来封了。那浑家把金篦儿去剔那烛烬，一剔剔在宇文绶脸上，吃了一惊，撒然睡觉，却在客店里床上睡，烛犹未灭。桌子上看时，果然错封了一幅白纸归去，取一幅纸写这四句诗。到得明日早饭后，王吉把那封回书来，拆开看时，里面写着四句诗，便是夜来梦里见那浑家做的一般。当便安排行李，即时回家去。

这便唤做“错封书”，下来说的便是“错下书”：有个官人，夫妻两口儿，正在家坐地，一个人送封筒帖儿来，与他浑家。只因这封筒帖儿，变出一本跷蹊作怪的小说来，正是：

尘随马足何年尽？事系人心早晚休。

有《鹧鸪》词一首，单道着佳人：

淡画眉儿斜插梳，不欢拈弄绣工夫。云窗雾阁深深处，静拂云笺学草书。多
艳丽，更清姝，神仙标格世间无。当时只说梅花似，细看梅花却不如。

东京汴州开封府枣槊巷里，有个官人，覆姓皇甫，单名松，本身是

一壁：一边。

金篦儿：金篦刀，一种饰物，用以掠发。

下来：底下、下面。

小说：这里的小说，专指说话人所演讲的短篇故事。

《鹧鸪》词：指词调中的《鹧鸪天》。

枣槊巷：即枣冢子巷，在北宋东京内城西北隅。巷中有单雄信墓，墓上有枣树，传说为单雄信枣槊发芽生长而成。

左班殿直，年二十六岁。有个妻子杨氏，年二十四岁。一个十三岁的丫鬟，名唤迎儿。只这三口，别无亲戚。当时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袄上边，回来是年节了。

这枣槊巷口一个小小的茶坊，开茶坊的唤做王二。当日茶市已罢，已是日中，只见一个官人入来，那官人生得：

浓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头上裹一顶高样大桶子头巾，着一领大宽袖斜襟褶子，下面衬贴衣裳，甜鞋净袜。

入来茶坊里坐下。开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盏，进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吃罢，看着王二道：“少借这里等个人。”王二道：“不妨。”等多时，只见一个男女，名叫僧儿，托个盘儿，口中叫卖鹤鹑饅饅儿。官人把手打招，叫：“买饅饅儿。”僧儿见叫，托盘儿入茶坊内，放在桌上，将条篾黄穿那饅饅儿，捏些盐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饅饅儿。”官人道：“我吃，先烦你一件事。”僧儿道：“不知要做甚么？”那官人指着枣槊巷里第四家，问僧儿：“认得这人家么？”僧儿道：“认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袄上边，方才回家。”官人问道：“他家有几口？”僧儿道：“只是殿直，一个小娘子，一个小养娘。”官人道：“你认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儿道：“小娘子寻常不出帘儿外面，有时叫僧儿买饅饅儿，常去认得，问他做甚么？”官人去腰里取下版金线篋儿，抖下五十来钱，安在僧儿盘子里。僧儿见了，可煞喜欢，叉手不离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烦你则个。”袖中取出一张白纸，包着一对落索环儿，两只短金钗子，一个筒帖儿，付与僧儿，道：“这三件物事，烦你送去适间问的小娘子。你见殿直，不要送与他。见小娘子时，你只道官人再三传语，将这三件物来与小娘子，万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这里等你回报。”那僧儿接了三件物事，把盘子寄在王二茶坊柜上，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槊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青竹帘掀起，探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见卖饅饅儿的小厮掀起帘子，猖猖狂狂，探了一探，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

当阳桥上张飞勇，一喝曹公百万兵。

喝那厮一声，问道：“做甚么？”那厮不顾便走。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掙那厮回来，问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厮道：

左班殿直：内侍官名。宋代有左、右班殿直，属内侍省，充当官庭役使。

押衣袄上边：往边境押送军服。

略绰口：阔口。

大桶子头巾：桶子头巾，一种头巾的名称，帽桶很高大，流行于宋元之间，为文士所戴。

褶子：一种袍衫，明代俗称为海青。

甜鞋净袜：甜净，干净、整洁的意思。甜鞋净袜，即鞋袜整洁。

鹤鹑饅饅儿：一种面制点心。

叉手不离方寸：方寸，指心。拱手紧掩心胸，极其恭敬的样子。

“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殿直问道：“甚么物事？”那厮道：“你莫问，不要把与你。”皇甫殿直捻得拳头没缝，去顶门上屑那厮一暴，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那厮吃了一暴，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则甚？”皇甫殿直劈手夺了纸包儿，打开看，里面一对落索环儿，一双短金钗，一个筒帖儿。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开筒帖，看时：

“某惶恐再拜，上启小娘子妆前：即日孟春初时，恭惟懿处起居万福。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深切仰思，未尝少替。某偶以薄干，不及亲诣，聊有小词，名《诉衷情》，以代面禀，伏乞懿览。”

词道是：

“知伊夫婿上边回，懊恼碎情怀。落索环儿一对，筒子与金钗。伊收取，莫疑猜，且开怀。自从别后，孤帏冷落，独守书斋。”

皇甫殿直看了筒帖儿，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问僧儿道：“谁教你把来？”僧儿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掙住僧儿狗毛，出这枣梨巷，径奔王二哥茶坊前来。僧儿指着茶坊道：“恰才在这里面打的床铺上坐地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皇甫殿直见茶坊没人，骂声：“鬼话！”再掙僧儿回来，不由开茶坊的王二分说。

当时到家里，殿直把门来关上，来了，唬得僧儿战做一团。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筒帖儿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筒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从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这三件物从那里来？”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小娘子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皇甫殿直再叫将十三岁迎儿出来，去壁上取下一把箭簰子竹来，放在地上，叫过迎儿来。看着迎儿，生得：

短胳膊，琵琶腿，劈得柴，打得水，会吃饭，能窝屎。

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条绦来，把妮子缚了两只手，掉过屋梁去，

屑一暴：打一个栗暴，用拳头在头顶上凿击一下。

来了：，的俗字，同拴。上 名词，指门闩；下 动词，拴住的意思。来了，意即把门闩拴上了。

上件因依：上件，就是上项、上述事件。上件因依，犹如说上项缘由。

箭簰子竹：即簰（一作 ）竹，一种小竹，大者粗如箭杆，小者可制笔杆。

直下打一抽，吊将妮子起去。拿起箭箠子竹来，问那妮子道：“我出去三个月，小娘子在家中和甚人吃酒？”妮子道：“不曾有人。”皇甫殿直拿起箭箠子竹，去妮子腿下便摔，摔得妮子杀猪也似叫。又问又打，那妮子吃不得打，口中道出一句来：“三个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皇甫殿直道：“好也！”放下妮子来，解了绦，道：“你且来，我问你，是和兀谁睡？”那妮子揩着眼泪道：“告殿直，实不敢相瞒，自从殿直出去后，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不是别人，却是和迎儿睡。”皇甫殿直道：“这妮子，却不弄我！”喝将过去。带一管锁，走出门去，拽上那门，把锁锁了。走去转湾巷口，叫将四个人来，是本地方所由，如今叫做“连手”，又叫做“巡军”。张千、李万、董超、薛霸四人，来到门前，用钥匙开了锁，推开门。从里面扯出卖馄饨的僧儿来，道：“烦上名收领这厮。”四人道：“父母官使令，领台旨。”殿直道：“未要去，还有人哩。”从里面叫出十三岁的迎儿，和二十四岁花枝的浑家，道：“和他都领去。”四人唱喏道：“告父母官，小人怎敢收领孺人？”殿直发怒道：“你们不敢领他，这件事干人命。”唬倒四个所由，只得领小娘子和迎儿并卖馄饨的僧儿三个同去，解到开封钱大尹厅下。

皇甫殿直就厅下唱了大尹喏，把那简帖儿呈覆了。钱大尹看罢，即时教押下一个所属去处，叫将山前行山定来。当时山定承了这件文字，叫僧儿问时，应道：“则是茶坊里见个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他把这封筒子来与小娘子，打杀也只是恁地供招。”问这迎儿，迎儿道：“即不曾有人来同小娘子吃酒，亦不知付筒帖儿来的是何人，打杀也只是恁地供招。”却待问小娘子，小娘子道：“自从少年夫妻，都无一个亲戚往来，只有夫妻二人，亦不知把筒帖儿来的是何等人。”山前行山定看着小娘子，生得恁地瘦弱，怎禁得打勘？怎地讯问他？从里面交拐将过来两个狱卒，押出一个罪人来，看这罪人时：

面长皴轮骨，骸生渗癩腮。

犹如行病鬼，到处降人灾。

这罪人原是个强盗头儿，绰号“静山大王”。小娘子见这罪人，把两只手掩着面，那里敢开眼。山前行喝着狱卒道：“还不与我施行！”狱卒把枷梢一扭，枷梢在上，罪人头向下，拿起把荆子来，打得杀猪也似叫。山前行问道：“你曾杀人也不曾？”静山大王应道：“曾杀人！”又问：“曾放火不曾？”应道：“曾放火！”教两个狱卒把静山大王押入牢里

直下：向下、底下、下面。这里是向下的意思。

上名：宋代称巡军和公差为上名。

钱大尹：指钱明逸。明逸，字子飞，吴越王钱俶之孙，宋仁宗时，知开封府。

前行：唐宋制度，尚书省六部，分为前行、中行、后行三等：兵部、吏部及左右司为前行，刑部、户部为中行，工部、礼部为后行。所以有前行郎中、中行郎中、后行郎中的官名。宋代吏员也分前行后行，这里的前行，即指胥吏。

打勘：敲问、刑讯。

渗癩：丑恶可怕。癩，也写作癞。

枷梢：枷板。

去。山前行回转头来，看着小娘子道：“你见静山大王，吃不得几杖子，杀人放火都认了。小娘子，你有事，只好供招了。你却如何吃得这般杖子？”小娘子簌地两行泪下，道：“告前行，到这里隐讳不得。觅幅纸和笔，只得与他供招。”小娘子供道：“自从小年夫妻，都无一个亲戚来往，即不知把简帖儿来的是甚色样人。如今看要侍儿吃甚罪名，皆出赐大尹笔下。”便恁么说，五回三次问他，供说得一同。

似此三日，山前行正在州衙门前立，倒断不下。猛抬头看时，却见皇甫殿直在面前相揖，问及这件事，“如何三日理会这件事不下？莫是接了寄简帖的人钱物，故意不与决这件公事？”山前行听得，道：“殿直，如今台意要如何？”皇甫松道：“只是要休离了。”当日山前行入州衙里，到晚衙，把这件文字呈了钱大尹。大尹叫将皇甫殿直来，当厅问道：“捉贼见赃，捉奸见双，又无证见，如何断得他罪？”皇甫松告钱大尹：“松如今不愿同妻子归去，情愿当官休了。”大尹台判：听从夫便。殿直自归。僧儿、迎儿喝出，各自归去。只有小娘子见丈夫不要他，把他休了，哭出州衙门来，口中自道：“丈夫又不要我，又没一个亲戚投奔，教我那里安身？不若我自寻个死休。”至天汉州桥，看着金水银堤汴河，恰待要跳将下去。则见后面一个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掙掙住。回转头来看时，恰是一个婆婆，生得：

眉分两道雪，髻挽一窝丝。眼昏一似秋水微浑，发白不若楚山云淡。

婆婆道：“孩儿，你却没事寻死做甚么？你认得我也不？”小娘子道：“不认得婆婆。”婆婆道：“我是你姑姑，自从你嫁了老公，我家寒，攀陪你不着，到今不来往。我前日听得你与丈夫官司，我日逐在这里伺候。今日听得道休离了，你要投水做甚么？”小娘子道：“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丈夫又不要我，又无亲戚投奔，不死更待何时？”婆婆道：“如今且同你去姑姑家里，看后如何。”妇女自思量道：“这婆子知他是我姑姑也不是，我如今没投奔处，且只得随他去了，却再理会。”即时随这姑姑家去看时，家里莫甚么活计，却好一个房舍，也有粉青帐儿，有交椅、桌凳之类。

在这姑姑家里过了两三日，当日方才吃罢饭，则听得外面一个官人，高声大气叫道：“婆子，你把我物事去卖了，如何不把钱来还？”那婆子听得叫，失张失志，出去迎接来叫的官人，请入来坐地。小娘子着眼看时，见入来的人：

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头上裹一顶高样大桶子头巾，着一领大宽袖斜襟褶子，下面衬贴衣裳，甜鞋净袜。

天汉州桥：天汉桥，宋东京城内汴河上桥名，正对宫城前的御街，俗称州桥。开封府衙在浚仪街西北，向东行即到州桥。

汴河：河名，自西水门（宋东京外城西壁城门名）流入东京，横贯全城，经东水门（东京外城东南角城门名）出城，东去至泗州入淮。

莫，这里同没。

小娘子见了，口喻心，心喻口，道：“好似那僧儿说的寄筒帖儿官人。”只见官人入来，便坐在凳子上，大惊小怪道：“婆子，你把我三百贯钱物事去卖了，今经一个月日，不把钱来还。”婆子道：“物事自卖在人头，未得钱。支得时，即便付还官人。”官人道：“寻常交关钱物东西，何尝捱许多日了？讨得时，千万送来。”官人说了自去。婆子入来，看着小娘子，簌地两行泪下，道：“却是怎好？”小娘子问道：“有甚么事？”婆子道：“这官人原是蔡州通判姓洪，如今不做官，却卖些珠翠头面。前日一件物事教我把去卖，吃人交加了，到如今没这钱还他，怪他焦躁不得。他前日央我一件事，我又不曾与他干得。”小娘子问道：“却是甚么事？”婆子道：“教我讨个细人，要生得好的。若得一个似小娘子模样去嫁与他，那官人必喜欢。小娘子你如今在这里，老公又不要你，终不然罢了？不若听姑姑说合，你去嫁了这官人，你终身不致担误，挈带姑姑也有个倚靠，不知你意如何？”小娘子沉吟半晌，不得已，只得依允。婆子去回复了。不一日，这官人娶小娘子来家，成其夫妇。

逡巡过了一年，当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从休了浑家，在家中无好况。正是：

时间风火性，烧了岁寒心。

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个，双双地上本州大相国寺里烧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了？”簌地两行泪下，闷闷不已。只得勉强着一领紫罗衫，手里把着银香盒，来大相国寺里烧香。到寺中烧了香，恰待出寺门，只见一个官人领着一个妇女。看那官人时，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领着的妇女，却便是他浑家。当时丈夫看着浑家，浑家又觑着丈夫，两个四目相视，只是不敢言语。那官人同妇女两个入大相国寺里去。皇甫松在这山门头正沉吟间，见一个打香油钱的行者，正在那里打香油钱。看见这两人入去，口里道：“你害得我苦，你这汉，如今却在这里！”大踏步赶入寺来。皇甫殿直见行者赶这两人，当时呼住行者道：“八戒，你莫待要赶这两个人上去？”那行者道：“便是。说不得，我受这汉苦，到今日抬头不起，只是为他。”皇甫殿直道：“你认得这个妇女么？”行者道：“不识。”殿直道：“便是我的浑家。”行者问：“如何却随着他？”皇甫殿直把送筒帖儿和休离的上件事，对行者说了一遍。行者道：“却是怎地！”行者却问皇甫殿直：“官人认得这个人么？”殿直道：“不认得。”行者道：“这汉原是州东台寺里一个和尚，苦行便是播台寺里行者。我这本师，却是播台寺里监院，手头有百十钱，剃度这厮做小师。一年已前时，这

交关：关说、居间人从中说合。

交加：这里是欺负的意思，不作纷乱解。

细人：这里指姬妾。

播台寺：一作繁台寺，在汴京陈州门（外城南壁东首城门）内繁台上。

苦行：寺院中给侍服役的人的一种称呼。

监院：僧职名，即监寺，与寺院主相同，监督全寺。

小师：僧侣受戒未十夏，称为小师。

厮偷了本师二百两银器，逃走了，累我吃了好些拷打。如今赶出寺来，没讨饭吃处。罪过这大相国寺里知寺厮认，留苦行在此间打化香油钱。今日撞见这厮，却怎地休得！”方才说罢，只见这和尚将着他浑家，从寺廊下出来。行者牵衣拔步，却待去摔这厮。皇甫殿直扯住行者，闪那身已在山门一壁，道：“且不要摔他，我和你尾这厮去，看那里着落，却与他官司。”两个后地尾将来。

话分两头。且说那妇人见了丈夫，眼泪汪汪，入去大相国寺里烧了香出来。这汉一路上却问这妇人道：“小娘子，如何你见了丈夫便眼泪出？我不容易得你来。我当初从你门前过，见你在帘子下立地，见你生得好，有心在你处。今日得你做夫妻，也非通容易。”两个说来说去，恰到家中门前，入门去，那妇人问道：“当初这个筒帖儿，却是兀谁把来？”这汉道：“好教你得知，便是我教卖饽饽的僧儿把来你的。你丈夫中了我计，真个便把你休了。”妇人听得说，摔住那汉，叫声屈，不知高低。那汉见那妇人叫将起来，却慌了，就把只手去克着他脖项，指望坏他性命。外面皇甫殿直和行者尾着他，两人来到门首，见他们入去，听得里面大惊小怪，抢将入去看时，见克着他浑家，闹闹性命。皇甫殿直和这行者两个，即时把这汉来捉了，解到开封府钱大尹厅下。这钱大尹是谁？

出则壮士携鞭，入则佳人捧臂。世世靴踪不断，子孙出入金门。他是两浙钱王子，吴越国王孙。

大尹升厅，把这件事解到厅下。皇甫殿直和这浑家，把前面说过的话，对钱大尹历历从头说了一遍。钱大尹大怒，教左右索长枷把和尚枷了。当厅讯一百腿花，押下左司理院，教尽情根勘这件公事。勘正了，皇甫松责领浑家归去，再成夫妻，行者当厅给赏。和尚大情小节，一一都认了：不合设谋奸骗，后来又不合谋害这妇人性命。准《杂犯》断，合重杖处死，这婆子不合假妆姑姑，同谋不首，亦合编管邻州。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

怎见一僧人，犯滥铺摸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状了，遭刑，棒杀髡囚示万民。沿路众人听，犹念高王观世音。护法喜神齐合掌，低声，果谓金刚不坏身。”

知寺：僧职名，即知事，寺院中管事僧的总名。

腿花：杖背，称为背花；杖腿，称为腿花。

《杂犯》：也叫做《杂犯律》或《杂律》，为古代法典中一篇的名称。这一篇系补遗性质，所以错综驳杂，没有一定条例。

编管：犯罪的人流放别地，加以管制，称为编管。又，宋代贬谪大臣，最重一等，也称编管。

书会先生：书会，是宋元之间的一种小说、词曲、隐语等作者和艺人的团体。书会先生，指书会中的成员。

犯滥铺摸：作奸犯科的意思。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钱如流水去还来，恤寡周贫莫吝财。

试览石家金谷地，于今荆棘昔楼台。

话说晋朝有一人，姓石名崇，字季伦。当时未发迹时，专一在大江中，驾一小船，只用弓箭射鱼为生。

忽一日，至三更，有人扣船言曰：“季伦救吾则个！”石崇听得，随即推篷，探头看时，只见月色满天，照着水面；月光之下，水面上立着一个年老之人。石崇问老人：“有何事故，夜间相恳？”老人又言：“相救则个！”石崇当时就令老人上船，问有何缘故。老人答曰：“吾非人也，吾乃上江老龙王。年老力衰，今被下江小龙欺我年老，与吾斗敌，累输与他，老拙无安身之地。又约我明日大战，战时又要输与他。今特来求季伦：明日午时弯弓在江面上，江中两个大鱼相战，前走者是我，后赶者乃是小龙；但望君借一臂之力，可将后赶大鱼一箭，坏了小龙性命，老拙自当厚报重恩。”石崇听罢，谨领其命。那老人相别而回，涌身一跳，入水而去。

石崇至明日午时，备下弓箭。果然将傍午时，只见大江水面上，有二大鱼追赶将来。石崇扣上弓箭，望着后面大鱼，风地一箭，正中那大鱼腹上。但见满江红水，其大鱼死于江上。此时风浪俱息，并无他事。夜至三更，又见老人扣船来谢道：“蒙君大恩，今得安迹。来日午时，你可将船泊于蒋山脚下南岸第七株杨柳树下相候，当有重报。”言罢而去。

石崇明日依言，将船去蒋山脚下杨柳树边相候。只见水面上有鬼使三人出，把船推将去。不多时，船回，满载金银珠玉等物。又见老人出水，与石崇曰：“如君再要珍珠宝贝，可将空船来此相候取物。”相别而去。

这石崇每每将船于柳树下等，便是一船珍宝，因致敌国之富。将宝玩买嘱权贵，累升至太尉之职，真是富贵两全。遂买一所大宅于城中，宅后造金谷园，园中亭台楼馆。用六斛大明珠，买得一妾，名曰绿珠。又置偏房姨奶侍婢，朝欢暮乐，极其富贵。结识朝臣国戚，宅中有十里锦帐，天上人间，无比奢华。

忽一日排筵，独请国舅王恺，这人姐姐是当朝皇后。石崇与王恺饮酒半酣，石崇唤绿珠出来劝酒，端的十分美貌。王恺一见绿珠，喜不自胜，便有奸淫之意。石崇相待宴罢，王恺谢了自回，心中思慕绿珠之色，不能勾得会。王恺常与石崇斗宝，王恺宝物，不及石崇，因此阴怀毒心，要害石崇。每每受石崇厚待，无因为之。

忽一日，皇后宣王恺入内御宴。王恺见了姐姐，就流泪，告言：“城中有一财主富室，家财巨万，宝贝奇珍，言不可尽。每每请弟设宴斗宝，百不及他一二。姐姐可怜与弟争口气，于内库内那借奇宝，赛他则个。”皇后见弟如此说，遂召掌内库的太监，内库中借他镇库之宝，乃是一株大珊瑚树，长三尺八寸。不曾启奏天子，令人扛抬往王恺之宅。王恺

蒋山：一名钟山，在建康（今南京）东。

谢了姐姐，便回府用蜀锦做重罩罩了。

翌日，广设珍羞美馔，使人移在金谷园中，请石崇会宴，先令人扛抬珊瑚树去园上开空闲阁子里安了。王恺与石崇饮酒半酣，王恺道：“我有一宝，可请一观，勿笑为幸。”石崇教去了锦袱，看着微笑，用杖一击，打为粉碎。王恺大惊，叫苦连天道：“此是朝廷内库中镇库之宝，自你赛我不过，心怀妒恨，将来打碎了，如何是好？”石崇大笑道：“国舅休虑，此亦未为至宝。”石崇请王恺到后园中看珊瑚树，大小三十余株，有长至七八尺者。内一株一般三尺八寸，遂取来赔王恺填库，更取一株长大的送与王恺。王恺羞惭而退，自思国中之宝，敌不得他过，遂乃生计嫉妒。

一日，王恺朝于天子，奏道：“城中有一富豪之家，姓石名崇，官居太尉，家中敌国之富。奢华受用，虽我王不能及他快乐。若不早除，恐生不测。”天子准奏，口传圣旨，便差驾上人 去捉拿太尉石崇下狱，将石崇应有家资，皆没入官。王恺心中只要图谋绿珠为妾，使兵围绕其宅欲夺之。绿珠自思道：“丈夫被他诬害性命，不知存亡。今日强要夺我，怎肯随他？虽死不受其辱！”言讫，遂于金谷园中坠楼而死，深可悯哉。王恺闻之，大怒，将石崇戮于市曹。石崇临受刑时叹曰：“汝辈利吾家财耳。”刽子曰：“你既知财多害己，何不早散之？”石崇无言可答，挺颈受刑。胡曾先生有诗曰：

一自佳人坠玉楼，晋家宫阙古今愁。
惟馀金谷园中树，已向斜阳叹白头。

方才说石崇因富得祸，是夸财炫色，遇了王恺国舅这个对头。如今再说一个富家，安分守己，并不惹事生非；只为一点悭吝未除，便弄出非常大事，变做一段有笑声的小说。这富家姓甚名谁？听我道来：这富家姓张名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 开质库 ，有名唤做张员外。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

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
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
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

这个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

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
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

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 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磬

驾上人：皇帝的仪卫，有法驾、大驾；驾上人，指禁卫军士。

积祖：累代、祖传。

质库：典当铺。

还：这里是若还、如果的意思。

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筐儿。人见他一文不使，起他一个异名，唤做“禁魂”张员外。

当日是日中前后，员外自入去里面，白汤泡冷饭吃点心，两个主管在门前数见钱。只见一个汉，浑身赤膊，一身锦片也似文字，下面熟白绢裯拽扎着，手把着个箠篱，觑着张员外家里，唱个大喏了教化。口里道：“持绳把索，为客周全。”主管见员外不在门前，把两文撒在他箠篱里。张员外恰在水瓜心布帘后望见，走将出来道：“好也，主管！你做甚么，把两文撒与他？一日两文，千日便两贯。”大步向前，赶上捉箠篱的，打一夺把他一箠篱钱都倾在钱堆里，却教众当直打他一顿。路行人看见也不忿。那捉箠篱的哥哥吃打了，又不敢和他争，在门前指着骂了。

只见一个人叫道：“哥哥，你来，我与你说句话。”捉箠篱的回过头来，看那个人，却是狱家院子打扮一个老儿。两个唱了喏，老儿道：“哥哥，这禁魂张员外，不近道理，不要共他争。我与你二两银子，你一文价卖生萝卜，也是经纪人。”捉箠篱的得了银子，唱喏自去，不在话下。

那老儿是郑州奉宁军人，姓宋，排行第四，人叫他做宋四公，是小番子闲汉。宋四公夜至三更前后，向金梁桥上四文钱买两只焦酸馅，揣在怀里，走到禁魂张员外门前。路上没一个人行，月又黑。宋四公取出蹊跷作怪的动使，一挂挂在屋檐上，从上面打一盘盘在屋上，从天井里一跳跳将下去。两边是廊屋，去侧首见一碗灯。听着里面时，只听得有个妇女声道：“你看三哥恁么早晚，兀自未来。”宋四公道：“我理会得了，这妇女必是约人在此私通。”看那妇女时，生得：

黑丝丝的发儿，白莹莹的额儿，
翠弯弯的眉儿，溜度度的眼儿，
正隆隆的鼻儿，红艳艳的腮儿，
香喷喷的口儿，平坦坦的胸儿，
白堆堆的奶儿，玉纤纤的手儿，
细袅袅的腰儿，弓弯弯的脚儿。

那妇女被宋四公把两只衫袖掩了面，走将上来。妇女道：“三哥，做甚么遮了脸子唬我？”被宋四公向前一摔，摔住腰里，取出刀来道：“悄悄地！高则声，便杀了你！”那妇女颤做一团道：“告公公，饶奴性命。”宋四公道：“小娘子，我来这里做不是，我问你则个，他这里到上库有

拽扎着：敛束衣裳，叫拽扎。

箠篱：一种圆口尖底的竹器，有柄，用以淘米、捞面等。

水瓜心：水，当是木字的讹误。木瓜心，一种布的名称。

狱家院子：宋代官府中供差遣的老兵，称为院子。狱家院子，就是狱卒。

小番子：又叫番子手，就是光棍、无赖。

酸馅：菜馒头。

动使：用具、器皿。

做不是：作奸犯科的意思。

多少关闭？”妇女道：“公公出得奴房，十来步有个陷马坑，两只恶狗；过了便有五个防土库的，在那里吃酒赌钱，一家当一更，便是土库；入得那土库，一个纸人，手里托着个银球，底下做着关楔子，踏着关楔子，银球脱在地下，有条合溜，直滚到员外床前，惊觉，教人捉了你。”宋四公道：“却是恁地。小娘子，背后来的是你兀谁？”妇女不知是计，回过头去，被宋四公一刀，从肩头上劈将下去，见道血光倒了。那妇女被宋四公杀了。宋四公再出房门来，行十来步，沿西手走过陷马坑，只听得两个狗子吠。宋四公怀中取出酸馅，着些个不按君臣作怪的药，入在里面，觑得近了，撒向狗子身边去。狗子闻得又香又软，做两口吃了，先摆番两个狗子。又行过去，只听得人喝么么六六，约莫也有五六人在那里掷骰。宋四公怀中取出一个小罐儿，安些个作怪的药在中面，把块撒火石，取些火烧着，喷鼻馨香。那五个人闻得道：“好香！员外日早晚兀自烧香。”只管闻来闻去，只见脚在下头在上，一个倒了，又一个倒。看见那五个男女，闻那香，一霎间都摆番了。宋四公走到五人面前，见有半掇儿吃剩的酒，也有果菜之类，被宋四公把来吃了。只见五个人眼睁睁地，只是则声不得。便走到土库门前，见一具胳膊来大三簧锁，锁着土库门。宋四公怀里取个钥匙，名唤做“百事和合”，不论大小粗细锁都开得。把钥匙一斗，斗开了锁，走入土库里面去。入得门，一个纸人手里，托着个银球。宋四公先拿了银球，把脚踏过许多关楔子，觅了他五万贯锁赃物，都是上等金珠，包裹做一处。怀中取出一管笔来，把津唾润教湿了，去壁上写着四句言语，道：

“宋国逍遥汉，四海尽留名。
曾上太平鼎，到处有名声。”

写了这四句言语在壁上，土库也不关，取条路出那张员外门前去。宋四公思量道：“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连更彻夜，走归郑州去。

且说张员外家，到得明日天晓，五个男女苏醒，见土库门开着，药死两个狗子，杀死一个妇女，走去覆了员外。员外去使臣房里下了状，滕大尹差王七殿直王遵，看贼踪由。做公的看了壁上四句言语，数中一个老成的叫做周五郎周宣，说道：“告观察，不是别人，是宋四。”观察道：“如何见得？”周五郎周宣道：“‘宋国逍遥汉’，只做着上面个‘宋’字；‘四海尽留名’，只做着个‘四’字；‘曾上太平鼎’，只做着个‘曾’字；‘到处有名声’，只做着个‘到’字。上面四字道：

土库：富豪人家的私人库房。

一家：一位、一人。

合溜：水槽。

不按君臣：中医用药分主辅，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的说法。不按君臣，就是违反药理。

三簧锁：一种坚固的大锁，里面有三个簧，所以叫做三簧锁。

梁园：本来是指梁孝王兔园，故址在汴京（开封）城东南三里余；宋代人也往往称汴京为梁园。梁园虽好，就是汴京虽好。

使臣房：缉捕武官的班房。

观察：本来是官名，唐代和宋代都设有观察使；宋代习俗也称缉捕武官为观察。

‘宋四曾到’。”王殿直道：“我久闻得做道路的，有个宋四公，是郑州人氏，最高手段，今番一定是他了。”便教周五郎周宣，将带一行做公的去郑州干办宋四。

众人路上离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到郑州，问了宋四公家里，门前开着一个小茶坊。众人入去吃茶，一个老子上灶点茶。众人道：“一道请四公出来吃茶。”老子道：“公公害些病未起在，等老子入去传话。”老子走进去了，只听得宋四公里面叫起来道：“我自头风发，教你买三文粥来，你兀自不肯。每日若干钱养你，讨不得替心替力，要你何用？”刮刮地把那点茶老子打了几下。只见点茶的老子，手把粥碗出来道：“众上下少坐，宋四公教我买粥，吃了便来。”众人等个意休不休，买粥的也不见回来，宋四公也竟不见出来。众人不奈烦，入去他房里看时，只见缚着一个老儿。众人只道宋四公，来收他。那老儿说道：“老汉是宋公点茶的，恰才把碗去买粥的，正是宋四公。”众人见说，吃了一惊，叹口气道：“真个是好手，我们看不仔细，却被他瞒过了。”只得出门去赶，那里赶得着？众做公的只得四散，分头各去，挨查缉获，不在话下。

原来众人吃茶时，宋四公在里面，听得是东京人声音，悄地打一望，又象个干办公事的模样，心上有些疑惑，故意叫骂埋怨。却把点茶老儿的儿子衣服，打换穿着，低着头，只做买粥，走将出来，因此众人不疑。

却说宋四公出得门来，自思量道：“我如今却是去那里好？我有个师弟，是平江府人，姓赵名正。曾得他信道：如今在谩县。我不如去投奔他家也罢。”宋四公便改换色服，妆做一个狱家院子打扮，把一把扇子遮着脸，假做瞎眼，一路上慢腾腾地，取路要来谩县。来到谩县前，见个小酒店，但见：

云拂烟笼锦旆扬，太平时节日舒长。
能添壮士英雄胆，会解佳人愁闷肠。
三尺晓垂杨柳岸，一竿斜刺杏花傍。
男儿未遂平生志，且乐高歌入醉乡。

宋四公觉得肚中饥饿，入那酒店去，买些个酒吃。酒保安排将酒来，宋四公吃了三两杯酒。只见一个精精致致的后生，走入酒店来。看那人时，却是如何打扮？

砖顶背系带头巾，皂罗文武带背儿，下面宽口裤，侧面丝鞋。

做道路：做买卖，这里指偷窃。

一道：顺便、一并。

在：这里相当于着、得。

头风：头痛病。

上下：本来是指父母，宋时也当作对公差的一种尊称。

收：这里是拘捕的意思。

打换：调换。

锦旆：宋代酒店，常用画竿挂锦旆，作为幌子。

叫道：“公公拜揖。”宋四公抬头看时，不是别人，便是他师弟赵正。宋四公人面前，不敢师父师弟厮叫，只道：“官人少坐。”赵正和宋四公叙了间阔就坐，教酒保添只盏来筛酒，吃了一杯。赵正却低低地问道：“师父一向疏阔。”宋四公道：“二哥，几时有道路也没？”赵正道：“是道路却也自有，都只把来风花雪月使了。闻知师父入东京去，得拳道路。”宋四公道：“也没甚么，只有得个四五万钱。”又问赵正道：“二哥，你如今那里去？”赵正道：“师父，我要上东京闲走一遭，一道赏玩则个，归平江府去做话说。”宋四公道：“二哥，你去不得。”赵正道：“我如何上东京不得？”宋四公道：“有三件事，你去不得。第一，你是浙右人，不知东京事，行院少有认得你的，你去投奔阿谁？第二，东京百八十里罗城，唤做‘卧牛城’。我们只是草寇，常言：‘草入牛口，其命不久。’第三，是东京有五千个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赵正道：“这三件事都不妨，师父你只放心，赵正也不到得胡乱吃输。”宋四公道：“二哥，你不信我口，要去东京时，我觅得禁魂张员外的一包儿细软，我将归客店里去，安在头边，枕着头；你觅得我的时，你便去上东京。”赵正道：“师父，恁地时不妨。”两个说罢，宋四公还了酒钱，将着赵正归客店里。店小二见宋四公将一个官人归来，唱了喏，赵正同宋四公入房里走一遭，道了“安置”，赵正自去。当下天色晚，如何见得？

暮烟迷远岫，薄雾卷晴空。群星共皓月争光，远水与山光斗碧。深林古寺，数声钟韵悠扬；曲岸小舟，几点渔灯明灭。枝上子规啼夜月，花间粉蝶宿芳丛。

宋四公见天色晚，自思量道：“赵正这汉手高，我做他师父，若还真个吃他觅了这般细软，好吃人笑！不如早睡。”宋四公却待要睡，又怕吃赵正来后如何，且只把一包细软安放头边，就床上掩卧。只听得屋梁上知知兹兹地叫，宋四公道：“作怪！未曾起更，老鼠便出来打闹人。”仰面向梁上看时，脱些个屋尘下来，宋四公打两个喷嚏。少时老鼠却不则声，只听得两个猫儿，七凹七凹地厮咬了叫，溜些尿下来，正滴在宋四公口里，好臊臭！宋四公渐觉困倦，一觉睡去。

到明日天晓起来，头边不见了细软包儿。正在那里没摆拨，只见店小二来说道：“公公，昨夜同公公来的官人来相见。”宋四公出来看时，却是赵正。相揖罢，请他入房里，去关上房门。赵正从怀里取出一个包儿，纳还师父。宋四公道：“二哥，我问你则个，壁落共门都不曾动，

砖顶背系带头巾：宋代一般平民所戴头巾，共有四带，二带下垂，二带反系脑后，所以称为背系带头巾。至于头巾的流行式样，则有圆顶、方顶、砖顶、琴顶等。砖顶头巾，顶似砖，作长方形。

背儿：即背子，一种对襟袍，袖较衫略宽，长垂至足。宋代人常衬在公服的里面。

拳：一注、一项，叫做一拳。得拳道路，就是得一项买卖；一拳财，就是一笔钱财。

行院：这里是指同行帮之间的一种组织。

罗城：内城外面的大城。

卧牛城：北宋汴京城，形似卧牛，所以俗称卧牛城。

捉事：缉捕。

你却是从那里来，讨了我的包儿？”赵正道：“实瞒不得师父，房里床面前一带黑油纸槛窗，把那学书纸糊着。吃我先在屋上，学一和老鼠；脱下来屋尘，便是我的作怪药，撒在你眼里鼻里，教你打几个喷嚏；后面猫尿，便是我的尿。”宋四公道：“畜生，你好没道理！”赵正道：“是吃我盘到你房门前，揭起学书纸，把小锯儿锯将两条窗栅下来；我便挨身而入，到你床边，偷了包儿；再盘出窗外去，把窗栅再接住，把小钉儿钉着，再把学书纸糊了，恁地便没踪迹。”宋四公道：“好，好！你使得，也未是你会处。你还今夜再觅得我这包儿，我便道你会。”赵正道：“不妨，容易的事。”赵正把包儿还了宋四公道：“师父，我且归去，明日再会。”漾了手自去。

宋四公口里不说，肚里思量道：“赵正手高似我，这番又吃他觅了包儿，越不好看，不如安排走休！”宋四公便叫将店小二来说道：“店二哥，我如今要行，二百钱在这里，烦你买一百钱爇肉，多讨椒盐，买五十钱蒸饼，剩五十钱，与你买碗酒吃。”店小二谢了公公，便去谟县前买了爇肉和蒸饼，却待回来。离客店十来家，有个茶坊里，一个官人叫道：“店二哥，那里去？”店二哥抬头看时，便是和宋四公相识的官人。店二哥道：“告官人，公公要去，教男女买爇肉共蒸饼。”赵正道：“且把来看。”打开荷叶看了一看，问道：“这里几文钱肉？”店二哥道：“一百钱肉。”赵正就怀里取出二百钱来道：“哥哥，你留这爇肉蒸饼在这里，我与你二百钱，一道相烦，依这样与我买来，与哥哥五十钱买酒吃。”店二哥道：“谢官人。”道了便去。不多时，便买回来。赵正道：“甚劳烦哥哥，与公公再裹了那爇肉。见公公时，做我传语他，只教他今夜小心则个。”店二哥唱喏了自去。到客店里，将肉扣蒸饼递还宋四公。宋四公接了道：“罪过哥哥。”店二哥道：“早间来的那官人，教再三传语，今夜小心则个。”

宋四公安排行李，还了房钱，脊背上背着一包被卧，手里提着包裹，便是觅得禁魂张员外的细软，离了客店。行一里有余，取八角镇路上来。到渡头看那渡船，却在对岸，等不来。肚里又饥，坐在地上，放细软包儿在面前，解开爇肉裹儿，擘开一个蒸饼，把四五块肥底爇肉多蘸些椒盐，卷做一卷，嚼得两口，只见天在下，地在上，就那里倒了。宋四公只见一个丞局打扮的人，就面前把了细软包儿去。宋四公眼睁睁地见他把去，叫又不得，赶又不得，只得由他。那个丞局拿了包儿，先过渡去了。

宋四公多样时苏醒起来，思量道：“那丞局是阿谁？捉我包儿去。店二哥与我买的爇肉里面有作怪物事！”宋四公忍气吞声走起来，唤渡船过来，过了渡，上了岸，思量那里去寻那丞局好。肚里又闷，又有些饥渴，只见个村酒店，但见：

漾：撒、丢。

爇：同熬，这里是烹烧的意思。爇肉，就是烧肉。

被卧：被头。

八角镇：地名，在开封西南，今名八角店。

多样时：许久。

柴门半掩，破旆低垂。村中量酒，岂知有漆器相如？陋质蚕姑，难效彼当垆卓氏。壁间大字，村中学究醉时题；架上麻衣，好饮芒郎留下当。酸醅破瓮土床排，彩画醉仙 尘土暗。宋四公且入酒店里去，买些酒消愁解闷则个。酒保唱了喏，排下酒来。一杯两盏，酒至三杯，宋四公正闷里吃酒，只见外面一个妇女入酒店来：

油头粉面，白齿朱唇。锦帕齐眉，罗裙掩地。鬓边斜插些花朵，脸上微堆着笑容。虽不比闺里佳人，也当得垆头少妇。

那个妇女入着酒店，与宋四公道个万福，拍手唱一只曲儿。宋四公仔细看时，有些个面熟，道这妇女是酒店擦桌儿的，请小娘子坐则个。妇女在宋四公根底 坐定，教量酒添只盏儿来，吃了一盏酒。宋四公把那妇女抱一抱，撮一撮，拍拍惜惜，把手去摸那胸前道：“小娘子，……”没有奶儿。宋四公道：“热牢，你是兀谁？”那个妆做妇女打扮的，叉手不离方寸道：“告公公，我不是擦桌儿顶老，我便是苏州平江府赵正。”宋四公道：“打脊的检才！我是你师父，却教我摸你爷头！原来却才丞局便是你。”赵正道：“可知便是赵正。”宋四公道：“二哥，我那细软包儿，你却安在那里？”赵正叫量酒道：“把适来我寄在这里包儿还公公。”量酒取将包儿来，宋四公接了道：“二哥，你怎地拿下我这包儿？”赵正道：“我在客店隔几家茶坊里坐地，见店小二哥提一裹爇肉。我讨来看，便使转他也与我去买，被我安些汗药在里面裹了，依然教他把来与你。我妆做丞局，后面踏 将你来，你吃摆番了。被我拿得包儿，到这里等你。”宋四公道：“恁地你真个会，不枉了上得东京去。”即时还了酒钱，两个同出酒店。去空野处除了花朵，溪水里洗了面，换一套男子衣裳着了，取一顶单青纱头巾裹了。宋四公道：“你而今要上京去，我与你一封书，去见个人，也是我师弟。他家住汴河岸上，卖人肉馒头。姓侯，名兴，排行第二，便是侯二哥。”赵正道：“谢师父。”到前面茶坊里，宋四公写了书，分付赵正，相别自去。宋四公自在谟县。赵正当晚去客店里安歇，打开宋四公书来看时，那书上写道：

“师父信上贤师弟二郎、二娘子：别后安乐否？今有姑苏贼人赵正，欲来京做买卖，我特地使他来投奔你。这汉与行院无情，一身线道，堪作你家行货使用。我吃他三次无礼，可千万剿除此人，免为我们行院后患。”

赵正看罢了书，伸着舌头缩不上。“别人便怕了，不敢去；我且看他，

彩画醉仙：宋元时代酒店，常在墙壁上描画醉八仙，当作市招。

擦桌儿的：酒店中巡座卖唱的歌妓。也叫擦酒座的。

根底：面前。

顶老：江湖上隐语称妓女为顶老。

打脊的检才：宋代杖刑分脊杖和臀杖，打脊就是杖脊。检才，也写作乔才，意思略近于坏坯子、滑头之类。

踏：尾随侦视。

线道：肉的隐语。

如何对副我！我自别有道理。”再把那书折叠，一似原先封了。

明日天晓，离了客店，取八角镇；过八角镇，取板桥，到陈留县。沿那汴河行，到日中前后，只见汴河岸上，有个馒头店。门前一个妇女，玉井栏手巾勒着腰，叫道：“客长，吃馒头点心去。”门前牌儿上写着：“本行侯家，上等馒头点心。”赵正道：“这里是侯兴家里了。”走将入去，妇女叫了万福，问道：“客长用点心？”赵正道：“少待则个。”就脊背上取将包裹下来。一包金银钗子，也有花头的，也有连二连三的，也有素的，都是沿路上觅得的。侯兴老婆看见了，动心起来，道：“这客长，有二三百只钗子！我虽然卖人肉馒头，老公虽然做赞老子，到没许多物事。你看少间问我买馒头吃，我多使些汗火，许多钗子都是我的。”赵正道：“嫂嫂，买五个馒头来。”侯兴老婆道：“着！”檀个碟子，盛了五个馒头，就灶头合儿里多撮些物料在里面。赵正肚里道：“这合儿里便是作怪物事了。”赵正怀里取出一包药来，道：“嫂嫂，觅些冷水吃药。”侯兴老婆将半碗水来，放在桌上。赵正道：“我吃了药，却吃馒头。”赵正吃了药，将两只箸一拨，拨开馒头馅，看了一眼，便道：“嫂嫂，我爷说与我道：‘莫去汴河岸上买馒头吃，那里都是人肉的。’嫂嫂，你看这一块有指甲，便是人的指头；这一块皮上许多短毛儿，须是人的不便处。”侯兴老婆道：“官人休耍，那得这话来！”赵正吃了馒头，只听得妇女在灶前道：“倒也！”指望摆番赵正，却又没些事。赵正道：“嫂嫂，更添五个。”侯兴老婆道：“想是恰才汗火少了，这番多把些药倾在里面。”赵正怀中又取包儿，吃些个药。侯兴老婆道：“官人吃甚么药？”赵正道：“平江府提刑散的药，名唤做‘百病安丸’，妇女家八般头风，胎前产后，脾血气痛，都好服。”侯兴老婆道：“就官人觅得一服吃也好。”赵正去怀里别搯换包儿来，撮百十丸与侯兴老婆吃了，就灶前搯番了。赵正道：“这婆娘要对副我，却到我摆番。别人漾了去，我却不走。”特骨地在那里解腰捉虱子。

不多时，见个人挑一担物事归，赵正道：“这个便是侯兴，且看他如何？”侯兴共赵正两个唱了喏，侯兴道：“客长吃点心也未？”赵正道：“吃了。”侯兴叫道：“嫂子，会钱也未？”寻来寻去，寻到灶前，只见浑家倒在地下，口边溜出痰涎，说话不真，喃喃地道：“我吃摆番了。”侯兴道：“我理会得了，这婆娘不认得江湖上相识，莫是吃那门前客长摆番了？”侯兴向赵正道：“法兄，山妻眼拙，不识法兄，切望恕罪。”赵正道：“尊兄高姓？”侯兴道：“这里便是侯兴。”赵正道：“这里便是姑苏赵正。”两个相揖了，侯兴自把解药与浑家吃了。赵正道：“二兄，师父宋四公有书上呈。”侯兴接着，拆开看时，书上写着许多言语，末梢道：“可剿除此人。”侯兴看罢，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道：“师父兀自三次无礼，今夜定是坏他性命！”向赵正道：“久闻清德，幸得相会！”即时置酒相待，晚饭过了，安排赵正在客房里睡，

赞老子：赞，这里是不正、邪恶的意思。赞老子，指盗贼。

汗火：蒙汗药、迷药。

搯换：调换。

特骨地：故意地。

末梢：末端、末尾。

侯兴夫妇在门前做夜作。

赵正只闻得房里一阵臭气，寻来寻去，床底下一个大缸，探手打一摸，一颗人头；又打一摸，一只人手共人脚。赵正搬出后门头，都把索子缚了，挂在后门屋檐上。关了后门，再入房里，只听得妇女道：“二哥，好下手！”侯兴道：“二嫂，使未得！更等他落忽些个。”妇女道：“二哥，看他今日把出金银钗子，有二三百只。今夜对副他了，明日且把来做一头戴，教人喝采则个。”赵正听得道：“好也！他两个要恁地对副我性命，不妨得。”侯兴一个儿子，十来岁，叫做伴哥，发脾气，害在床上。赵正去他房里，抱那小的安在赵正床上，把被来盖了，先走出后门去。不多时，侯兴浑家把着一碗灯，侯兴把一把劈柴大斧头，推开赵正房门，见被盖着个人在那里睡，和被和人，两下斧头，砍做三段。侯兴揭起被来看了一看，叫声：“苦也！二嫂，杀了的是我儿子伴哥！”两夫妻号天洒地哭起来。赵正在后门叫道：“你没事自杀了儿子则甚？赵正却在这里。”侯兴听得焦躁，拿起劈柴斧赶那赵正，慌忙走出后门去，只见扑地撞着侯兴额头，看时却是人头、人脚、人手挂在屋檐上，一似闹竿儿相似。侯兴教浑家都搬将入去，直上去赶。赵正见他来赶，前头是一派溪水。赵正是平江府人，会弄水，打一跳，跳在溪水里，后头侯兴也跳在水里来赶。赵正一分一蹬，顷刻之间，过了对岸。侯兴也会水，来得迟些个。赵正先走上岸，脱下衣裳挤教干。侯兴赶那赵正，从四更前后，到五更二点时候，赶十一二里，直到顺天新郑门一个浴堂。赵正入那浴堂里洗面，一道烘衣裳。正洗面间，只见一个人把两只手去赵正两腿上打一掣，掣番赵正。赵正见侯兴来掣他，把两秃膝桩番侯兴，倒在下面，只顾打。

只见一个狱家院子打扮的老儿进前道：“你门看我面放手罢。”赵正和侯兴抬头看时，不是别人，却是师父宋四公，一家唱个大喏，直下便拜。宋四公劝了，将他两个去汤店里吃盞汤。侯兴与师父说前面许多事，宋四公道：“如今一切休论。则是赵二哥明朝入东京去，那金梁桥下，一个卖酸馅的，也是我们行院，姓王，名秀，这汉走得楼阁没赛，起个浑名，唤做‘病猫儿’。他家在大相国寺后面院子里住。他那卖酸馅架儿上一个大金丝罐，是定州中山府窑变了烧出来的，他惜似气命。你如何去拿得他的？”赵正道：“不妨。”等城门开了，到日中前后，约师父只在侯兴处。

赵正打扮做一个砖顶背系带头巾，皂罗文武带背儿，走到金梁桥下，

发脾气：发疟子。

闹竿儿：一种小孩的玩具，是一根悬挂着各种玩意儿的竹竿。制作得精细的，往往用七宝犀象等凑成。也叫闹竹竿。

直上：上面、向上、向前。这里作向前解。

顺天新郑门：汴京外城西壁南首第一座门，本名顺天门，俗称新郑门。

你门：与你们同。

汤店：这里的汤，是指一种用甘草等药料研末冲成的药茶。汤店，即专卖这种药茶的店铺。

定州中山府窑变：定州，宋徽宗政和三年升为中山府，宋时以产瓷著名，称为“定窑”（窑址在今河北曲阳县附近）。窑变，是烧瓷器对由于釉料中铜的还原焰所引起的一种偶然的变态，也有用铜药人工烧造的，瓷呈红色或紫色。

见一抱架儿，上面一个大金丝罐，根底立着一个老儿：

郢州单青纱现顶儿头巾，身上着一领杨柳子布衫。腰里玉井栏手巾，抄着腰。

赵正道：“这个便是王秀了。”赵正走过金梁桥来，去米铺前撮几颗红米，又去菜担上摘些个叶子，和米和叶子，安在口里，一处嚼教碎。再走到王秀架子边，漾下六文钱，买两个酸馅，特骨地脱一文在地下。王秀去拾那地上一文钱，被赵正吐那米和菜在头巾上，自把了酸馅去。却在金梁桥顶上立地，见个小的跳将来，赵正道：“小哥，与你五文钱，你看那卖酸馅王公头巾上一堆虫蚁屎，你去说与他，不要道我说。”那小的真个去说道：“王公，你看头巾上。”王秀除下头巾来，只道是虫蚁屎，入去茶坊里揩抹了。走出来架子上看时，不见了那金丝罐。原来赵正见王秀入茶坊去揩那头巾，等他眼慢，拿在袖子里便行，一径走往侯兴家去。宋四公和侯兴看了，吃一惊。赵正道：“我不要他的，送还他老婆休！”赵正去房里换了一顶搭飒头巾，底下旧麻鞋，着领旧布衫，手把着金丝罐，直走去大相国寺后院子里。见王秀的老婆，唱个喏了道：“公公教我归来，问婆婆取一领新布衫、汗衫、裤子、新鞋袜，有金丝罐在这里表照。”婆子不知是计，收了金丝罐，取出许多衣裳，分付赵正。赵正接得了，再走去见宋四公和侯兴道：“师父，我把金丝罐去他家换许多衣裳在这里。我们三个少间同去送还他，博个笑声。我且着了去闲走一回耍子。”

赵正便把王秀许多衣裳着了，再入城里，去桑家瓦里，闲走一回，买酒买点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来。

却待过金梁桥，只听得有人叫：“赵二官人！”赵正回过头来看时，却是师父宋四公和侯兴。三个同去金梁桥下，见王秀在那里卖酸馅。宋四公道：“王公拜茶。”王秀见了师父和侯二哥，看了赵正，问宋四公道：“这个客长是兀谁？”宋四公恰待说，被赵正拖起去，教宋四公“未要说我姓名，只道我是你亲戚，我自别有道理”。王秀又问师父：“这客长高姓？”宋四公道：“是我的亲戚，我将他来京师闲走。”王秀道如此，即时寄了酸馅架儿在茶坊，四个同出顺天新郑门外僻静酒店，去买些酒吃。入那酒店去，酒保筛酒来，一杯两盏，酒至三巡。王秀道：“师父，我今朝呕气。方才挑那架子出来，一个人买酸馅，脱一钱在地下。我去拾那一钱，不知甚虫蚁屎在我头巾上。我入茶坊去揩头巾出来，不见了金丝罐，一日好闷！”宋四公道：“那人好大胆，在你跟前卖弄得，也算有本事了。你休要气闷，到明日闲暇时，大家和你查访这金丝罐。又没三件两件，好歹要讨个下落，不到得失脱。”赵正肚里，只是暗暗的笑。四个都吃得醉，日晚了，各自归。

且说王秀归家去，老婆问道：“大哥，你恰才教人把金丝罐归来？”王秀道：“不曾。”老婆取来道：“在这里，却把了几件衣裳去。”王秀没猜道是谁，猛然想起今日宋四公的亲戚，身上穿一套衣裳，好似我

抄着腰：叉着腰。575

搭飒：破败零落、委靡不振。

桑家瓦：北宋东京著名瓦舍，在封丘门（内城东北城门）内。

家的。心上委决不下，肚里又闷，提一角酒，索性和婆子吃个醉，解衣卸带了睡。王秀道：“婆婆，我两个多时不曾做一处。”婆子道：“你许多年纪了，兀自鬼乱！”王秀道：“婆婆，你岂不闻：‘后生犹自可，老的急似火。’”王秀早移过共头，在婆子头边，做一班半点儿事，兀自未了当。原来赵正见两个醉，掇开门躲在床底下，听得两个鬼乱，把尿盆去房门上打一。王秀和婆子吃了一惊，鬼慌起来。看时，见个人从床底下趱将出来，手提一包儿。王秀就灯光下仔细认时，却是和宋四公、侯兴同吃酒的客长。王秀道：“你做甚么？”赵正道：“宋四公教还你包儿。”王公接了看时，却是许多衣裳，再问：“你是甚人？”赵正道：“小弟便是姑苏平江府赵正。”王秀道：“如此，久闻清名。”因此拜识。便留赵正睡了一夜。

次日，将着他闲走。王秀道：“你见白虎桥下大宅子，便是钱大王府，好一拳财。”赵正道：“我们晚些下手。”王秀道：“也好。”到三鼓前后，赵正打个地洞，去钱大王土库偷了三万贯钱正赃，一条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王秀在外接应，共他归去家里去躲。明日，钱大王写封筒子与滕大尹，大尹看了，大怒道：“帝辇之下，有这般贼人！”即时差缉捕使臣马翰，限三日内要捉钱府做不是的贼人。

马观察马翰得了台旨，分付众做公的落宿，自归到大相国寺前，只见一个人背系带砖顶头巾，也着上一领紫衫，道：“观察拜茶。”同人茶坊里，上灶点茶来。那着紫衫的人怀里取出一裹松子胡桃仁，倾在两盏茶里。观察问道：“尊官高姓？”那个人道：“姓赵，名正，昨夜钱府做贼的便是小子。”马观察听得，脊背汗流，却待等众做公的过捉他。吃了盏茶，只见天在下，地在上，吃摆番了。赵正道：“观察醉也。”扶住他，取出一件作怪动使剪子，剪下观察一半衫，安在袖里，还了茶钱。分付茶博士道：“我去叫人来扶观察。”赵正自去。

两碗饭间，马观察肚里药过了，苏醒起来。看赵正不见了，马观察走归去。睡了一夜，明日天晓，随大尹朝殿。大尹骑着马，恰待入宣德门去，只见一个人裹顶弯角帽子，着上一领皂衫，拦着马前，唱个大喏，道：“钱大王有割目上呈。”滕大尹接了，那个人唱喏自去。大尹就马上看时，腰裹金鱼带不见挞尾。简上写道：“姑苏贼人赵正，拜禀大尹尚书：所有钱府失物，系是正偷了。若是大尹要来寻赵正家里，远则十万八千，近则只在目前。”大尹看了越焦躁，朝殿回衙，即时升厅，引放民户词状。词状人抛箱，大尹看到第十来纸状，有状子上面也不依式论诉甚么事，去那状上只写一只《西江月》曲儿，道是：

白虎桥：在宋东京城西北隅金水河上。

钱大王：指吴越王钱俶。钱俶降宋纳土后，历封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南阳国王、许王、邓王。

上灶：灶上管茶水的人，茶肆的工役。

衫：袖子。

宣德门：即宣德楼，北宋汴京宫城正门。

割目：官府往来的信札。

挞尾：腰带向下垂插的带头，称为挞尾，视官阶的高下，而分别以金、玉、犀、银、铜、铁为饰。

词状：告状。

抛箱：宋明间衙门，用箱子接纳状纸；告状的人把状纸投入箱中，称为抛箱，也叫擗箱。

“是水归于大海，闲汉总入京都。三都捉事马司徒，衫襟难为作主。盗了亲王玉带，剪除大尹金鱼。要知闲汉姓名无？小月傍边疋土。”

大尹看罢道：“这个又是赵正，直恁地手高。”即唤马观察马翰来，问他捉贼消息。马翰道：“小人因不认得贼人赵正，昨日当面挫过。这贼委的手高，小人访得他是郑州宋四公的师弟；若拿得宋四，便有了赵正。”滕大尹猛然想起，那宋四因盗了张富家的土库，见告失状未获。即唤王七殿直王遵，分付他协同马翰访捉贼人宋四、赵正。王殿直王遵禀道：“这贼人踪迹难定，求相公宽限时日。又须官给赏钱，出榜悬挂，那贪着赏钱的便来出首，这公事便容易了办。”滕大尹听了，立限一个月缉获；依他写下榜文，如有缉知真赃来报者，官给赏钱一千贯。马翰和王遵领了榜文，径到钱大王府中，禀了钱大王，求他添上赏钱，钱大王也注了一千贯。两个又到禁魂张员外家来，也要他出赏。张员外见在失了五万贯财物，那里肯出赏钱？众人道：“员外休得为小失大。捕得着时，好一主大赃追还你。府尹相公也替你出赏，钱大王也注了一千贯；你却不肯时，大尹知道，却不好看相。”张员外说不过了，另写个赏单，勉强写足了五百贯。马观察将去府前张挂，一面与王殿直约会，分路挨查。

那时府前看榜的人山人海，宋四公也看了榜，去寻赵正来商议。赵正道：“可奈王遵、马翰，日前无怨，定要加添赏钱，缉获我们；又可奈张员外吝啬，别的都出一千贯，偏你只出五百贯，把我们看得恁贱！我们如何去蒿恼他一番，才出得气。”宋四公也怪前番王七殿直领人来拿他，又怪马观察当官禀出赵正是他徒弟，当下两人你商我量，定下一条计策，齐声道：“妙哉！”赵正便将钱大王府中这条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递与宋四公，四公将禁魂张员外家金珠一包就中检出几件有名的宝物，递与赵正。两下分别各自去行事。

且说宋四公才转身，正遇着向日张员外门首捉笊篱的哥哥，一把扯出顺天新郑门，直到侯兴家里歇脚。便道：“我今日有用你之处。”那捉笊篱的便道：“恩人有何差使？并不敢违。”宋四公道：“作成你趁一千贯钱养家则个。”那捉笊篱的到吃一惊，叫道：“罪过！小人没福消受。”宋四公道：“你只依我，自有好处。”取出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教侯兴扮作内官模样，“把这条带去禁魂张员外解库里去解钱。这带是无价之宝，只要解他三百贯，却对他说：‘三日便来取赎，若不赎时，再加绝二百贯。你且放在铺内，慢些子收藏则个。’”侯兴依计去了。张员外是贪财之人，见了这带，有些利息，不问来由，当去三百贯足钱。侯兴取钱回覆宋四公，宋四公却教捉笊篱的到钱大王门上揭榜出首。钱大王听说获得真赃，便唤捉笊篱的面审。捉笊篱的说道：“小的去解库中当钱，正遇那主管，将白玉带卖与北边一个客人，索价一千五百两。有人说是大王府里来的，故此小的出首。”钱大王差下百十名

司徒：官名，与司马、司空并称三公。这里用作对于缉捕武官的尊称。

襟：即襟子，与背子同。

内官：诸省及禁卫之官，称为内官。

解库：解，典质的意思。解库，就是典当铺。

军校，教捉笨的做眼，飞也似跑到禁魂张员外家，不由分说，到解库中一搜，搜出了这条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张员外走出来分辩时，这些个众军校，那里来管你三七二十一，一条索子扣头，和解库中两个主管，都拿来见钱大王。钱大王见了这条带，明是真赃，首人不虚，便写个钧帖，付与捉笨的，库上支一千贯赏钱。钱大王打轿，亲往开封府拜滕大尹，将玉带及张富一千人送去拷问。大尹自己缉获不着，到是钱大王送来，好生惭愧，便骂道：“你前日到本府告失状，开载许多金珠宝贝。我想你庶民之家，那得许多东西？却原来放线做贼！你实说这玉带甚人偷来的？”张富道：“小的祖遗财物，并非做贼窝赃。这条带是昨日申牌时分，一个内官拿来，解了三百贯钱去的。”大尹道：“钱大王府里失了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你岂不晓得？怎肯不审来历，当钱与他？如今这内官何在？明明是一派胡说！”喝教狱卒，将张富和两个主管一齐用刑，都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张富受苦不过，情愿责限三日，要出去挨获当带之人。三日获不着，甘心认罪。滕大尹心上也有些疑虑，只将两个主管监候。却差狱卒押着张富，准他立限三日回话。

张富眼泪汪汪，出了府门，到一个酒店里坐下，且请狱卒吃三杯。方才举盏，只见外面踱个老儿入来，问道：“那一个是张员外？”张富低着头，不敢答应。狱卒便问：“阁下是谁？要寻张员外则甚？”那老儿道：“老汉有个喜信要报他，特到他解库前，闻说有官事在府前，老汉跟寻至此。”张富方才起身道：“在下便是张富，不审有何喜信见报？请就此坐讲。”那老儿捱着张员外身边坐下，问道：“员外土库中失物，曾缉知下落否？”张员外道：“在下不知。”那老儿道：“老汉到晓得三分，特来相报员外。若不信时，老汉愿指引同去起赃。见了真正赃物，老汉方敢领赏。”张员外大喜道：“若起得这五万贯赃物，便赔偿钱大王，也还有余。拚些上下使用，身上也得干净。”便问道：“老丈既然的确，且说是何名姓？”那老儿向耳边低低说了几句，张员外大惊道：“怕没此事。”老儿道：“老汉情愿到府中出个首状，若起不出真赃，老汉自认罪。”张员外大喜道：“且屈老丈同在此吃三杯，等大尹晚堂，一同去禀。”当下四人饮酒半醉，恰好大尹升厅，张员外买张纸，教老儿写了首状，四人一齐进府出首。滕大尹看了王保状词，却是说马观察、王殿直做贼，偷了张富家财，心中想道：“他两个积年捕贼，那有此事？”便问王保道：“你莫非挟仇陷害么？有甚么证据？”王保老儿道：“小的在郑州经纪，见两个人把许多金珠在彼兑换。他说家里还藏得有，要换时再取来。小的认得他是本府差来缉事的，他如何有许多宝物？心下疑惑。今见张富失单，所开宝物相象，小的情愿眼同张富到彼搜寻。如若没有，甘当认罪。”滕大尹似信不信，便差李观察李顺，领着眼明手快的公人，一同王保、张富前去。

此时马观察马翰与王七殿直王遵，俱在各县挨缉两宗盗案未归。众人先到王殿直家，发声喊，径奔入来。王七殿直的老婆，抱着三岁的孩子，正在窗前吃枣糕，引着耍子。见众人啰唻，吃了一惊，正不知甚么缘故。恐怕吓坏了孩子，把袖子掩了耳朵，把着进房。众人随着脚跟儿走，围住婆娘问道：“张员外家赃物，藏在那里？”婆娘只光着眼，不知那里说起。众人见婆娘不言不语，一齐掀箱倾笼，搜寻了一回。虽有几件银钗饰和些衣服，并没赃证。李观察却待埋怨王保，只见王保低

着头，向床底下钻去，在贴壁床脚下解下一个包儿，笑嘻嘻的捧将出来。众人打开看时，却是八宝嵌花金杯一对，金镶玳瑁杯十只，北珠 念珠一串。张员外认得是土库中东西，还痛起来，放声大哭。连婆娘也不知这物事那里来的，慌做一堆，开了口合不得，垂了手抬不起。众人不由分说，将一条索子，扣了婆娘的颈。婆娘哭哭啼啼，将孩子寄在邻家，只得随着众人走路。众人再到马观察家，混乱了一场。又是王保点点棚棚，在屋檐瓦櫺内搜出珍珠一包，嵌宝金钏等物，张员外也都认得。两家妻小都带到府前，滕大尹兀自坐在厅上，专等回话。见众人蜂拥进来，阶下列着许多赃物，说是床脚上、瓦櫺内搜出，见有张富识认是真。滕大尹大惊道：“常闻得捉贼的就做贼，不想王遵、马翰真个做下这般勾当！”喝教将两家妻小监候，立限速拿正贼，所获赃物暂寄库。首人在外听候，待赃物明白，照额领赏。张富磕头禀道：“小人是有碗饭吃的人家，钱大王府中玉带跟由，小人委实不知。今小的家中被盗赃物，既有的据，小人认了悔气，情愿将来赔偿钱府。望相公方便，释放小人和那两个主管，万代阴德。”滕大尹情知张富冤枉，许他召保在外。王保跟张员外到家，要了他五百贯赏钱去了。原来王保就是王秀，浑名“病猫儿”，他走得楼阁没赛。宋四公定下计策，故意将禁魂张员外家土库中赃物，预教王秀潜地埋藏两家床头屋檐等处，却教他改名王保，出首起赃，官府那里知道？

却说王遵、马翰正在各府缉获公事，闻得妻小吃了官司，急忙回来见滕大尹。滕大尹不由分说，用起刑法，打得希烂，要他招承张富赃物，二人那肯招认？大尹教监中放出两家的老婆来，都面面相觑，没处分辩，连大尹也委决不下，都发监候。次日又拘张富到官，劝他且将己财赔了钱大王府中失物，待从容退赃还你。张富被官府逼勒不过，只得承认了。归家思想，又恼又闷，又不舍得家财，在土库中自缢而死。可惜有名的禁魂张员外，只为“慳吝”二字，惹出大祸，连性命都丧了。那王七殿直王遵、马观察马翰，后来俱死于狱中。这一班贼盗，公然在东京做歹事，饮美酒，宿名娼，没人奈何得他。那时节东京扰乱，家家户户，不得太平。直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这一班贼盗，方才惧怕，各散去讠，地方始得宁静。有诗为证，诗云：

只因贪吝惹非殃，引到东京盗贼狂。
亏杀龙图包大尹，始知官好自民安。

北珠：出在南海中的珍珠叫南珠，出在北海中的珍珠叫北珠；南珠带红色，北珠带青色。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香雨琪园百尺梯，不知窗外晓莺啼；

觉来悟定胡麻熟，十二峰前月未西。

这诗为齐明帝朝盱眙县光化寺一个修行的，姓范，法名普能而作。这普能，前世原是一条白颈曲蟮，生在千佛寺大通禅师关房前天井里面。那大通禅师坐关时刻，只诵《法华经》。这曲蟮偏有灵性，闻诵经便舒头而听。那禅师诵经三载，这曲蟮也听经三载。忽一日，那禅师关期完满出来，修斋礼佛。偶见关房前草深数尺，久不芟除，乃唤小沙弥将锄去草。小沙弥把庭中的草去尽了，到墙角边，这一锄去得力大，入土数寸。却不知曲蟮正在其下，挥为两段。小沙弥叫声：“阿弥陀佛！今日伤了一命，罪过，罪过！”掘些土来埋了曲蟮，不在话下。这曲蟮得了听经之力，便讨得人身，生于范家。长大后，父母双亡，舍身于光化寺中，在空谷禅师座下，做一个火工道人。其人老实，居香积厨下，煮茶做饭，殷勤伏事长老。便是众僧，也不分彼此，一体相待。普能虽不识字，却也硬记得些经典。只有《法华经》一部，背诵如流，晨昏早晚，一有闲空之时，着实念诵修行。在寺三十余年，闻得千佛寺大通禅师坐化去了，去得甚是脱洒，动了个念头，来对长老说：“范道在寺多年，一世奉斋，并不敢有一毫贪欲，也不敢狼籍天物。今日拜辞长老回首，烦乞长老慈悲，求个安身去处。”说了下拜跪着。长老道：“你起来，我与你说。你虽是空门修行，还不晓得灵觉门户。你如今回首去，只从这条寂静路上去，不可落在富贵套子里。差了念头，求个轮回也不可得。”范道受记了，相辞长老，自来香积厨下沐浴，穿些洁净衣服，礼拜诸佛天地父母，又与众僧作别，进到龕子里，盘膝坐了，便闭着双眼去了。众僧都与他念经，叫工人扛这龕子到空地上，正要去请长老下火。只听得殿上撞起钟来，长老忙使人来说道：“不要下火。”长老随即也抬乘轿子，来到龕子前。叫人开了龕子门，只见范道又醒转来了，依先开了眼，只立不起来，合掌向长老说：“适才弟子到一个好去处，进在红锦帐中，且是安稳。又听得钟鸣起来，有个金身罗汉，把弟子一推，跌在一个大白莲池里。吃这一惊就醒转来，不知有何法旨？”长老说道：“因你念头差了，故投落在物类。我特地唤醒你来，再去投胎。”又与众僧说：“山门外银杏树下掘开那青石来看。”众僧都来到树下，掘起那青石来看，只见一条小火赤链蛇，才生出来的，死在那里。众僧见了，都惊异不已，来回覆长老，说果有此事。长老叫上首徒弟，与范道说：“安净坚守，不要妄念，去投个好去处。轮回转世，位列侯王帝主，修行不怠，方登极乐世界。”范道受记了，阐着高高的念声“南无阿弥陀佛”，便合了眼。众僧来请长老下火，长老穿上如来法衣，一乘轿子，抬到范道龕子前，分付范道如何？偈曰：

胡麻：指仙家胡麻饭。传说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逢二仙女，饷以胡麻饭，留住半年。及归，子孙已经七世了。

关房：僧侣坐关的房间。

受记：佛教中称佛记弟子来生因果及将来成佛之事为记别。接受记别，叫做受记。

“范道范道，每日厨灶。火里金莲，颠颠倒倒。”

长老念毕了偈，就叫人下火，只见括括杂杂的著将起来。众僧念声佛，只见龕子顶上一道青烟，从火里卷将出来，约有数十丈高，盘旋回绕，竟往东边一个所在去了。

说这盱眙县东，有个乐安村，村中有个大财主，姓黄名岐，家资殷富，不用大秤小斗，不违例克剥人财，坑人陷人，广行方便，普积阴功。其妻孟氏，身怀六甲，正要分娩。范道乘着长老指示，这道灵光竟投到孟氏怀中。这里范道圆寂，那里孟氏就生下这个孩儿来。说这孩儿相貌端然，骨格秀拔，黄员外四十余岁无子，生得这个孩儿，就如得了若干珍宝一般，举家欢喜。好却十分好了，只是一件，这孩儿生下来，昼夜啼哭，乳也不肯吃。夫妻二人忧惶，求神祈佛，全然不验。

家中有个李主管对员外说道：“小官人啼哭不已，或有些缘故，不可得知。离此间二十里，山里有光化寺，寺里空谷长老，能知过去未来，见在活佛。员外何不去拜求？他必然有个道理。”黄员外听说，连忙备盒礼信香，起身往光化寺来。其寺如何？诗云：

山寺钟鸣出谷西，溪阴流水带烟齐。
野花满地闲来往，多少游人过石堤。

进到方丈里，空谷禅师迎接着，黄员外慌忙下拜说：“新生小孩儿，昼夜啼哭，不肯吃乳，危在须臾。烦望吾师慈悲，没世不忘。”长老知是范道要求长老受记，故此昼夜啼哭，长老不说出这缘故来。长老对黄员外说道：“我须亲自去看他，自然无事。”就留黄员外在方丈里吃了素斋，与黄员外一同乘轿，连夜来到黄员外家里。请长老在厅上坐了，长老叫抱出令郎来。黄员外自抱出来，长老把手摸着这小儿的头，在着小儿的耳朵，轻轻的说几句，众人都不听得。长老又把手来摸着这小儿的头，说道：“无灾无难，利益双亲，道源不替。”只见这小儿便不哭了。众人惊异，说道：“何曾见这样异事！真是活佛超度。”黄员外说：“待周岁送到上刹，寄名出家。”长老说：“最好。”就与黄员外别了，自回寺里来。黄员外幸得小儿无事，一家爱惜抚养。

光阴捻指，不觉又是周岁。黄员外说：“我曾许小儿寄名出家。”就安排盒子表礼，叫养娘抱了孩儿，两乘轿子，抬往寺里。来到方丈内，请见长老拜谢，送了礼物。长老与小儿取个法名，叫做黄复仁，送出一件小法衣、僧帽，与复仁穿戴，吃些素斋，黄员外仍与小儿自回家去。来来往往，复仁不觉又是六岁。员外请个塾师教他读书。这复仁终是有根脚的，聪明伶俐，一村人都晓得他是光化寺里范道化身来的，日后必然富贵。

这县里有个童太尉，见复仁聪明俊秀，又见黄家数百万钱财，有个女儿，与复仁同年，使媒人来说，要把女儿许聘与复仁。黄员外初时也不肯定这太尉的女儿，被童太尉再三强不过，只得下三百个盒子，二百

表礼：一作表里。当作礼品的布帛缎匹。

两金首饰，一千两银子，若干段匹色丝定了。也是一缘一会，说这女子聪明过人，不曾上学读书，便识得字，又喜诵诸般经卷。为何能得如此？他却是摩诃迦叶祖师身边一个女侍，降生下来了道缘的。初时男女两个幼小，不理人事。到十五六岁，年纪渐长，两个一心只要出家修行，各不愿嫁娶。黄员外因复仁年长，选日子要做亲。童小姐听得黄家有了日子，要成亲，心中慌乱，忙写一封书，使养娘送上太太。书云：

“切惟《诗》重《摽梅》，礼端合盍。奈世情不一，法律难齐。紫玉志向禅门，不乐唱随之偶；心悬觉岸，宁思伉俪之偕？一虑百空，万缘俱尽。禅灯一点，何须花烛之辉煌；梵磬数声，奚取琴瑟之嘹亮？破盂甘食，敝衲为衣。混色象于两忘，齐生死于一彻。伏望母亲大人，大发慈悲，优容苦志。永谢为云神女，宁追奔月嫦娥。佛果倘成，亲恩可报。莫问琼箫之响，长寒玉杵之盟。干冒台慈，幸惟怜鉴。”

养娘拿着小姐书，送上太太。太太接得这书，对养娘道：“连日因黄家要求做亲，不曾着人来看小姐。我女儿因甚事，叫你送书来？”养娘把小姐不肯成亲，闲常只是看经念佛要出家的事，说了一遍。太太听了这话，心中不喜，就使人请老爷来看书。太太把小姐的书，送与太尉。太尉看了，说道：“没教训的婢子！男婚女嫁，人伦常道。只见孝弟通于神明，那曾见修行做佛？”把这封书扯得粉碎，骂道：“放屁，放屁！”太尉只依着黄家的日子，把小姐嫁过去。黄复仁与童小姐两个，那日拜了花烛，虽同一房，二人各自歇宿。一连过了半年有余，夫妇相敬相爱，就如宾客一般。黄复仁要辞了小姐，出去云游，小姐道：“官人若出去云游，我与你正好同去出家。自古道：‘妇人嫁了从夫。’身子决不敢坏了。”复仁见小姐坚意要修行，又不肯改嫁，与小姐说道：“恁的，我与你结拜做兄妹，一同双修罢。”小姐欢喜，两个各在佛前礼拜，誓毕，二人换了粗布衣服，粗茶淡饭，在家修行。黄员外看见这个模样，都不欢喜。恐怕被人笑耻，员外只得把复仁夫妻二人，连一个养娘，两个梅香，都打发到山里西庄上冷落去处住下。夫妻二人，只是看经念佛，参禅打坐。

三年有余，两个正在佛前长明灯下坐禅，黄复仁忽然见个美貌佳人，妖娇娜，走到复仁面前，道个万福，说道：“妾是童太尉府中唱曲儿的如翠，太太因大官人不与小姐同床，必然绝了黄家后嗣，二来不得大官人修行，并无一人知觉。”说罢，与复仁眷恋起来。复仁被这美貌佳人亲近如此，又听说道绝了黄门后嗣，不觉也有些动心。随又想道：“童小姐比他十分娇美，我尚且不与他沾身，怎么因这个女子，坏了我的道念？”才然自忖，只听得一声响亮，万道火光，飞腾缭绕。复仁惊醒来，

色丝：彩绸。

摩诃迦叶祖师：即大迦叶，为释迦的大弟子。

《摽梅》：《摽有梅》，《诗经》篇名。摽，落的意思。梅落时晚，比喻女子应当出嫁之期。

琼箫之响：传说春秋时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嫁给萧史。萧史吹箫作凤鸣，有凤飞来，两人乘风飞升而去。

玉杵之盟：传说唐裴航过蓝桥，向一老妇求浆，老妇呼云英与之。裴航欲娶云英，老妇云：“须得玉杵白为聘。”后裴航得玉杵白，与云英结婚，夫妻都仙去。

这小姐也却好放参。复仁连忙起来礼拜菩萨，又来礼拜小姐，说道：“复仁道念不坚，几乎着魔，望姐姐指迷。”说这小姐，聪明过人，智慧圆通，反胜复仁。小姐就说道：“兄弟被色魔迷了，故有此幻象。我与你除是去见空谷祖师，求个解脱。”次日两个来到光化寺中，来见长老。空谷说道：“欲念一兴，四大无着。再求转脱，方始圆明。”因与复仁夫妻二人口号，如何？

“跳出爱欲渊，渴饮灵山泉。
夫也亡去住，妻也履福田。
休休同泰寺，荷荷极乐天。”

夫妻二人拜辞长老，回到西庄来，对养娘、梅香说：“我姊妹二人，今夜与你们别了，各要回首。”养娘说道：“我伏事大官人小姐数载，一般修行，如何不带挈养娘同回首？”复仁说道：“这个勉强不得，恐你缘分不到。”养娘回话道：“我也自有分晓。”夫妻二人沐浴了，各在佛前礼拜，一对儿坐化了，这养娘也在房里不知怎么也回首去了。黄员外听得说，自来收拾，不在话下。

且说黄大官人精灵，竟来投在萧家，小姐来投在支家。渔湖有个萧二郎，在齐为世胄之家，萧懿、萧坦之俱是一族。萧二郎之妻单氏，最仁慈积善，怀娠九个月，将要分娩之时，这里复仁却好坐化。单氏夜里梦见一个金人，身長丈余，袞服冕旒，旌旗羽雉，辉耀无比。一伙绯衣人，车从簇拥，来到萧家堂上歇下。这个金身人，独自一个，进到单氏房里，望着单氏下拜。单氏惊惶，正要问时，恍惚之间，单氏梦觉来，就生下一个孩儿来。这孩儿生下来便会啼啸，自与常儿不群。取名萧衍。八九岁时，身上异香不散。聪明才敏，文章书翰，人不可及。亦且长于谈兵，料敌制胜，谋无遗策。衍以五月五日生，齐时俗忌伤克父母，多不肯举。其母密养之，不令其父知之，至是始令见父。父亲说道：“五月儿刑克父母，养之何为？”衍对父亲说道：“若五月儿有损父母，则萧衍

已生九岁，九年之间，曾有害于父母么？九岁之间，不曾伤克父母，则九岁之后，岂能刑克父母哉？请父亲勿疑。”其父异其说，其惑稍解。其叔萧懿闻之，说道：“此儿识见超卓，他日必大吾宗。”由此知其为不凡，每事亦与计议。

时有刺史李贲谋反，僭称越帝，置立官属，朝命将军杨 讨贲。杨 见李贲势大，恐不能取胜，每每来问计于萧懿，懿说：“有侄萧衍，年虽幼小，智识不凡，命世之才。我着人去请来，与他计议，必有个善处。”萧懿忙使人召萧衍来见杨 ， 见衍举止不常，遂致礼敬，虚心请问，要求破贲之策。衍说：“李贲蓄谋已久，兵马精强，士众归向。足下以一旅之师与彼交战，犹如以肉投虎，立见其败。闻贲跨据淮南，近逼广州。孙罔逗遛取罪，子雄失律赐死。贲志骄意满，不复顾忌。足下引大军屯于淮南，以一军与陈霸先抄贲之后，略出数千之众，与贲接

放参：寺院中放免坐禅，叫做放参。

善处：好办法。

战，勿与争强，佯败而走，引至淮南大屯之所，且淮南芦苇深曲，更兼地湿泥泞，不易驰骋，足下深沟高垒，不与接战，坐毙其锐；候得天时，因风纵火，霸先从后断其归路，诈为贲军逃溃，袭取其城。贲进退无路，必成擒矣。” 瞽瞍闻言，叹异惊伏，拜辞而去。杨 依衍计策，随破了李贲。萧衍名誉益彰，远近羡慕，人乐归向。

衍有大志。一日，齐明帝要起兵灭魏，又恐高欢这枝人马强众，不敢轻发，特遣黄门召衍入朝问计。萧衍随着使者进到朝里，见明帝，拜舞已毕。明帝虽闻萧衍大名，却见衍年纪幼小，说道：“ 卿年幼望重，何才而能？” 萧衍回奏道：“ 学问无穷，智识有限，臣不敢以才事陛下。” 明帝悚然启敬，不以小儿待之。因与衍计议：“ 要伐魏，灭尔朱氏，只是高欢那厮士众兵强，故与卿商议。” 衍奏道：“ 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所谓强者，得天下之心。今尔朱氏凶暴狡猾，淫恶滔天，高欢反覆挟诈，窃窥不轨，名虽得众，实失士心。况君臣异谋，各立党与，不能固守其常也。陛下选将练兵，声言北伐，便攻其东，彼备其东，我罢其战。今年一师，明年一旅，日肆侵扰，使彼不安，自然困毙。且上下不和，国必内乱；陛下因其乱而乘之，蔑不胜矣。” 明帝闻言大悦，留衍在朝，引入宫内，皇后妃嫔时常相见，与衍日亲日近。衍赞画既多，勤劳日积，累官至雍州刺史。

后至齐主宝卷，惟喜游嬉，荒淫无度，不接朝士，亲信宦官。萧衍闻之，谓张弘策曰：“ 当今始安王遥光、徐孝嗣等，六贵 同朝，势必相乱。况主上懦弱嫌疑，赵王伦反迹已形，一朝祸发，天下土崩，不可不为自备。” 于是衍乃密修武备，招聚骁勇数万，多伐竹木，沉之檀溪，积茅如冈阜。齐主知萧衍有异志，与郑植计议，欲起兵诛衍。郑植奏道：“ 萧衍图谋日久，士马精强，未易取也。莫若听臣之计，外假加爵温旨，衍必见臣，因而刺杀之，一匹夫之力耳，省了许多钱粮兵马。” 齐主大喜，即便使郑植到雍州来，要刺杀萧衍。惊动了光化寺空谷长老，知道此事，就托个梦与萧衍。长老拿着一卷天书，书里夹着一把利刃，递与萧衍。衍醒来，自想道：“ 明明的一个僧人，拿这夹刀的一卷天书与我，莫非有人要来刺我么？明日且看如何。” 只见次日有人来报道，朝廷使郑植赍诏书要加爵一事，萧衍自说道：“ 是了。” 且不与郑植相见，先使人安排酒席，在宁蛮长史郑绍寂家里，都埋伏停当了，与郑植相见，说道：“ 朝廷使卿来杀我，必有诏书。” 郑植赖道：“ 没有此事。” 萧衍喝一声道：“ 与我搜看。” 只见帐后跑出三四十个力士，就把郑植拿下，身边搜出一把快刀来，又有杀衍的密诏。萧衍大怒，说道：“ 我有甚亏负朝廷，如何要刺杀我？” 连夜召张弘策计议起兵，建牙树旗，选集甲士二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十余艘，一齐杀出檀溪来。昔日所贮下竹木茅草，葺束立办。又命王茂、曹景宗为先锋，军至汉口，乘着水涨，顺流进兵，就袭取了嘉湖地方。

且说郢城与鲁城，这两个城是嘉湖的护卫，建康的门户。今被王先

尔朱氏：指尔朱荣。北魏明帝时任并肆等六州都督。胡太后酖杀明帝，尔朱荣起兵入洛阳，沈胡太后于河，立庄帝。后被庄帝诱入朝杀死。

六贵：南朝齐东昏侯时，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当权，当时称为六贵。

锋袭取了嘉湖，这两处守城官，心胆惊落，料道敌不过，彼此相约投降。这建康就如没了门户的一般，无人敢敌，势如破竹，进克建康。兵至近郊，齐主游骑如故，遣将军王珍国等，将精兵十万陈于朱雀航。被吕僧珍纵火焚烧其营，曹景宗大兵乘之，将士殊死战，鼓噪震天地。珍国等不能抗，军遂大败。衍军长驱进至宣阳门，萧衍兄弟子侄皆集，将军徐元瑜以东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十二月，齐人遂弑宝卷。萧衍以太后令，追废宝卷为东昏侯，加衍为大司马，迎宣德太后入宫称制。衍寻自为国相，封梁国公，加九锡。黄复仁化生之时，却原来养娘转世为范云，二女侍一转世为沈约，一转世为任昉，与梁公同在竟陵王西府为官，也是缘会，自然义气相合。至是梁公引云为谏议，约为侍中，昉为参谋。二年夏四月，梁公萧衍受禅，称皇帝，废齐主为巴陵王，迁太后于别宫。

梁主虽然马上得了天下，终是道缘不断，杀中有仁，一心只要修行。梁主因兵兴多故，与魏连和。一日，东魏遣散骑常侍李谐来聘。梁主与谐谈久，命李谐出得朝，更深了不及还宫，就在便殿斋阁中宿歇。散了宫嫔诸官，独自一个默坐，在阁儿里开着窗看月。约莫三更时分，只见有三五十个青衣使人，从甬巷中走到阁前来，内有一个口里唱着歌，歌：

“从入牢笼羁绊多，也曾罹毕走洪波。
可怜明日庖丁解，不复辽东《白 歌》。”

梁主听这歌，心中疑惑，这一班人走近，朝着梁主叩头奏道：“陛下仁民爱物，恻隐慈悲，我等俱是太庙中祭祀所用牲体，百万生灵，明日一时就杀。伏愿陛下慈悲，敕宥某等苦难，陛下功德无量。”梁主与青衣使人说道：“太庙一祭，朕如何知道杀戮这许多牲体？朕实不忍。来日朕另有处。”这青衣人一齐叩头哀祈，涕泣而去。梁主次日早朝，与文武各官说昨夜斋阁中见青衣之事，又说道：“宗庙致敬，固不可已；杀戮屠毒，朕亦不忍。自今以后，把粉面代做牺牲，庶使祀典不废，仁恻亦存，两全无害。”永为定制，谁敢违背？

梁主每日持斋奉佛，忽夜间梦见一伙绛衣神人，各持旌节，祥麟凤辇，千百诸神，各持执事护卫，请梁主去游冥府。游到一个大宝殿内，见个金冠法服神人，相陪游览。每到一殿，各有主事者都来相见。有等善人，安乐从容，优游自在，仙境天堂，并无挂碍；有等恶人，受罪如刀山血海，拔舌油锅，蛇伤虎咬，诸般罪孽。又见一伙蓝缕贫人，蓬头跣足，疮毒遍体，种种苦恼，一齐朝着梁主哀告：“乞陛下慈悲超救！”

朱雀航：六朝时，建康（今南京）南五里朱雀门前秦淮河上设有浮航，称为朱雀航，有警时则撤除。

宣阳门：建康城的正南门。

称制：太后临朝，叫做称制。

九锡：皇帝赐与功臣以示宠异的九种舆服器仗，即一车马、二衣服、三乐则、四朱户、五纳陛、六虎贲、七弓矢、八鈇钺、九鬯。

缘会：缘分、夙缘。

辽东：汉代寓言，辽东有猪，生小猪白头，人以为异，将献之。来到河东，见群猪皆白，惭愧而返。这里的辽东，就是隐指猪。

《白蹄歌》：蹄，就是蹄。《诗经》有“有豕白蹄”的话，所以《白蹄歌》即猪的歌。

某等俱是无主孤魂，饥饿无食。久沉地狱。”梁主见说，回曰：“善哉，善哉！待朕回朝，即超度汝等。”诸罪人皆哀谢。未后到一座大山，山有一穴，穴中伸出一个大蟒蛇的头来，如一间殿屋相似，对着梁主昂头而起。梁主见了，吃一大惊，正欲退走，只见这蟒蛇张开血池般口，说起话来，叫道：“陛下休惊，身乃郗后也。只为生前嫉妒心毒，死后变成蟒身，受此业报。因身躯过大，旋转不便，每苦腹饥，无计求饱。陛下如念夫妇之情，乞广作佛事，使妾脱离此苦，功德无量。”原来郗后是梁主正宫，生前最妒，凡帝所幸宫人，百般毒害，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梁主无可奈何，闻得鸽 鸟作羹，饮之可以治妒，乃命猎户每月责取鸽 百头，日日煮羹，充入御馔进之，果然其妒稍减。后来郗后闻知其事，将羹泼了不吃，妒复如旧。今日死为蟒蛇，阴灵见帝求救。梁主道：“朕回朝时，当与汝忏悔前业。”蟒蛇道：“多谢陛下仁德，妾今送陛下还朝，陛下勿惊。”说罢那蟒蛇舒身出来，大数百围，其长不知几百丈。梁主吓出一身冷汗，醒来乃南柯一梦，咨嗟到晓。次日朝罢，与众僧议设盂兰盆大斋，又造《梁皇宝忏》。说这盂兰盆大斋者，犹中国言普食也，盖为无主饿鬼而设也。《梁皇忏》者，梁主所造，专为郗后忏悔恶业，兼为众生解释其罪。冥府罪人，因梁主设斋造经二事，即得超救一切罪业，地狱为彼一空。梦见郗后如生前装束，欣然来谢道：“妾得陛下宝忏之力，已脱蟒身生天，特来拜谢。”又梦见百万狱囚，皆朝着梁主拜谢，齐道：“皆赖陛下功德，幸得脱离地狱。”

梁主以此奉佛益专，屡诏寻访高僧礼拜，阐明其教，未得其人。闻得有个榼头和尚，精通释典，遣内侍降敕，召来相见。榼头和尚随着使命而来，武帝在便殿，正与侍中沈约弈棋，内侍禀道：“奉敕唤榼头师已在午门外听旨。”适值武帝用心在围棋上，算计要杀一段棋子，这里连禀三次，武帝全不听得，手持一个棋子下去，口里说道：“杀了他罢。”武帝是说杀那棋子，内侍只道要杀榼头和尚。应道：“得旨。”便传旨出午门外，将榼头和尚斩讫。武帝完了这局围棋，沈约奏道：“榼头师已唤至，听宣久矣。”武帝忙呼内侍教请和尚进殿相见，内侍奏道：“已奉旨杀了。”武帝大惊，方悟杀棋时误听之故，乃问内侍道：“和尚临刑有何言语？”内侍奏道：“和尚说前劫为小沙弥时，将锄去草，误伤一曲蟾之命。帝那时正做曲蟾，今生合偿他命，乃理之当然也。”武帝叹惜良久，益信轮回报应之理，乃传旨厚葬榼头和尚。一连数日，心中怏怏不乐。

沈约窥知帝意，乃遣人遍访名僧。忽闻得有个圣僧法号道林支长老，在建康十里外结茅而居，在那里修行。乃奏知梁主，梁主即命侍中沈约去访其僧。约旌旗车马，仆从都盛，势如山岳，惊动远近。一路传呼，道林自在庵中打坐，寂然不动。沈约走到榻前说道：“和尚知侍中来乎？”道林张目说道：“侍中知和尚坐乎？”沈约又说道：“和尚安身处所那里得来的？”道林回道：“出家人去住无碍。”只说得这一声，这个庵连里面僧人一切都不见了，只剩得一片白地。沈约吃这一惊不小，晓

南柯一梦：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云，淳于棼梦到槐安国，国王妻以女，任为南柯郡太守。醒来寻觅，乃是槐树下蚁穴。所以后人常称梦境为“南柯”。

盂兰盆大斋：佛教中于七月十五日做佛事，施佛斋僧，称为盂兰盆斋。

得真是圣僧，慌忙望空下拜道：“弟子肉眼凡庸，烦望吾师慈悲。非约僭妄，乃朝廷所使，约不得不如此。”支公仍见沈约，就留沈约吃些斋饭。沈约恳求禅旨指迷，支公与沈约口号云：

“栗事护前，断舌何缘？欲解阴事，赤章奏天。”

纸后又写十来个“隐”字。为何支公有此四句口号？一日，豫州献二寸五分大栗子，梁主与沈约各默书栗子故事，沈约故意少书三事，乃云：“不及陛下。”出朝语人曰：“此公护前。”盖言梁主护短也。后梁主知道，以此憾约。断舌之事：约与范云劝武帝受禅，约病中梦齐和帝以剑割其舌。约恐惧，命道士密为赤章奏天，以禳其孽。都是沈约的心事，无人知得，被支公说着了。沈约惊得一身冷汗，魂不附体，木呆了一会，又再三拜问“隐”字之义。支公为何连写这十来个“隐”字？日后沈约身死，朝议欲谥沈约为文侯。梁主恨约，不肯谥为文侯，说道：“情怀不尽为‘隐’。”改其谥为隐侯。支公所书前二事，是沈约已往之事；后谥法一事，是沈约未来之事，沈约如何便悟得出来？再三拜求，定要支公明示。支公说道：“天机不可尽泄，侍中日后自应。”说罢，依先闭着眼坐去了。

沈约怅然而归，回见武帝，把支公变化之事，备细奏上武帝。武帝说道：“世上真有仙佛，但俗人未晓耳。”武帝传旨，来日銮舆幸其庵，命集文武大臣，起二万护卫兵，仪从卤簿，旗幡鼓吹，一齐出城，竟到庵里来迎支公。支公已先知了，庵里都收拾停当，似有个起行的模样。武帝与沈约到得庵里，相见支公，武帝屈尊下拜，尊礼支公为师。行礼已毕，支公说道：“陛下请坐，受和尚的拜。”武帝说道：“那曾见师拜弟？”支公答道：“亦不曾见妻抗夫。”只这一句话头，武帝听了，就如提一桶冷水，从顶门上浇下来，遍身苏麻。此时武帝心地不知怎地忽然开明，就省悟前世黄复仁、童小姐之事，二人点头解意，眷眷不已。武帝就请支公一同在銮舆里回朝，供养在便殿斋阁里。武帝每日退朝，便到阁子中，与支公参究禅理，求解了悟。支公与武命道：“我在此终是不便，与陛下别了，仍到庵里去住。”武帝道：“离此间三十里，有个白鹤山，最是清幽仙境之所。朕去建造个寺刹，请师傅到那里去住。”支公应允了。武帝差官督造这个山寺，大兴工作，极土木之美，殿刹禅房，数千百间，资费百万，取名同泰寺，夫妇同登佛地之意。四方僧人来就食者，千百余人。支公供养在同泰寺，一年有余。

梁主有个昭明太子，年方六岁，能默诵五经，聪明仁孝。一日，忽然四肢不举，口眼紧闭，不知人事。合宫慌张，来告梁主。遍召诸医，皆不能治。梁主道：“朕得此子聪明，若是不醒，朕亦不愿生了。”举朝惊恐，东宫一班宫嫔宫属奏道：“太子虽然不省人事，身体犹温，陛下何不会见支太师，问个备细如何？”武帝忙排驾，到同泰寺见支公，说太子死去缘故。支公道：“陛下不须惊张，太子非死也，是尸蹶也。昔秦穆公曾游天府，闻钧天之乐，七日而苏。赵简子亦游于天，五日而

护短：回护自己或自己人的缺点。

昭明太子：梁武帝长子萧统，天监中立为皇太子，三十一岁就死了，死后谥为昭明。

苏。射熊之事，符契扁鹊之言，命董安于书于宫。今太子亦在天上已四日矣，因忉利天有恒伽阿做青梯优迦会，为听仙乐忘返，被三足神鸟啄了一口，西王母已杀是鸟。太子还在天上。我为陛下取来。”梁主下拜道：“若得太子更生，朕情愿与太子一同舍身在寺出家。”支公言：“陛下第还宫，太子已苏矣。”梁主急回朝，见太子复生，搂抱太子，父子大哭起来。又说道：“我儿，因你蹶了这几日，惊得我死不得死，生不得生，好苦！”太子回答道：“我在天上看做会，被神鸟啄了手，上帝命天医与我敷药。正要在那里耍，被个僧人抱了下来。”梁主说道：“这个师傅，是支长老，明日与你去礼拜长老。”又说舍身之事。梁主致斋三日，先着天厨官来寺里办下大斋，普济群生，报答天地。梁主与太子就舍身在寺里。太子有诗一首云：

“粹宇迎闾阖，天衢尚未央。
鸣辂和鸾凤，飞旆入羊肠。
谷静泉通峡，林深树奏琅。
火树含日炫，金刹接天长。
月迴塔全见，烟生楼半藏。
法雨香林泽，仁风颂圣王。
皈依惟上乘，宿化喜陶唐。
且进香胡饭，山樱处处芳。
长生容有外，诸福被遐方。”

梁主、太子在寺里一住二十余日，文武臣僚耆老百姓都到寺里请梁主回朝，梁主不允。太后又使宦官来请回朝，梁主也不肯回去。支公夜里与梁主说道：“爱欲一念，转展相侵，与陛下还有数年魔债未完，如何便能解脱得去？陛下必须还朝，了这孽缘，待时日到来，自无住碍。”梁主见说依允。次日，各官又来请梁主回朝。梁主与各官说：“朕已发誓舍身，今日又没缘故，便回了朝，这是虚语。朕有个善处：如要朕回朝，须是各出些钱财，赎朕回去才可。朕舍得一万两，各官舍一万两，太后舍一万两，都送在寺里来供佛斋僧，朕方可与太子回朝。”各官太后都送银子在寺里，梁主也发一万银子，送到寺里来，梁主才回朝。

无多时，适有海西一个大秦犁鞬国，辖下有个条枝国，其人长八九尺，食生物，最强悍，如禽兽一般；又善为妖妄眩惑，如吞刀吐火，屠人截马之术。闻得梁主受禅，他却要起倾国人马，来与大梁归并。边海守备官闻知这个消息，飞报与梁主知道。梁主见报，与文武官员商议：“别的要厮杀都不打紧，若说这条枝国人马，怎生与他对敌？如何是好？各官有能为朕领兵去敌得他，重加官职。”各官听得说，都面面相看，无人敢去迎敌。侍中范云奏道：“臣等去同泰寺与道林长老求个善处道理。”梁主道：“朕须自去走一遭。”梁主慌忙命驾来到寺里，礼拜支长老，把条枝国要来厮杀归并，备说一遍。支公说道：“不妨事，条枝国要过西海方才转洋入大海，一千七百里到得明州；明州过二三条江，才到得建康。明州有个释迦真身舍利塔，是阿育王所造，藏释迦佛爪发

舍利于塔中。这塔寺非是无故而设，专为镇西海口子，使彼不得来暴中国，说不尽的好处。今塔已倒坏了，陛下若把这塔依先修起来，镇压风水，老僧上祝释迦阿育王佛力护持，条枝国人马，如何过得海来？”梁主见说，连忙差官修造释迦塔，要增高做九十丈，刹高十丈，与金陵长干塔一般。钱粮工力，不计其数。

这里正好修造，说这大秦犁鞬王，催促条枝国，兴起十万人马，海船千艘，精兵猛将，都过大海，要来厮并。道林长老入定时，见这景象。次日，来请梁主在寺里，打个释迦阿育王大会。长老拜佛忏祝，武帝也释去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素床瓦器，亲为礼拜说经。你看这佛力浩大，非同小可！这里祈佛做会，那条枝国人马，下得海，开船不到三四日，就阻了飓风，各船几乎覆没。躲得在海中一个阿耨屿岛里住下，等了十余日，风息了，方敢开船。不到一会间，风又发了，白浪滔天，如何过得来？仍旧回洋，躲在岛里。不开船便无风，若要开船就有风。条枝国大将军乾笃说道：“却不是古怪！不开船便无风，一要开船风就发起来，还是中国天子福分。天若容我们去厮并，看这光景，便过得海，也未必取胜他们，不若回了兵罢。”把船回得洋时，风也没了，顺顺的放回去。乾笃领着众头目，来见大秦国王满屈，备说这缘故。满屈说道：“中国天子弘福，我们终是小邦，不可与大国抗礼。”令乾笃领几个头目，修一通降表，进贡狮子、犀牛、孔雀、三足雉、长鸣鸡，一班夷官来朝拜进贡。梁主见乾笃说阻风不敢过海一事，自知修塔的佛力，以此深信释教，奉事益谨。

梁王恃中国财力，欲并二魏，遂纳侯景之降。景事东魏高欢，景左足偏短，不长弓马，而谋算诸将莫及，尝与高欢言：“愿得精兵三万，横行天下，渡江缚取萧老，公为太平主。”欢大喜，使将兵十万，专制河南。适欢死，梁主因欢子高澄素与景不和，用反间高澄，澄果疑景，作为欢书召景，景发书知澄诈，遂据河南叛魏。景遂使郎中丁和奉降表于梁主，举河南十三州归附。梁主正月丁卯夜，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次日，见朱异说梦中之事，异奏道：“此宇内混一之兆也。”及丁和奉降表见梁主，言景定降计，实是正月乙卯。梁主益神其事，遂纳景降，封景为河南王，又发兵马助景。那里晓得侯景反复凶人，他知道临贺王萧正德，屡以贪暴得罪于梁主，正德阴养死士，只愿国家有变，景因致书于正德，书云：

“天子年尊，奸臣乱国。大王属当储贰，今被废黜，景虽不才，实思自效。”正德得书大喜，暗地与景连和，又致书与景，书云：

“仆为其内，公为其外，何为不济？事机在速，今其时矣。”

说这侯景与正德密约，遂诈称出猎起兵。十月，袭谯州，执刺史萧泰。又攻破历阳，太守庄铁以城投降，因说侯景曰：“国家承平岁久，

长干塔：建康南长干寺塔，梁简文帝所建。

厮并：决斗，决战。

储贰：太子。

人不习战斗，大王举兵，内外震骇。宜乘此际，速趋建康，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使羸兵千人，直据采石，虽有精甲百万，不能济矣。”景闻大悦，遂以铁为导引。梁主不知正德与景暗通，反令正德督军屯丹阳。正德遣大般数十艘，诈称载荻，暗济景众。侯景得渡，遂围台城，昼夜攻城不息。被董勋引景众登城，就据了台城。把梁主拘于太极东堂，以五百甲士防卫内外，周围铁桶相似。

景遂入宫，恣意肆取宫中宝玩珍鼎前代法器之类，又选美好宫嫔，名姬千数，悉归于己。景阴体弘壮，淫毒无度，夜御数十人，犹不遂其所欲。闻溧阳公主音律超众，容色倾国，欲纳为妃。遂使小黄门田香儿，以紫玉软丝同心结儿一奁，并合欢水果，盛以金泥小盒，密封遗公主。公主启看，左右皆怒，劝主碎其盒，拒而不纳。公主曰：“不然，非尔辈所知。侯王天下豪杰，父王昔曾梦猕猴升御榻，正应今日。我不束身归侯王，则萧氏无遗类矣。”遂以双凤名锦被，珊瑚嵌金交莲枕，遗侯景。景见田香儿回奏，大悦，遣亲近左右数十人迎公主。定情之夕，景虽狎毒万端，主亦曲为忍受。日亲不移，致景宠结，得以颠倒是非，妨于朝务，保全公族，主之力也。后王伟劝景废立，尽除衍族，主与伟忤，爱弛。

梁主既为侯景所制，不得来见支公。所求多不遂意，饮膳亦为所裁节。忧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荷荷而殁，年八十六岁。景秘不发丧，支长老早已知道，况时节已至，不可待也，在寺里坐化了。

且说梁湘东王绎痛梁主被景幽死，遂自称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承制起兵，来诛侯景。先使竟陵太守王僧辩领五千人马，来复台城。军到湘州地方，僧辩暗令赵伯超来探听侯景消息。伯超恐路上不好行，装做个平常商人，行到柏桐尖山边深林里走过，望见梁主与支公二人，各倚着一杖，缓缓的行来。伯超走近，见了梁主，吃这一惊不小，连忙跪下奏道：“陛下与长老因甚到此？今要往何处去？”梁主回答道：“朕功行已满，与长老往西天竺极乐国去。有封书寄与湘东王，正没人可寄，卿可仔细收好，与朕寄去。”说了，梁主就袖中取出书，递与赵伯超。伯超刚接得书，就不见了梁主与支公。后伯超探听侯景消息，回复王僧辩，忙将书送上湘东王，说见梁主一事。湘东王拆开书看，是一首古风，诗云：

“奸虏窃神器，毒痛流四海。
嗟哉萧正德，为景所愚卖。
凶逆贼君父，不复为翊戴。
惟彼湘东王，愤起忠勤在。
落星霸先谋，使景台城败；

台城：建康宫城。

太极东堂：建康宫中太极殿，有东、西堂。

溧阳公主：梁简文帝的女儿。

假黄钺：黄钺，就是金斧，为帝王的仪仗。大将假黄钺，表示特殊的宠命。

落星霸先谋：梁元帝承圣元年，王僧辩、陈霸先进军建康，于石头城西连营立栅，直至落星墩；用陈霸先的计策，大败侯景。

窳身依答仁，为鴟所屠害；
身首各异处，五子诛夷外；
暴尸陈市中，争食民心快！
今我脱敝履，去住两无碍；
极乐为世尊，自在兜利界。
篡逆安在哉？鈇钺诛千载。”

湘东王读罢是诗，泪涕潜流，不胜呜咽。后王僧辩、陈霸先攻破侯景，景竟欲走吴依答仁。羊侃二子羊鸱杀之，暴景尸于市，民争食之，并骨亦尽。溧阳公主亦食其肉，雪冤于天，期以自死。景五子皆被北齐杀尽。于诗无一不验。诗曰：

堪笑世人眼界促，只就目前较祸福。
台城去路是西天，累世证明有空谷。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参透“风流”二字禅，好姻缘作恶姻缘。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
闲花野草且休拈，赢得身安心自然。山妻本是家常饭，不害相思不费钱。

这首词，单道着色欲乃忘身之本，为人不可苟且。

话说南宋光宗朝绍熙元年，临安府在城清河坊南首升阳库前有个张员外，家中巨富，门首开个川广生药铺。年纪有六旬，妈妈已故。止生一子，唤着张秀一郎，年二十岁，聪明标致。每日不出大门，只务买卖。父母见子年幼，抑且买卖其门如市，打发不开。铺中有个主管，姓任名珪，年二十五岁。母亲早丧，止有老父，双目不明，端坐在家。任珪大孝，每日辞父出，到晚才归参父，如此孝道。祖居在江干牛皮街上。是年冬间，凭媒说合，娶得一妻，年二十岁，生得大有颜色，系在城内日新桥河下做凉伞的梁公之女儿，小名叫做圣金。自从嫁与任珪，见他笃实本分，只是心中不乐，怨恨父母：千不嫁万不嫁，把我嫁在江干，路又远，早晚要归家不便。终日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妆饰皆废。这任珪又向早出晚归，因此不满妇人之意。原来这妇人未嫁之时，先与对门周待诏之子名周得有奸。此人生得丰姿俊雅，专在三街两巷，贪花恋酒，趋奉得妇人中意。年纪三十岁，不要娶妻，只爱偷婆娘。周得与梁姐姐暗约偷期，街坊邻里，那一个不晓得。因此梁公、梁婆又无儿子，没奈何只得把女儿嫁在江干，省得人是非。这任珪是个朴实之人，不曾打听仔细，胡乱娶了。不想这妇人身虽嫁了任珪，一心只想周得，两人余情不断。

荏苒光阴，正是：

看见垂杨柳，回头麦又黄。
蝉声犹未断，孤雁早成行。

忽一日，正值八月十八日潮生日。满城的佳人才子，皆出城看潮。这周得同两个弟兄，俱打扮出候潮门。只见车马往来，人如聚蚁。周得在人丛中丢撇了两个弟兄，潮也不看，一迳投到牛皮街那任珪家中来。原来任公每日只闭着大门，坐在楼檐下念佛。周得将扇子柄敲门，任公只道儿子回家，一步步摸出来，把门开了。周得知道是任公，便叫声：“老亲家，小子施礼了。”任公听着不是儿子声音，便问：“足下何人？有何事到舍下？”周得道：“老亲家，小子是梁凉伞姐姐之子。有我姑表妹嫁在宅上，因看潮特来相访。令郎姐夫在家么？”任公双目虽不明，见说是媳妇的亲，便邀他请坐。就望里面叫一声：“娘子，有你阿舅在

清河坊：南宋临安朝天门内御街西坊名。清河坊北为融和坊，南为升阳宫。

升阳库：即升阳宫，南宋时户部点检所所属酒库的名称。

牛皮街：在临安东南城外，钱塘江边上。

日新桥：在临安城中御街东小河上。

潮生日：钱塘江潮，每年旧历八月十八日最盛，俗称此日为潮生日。

候潮门：临安东南城门名。从临安城内到江边牛皮街，须出候潮门。

此相访。”这妇人在楼上正纳闷，听得任公叫，连忙浓添脂粉，插戴钗环，穿几件色服，三步那做两步，走下楼来。布帘内瞧一瞧：“正是我的心肝情人！多时不曾相见。”走出布帘外，笑容可掬，向前相见。这周得一见妇人，正是：

分明久旱逢甘雨，赛过他乡遇故知。

只想洞房欢会日，那知公府献头时？

两个并肩坐下。这妇人见了周得，神魂飘荡，不能禁止。遂携周得手揭起布帘，口里胡说道：“阿舅，上楼去说话。”这任公依旧坐在楼檐下板凳上念佛。

这两个上得楼来，就抱做一团。妇人骂道：“短命的！教我思量得你成病，因何一向不来看我？负心的贼！”周得笑道：“姐姐，我为你嫁上江头来，早晚不得见面，害了相思病，争些儿不得见你。我如常要来，只怕你老公知道，因此不敢来望你。”一头说，一头搂抱上床，解带卸衣，叙旧日海誓山盟，云情雨意。

霎时云收雨散，各整衣巾。妇人搂住周得在怀里道：“我的老公早出晚归，你若不负我心，时常只说相访，老子又瞎，他晓得甚么！只顾上楼和你快活，切不可做负心的。”周得答道：“好姐姐，心肝肉，你既有心于我，我决不负于你，我若负心，教我堕阿鼻地狱，万劫不得人身。”这妇人见他设咒，连忙捧过周得脸来，舌送丁香，放在他口里道：“我心肝，我不枉了有心爱你。从今后频频走来相会，切不可使我倚门而望。”道罢，两人不忍分别。只得下楼别了任公，一直去了。妇人对任公道：“这个是我姑娘的儿子，且是本分淳善，话也不会说，老实的人。”任公答道：“好，好。”妇人去灶前安排中饭与任公吃了，自上楼去了，直睡到晚。任珪回来，参了父亲，上楼去了。夫妻无话，睡到天明。辞了父亲，又入城而去。俱各不题。

这周得自那日走了这遭，日夜不安，一心想念。歇不得两日，又去相会，正是情浓似火。此时牛皮街人烟稀少，因此走动，只有数家邻舍，都不知此事。不想周得为了一场官司，有两个月不去相望。这妇人淫心似火，巴不得他来。只因周得不来，恹恹成病，如醉如痴。正是：

乌飞兔劫，朝来暮往何时歇？女媧只会炼石补青天，岂会熬胶粘日月？

倏忽又经元宵，临安府居民门首，扎缚灯棚，悬挂花灯，庆贺元宵。不期这周得官事已了，打扮衣巾，其日巳牌时分，径来相望。却好任公在门首念佛，与他施礼罢，径上楼来。袖中取出烧鹅熟肉，两人吃了，解带脱衣上床。如糖似蜜，如胶似漆，恣意颠鸾倒凤，出于分外绸缪。日久不曾相会，两个搂做一团，不舍分开。耽阁很久了，直到申牌时分，不下楼来。这任公肚中又饥，心下又气，想道：“这阿舅今日如何在楼上这一日？”便在楼下叫道：“我肚饿了，要饭吃！”妇人应道：

扎缚：捆缚、结扎。有时也作抓缚。

灯棚：宋代元宵节，都市中人家门首搭架彩棚，上悬各式花灯，以供赏玩，称为灯棚。

“我肚里疼痛，等我便来。”任公忍气吞声，自去门前坐了，心中暗想：“必有跷蹊，今晚孩儿回来问他。”这两人只得分散，轻轻移步下楼，款款开门，放了周得去了。那妇人假意叫肚痛，安排些饭与任公吃了，自去楼上思想情人，不在话下。

却说任珪到晚回来，参见父亲。任公道：“我儿且休要上楼去，有一句话要问你。”任珪立住脚听，任公道：“你丈人丈母家，有个甚么姑舅的阿舅，自从旧年八月十八日看潮来了这遭，以后不时来望，径直上楼去说话，也不打紧；今日早间上楼，直到下午，中饭也不安排我吃。我忍不住叫你老婆，那阿舅听见我叫，慌忙去了。我心中十分疑惑，往日常要问你，只是你早出晚回，因此忘了。我想男子汉与妇人家在楼上一日，必有奸情之事。我自年老，眼又瞎，管不得，我儿自己慢慢访问则个。”任珪听罢，心中大怒，火急上楼。端的是：

口是祸之门，舌为斩身刀。

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

当时任珪大怒上楼，口中不说，心下思量：“我且忍住，看这妇人分豁。”只见这妇人坐在楼上，便问道：“父亲吃饭也未？”答应道：“吃了。”便上楼点灯来，铺开被，脱了衣裳，先上床睡了。任珪也上床来，却不倒身睡去，坐在枕边问那妇人道：“我问你家那有个姑长阿舅，时常来望你？你且说是那个。”妇人见说，爬将起来，穿起衣裳，坐在床上。柳眉剔竖，娇眼圆睁，应道：“他便是我爹爹结义的妹子养的儿子，我的爹娘记挂我，时常教他来望我。有甚么半丝麻线！”便焦躁发作道：“兀谁在你面前说长道短来？老娘不是善良君子，不裹头巾的婆婆！一块砖儿也要落地，你且说是谁说黄道黑，我要和你会同问得明白。”任珪道：“你不要嚷！却才父亲与我说，今日甚么阿舅，在楼上一日，因此问你则个。没事便罢休，不消得便焦躁。”一头说，一头便脱衣裳自睡了。那妇人气喘气促，做神做鬼，假意儿装妖作势，哭哭啼啼道：“我的父母没眼睛，把我嫁在这里。没来由教他来望，却教别人说是道非。”又哭又说。任珪睡不着，只得爬起来，那妇人头边搂住了，抚恤道：“便罢休，是我不是。看往日夫妻之面，与你陪话便了。”那妇人倒在任珪怀里，两个云情雨意，狂了半夜，俱不题了。

任珪天明起来，辞了父亲入城去了。每日巴巴结结，早出晚回。那痴婆一心只想要偷汉子，转转寻思：“要待何计脱身？只除寻事回到娘家，方才和周得做一块儿，耍个满意。”日夜挂心，捻指又过了半月。

忽一日饭后，周得又来，拽开门儿径入，也不与任公相见，一直上楼。那妇人向前搂住，低声说道：“叵耐这瞎老驴，与儿子说道你常来楼上坐定说话，教我分说得口皮都破，被我葫芦提瞒过了。你从今不要来，怎地教我舍得你？可寻思计策，除非回家去与你方才快活。”周得

分豁：分解、解脱。

半丝麻线：比喻私弊。下面无丝有线，即无私有弊。

：同漾。抛、撒的意思。

葫芦提：糊涂、含糊。

听了，眉头一簇，计上心来：“如今屋上猫儿正狂，叫来叫去。你可漏屋处抱得一个来，安在怀里，必然抓碎你胸前。却放了猫儿，睡在床上啼哭。等你老公回来，必然问你。你说：‘你的好爷，却来调戏我；我不肯顺他，他将我胸前抓碎了。’你放声哭起来，你的丈夫必然打发你归家去。我每日得和你同欢同乐，却强如偷鸡吊狗，暂时相会。且在家中住了半年三个月，却又再处。此计大妙！”妇人伏道：“我不枉了有心向你，好心肠，有见识！”二人和衣倒在床上调戏了。云雨罢，周得慌忙下楼去了。正是：

老龟烹不烂，移祸于枯桑。

那妇人伺候了几日，忽一日，捉得一个猫儿，解开胸膛，包在怀里。这猫儿见衣服包笼，舒脚乱抓。妇人忍着疼痛，由他抓得胸前两奶粉碎。解开衣服，放他自去。此是申牌时分，不做晚饭，和衣倒在床上，把眼揉得绯红，哭了叫，叫了哭。将近黄昏，任珪回来，参了父亲。到里面不见妇人，叫道：“娘子，怎么不下楼来？”那妇人听得回了，越哭起来。任珪径上楼，不知何意，问道：“吃晚饭也未？怎地又哭？”连问数声不应。那淫妇巧生言语，一头哭，一头叫道：“问甚么！说起来妆你娘的谎子。快写休书，打发我回去，做不得这等猪狗样人！你若不打发我回家去，我明日寻个死休！”说了又哭。任珪道：“你且不要哭，有甚事对我说。”这妇人爬将起来，抹了眼泪，撇开胸前，两奶抓得粉碎，有七八条血路，教丈夫看了道：“这是你好亲爷干下的事！今早我送你出门，回身便上楼来。不想你这老驴老畜生，轻手轻脚跟我上楼，一把双手搂住，摸我胸前，定要行奸。吃我不肯，他便将手把我胸前抓得粉碎，那里肯放！我慌忙叫起来，他没意思，方才摸下楼去了。教我眼巴巴地望你回来。”说罢，大哭起来，道：“我家不是这般没人伦畜生驴马的事。”任珪道：“娘子低声！邻舍听得，不好看相。”妇人道：“你怕别人得知，明日讨乘轿子，抬我回去便罢休。”任珪虽是大孝之人，听了这篇妖言，不由得：

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罢罢，原来如此！可知道前日说你与甚么阿舅有奸，眼见得没巴鼻，在我面前胡说。今后眼也不要看这老禽兽！娘子休哭，且安排饭来吃了睡。”这妇人见丈夫听他虚说，心中暗喜，下楼做饭，吃罢去睡了。正是：

娇妻唤做枕边灵，十事商量九事成。

这任珪被这妇人情色昏迷，也不问爷却有此事也无。过了一夜，次早起来，吃饭罢，叫了一乘轿子，买了一只烧鹅，两瓶好酒，送那妇人

伏：佩服、倾倒的意思。

妆谎子：本来是暴露出来的意思，引申作出丑、露乖。有时也写作装幌子。

回去。妇人收拾衣包，也不与任公说知，上轿去了。抬得到家，便上楼去。周得知道便过来，也上楼去，就搂做一团，倒在梁婆床上，云情雨意。周得道：“好计么？”妇人道：“端的你好计策！今夜和你放心快活一夜，以遂两下相思之愿。”两个狂罢，周得下楼去要买办些酒馔之类。妇人道：“我带得有烧鹅美酒，与你同吃。你要买时，只觅些鱼菜时果足矣。”周得一霎时买得一尾鱼，一只猪蹄，四色时新果儿，又买下一大瓶五加皮酒，拿来家里，教使女春梅安排完备，已是申牌时分。妇人摆开桌子，梁公梁婆在上坐了，周得与妇人对席坐了，使女筛酒，四人饮酒，直至初更。吃了晚饭，梁公梁婆二人下楼去睡了。这两个在楼上，正是：欢来不似今日，喜来更胜当初。正要称意停眠整宿，只听有人敲门。正是：

日间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

这两个指望做一夜快活夫妻，谁想有人敲门。春梅在灶前收拾未了，听得敲门，执灯去开门。见了任珪，惊得呆了，立住脚头，高声叫道：“任姐夫来了！”周得听叫，连忙穿衣径走下楼。思量无处躲避，想空地里有东厕，且去东厕躲闪。这妇人慢慢下楼道：“你今日如何这等晚来？”任珪道：“便是出城得晚，关了城门。欲去张员外家歇，又夜深了，因此来这里歇一夜。”妇人道：“吃晚饭了未？”任珪道：“吃了，只要些汤洗脚。”春梅连忙掇脚盆来，教任珪洗了脚。妇人先上楼，任珪却去东厕里净手。时下有人拦住，不与他去便好，只因来上厕，争些儿死于非命。正是：

恩义广施，人生何处不相逢？冤仇莫结，路逢狭处难回避。

任珪刚跨上东厕，被周得劈头揪住，叫道：“有贼！”梁公、梁婆、妇人、使女各拿一根柴来乱打。任珪大叫道：“是我，不是贼！”众人不由分说，将任珪痛打一顿。周得就在闹里一径走了。任珪叫得喉咙破了，众人方才放手。点灯来看，见了任珪，各人都呆了。任珪道：“我被这贼揪住，你们颠倒打我，被这贼走了。”众人假意埋冤道：“你不早说！只道是贼，贼到却走了。”说罢，各人自去。任珪忍气吞声道：“莫不是藏甚么人在里面，被我冲破，到打我这一顿？且不要慌，慢慢地察访。”听那更鼓已是三更，去梁公床上睡了。心中胡思乱想，只睡不着。捱到五更，不等天明，起来穿了衣服便走。梁公道：“待天明吃了早饭去。”任珪被打得浑身疼痛，那有好气？也不应他，开了大门，拽上了，趁星光之下，直望候潮门来。

却忒早了些，城门未开。城边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坐在门下等开门。也有唱曲儿的，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做小买卖的。任珪混在人丛中，坐下纳闷。你道事有凑巧，物有偶然，正所谓：

吃食少添盐醋，不是去处休去。

要人知重勤学，怕人知事莫做。

当时任珪心下郁郁不乐，与决不下。内中忽有一人说道：“我那里有一邻居梁凉伞家，有一件好笑的事。”这人道：“有甚么事？”那人道：“梁家有一个女儿，小名圣金，年二十余岁。未曾嫁时，先与对门周待诏之子周得通奸。旧年嫁在城外牛皮街卖生药的主管叫做任珪。这周得一向去那里来往，被瞎阿公识破，去那里不得了。昨日归在家里，昨晚周得买了嘎饭好酒，吃到更尽。两个正在楼上快活，有这等的巧事，不想那女婿更深夜静，赶不出城，径来丈人家投宿。奸夫惊得没躲避处，走去东厕里躲了。任珪却去东厕净手，你道好笑么？那周得好手段，走将起来劈头将任珪揪住，到叫：‘有贼！’丈人、丈母、女儿，一齐把任珪烂酱打了一顿，奸夫逃走了。世上有这样的异事！”众人听说了，一齐拍手笑起来，道：“有这等没用之人！被奸夫淫妇安排，难道不晓得？”这人道：“若是我，便打一把尖刀，杀做两段！那人必定不是好汉，必是个煨脓烂板乌龟。”又一个道：“想那人不晓得老婆有奸，以致如此。”说了又笑一场。正是：

情知语是钩和线，从头钓出是非来。

当时任珪却好听得备细，城门正开，一齐出城，各分路去了。此时任珪不出城，复身来到张员外家里来，取了三五钱银子，到铁铺里买了一柄解腕尖刀，和鞘插在腰间。思量钱塘门晏公庙神明最灵，买了一只白公鸡，香烛纸马，提来庙里，烧香拜告：“神圣显灵！任珪妻梁氏，与邻人周得通奸，夜来……”如此如此，前话一一祷告罢，将刀出鞘，提鸡在手，问天买卦：“如若杀得一个人，杀下的鸡在地下跳一跳；杀他两个人，跳两跳。”说罢，一刀剁下鸡头，那鸡在地下一连跳了四跳，重复从地跳起，直从梁上穿过，坠将下来，却好共是五跳。当时任珪将刀入鞘，再拜，望神明助力报仇。化纸出庙，上街，东行西走，无计可施，到晚回张员外家歇了。没情没绪，买卖也无心去管。次日早起，将刀插在腰间，没做理会处。欲要去梁家干事，又恐撞不着周得，只杀得老婆也无用，又不了事。转转寻思，恨不得咬他一口。径投一个去处，有分教任珪小胆番为大胆，善心改作恶心；大闹了日新桥，鼎沸了临安府。正是：

青龙与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这任珪东撞西撞，径到美政桥姐姐家里，见了姐姐说道：“你兄弟这两日有些事故，爹在家没人照管，要寄托姐姐家中住几时，休得推故。”姐姐道：“老人家多住些时也不妨。”姐姐果然教儿去接任公，扶着来家。

这日任珪又在街坊上串了一回，走到姐姐家，见了父亲，将从前事，一一说过，道：“儿子被这泼淫妇虚言巧语，反说父亲如何如何，儿子

解腕尖刀：即解手刀，一种刺刀。

晏公庙：在杭州钱塘门夹城巷内，本为崇果寺，后改祠晏公，相传晏公是一水神。

美政桥：在临安东南嘉会门外。

一时被惑，险些堕他计中。这口气如何消得？”任公道：“你不要这淫妇便了，何须呕气？”任珪道：“有一日撞在我手里，决无干休！”任公道：“不可造次。从今不要上他们门，休了他，别讨个贤会的便罢。”任珪道：“儿子自有道理。”辞了父亲并姐姐，气忿忿的入城。恰好是黄昏时候，走到张员外家，将上件事一一告诉：“只有父亲在姐姐家，我也放得心下。”张员外道：“你且忍耐，此事须要三思而行。自古道：‘捉奸见双，捉贼见赃。’倘或不了事，枉受了苦楚。若下在死囚牢中，无人管你。你若依我说话，不强如杀害人性命。冤家只可解，不可结。”任珪听得劝他，低了头，只不言语。员外教养娘安排酒饭相待，教去房里睡，明日再作计较。任珪谢了。到房中寸心如割，和衣倒在床上，番来复去，延捱到四更尽了，越想越恼，心头火按捺不住。起来抓扎，身体敏捷，将刀插在腰间，摸到厨下，轻轻开了门，靠在后墙。那墙苦不甚高，一步爬上墙头。其时夏末秋初，其夜月色正明如昼。将身望下一跳，跳在地上。道：“好了！”一直望丈人家来。

隔十数家，黑地里立在屋檐下，思量道：“好却好了，怎地得他们门开？”踌躇不决。只见卖烧饼的王公，挑着烧饼担儿，手里敲着小小竹筒过来。忽然丈人家门开，走出春梅，叫住王公。将钱买烧饼。任珪自道：“那厮当死！”三步作一步，奔入门里，径投胡梯边梁公房里来。掇开房门，拔刀在手，见丈人、丈母俱睡着。心里想道：“周得那厮必然在楼上了。”按住一刀一个，割下头来，丢在床前。正要上楼，却好春梅关了门，走到胡梯边。被任珪劈头揪住，道：“不要高声！若高声，便杀了你。你且说，周得在那里？”那女子认得是任珪声音，情知不好了，见他手中拿刀，大叫：“任姐夫来了！”任珪气起，一刀砍下头来，倒在地下，慌忙大踏步上楼去杀奸夫淫妇。正是：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当时任珪跨上楼来。原来这两个正在床上狂荡，听得王公敲竹筒，唤起春梅买烧饼，房门都不闭，桌上灯尚明。径到床边，妇人已知，听得春梅叫，假做睡着。任珪一手按头，一手将刀去咽喉下切下头来，丢在楼板上。口里道：“这口怒气出了，只恨周得那厮不曾杀得，不满我意。”猛想神前杀鸡五跳，杀了丈人、丈母、婆娘、使女，只应得四跳。那鸡从梁上跳下来，必有缘故。”抬头一看，却见周得赤条条的伏在梁上。任珪叫道：“快下来，饶你性命！”那时周得心慌，爬上去了，一见任珪，战战兢兢，慌了手脚，禁了爬不动。任珪性起，从床上直爬上去，将刀乱砍，可怜周得从梁上倒撞下来。任珪随势跳下，踏住胸脯，搠了十数刀。将头割下，解开头发，与妇人头结做一处。将刀入鞘，提头下楼。到胡梯边，提了使女头，来寻丈人、丈母头，解开头发，五个头结做一块，放在地上。

此时东方大亮，心中思忖：“我今杀得快活，称心满意。逃走被人

抓扎：扎缚、结束衣服。

敏捷：这里是利落的意思。有时也作迅速解。

禁了：巫术厌胜，叫做禁。禁了爬不动，意即象被巫术禁住了一样，不能爬动。

捉住，不为好汉。不如挺身首官，便吃了一副，也得名扬于后世。”遂开了门，叫两边邻舍，对众人道：“婆娘无礼，人所共知。我今杀了他一家，并奸夫周得。我若走了，连累高邻吃官司，如今起烦和你们同去出首。”众人见说未信，慌忙到梁公房里看时，老夫妻两口俱没了头。胡梯边使女尸倒在那里。上楼看时，周得被杀死在楼上，遍身刀搠伤痕数处，尚在血里，妇人杀在床上。众人吃了一惊，走下楼来。只见五颗头结做一处，都道：“真好汉子！我们到官，依直与他讲就是。”道犹未了，嚷动邻舍、街坊、里正、缉捕人等，都来缚住任珪。任珪道：“不必缚我，我自做自当，并不连累你们。”说罢，两手提了五颗头，出门便走。众邻舍一齐跟定，满街男子妇人，不计其数来看，哄动满城人，只因此起，有分教任珪，正是：

生为孝子肝肠烈，死作明神姓字香。

众邻舍同任珪到临安府，大尹听得杀人公事，大惊，慌忙升厅。两下公吏人等排立左右，任珪将五个人头，行凶刀一把，放在面前，跪下告道：“小人姓任名珪，年二十八岁，系本府百姓，祖居江头牛皮街上。母亲早丧，止有老父，双目不明。前年冬间，凭媒说合，娶到在城日新桥河下梁公女儿为妻，一向到今。小人因无本生理，在卖生药张员外家做主管。早去晚回，日常间这妇人只是不喜。至去年八月十八日，父亲在楼下坐定念佛。原来梁氏未嫁小人之先，与邻人周得有奸。其日本人来家，称是姑舅哥哥来访，径自上楼说话。日常来往，痛父眼瞎不明。忽日父与小人道：‘甚么阿舅常常来楼上坐，必有奸情之事。’小人听得说，便骂婆娘。一时小人见不到，被这婆娘巧语虚言，说道老父上楼调戏。因此三日前，小人打发妇人回娘家去了。至日，小人回家晚了，关了城门，转到妻家投宿。不想奸夫见我去，逃躲东厕里。小人临睡，去东厕净手，被他劈头揪住，喊叫有贼。当时丈人、丈母、婆娘、使女，一齐执柴乱打小人，此时奸夫走了。小人忍痛归家，思想这口气没出处。不合夜来提刀入门，先杀丈人、丈母，次杀使女，后来上楼杀了淫妇。猛抬头，见奸夫伏在梁上，小人爬上去，乱刀砍死。今提五个首级首告，望相公老爷明镜。”大尹听罢，呆了半晌。遂问排邻，委果供认是实。所供明白，大尹钧旨，令任珪亲笔供招。随即差个县尉，并公吏件作人等，押着任珪到尸边检验明白。其日人山人海来看。

险道神 脱了衣裳，这场话非同小可。

当日一齐同到梁公家，将五个尸首一一检验讫，封了大门。县尉带了一干人犯，来府堂上回话道：“检得五个尸，并是凶身自认杀死。”大尹道：“虽是自首，难以免责。”交打二十下，取具长枷枷了，上了

起烦：有劳、相烦。

排邻：邻舍。

险道神：即开路神君。神身長一丈余，红头蓝面，左手握印，右手执戟，出殡时在前引路。

交：这里同教。

铁镣手肘，令狱卒押下死囚牢里去。一干排邻回家。教地方公同作眼，将梁公家财什物变卖了，买下五具棺材，盛下尸首。听候官府发落。

且说任珪在牢内，众人见他是个好男子，都爱敬他。早晚饭食，有人管顾。不在话下。

临安府大尹，与该吏商量：任珪是个烈性好汉，只可惜下手忒狠了，周旋他不得。只得将文书做过，申呈刑部，刑部官奏过天子，令勘官勘得本犯奸夫淫妇，理合杀死。不合杀了丈人、丈母、使女，一家非死三人。着令本府待六十日限满，将犯人就本地方凌迟示众。梁公等尸首烧化，财产入官。

文书到府数日，大尹差县尉率领仵作、公吏、军兵人等，当日去牢中取出任珪。大尹将朝廷发落文书，教任珪看了。任珪自知罪重，低头伏死。大尹教去了锁枷镣肘，上了木驴。只见：

四道长钉钉，三条麻索缚。

两把刀子举，一朵纸花摇。

县尉人等，两棒鼓，一声锣，簇拥推着任珪，前往牛皮街示众。但见犯由牌前引，棍棒后随。当时来到牛皮街，围住法场，只等午时三刻。其日看的人，两行如堵。将次午时，真可作怪，一时间天昏地黑，日色无光，狂风大作，飞砂走石，播土扬泥，你我不能相顾。看的人惊得四分五落，魄散魂飘。少顷，风息天明，县尉并刽子众人看任珪时，擗索长钉，俱已脱落，端然坐化在木驴之上。众人一齐发声：“自古至今，不曾见有这般奇异的怪事。”监斩官惊得木麻，慌忙令仵作、公吏人等，看守任珪尸首。自己忙拍马到临安府，禀知大尹。大尹见说，大惊，连忙上轿，一同到法场看时，果然任珪坐化了。大尹径来刑部禀知此事，着令排邻地方人等，看守过夜。明早奏过朝廷，凭圣旨发落。次日巳牌时分，刑部文书到府，随将犯人任珪尸首，即时烧化，以免凌迟。县尉领旨，就当街烧化。城里城外人，有千千万万来看，都说：“这样异事，何曾得见？何曾得见？”

却说任公与女儿，知得任珪死了，安排些羹饭，外甥挽了瞎公公，女儿抬着轿子，一齐径到当街祭祀了，痛哭一场。任珪的姐姐，教儿子挽扶着公公，同回家奉亲过世。

话休絮烦，过了两月余，每遇黄昏，常时出来显灵。来往行人看见者，回去便患病，备下羹饭纸钱当街祭献，其病即痊。忽一日，有一小儿来牛皮街闲耍，被任珪附体起来。众人一齐来看，小儿说道：“玉帝怜吾是忠烈孝义之人，各坊城隍、土地保奏，令做牛皮街土地。汝等善人可就我屋基立庙，春秋祭祀，保国安民。”说罢，小儿遂醒。当坊邻佑，看见如此显灵，那敢不信？即日敛出财物，买下木植，将任珪基地盖造一所庙宇。连忙请一个塑佛高手，塑起任珪神像，坐于中间，虔备三牲福礼祭献。自此香火不绝，祈求必应，其庙至今尚存。后人诗题

该吏：当值吏员。

犯由牌：犯由，就是罪状。处决人犯时，写着罪状的告示牌，叫犯由牌。

福礼：祀神用的礼品。

于庙壁，赞任珪坐化为神之事，诗云：

铁销石朽变更多，只有精神永不磨。

除却奸淫拚自死，刚肠一片赛阎罗。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白发苏堤老姬，不知生长何年？相随宝驾共南迁，往事能言旧汴。前度君王游幸，一时询旧凄然。鱼羹妙制味犹鲜，双手擎来奉献。

话说大宋乾道淳熙年间，孝宗皇帝登极，奉高宗为太上皇。那时金邦和好，四郊安静，偃武修文，与民同乐。孝宗皇帝时常奉着太上乘龙舟来西湖玩赏。湖上做买卖的，一无所禁，所以小民多有乘着圣驾出游，赶趁生意。只卖酒的也不止百十家。

且说有个酒家婆姓宋，排行第五，唤做宋五嫂。原是东京人氏，造得好鲜鱼羹，京中是最是有名的。建炎中随驾南渡，如今也侨寓苏堤赶趁。一日太上游湖，泊船苏堤之下，闻得有东京人语音，遣内官召来，乃一年老婆婆。有老太监认得他是汴京樊楼下住的宋五嫂，善煮鱼羹，奏知太上。太上题起旧事，凄然伤感，命制鱼羹来献。太上尝之，果然鲜美，即赐金钱一百文。此事一时传遍了临安府，王孙公子，富家巨室，人人来买宋五嫂鱼羹吃。那老姬因此遂成巨富。有诗为证：

一碗鱼羹值几钱？旧京遗制动天颜。
时人倍价来争市，半买君恩半买鲜。

又一日，御舟经过断桥。太上舍舟闲步，看见一酒肆精雅。坐启内设个素屏风，屏风上写《风入松》词一首，词云：

“一春常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得春归去，馀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移残酒，来寻陌上花钿。”

太上览毕，再三称赏，问酒保此词何人所作？酒保答言：“此乃太学生于国宝醉中所题。”太上笑道：“此词虽然做得好，但未句‘重移残酒’，不免带寒酸之气。”因索笔就屏上改云：“明日重扶残醉”。即日宣召于国宝见驾，钦赐翰林待诏。那酒家屏风上添了御笔，游人争来观看，因而饮酒，其家亦致大富。后人诗，单道于国宝际遇太上之事，诗曰：

素屏风上醉题词，不道君王眇睐奇。
若问姓名谁上达？酒家即是魏无知。

又有诗赞那酒家云：

御笔亲删墨未干，满城闻说尽争看。
一般酒肆偏腾涌，始信皇家雨露宽。

于国宝：于，当作俞。宋孝宗淳熙中太学生，以《风入松》词为高宗所赏，遂显。有《醒庵遗珠集》。
际遇：风云际会的意思，凡受到有权势的人的提拔重用，都叫际遇。

那时南宋承平之际，无意中受了朝廷恩泽的不知多少。同时又有文武全才，出名豪侠，不得际会风云，被小人诬陷，激成大祸，后来做了一场没挞煞 的笑话，此乃命也，时也，运也。正是：

时来风送滕王阁，运退雷轰荐福碑。

话说乾道年间，严州遂安县有个富家，姓汪名孚，字师中，曾登乡荐，有财有势，专一武断乡曲，把持官府，为一乡之豪霸。因杀死人命，遇了对头，将汪孚问配吉阳军去。他又夤缘魏国公张浚，假以募兵报效为由，得脱罪籍回家，益治资产，复致大富。他有个嫡亲兄弟汪革，字信之，是个文武全才。从幼只在哥哥身边居住，因与哥哥汪孚酒中争论一句闲话，瞥口气只身径走出门，口里说道：“不致千金，誓不还乡！”身边只带得一把雨伞，并无财物，思想：“那里去好？我闻得人说，淮庆一路有耕冶可业，甚好经营；且到彼地，再作道理。”只是没有盘缠。心生一计：自小学得些枪棒拳法在身，那时抓缚衣袖，做个把势模样。逢着马头聚处，使几路空拳，将这伞权为枪棒，撇个架子。一般有人喝采，赍发几文钱，将就买些酒饭用度。

不一日，渡了扬子江。一路相度地势，直至安庆府。过了宿松，又行三十里，地名麻地坡。看见荒山无数，只有破古庙一所，绝无人居，山上都是炭材。汪革道：“此处若起个铁冶，炭又方便，足可擅一方之利。”于是将古庙为家，在外纠合无籍之徒，因山作炭，卖炭买铁，就起个铁冶。铸成铁器，出市发卖。所用之人，各有职掌，恩威并著，无不钦服。数年之间，发个大家事起来。遣人到严州取了妻子，来麻地居住。起造厅屋千间，极其壮丽。又占了本处酤坊，每岁得利若干。又打听望江县有个天荒湖，方圆七十余里，其中多生鱼蒲之类。汪革承佃为己业，湖内渔户数百，皆服他使唤，每岁收他鱼租，其家益富。独霸麻地一乡，乡中有事，俱由他武断。出则佩刀带剑，骑从如云，如贵官一般。四方穷民，归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又将家财交结附近郡县官吏，若与他相好的，酒杯来往；若与他作对的，便访求他过失。轻则遣人讦讼，败其声名；重则私令亡命等于沿途劫害，无处踪迹。以此人人惧怕，交欢恐后，分明是：

郭解重生，朱家再出。气压乡邦，名闻郡国。

话分两头。却说江淮宣抚使皇甫倜，为人宽厚，颇得士心。招致四方豪杰，就中选骁勇的，厚其资粮，朝夕训练，号为“忠义军”。宰相

没挞煞：事情有归着，叫挞煞。没挞煞，就是没有归着、无着落。

乡荐：唐代应试进士者，都由州县荐举，称为乡荐。后也称乡试取中为乡荐。这里登乡荐，就是考取乡试的意思。

吉阳军：宋代以崖州（广东崖县）为吉阳军。

铁冶：冶铁工常

无籍之徒：游民、流氓。

郭解、朱家：郭解，汉代轵人；朱家，汉代鲁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游侠。

汤思退忌其威名，要将此缺替与门生刘光祖。乃阴令心腹御史，劾奏皇甫侗糜费钱粮，招致无赖凶徒，不战不征，徒为他日地方之害。朝廷将皇甫侗革职，就用了刘光祖代之。那刘光祖为人又畏懦，又刻薄，专一阿奉宰相，乃悉反皇甫侗之所为，将忠义军散遣归田，不许占住地方生事。可惜皇甫侗几年精力，训练成军，今日一朝而散。这些军士，也有归乡的，也有结伙走绿林中道路的。

就中单表二人，程彪、程虎，荆州人氏。弟兄两个，都学得一身好武艺。被刘光祖一时驱逐，平日有的请受都花消了，无可存活，思想投奔谁好。猛然想起洪教头洪恭，今住在太湖县南门仓巷口，开个茶坊。他也曾做军校，昔年相处得好，今日何不去奔他，共他商议资身之策？二人收拾行李，一径来太湖县寻取洪恭。洪恭恰好在茶坊中，相见了，各叙寒温，二人道其来意。洪恭自思家中蜗窄，难以相容。当晚杀鸡为黍，管待二人，送在近处庵院歇了一晚。次日，洪恭又请二人到家中早饭，取出一封书信，说道：“多承二位远来，本当留住几时，争奈家贫待慢。今指引到一个去处，管取情投意合，有个小小富贵。”二人谢别而行，将书札看时，上面写道：“此书送至宿松县麻地坡汪信之十二爷开拆。”二人依言来到麻地坡，见了汪革，将洪恭书札呈上。汪革拆开看时，上写道：

“侍生洪恭再拜，字达信之十二爷阁下：自别台颜，时切想念。兹有程彪、程虎兄弟，武艺超群，向隶籍忠义军。今为新统帅散遣不用，特奉荐至府，乞留为馆宾，令郎必得其资益。外敝县有湖荡数处，颇有出产，阁下屡约来看，何迟迟耶？专候拨冗一临。若得之，亦美业也。”

汪革看毕大喜，即唤儿子汪世雄出来相见。置酒款待，打扫房屋安歇。自此程彪、程虎住在汪家，朝夕与汪世雄演习弓马，点拨枪棒。

不觉三月有余，汪革有事欲往临安府去。二程闻汪革出门，便欲相别。汪革问道：“二兄今往何处？”二程答道：“还到太湖会洪教头则个。”汪革写下一封回书，寄与洪恭，正欲赍发二程起身，只见汪世雄走来，向父亲说道：“枪棒还未精熟，欲再留二程过几时，讲些阵法。”汪革依了儿子言语，向二程说道：“小儿领教未全，且屈宽住一两个月，待不才回家奉送。”二程见汪革苦留，只得住了。

却说汪革到了临安府，干事已毕。朝中讹传金虏败盟，诏议战守之策。汪革投匭上书，极言向来和议之非。且云：“国家虽安，忘战必危。江淮乃东南重地，散遣忠义军，最为非策。”末又云：“臣虽不才，愿倡率两淮忠勇，为国家前驱，恢复中原，以报积世之仇，方表微臣之志。”天子览奏，下枢密院会议。这枢密院官都是怕事的，只晓得临渴掘井，那会得未焚徙薪？况且布衣上书，谁肯破格荐引？又未知金鞞子真个杀来也不，且不覆奏，只将温言好语，款留汪革在本府候用。汪革因此逗

请受：本来是受封受禄的意思，也往往用以指官俸、粮饷。

投匭：匭，音 gu，就是匣子、匮子。唐代武后时铸铜匭四个，列置于朝堂上，接纳上书，当时称为匭院。宋代改匭院为登闻鼓院，以崇仁、招谏、申冤、通贤四匭为登闻检院，接受文武官及百姓上书。所以凡臣僚、百姓直接向皇帝上书，即叫做投匭。

留临安，急切未回。正是：

将相无人国内虚，布衣有志枉嗟吁。

黄金散尽貂裘敝，悔向咸阳去上书。

话分两头。再说程彪、程虎二人住在汪家，将及一载，胸中本事倾倒得授与汪世雄，指望他重重相谢。那汪世雄也情愿厚赠，奈因父亲汪革，一去不回。二程等得不耐烦，坚执要行。汪世雄苦苦相留了几遍，到后来，毕竟留不住了。一时手中又值空乏，打并得五十两银子，分送与二人，每人二十五两，衣服一套，置酒作别。席上汪世雄说道：“重承二位高贤屈留赐教，本当厚赠，只因家父久寓临安，二位又坚执要去，世雄手无利权，只有些小私财，权当路费。改日两位若便道光顾，尚容补谢。”二人见银两不多，大失所望。口虽不语，心下想道：“洪教头说得汪家父子，万分轻财好义，许我个小富贵。特特而来，淹留一载，只这般赍发起身，比着忠义军中请受，也争不多。早知如此，何不就汪革在家时，即便相辞，也少不得助些盘费。如今汪革又不回来，欲待再住些时，又吃过了送行酒了。”只得快快而别。临行时，与汪世雄讨封回书与洪教头。汪世雄文理不甚通透，便将父亲先前写下这封书，递与二程，托他致意，二程收了。汪世雄又送一程，方才转去。

当日二程走得困乏，到晚寻店歇宿，沽酒对酌，各出怨望之语。程虎道：“汪世雄不是个三岁孩儿，难道百十贯钱钞，做不得主？直恁装穷推故，将人小觑！”程彪道：“那孩子虽然轻薄，也还有些面情。可恨汪革特地相留，不将人为意，数月之间，书信也不寄一个。只说待他回家奉送，难道十年不回，也等他十年？”程虎道：“那些倚着财势，横行乡曲，原不是什么轻财好客的孟尝君。只看他老子出外，儿子就支不动钱钞，便是小家样子。”程彪道：“那洪教头也不识人，难道别没个相识，偏荐到这三家村去处？”二个一递一句，说了半夜，吃得有八九分酒了，程虎道：“汪革寄与洪教头书，书中不知写甚言语，何不拆来一看？”程彪真个解开包裹，将书取出，湿开封处看时，上写道：

“侍生汪革再拜，覆书子敬教师门下：久别怀念，得手书如对面，喜可知也。

承荐二程，即留与小儿相处。奈彼欲行甚促，仆又有临安之游，不得厚赠。有负来意，惭愧，惭愧！”书尾又写细字一行，云：“别谕俟从临安回即得践约，计期当在秋凉矣。革再拜。”

程虎看罢，大怒道：“你是个富家，特地投奔你一场，便多将金帛结识我们，久后也有相逢处。又不是雇工代役，算甚日子久近！却说道欲行甚促，不得厚赠，主意原自轻了。”程虎便要將书扯碎烧毁，却是程彪不肯，依旧收藏了。说道：“洪教头荐我兄弟一番，也把个回信与他，使他晓得没甚汤水。”程虎道：“也说得是。”当夜安歇无话。

次早起身，又行了一日，第三日赶到太湖县，见了洪教头，洪恭在

打并：收拾、准备。

汤水：油水、好处。

茶坊内坐下，各叙寒温。原来洪恭向来娶下个小老婆，唤做细姨，最是帮家做活，看蚕织绢，不辞辛苦，洪恭十分宠爱。只是一件，那妇人是勤苦作家的人，水也不舍得一杯与人吃的。前次程彪、程虎兄弟来时，洪恭虽然送在庵院安歇，却费了他朝暮两餐，被那妇人絮话了好几日。今番二程又来，洪恭不敢延款了，又乏钱相赠；家中存得几匹好绢，洪恭要赠与二程。料是细姨不肯，自到房中，取了四匹，揣在怀里。刚出房门，被细姨撞见，拦住道：“老无知，你将这绢往那里去？”洪恭遮掩不过，只得央道：“程家兄弟，是我好朋友。今日远来别我还乡，无物表情。你只当权借这绢与我，休得违拗。”细姨道：“老娘千辛万苦，织成这绢，不把来白送与人的。你自家有绢，自家做人情，莫要干涉老娘。”洪恭又道：“他好意远来看我，酒也不留他吃三杯了，这四匹绢怎省得？我的娘，好歹让我做主这一遭儿，待送他转身，我自来陪你的礼。”说罢就走。细姨扯住衫袖，道：“你说他远来，有甚好意？前番白白里吃了两顿，今番又做指望。这几匹绢，老娘自家也不舍得做衣服穿；他有甚亲情往来，却要送他？他要绢时，只教他自与老娘取讨。”洪恭见小老婆执意不肯，又怕二程等久，只得发个狠，洒脱袖子，径奔出茶坊来。惹得细姨喉急，发起话来道：“甚么没廉耻的光棍，非亲非眷，不时到人家蒿恼！各人要达时务便好，我们开茶坊的人家，有甚大出产？常言道：‘贴人不富自家穷。’有我们这样老无知老禽兽，不守本分，惯一招引闲神野鬼，上门闹炒！看你没饭在锅里时节，有那个好朋友，把一斗五升来资助你？”故意走到屏风背后，千禽兽万禽兽的骂。原来细姨在内争论时，二程一句句都听得了，心中十分焦燥。又听得后来骂詈，好没意思，不等洪恭作别，取了包裹便走。洪恭随后赶来，说道：“小妾因两日有些反目，故此言语不顺，二位休得计较。这粗绢四匹，权折一饭之敬，休嫌微鲜。”程彪、程虎那里肯受，抵死推辞。洪恭只得取绢自回，细姨见有了绢，方才住口。正是：

从来阴性吝啬，一文割舍不得。

剥尽老公面皮，恶断朋友亲戚。

大抵妇人家勤俭惜财，固是美事，也要通乎人情。比如细姨一味悭吝，不存丈夫体面，他自躲在房室之内，做男子的免不得出外，如何做人？为此恩变为仇，招非揽祸，往往有之。所以古人说得好，道是：“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闲话休题。再说程彪、程虎二人，初意来见洪教头，指望照前款留，他便细诉心腹，再求他荐到个好去处，又作道理。不期反受了一场辱骂，思量没处出气。所带汪革回书未投，想起：“书中有别谕候秋凉践约等话，不知何事？心里正恨汪革，何不陷他谋叛之情，两处气都出了？好计，好计！只一件，这书上原无实证，难以出首，除非如此如此……”二人离了太湖县，行至江州，在城外觅个旅店，安放行李。

次日，弟兄两个改换衣装，到宣抚司衙门前趲了一回。回来吃了早饭，说道：“多时不曾上浔阳楼，今日何不去一看？”两个锁上房门，

带了些散碎银两，径到浔阳楼来。那楼上游人无数，二人倚栏观看。忽有人扯着程彪的衣袂，叫道：“程大哥，几时到此？”程彪回头看，认得是府内惯缉事的，诨名叫做“张光头”。程彪慌忙叫兄弟程虎，一齐作揖，说道：“一言难尽。且同坐吃三杯，慢慢的告诉。”当下三人拣副空座头坐下，分付酒保取酒来饮。张光头道：“闻知二位在安庆汪家做教师，甚好际遇！”程彪道：“甚么际遇！几乎弄出大事来！”便附耳低言道：“汪革久霸一乡，渐有谋叛之意。从我学弓马战阵，庄客数千，都教演精熟了，约太湖洪教头洪恭，秋凉一同举事。教我二人纠合忠义军旧人为内应，我二人不从，逃走至此。”张光头道：“有甚证验？”程虎道：“见有书札托我回复洪恭，我不曾替他投递。”张光头道：“书在何处？借来一看。”程彪道：“在下处。”三人饮了一回，还了酒钱。张光头直跟二程到下处，取书看了道：“这是机密重情，不可泄漏。不才即当禀知宣抚司，二位定有重赏。”说罢，作别去了。

次日，张光头将此事密密的禀知宣抚使刘光祖。光祖即捕二程兄弟置狱，取其口词，并汪革复洪恭书札，密地飞报枢密府。枢密府官大惊，商量道：“汪革见在本府候用，何不擒来鞫问？”差人去拿汪革时，汪革已自走了。原来汪革素性轻财好义，枢密府里的人，一个个和他相好。闻得风声，预先报与他知道，因此汪革连夜逃回。枢密府官见拿汪革不着，愈加心慌，便上表奏闻天子。天子降诏，责令宣抚使捕汪革、洪恭等。宣抚司移文安庆李太守，转行太湖、宿松二县，拿捕反贼。

却说洪恭在太湖县广有耳目，闻风先已逃避无获。只有汪革家私浩大，一时难走。此时宿松县令正缺，只有县尉姓何名能，是他权印。奉了郡檄，点起士兵二百余人，望麻地进发。行未十里，何县尉在马上思量道：“闻得汪家父子骁勇，更兼冶户鱼户，不下千余。我这一去可不枉送了性命？”乃与士兵都头商议，向山谷僻处屯住数日，回来禀知李太守道：“汪革反谋，果是真的。庄上器械精利，整备拒捕。小官寡不敌众，只得回军。伏乞钧旨，别差勇将前去，方可成功。”李公听信了，便请都监郭择商议。郭择道：“汪革武断一乡，目无官府，已非一日。若说反叛，其情未的。据称拒捕，何曾见官兵杀伤？依起愚见，不须动兵，小将不才，情愿挺身到彼，观其动静。若彼无叛情，要他亲到府中分辨。他若不来，剿除未晚。”李公道：“都监所言极当，即烦一行。须体察仔细，不可被他瞒过。”郭择道：“小将理会得。”李公又问道：“将军此行，带多少人去？”郭择道：“只亲随十余人足矣。”李公道：“下官将一人帮助。”即唤缉捕使臣王立到来。王立朝上唱个喏，立于傍边。李公指着道：“此人胆力颇壮，将军同他去时，缓急有用。”原来郭择与汪革素有交情，此行轻身而往，本要劝谕汪革，周全其事。不期太守差王立同去，他倚着上官差遣，便要夸才卖智，七嘴八张，连我也不好做事了。欲待推辞不要他去，又怕太守疑心。只得领诺，怏怏而别。

惯缉事的：缉事，缉捕公事的略语。公事，指犯人。惯缉事的，就是善于缉捕罪犯的人。

士兵：挑选民户中的壮丁，编成军队，称为士兵。

都监：军官名。宋代诸路、州、府，都设有都监。各路的都监，管本路禁军、屯戍、边防、训练等；州府以下的都监，则掌管本城屯驻、兵甲、训练、差使等事务。

次早，王立抓扎停当，便去催促郭择起身。又向郭择道：“郡中捕贼文书，须要带去。汪革这厮，来便来，不来时，小人带着都监一条麻绳扣他颈皮。王法无亲，那怕他走上天去！”郭择早有三分不乐，便道：“文书虽带在此，一时不可说破，还要相机而行。”王立定要讨文书来看，郭择只得与他看了。王立便要拿起，却是郭择不肯，自己收过，藏在袖里。当日郭择和王立都骑了马，手下跟随的，不上二十个人，离了郡城，望宿松而进。

却说汪革自临安回家，已知枢密院行文消息，正不知这场是非，从何而起。却也自恃没有反叛实迹，跟脚牢实，放心得下。前番何县尉领兵来捕，虽不曾到麻地，已自备细知道。这番如何不打探消息？闻知郡中又差郭都监来，带不满二十人，只怕是诱敌之计，预戒庄客，大作准备。分付儿子汪世雄，埋伏壮丁伺候。倘若官兵来时，只索抵敌。却说世雄妻张氏，乃太湖县盐贾张四郎之女，平日最有智数。见其夫装束，问知其情，乃出房对汪革说道：“公公素以豪侠名，积渐为官府所忌。若其原非反叛，官府亦自知之。为今之计，不若挺身而出，得罪犹小，尚可保全家门。倘一有拒捕之名，弄假成真，百口难诉，悔之无及矣。”汪革道：“郭都监，吾之故人，来时定有商量。”遂不从张氏之言。

再说郭择到了麻地，径至汪革门首，汪革早在门外迎候，说道：“不知都监驾临，荒僻失于远接。”郭择道：“郭某此来，甚非得已，信之必然相谅。”两个揖让升厅，分宾坐定，各叙寒温。郭择看见两厢廊庄客往来不绝，明晃晃摆着刀枪，心下颇怀悚惧。又见王立跟定在身傍，不好细谈。汪革开言问道：“此位何人？”郭择道：“此乃太守相公所遣王观察也。”汪革起身，重与王立作揖，道：“失瞻，休罪！”便请王立在厅侧小阁儿内坐下，差个主管相陪，其余从人俱在门首空房中安扎。一时间备下三席大酒：郭择客位一席，汪革主位相陪一席，王立另自一席。余从满盘肉，大瓮酒，尽他醉饱。饮酒中间，汪革又移席书房中小坐，却细叩郭择来意。郭择隐却郡檄内言语，只说道：“太守相公深知信之被诬，命郭某前来劝喻。信之若藏身不出，便是无丝有线了；若肯至郡分辨，郭某一力担当。”汪革道：“且请宽饮，却又理会。”郭择真心要周全汪革，乘王立不在眼前，正好说话，连次催并汪革决计。汪革见逼得慌，愈加疑惑。此时六月天气，暑气蒸人，汪革要郭择解衣畅饮，郭择不肯。郭择连次要起身，汪革也不放。只管斟着大觥相劝，自己牌至申牌时分，席还不散。郭择见天色将晚，恐怕他留宿，决意起身，说道：“适郭某所言，出于至诚，并无半字相欺。从与不从，早早裁决，休得两相担误。”汪革带着半醉，唤郭择的表字道：“希颜是我故人，敢不吐露心腹。某无辜受谤，不知所由。今即欲入郡参谒，又恐郡守不分皂白，阿附上官，强入人罪。鼠雀贪生，人岂不惜命？今有楮券四百，聊奉希颜表意，为我转限两三个月，我当向临安借贵要之力，与枢密院讨个人情。上面先说得停妥，方敢出头。希颜念吾平日交情，休得推委。”郭择本不欲受，只恐汪革心疑生变，乃佯笑道：“平昔相

失瞻：失敬。

催并：催促。

楮券：纸币。

知，自当效力，何劳厚赐？暂时领爱，容他日璧还。”却待舒手去接那楮券，谁知王观察王立站在窗外，听得汪革将楮券送郭择，自己却没甚贿赂，带着九分九厘醉态，不觉大怒，拍窗大叫道：“好都监！枢密院奉圣旨着本郡取谋反犯人，乃受钱转限，谁人敢担这干系？”原来汪世雄率领壮丁，正伏在壁后。听得此语，即时跃出，将郭择一索捆番，骂道：“吾父与你何等交情，如何藏匿圣旨文书，吃骗吾父入郡，陷之死地？是何道理？”王立在窗外听见势头不好，早转身便走。正遇着一条好汉，提着朴刀拦住。那人姓刘名青，绰号“刘千斤”，乃汪革手下第一个心腹家奴，喝道：“贼子那里走！”王立拔出腰刀厮斗，夺路向前，早被刘青左臂上砍上一刀。王立负痛而奔，刘青紧步赶上。只听得庄外喊声大举，庄客将从人乱砍，尽皆杀死。王立肩胛上又中了一朴刀，情知逃走不脱，便随刀仆地，妆做僵死。庄客将挠钩拖出，和众死尸一堆儿堆向墙边。汪革当厅坐下，汪世雄押郭择当面，搜出袖内文书一卷。汪革看了大怒，喝教斩首。郭择叩头求饶道：“此事非关小人，都因何县尉妄禀拒捕，以致太守发怒。小人奉上官差委，不得已而来。若得何县尉面对明白，小人虽死不恨。”汪革道：“砍下你这驴头也罢，省得那狗县尉没有了证见。”分付权锁在耳房中。教汪世雄即时往炭山冶坊等处，凡壮丁都要取齐听令。

却说炭山都是村农怕事，闻说汪家造反，一个个都向深山中藏躲。只有冶坊中大半是无赖之徒，一呼而集，约有三百余人。都到庄上，杀牛宰马，权做赏军。庄上原有骏马三匹，日行数百里，价值千金。那马都有名色，叫做：

惺惺骝，小骠骡，番婆子。

又平日结识得四个好汉，都是胆勇过人的，那四个？

龚四八，董三，董四，钱四二。

其时也都来庄上，开怀饮酒，直吃到四更尽，五更初。众人都醉饱了，汪革扎缚起来，真象个好汉：

头总旋风髻，身穿白锦袍；
鞋兜脚紧，裹肚系身牢；
多带穿杨箭，高擎斩铁刀；
雄威真罕见，麻地显英豪。

汪革自骑着番婆子，控马的用着刘青，又是一个不良善的。怎生模样？

刚须环眼威风凛，八尺长躯一片锦。
千斤铁臂敢相持，好汉逢他打寒噤。

朴刀：一种长柄刀，刀杆活动，可以装上或卸下。

取齐：会合、等齐。

鞋：一种长鞣皮鞋，穿时鞋鞣缚在裹腿里面。

汪革引着一百人为前锋。董三、董四、钱四二共引三百人为中军。汪世雄骑着小骠马，却教龚四八骑着惺惺驹相随，引一百余人，押着郭都监为后队。分发已定，连放三个大炮，一齐起身，望宿松进发，要拿何县尉。正是：

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

离城约五里之近，天色大明。只见钱四二跑上前向汪革说道：“要拿一个县尉，何须惊天动地；只消数人突然而入，缚了他来就是。”汪革道：“此言有理。”就教钱四二押着大队屯住，单领董三、董四、刘青和二十余人前行，望见城濠边一群小儿连臂而歌，歌曰：

“二六佳人姓汪，偷个船儿过江。
过江能几日？一杯热酒难当。”

歌之不已。汪革策马近前叱之，忽然不见，心下甚疑。到县前时，已是早衙时分，只见静悄悄地，绝无动静。汪革却待下马，只见一个直宿的老门子，从县里面唱着哩唻花儿的走出，被刘青一把拿住问道：“何县尉在那里？”老门子答道：“昨日往东村勾摄公事未回。”汪革就教他引路，径出东门。约行二十余里，来到一所大庙，唤做福应侯庙，乃是一邑之香火，本邑奉事甚谨，最有灵应。老门子指道：“每常官府下乡，只在这庙里歇宿，可以问之。”汪革下马入庙，庙祝见人马雄壮，刀仗鲜明，正不知甚人，唬得尿流屁滚，跪地迎接。汪革问他县尉消息，庙祝道：“昨晚果然在庙安歇，今日五更起马，不知去向。”汪革方信老门子是实话，将他放了。就在庙里打了中火，遣人四下踪迹县尉，并无的信。看看捱至申牌时分，汪革心中十分焦燥，教取火来，把这福应侯庙烧做白地，引众仍回旧路。刘青道：“县尉虽然不在，却有妻小在官廨中。若取之为质，何愁县尉不来。”汪革点头道：“是。”行至东门，尚未昏黑，只见城门已闭。却是王观察王立不曾真死，负痛逃命入城，将事情一一禀知巡检。那巡检唬得面如土色，一面分付闭了城门，防他啰唆；一面申报郡中，说汪革杀人造反，早早发兵剿捕。再说汪革见城门闭了，便欲放火攻门。忽然一阵怪风，从城头上旋将下来，那风好不利害！吹得人毛骨俱悚，惊得那匹番婆子也直立嘶鸣，倒退几步。汪革在马上大叫一声，直跌下地来。正是：

未知性命如何，先见四肢不举。

刘青见汪革坠马，慌忙扶起看时，不言不语，好似中恶模样，不省人事。刘青只得抱上雕鞍，董三、董四左右防护，刘青控马而行。转到南门，却好汪世雄引着二三十人，带着火把接应，合为一处。又行二里，汪革方才苏醒，叫道：“怪哉！分明见一神人，身長数丈，头如车轮，白袍

哩唻花儿：指《莲花落》词“哩唻（一作哩哩）莲花”。哩唻，是声词，没有意义。

金甲，身坐城堵上，脚垂至地。神兵簇拥，不计其数，旗上明写‘福应侯’三字。那神人舒左脚踢我下马，想是神道怪我烧毁其庙，所以为祸也。明早引大队到来，白日里攻打，看他如何？”汪世雄道：“父亲还不知道，钱四二恐防累及，已有异心，不知与众人如何商议了，他先洋洋而去。以后众人陆续走散，三停中已去了二停。父亲不如回到家中再作计较。”汪革听罢，懊恨不已。

行至屯兵之地，见龚四八，所言相同。郭择还锁押在彼，汪革一时性起，拔出佩刀，将郭择劈做两截。引众再回麻地坡来，一路上又跑散了许多人。到庄点点人数，止存六十余人。汪革叹道：“吾素有忠义之志，忽为奸人所陷，无由自明。初意欲擒拿县尉，究问根由，报仇雪耻。因借府库之资，招徕豪杰，跌宕江淮，驱除这些贪官污吏，使威名盖世。然后就朝廷恩抚，为国家出力，建万世之功业。今吾志不就，命也。”对龚四八等道：“感众兄弟相从不舍，吾何忍负累？今罪犯必死，此身已不足惜，众兄弟何不将我绑去送官，自脱其祸？”龚四八等齐声道：“哥哥说那里话！我等平日受你看顾大恩，今日患难之际，生死相依，岂有更变？哥哥休将钱四二一例看待。”汪革道：“虽然如此，这麻地坡是个死路，若官兵一到，没有退步。大抵朝廷之事，虎头蛇尾，且暂为逃难之计，倘或天天可怜，不绝尽汪门宗祀，此地还是我子孙故业。不然，我汪革魂魄，亦不复到此矣。”言讫，扑簌簌两行泪下。汪世雄放声大哭，龚四八等皆泣下，不能仰视。汪革道：“天明恐有军马来，事不宜迟矣，天荒湖有渔户可依，权且躲避。”乃尽出金珠，将一半付与董三、董四，教他变姓易名，往临安行都为贾，布散流言，说何县尉迫胁汪革，实无反情。只当公道不平，逢人分析。那一半付与龚四八，教他领了三岁的孙子，潜往吴郡藏匿。官府只虑我北去通虏，决不疑在近地。事平之后，径到严州遂安县，寻我哥哥汪师中，必然收留。乃将三匹名马分赠三人。龚四八道：“此马毛色非凡，恐被人识破，不可乘也。”汪革道：“若遗与他人，有损无益。”提起大刀，一刀一匹，三马尽皆杀死。庄前庄后，放起一把无情火，必剥剥，烧得烈焰腾天。汪革与龚、董三人，就火光中洒泪分别。世雄妻张氏，见三岁的孩儿去了，大哭一场，自投于火而死。若汪革早听其言，岂有今日？正是：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有智妇人，赛过男子。

汪革伤感不已，然无可奈何了。天色将明，分付庄客：不愿跟随的，听其自便。引了妻儿老少，和刘青等心腹三十余人，径投望江县天荒湖来，取五只渔船，分载人口，摇向芦苇深处藏躲。

话分两头。却说安庆李太守见了宿松县申文，大惊，忙备文书各上司处申报。一面行文各县，招集民兵剿贼。江淮宣抚司刘光祖将事情装点大了，奏闻朝廷。旨意倒下枢密院，着本处统帅约会各郡军马，合力剿捕，毋致蔓延。刘光祖各郡调兵，到者约有四五千之数；已知汪革烧毁房舍，逃入天荒湖内，又调各处船兵水陆并进。又支会平江一路，用

城堵：城墙。

支会：知会、通知、关照。

兵邀截，以防走逸。那领兵官无非是都监、提辖、县尉、巡检之类，素闻汪革骁勇，党与甚众，人有畏怯之心。陆军只屯住在望江城外，水军只屯在里湖港口，抢掠民财，消磨粮饷，那个敢下湖捕贼？住了二十余日，湖中并无动静。有几个大胆的乘个小船，哨探出去，望见芦苇中烟火不绝，远远的鼓声敲响。不敢近视，依旧转，又过几日，烟火也没了，鼓声也不闻了。水哨禀知军官，移船出港，筛锣擂鼓，摇旗呐喊而前，擗入湖中。连打鱼的小船都四散躲过，并不见一只。向芦苇烟起处搜看时，鬼脚迹也没一个了。但见几只破船上堆却木屑和草根，煨得船板焦黑。浅渚上有两三面大鼓，鼓上缚着羊，连羊也饿得半死了。原来鼓声是羊蹄所击，烟火乃木屑。汪革从湖入江，已顺流东去，正不知几时了。军官惧罪，只得将船追去。行出江口，只见五个渔船，一字儿泊在江边，船上立着个汉子，有人认得这船是天荒湖内的渔船。拢船去拿那汉子查问时，那汉子噙着眼泪，告诉道：“小人姓樊名速，川中人氏，因到此做些小商贩，买卖已毕，与一个乡亲同坐一只大船，三日前来此江口，撞着这五个渔船。船上许多好汉，自称汪十二爷，要借我大船安顿人口，将这五个小船相换。我不肯时，腰间拔出雪样的刀来便要杀害，只得让与他去了。你看这个小船，怎过得川江？累我重复觅船，好不苦也！”船上两个军官商量道：“眼见得换船的汪十二爷，便是汪革了。他人众已散，只有两只大船，容易算计了，且放心赶去。”行至采石矶边，见江面上摆列战舰无数。却是太平郡差出军官，领水军把截采石，盘诘行船，恐防反贼汪革走逸。打听的实，两处军官相会。安庆军官说起：“汪革在湖中逃走入江，劫上两支大客船，装载家小之事，料他必从此过。小将跟寻下来，如何不见？”采石军官听说，大惊顿足道：“我被这奸贼瞒过了也！前两日辰牌时分，果有两只大客船，船中满载家小。其人冠带来谒，自称姓王名中一，为蜀中参军，任满赴行都升补。想来‘汪’字半边是‘王’字，‘革’字下截是‘中一’二字，此人正是汪革。今已过去，不知何往矣。”两处军官度道，失了汪革正贼，料瞒不过，只得从实申报上司。上司见汪革踪迹神出鬼没，愈加疑虑，请枢密院悬下赏格，画影图形，各处张挂。有能擒捕汪革者，给赏一万贯，官升三级；获其嫡亲家属一口者，赏三千贯，官升一级。

却说汪革乘着两只客船，径下太湖。过了数日，闻知官府挨捕紧急，料是藏躲不了，将客船凿沉湖底，将家小寄顿一个打鱼人家，多将金帛相赠，约定一年后来取。却教刘青跟随儿子汪世雄，间道往无为州漕司出首，说父亲原无反情，特为县尉何能陷害，见今逃难行都，乞押去追寻，免致兴兵调饷。此乃保全家门之计，不可迟滞。世雄被父亲所逼，只得去了。漕司看了汪世雄首词，问了备细，差官锁押到临安府，挨获汪革，一面禀知枢密等院衙门去讫。

提辖：军官名。宋代州、郡，多设置提辖，或由守臣兼任，专管统领军队、训练教阅，以督捕盗贼、肃清境内。

水哨：即水哨马，宋代水军中的一种轻船的名称。

筛锣：这里是敲锣的意思。

擗：同荡。

漕司：宋代称转运使为漕司，管催征赋税、出纳钱粮、办理上供以及漕运等事。

却说汪革发脱家小，单单剩得一身，改换衣装，径望临安而走。在城外住了数日，不见儿子世雄消息，想起城北厢官白正，系向年相识，乃夜入北关，叩门求见。白正见是汪革，大惊，便欲走避。汪革扯住说道：“兄长勿疑，某此来束手投罪，非相累也。”白正方才心稳，开言问道：“官府捕足下甚急，何为来此？”汪革将冤情告诉了一遍，如今愿借兄长之力，得诣阙自明，死亦无恨。白正留汪革住了一宿，次早报知枢密府，遂下于大理院狱中。狱官拷问他家属何在，及同党之人姓名，汪革道：“妻小都死于火中，只有一子名世雄，一向在外做客，并不知情。庄丁俱是村民，各各逃命去讫，亦不记姓名。”狱官严刑拷讯，终不肯说。却说白正不愿领赏，记功升官，心下十分可怜汪革，一应狱中事体，替他周旋。临安府闻说反贼汪革投到，把做异事传播。董三、董四知道了，也来暗地与他使钱。大尹院上官下吏都得了贿赂，汪革稍得宽展。遂于狱中上书，大略云：

“臣汪革，于某年某月投匭献策，愿倡率两淮忠义，为国家前驱破虏，恢复中原。臣志在报国如此，岂有贰心？不知何人谤臣为反，又不知所指何事。愿得其人与臣面质，使臣心迹明白，虽死犹生矣。”

天子见其书，乃诏九江府押送程彪、程虎二人，到行都并下大理鞫问。其时无为州漕司文书亦到，汪世雄也来了。那会审一日，好不热闹。汪革父子相会，一段悲伤，自不必说。看见对头，却是二程兄弟，出自意外，到吃一惊，方晓得这场是非的来历。刑官审问时，二程并无他话。只指汪革所寄洪恭之书为据。汪革辨道：“书中所约秋凉践约，原欲置买太湖县湖荡，并非别情。”刑官道：“洪恭已在逃了，有何对证？”汪世雄道：“闻得洪恭见在宣城居住，只拿他来审，便知端的。”刑官一时不能决，权将四人分头监候，行文宁国府去了。不一日，本府将洪恭解到。刘青在外面已自买嘱解子，先将程彪、程虎根由备细与洪恭说了。洪恭料得没事，大着胆进院。遂将写书推荐二程，约汪革来看湖荡，及汪家赉发薄了，二人不悦，并赠绢不受之故，始末根由，说了一遍。汪革回书，被程彪、程虎藏匿不付。两头怀恨，遂造此谋，诬陷平人，更无别故。堂上官录了口词，向狱中取出汪家父子、二程兄弟面证。程彪、程虎见洪恭说得的实了，无言可答。汪革又将何县尉停泊中途，诈称拒捕，以致上司激怒等因，说了一遍。问官再四推鞫无异，又且得了贿赂，有心要周旋其事。当时判出审单，略云：

“审得犯人一名汪革，颇有侠名，原无反状。始因二程之私怨，妄解书词；继因何尉之讹言，遂开兵衅。察其本谋，实非得已。但不合不行告辨，纠合凶徒，擅杀职官郭泽及士兵数人。情虽可原，罪实难宥。思其束手自投，显非抗拒。但行凶非止一人，据革自供当时逃散，不记姓名。而郡县申文，已有刘青名字。合行文本处访拿治罪，不可终成漏网。革子世雄，知情与否，亦难悬断。然观无为州首词与同恶相济者不侔，似宜准自首例，姑从未减。汪革照律该凌迟处死，仍枭首示众，

厢官：南宋临安城内外，分成南、北、左、右诸厢，各置厢官，管理百姓的诉讼。

未减：减刑，从轻发落。

决不待时。汪世雄杖脊发配二千里外。程彪、程虎首事妄言，杖脊发配一千里外。
俱俟凶党刘青等到后发遣。洪恭供明释放。县尉何能捕贼无才，罢官削籍。”

狱具，覆奏天子。圣旨依拟。刘青一闻这个消息，预先漏与狱中，只劝汪革服毒自尽。汪革这一死，正应着宿松城下小儿之歌。他说“二六佳人姓汪”，汪革排行十二也；“偷个船儿过江”，是指劫船之事；“过江能几日？一杯热酒难当”，汪革今日将热酒服毒，果应其言矣。古来说童谣，乃天上荧惑星化成小儿，预言祸福。看起来汪革虽不曾成什么大事，却被官府大惊小怪，起兵调将，骚扰几处州郡，名动京师，忧及天子，便有童谣预兆，亦非偶然也。

闲话休题。再说汪革死后，大理院官验过，仍将死尸梟首悬挂国门。刘青先将尸骸藏过，半夜里偷其头去藁葬于临安北门十里之外。次日私对董三说知其处，然后自投大理院，将一应杀人之事，独自承认，又自诉偷葬主人之情。大理院官用刑严讯，备诸毒苦，要他招出葬尸处，终不肯言。是夜受苦不过，死于狱中。后人诗赞云：

从容就狱申王法，慷慨捐生报主恩。
多少朝中食禄者，几人殉义似刘青？

大理院官见刘青死了，就算个完局。狱中取出汪世雄及程彪、程虎，决断发配。董三、董四在外，已自使了手脚，买嘱了行杖的，汪世雄皮肤也不曾伤损。程彪、程虎着实吃了大亏，又兼解子也受了买嘱，一路上将他两个难为。行至中途，程彪先病故了，只将程虎解去，不知下落。那解汪世雄的得了许多银两，刚行得三四百里，将他纵放。汪世雄躲在江湖上，使枪棒卖药为生，不在话下。

再说董三、董四收拾了本钱，往姑苏寻着了龚四八，领了小孩子；又往太湖打鱼人家，寻了汪家老小。三个人扮作仆者模样，一路跟随，直送至严州遂安县汪师中处。汪孚问知详细，感伤不已，拨宅安顿。龚、董等都移家附近居住。却有汪孚卫护，地方上谁敢道个不字。

过了半载，事渐冷了。汪师中遣龚四八、董四二人，往麻地坡查理旧时产业。那边依旧有人造炭冶铁，问起缘故，却是钱四二为主，倡率乡民做事，就顶了汪革的故业。只有天荒湖渔户不肯从顺。董四大怒，骂道：“这反覆不义之贼，恁般享用得好，心下何安？我拚着性命，与汪信之哥哥报仇。”提了朴刀，便要寻钱四二赌命。龚四八止住道：“不可，不可。他既在此做事，乡民都帮助他的。寡不敌众，枉惹人笑。不如回复师中，再作道理。”二人转至宿松。何期正在郭都监门首经过，有认得董四的，闲着口，对郭都监的家人郭兴说道：“这来的矮胖汉，便是汪革的心腹帮手，叫做董学，排行第四。”郭兴听罢，心下想道：“家主之仇，如何不报？”让一步过去，出其不意，从背心上狠的一拳，将董四抑倒，急叫道：“拿得反贼汪革手下杀人的凶徒在此！”宅里奔出四五条汉子出来，街坊上人一拥都来，唬得龚四八不敢相救，一道烟

发遣：遣行、施行。

漏：这里是透漏的意思。

走了。郭兴招引地方将董四背剪擀起，头发都搏得干干净净，一步一棍，解到宿松县来。此时新县官尚未到任，何县尉又坏官去了，却是典史掌印，不敢自专，转解到安庆李太守处。李太守因前番汪革反情不实，轻事重报，被上司埋怨了一场，不胜懊悔。今日又说起汪革，头也疼将起来，反怪地方多事，骂道：“汪革杀人一事，奉圣旨处分了当。郭择性命已偿过了，如何又生事扰害？那典史与他起解，好不晓事！”嘱教将董四放了。郭兴和地方人等，一场没趣而散。董四被郭家打伤，负痛奔回遂安县去。

却说龚四八先回。将钱四二占了炭冶生业，及董四被郭家拿住之事，细说一遍。汪孚度道必然解郡，却待差人到安庆去替他用钱营干。忽见董四光着头奔回，诉说如此如此，若非李太守好意，性命不保。汪孚道：“据官府口气，此事已撇过一边了。虽然董四哥吃了些亏，也得了个好消息。”又过几日，汪孚自引了家童二十余人，来到麻地坡，寻钱四二与他说话。钱四二闻知汪孚自来，如何敢出头？带着妻子，连夜逃走去了，到撇下房屋家计。汪孚道：“这不义之物，不可用之。”赏与本地炭户等，尽他搬运，房屋也都拆去了。汪孚买起木料，烧砖造瓦，另盖起楼房一所。将汪革先前炭冶之业，一一查清，仍旧汪氏管业。又到天荒湖拘集渔户，每人赏赐布钞，以收其心。这七十里天荒湖，仍为汪氏之产。又央人向郡中上下使钱，做汪孚出名，批了执照。汪孚在麻地坡住了十一个多月，百事做得停停当当，留下两个家人掌管，自己回遂安去。

不一日，哲宗皇帝晏驾，新天子即位，颁下诏书，大赦天下。汪世雄才敢回家，到遂安拜见了伯伯汪师中，抱头而哭。闻得一家骨肉无恙，母子重逢，小孩儿已长成了，是汪孚取名，叫做汪千一。汪世雄心中一悲一喜。过了数日，汪世雄禀过伯伯，同董三到临安走遭，要将父亲骸骨奔归埋葬。汪孚道：“此是大孝之事，我如何阻当？但须早去早回。此间武疆山广有隙地，风水尽好，我先与你置理葬事。”汪世雄和董三去了。一路无事，不一日，负骨而回。重备棺木殓殓，择日安葬。事毕，汪孚向侄儿说道：“麻地坡产业虽好，你父亲在彼，挫了威风。又地方多有仇家，龚四八和董三、董四多有人认得，你去住不得了。我当初为一句闲活上，触了你父亲，譬口气走向麻地坡去了，以致弄出许多事来。今日将我的产业尽数让你，一来是见成事业，二来你父亲坟茔在此，也好看管，也教你父亲在九泉之下，消了这口怨气。那麻地坡产业，我自移家往彼居住，不怕谁人奈何得我。”汪世雄拜谢了伯伯。当日汪孚将遂安房产帐目，尽数交付汪世雄明白，童仆也分下一半。自己领了家小，向麻地坡一路而去。从此遂安与宿松，分做二宗，往来不绝。汪世雄凭藉伯伯的财势，地方无不信服。只为妻张氏赴火身死，终身不娶，专以训儿为事。后来汪千一中了武举，直做到亲军指挥使之职，子孙繁盛无比。这段话本叫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后人诗赞云：

营干：设法、斡旋、打关节。

晏驾：皇帝死，叫晏驾。

亲军指挥使：宋代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所统禁军，每军设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一军统领若干指挥，每指挥设指挥使、副指挥使。

烈烈轰轰大丈夫，出门空手立家模。
情真义士多帮手，赏薄宵人 起异图。
仗剑报仇因迫吏，挺身就狱为全孥。
汪孚让宅真高谊，千古传名事岂诬？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闲向书斋阅古今，偶逢奇事感人心；忠臣翻受奸臣制，肮脏英雄泪满襟。休解绶，慢投簪，从来日月岂常阴？到头祸福终须应，天道还分贞与淫。

话说国朝嘉靖年间，圣人在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只为用错了一个奸臣，浊乱了朝政，险些儿不得太平。那奸臣是谁？

姓严名嵩，号介溪，江西分宜人氏。以柔媚得幸，交通宦官，先意迎合，精勤斋醮，供奉青词，由此骤致贵显。为人外装曲谨，内实猜刻。逸害了大学士夏言，自己代为首相，权尊势重，朝野侧目。

儿子严世蕃，由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他为人更狠，但有些小人之才，博闻强记，能思善算。介溪公最听他的说话，凡疑难大事，必须与他商量，朝中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他父子济恶，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官员求富贵者，以重赂献之，拜他门下做干儿子，即得超迁显位。由是不肖之人，奔走如市，科道衙门，皆其心腹牙爪。但有与他作对的，立见奇祸，轻则杖谪，重则杀戮，好不利害！除非不要性命的，才敢开口说句公道话儿；若不是真正关龙逢、比干，十二分忠君爱国的，宁可误了朝廷，岂敢得罪宰相？其时有无名子感慨时事，将《神童诗》改成四句云：

“少小休勤学，钱财可立身。

君看严宰相，必用有钱人。”

又改四句，道是：

“天子重权豪，开言惹祸苗。

万般皆下品，只有奉承高。”

只为严嵩父子恃宠贪虐，罪恶如山，引出一个忠臣来，做出一段奇怪怪的事迹，留下一段轰轰烈烈的话柄。一时身死，万古名扬。正是：

家多孝子亲安乐，国有忠臣世泰平。

那人姓沈名炼，别号青霞，浙江绍兴人氏。其人有文经武纬之才，济世安民之志。从幼慕诸葛孔明之为人，孔明文集上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沈炼平日爱诵之，手自抄录数百遍，室中到处粘壁。每逢酒后，便高声背诵，念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往往长叹数声，大哭而罢。以此为常，人都叫他是狂生。嘉靖戊戌年中了进士，除授知县之职。他共做了三处知县，那三处？溧阳、荏平、清丰。这三任官做得好，真个是：

官生：高级官员子弟应乡试者，称为官生，其取录另有定额。

科道：明代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统称为科道。

关龙逢：夏时人。夏桀暴虐，关龙逢力谏，被桀杀死。

吏肃惟遵法，官清不爱钱。

豪强皆敛手，百姓尽安眠。

因他生性伉直，不肯阿奉上官，左迁锦衣卫经历。一到京师，看见严家脏秽狼藉，心中甚怒。忽一日值公宴，见严世蕃倨傲之状，已自九分不象意。饮至中间，只见严世蕃狂呼乱叫，旁若无人，索巨觥飞酒，饮不尽者罚之。这巨觥约容酒斗余，两坐客惧世蕃威势，没人敢不吃。只有一个马给事，天性绝饮；世蕃固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马给事再三告免，世蕃不依。马给事略沾唇，面便发赤，眉头打结，愁苦不胜。世蕃自去下席，亲手揪了他的耳朵，将巨觥灌之。那给事出于无奈，闷着气，一连几口吸尽。不吃也罢，才吃下时，觉得天在下，地在上，墙壁都团团转动，头重脚轻，站立不住。世蕃拍手呵呵大笑。沈炼一肚子不平之气，忽然揎袖而起，抢那只巨觥在手，斟得满满的，走到世蕃面前说道：“马司谏承老先生赐酒，已沾醉不能为礼，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世蕃愕然，方欲举手推辞，只见沈炼声色俱厉道：“此杯别人吃得，你也吃得。别人怕着你，我沈炼不怕你！”也揪了世蕃的耳朵灌去。世蕃一饮而尽。沈炼掷杯于案，一般拍手呵呵大笑。唬得众官员面如土色，一个个低着头，不敢则声。世蕃假醉，先辞去了。沈炼也不送，坐在椅上，叹道：“咳，‘汉、贼不两立’！‘汉、贼不两立’！”一连念了七八句，这句书也是《出师表》上的说话，他把严家比着曹操父子。众人只怕世蕃听见，到替他捏两把汗。沈炼全不为意，又取酒连饮几杯，尽醉方散。

睡到五更醒来，想道：“严世蕃这厮，被我使气，逼他饮酒，他必然记恨来暗算我。一不做，二不休，有心只是一怪，不如先下手为强。我想严嵩父子之恶，神人怨怒。只因朝廷宠信甚固，我官卑职小，言而无益，欲待觑个机会，方才下手。如今等不及了，只当做张子房在博浪沙中椎击秦始皇，虽然击他不中，也好与众人做个榜样。”就枕头上思想疏稿，想到天明有了，起来焚香盥手，写就表章。表上备说严嵩父子招权纳贿，穷凶极恶，欺君误国十大罪，乞诛之以谢天下。圣旨下道：“沈炼谤讪大臣，沽名钓誉，着锦衣卫重打一百，发去口外为民。”严世蕃差人分付锦衣卫官校，定要将沈炼打死。喜得堂上官，是个有主意的人，那人姓陆名炳，平时极敬重沈公的节气；况且又是属官，相处得好的。因此反加周全，好生打个出头棍儿，不甚利害。户部注籍，保安州为民。沈炼带着棒疮，即日收拾行李，带领妻子，顾着一辆车儿，出了国门，望保安进发。

锦衣卫经历：锦衣卫，为明代的禁卫军，管侍卫、缉捕、刑狱等事。锦衣卫设有经历司，掌公文出纳。

给事：明代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置给事中，掌侍从规谏、拾遗补阙及稽察六部百司。

使气：逞意气、任性、使性子。

口外：关外。

堂上官：各衙门长官，称为堂上官。

出头棍儿：行杖时，不以棒头而以棒的中间部分打着人身，叫做出头棍子。棒头打人则重，棒中部打人则较轻。打出头棍，是行杖者徇情的一种手法。

国门：国都的城门。

原来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个儿子。长子沈襄，本府廩膳秀才，一向留家。次子沈袞、沈褒，随任读书。幼子沈帙，年方周岁。嫡亲五口儿上路，满朝文武，惧怕严家，没有一个敢来送行。有诗为证：

一纸封章忤庙廊，萧然行李入遐荒。
相知不敢攀鞍送，恐触权奸惹祸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说，且喜到了保安州了。那保安州属宣府，是个边远地方，不比内地繁华。异乡风景，举目凄凉，况兼连日阴雨，天昏地黑，倍加惨戚。欲赁间民房居住，又无相识指引，不知何处安身是好？正在徬徨之际，只见一人打个小伞前来，看见路旁行李，又见沈炼一表非俗，立住了脚，相了一回，问道：“官人尊姓？何处来的？”沈炼道：“姓沈，从京师来。”那人道：“小人闻得京中有个沈经历，上本要杀严嵩父子，莫非官人就是他么？”沈炼道：“正是。”那人道：“仰慕多时，幸得相会。此非说话之处，寒家离此不远，便请携宝眷同行到寒家权下，再作区处。”沈炼见他十分殷勤，只得从命。行不多路便到了，看那人家，虽不是个大大宅院，却也精致。那人揖沈炼至于中堂，纳头便拜。沈炼慌忙答礼，问道：“足下是谁？何故如此相爱？”那人道：“小人姓贾名石，是宣府卫一个舍人。哥哥是本卫千户，先年身故无子，小人应袭；为严贼当权，袭职者都要重赂，小人不愿为官。托赖祖荫，有数亩薄田，务农度日。数日前闻阁下弹劾严氏，此乃天下忠臣义士也。又闻编管在此，小人渴欲一见，不意天遣相遇，三生有幸！”说罢又拜下去。沈公再三扶起，便教沈袞、沈褒与贾石相见。贾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内宅安置。交卸了行李，打发车夫等去了。分付庄客，宰猪买酒，管待沈公一家。贾石道：“这等雨天，料阁下也无处去，只好在寒家安歇了。请安心多饮几杯，以宽劳顿。”沈炼谢道：“萍水相逢，便承款宿，何以当此？”贾石道：“农庄粗粝，休嫌简慢。”当日宾主酬酢，无非说些感慨时事的说话。两边说得情投意合，只恨相见之晚。

过了一宿，次早沈炼起身，向贾石说道：“我要寻所房子，安顿老小，有烦舍人指引。”贾石道：“要什么样的房子？”沈炼道：“只象宅上这一所，十分足意了，租价但凭尊教。”贾石道：“不妨事。”出去暂了一回，转来道：“赁房尽有，只是齷齪低洼，急切难得中意的。阁下不若就在草舍权住几时，小人领着家小，自到外家去住。等阁下还朝，小人回来，可不稳便。”沈炼道：“虽承厚爱，岂敢占舍人之宅？此事决不可。”贾石道：“小人虽是村农，颇识好歹。慕阁下忠义之士，想要执鞭坠镫，尚且不能；今日天幸降临，权让这几间草房与阁下作寓，也表得我小人一点敬贤之心，不须推逊。”话毕，慌忙分付庄客，推个车儿，牵个马儿，带个驴儿，一伙子将细软家私搬去，其余家常动使家火，都留与沈公日用。沈炼见他慨爽，甚不过意，愿与他结义为兄弟。贾石道：“小人是一介村农，怎敢僭扳贵宦？”沈炼道：“大丈夫意气

廩膳秀才：府、州、县学生员，官给膳食者，叫做廩膳生员，俗称廩膳秀才。

舍人：明代卫所武官应袭子弟，称为舍人。

相许，那有贵贱？”贾石小沈炼五岁，就拜沈炼为兄，沈炼教两个儿子拜贾石为义叔，贾石也唤妻子出来都相见了，做了一家儿亲戚。贾石陪过沈炼吃饭已毕，便引着妻子到外舅李家去讷。自此沈炼只在贾石宅子内居住，时人有诗叹贾舍人借宅之事，诗曰：

倾盖相逢意气真，移家借宅表情亲。
世间多少亲和友，竟产争财愧死人。

却说保安州父老，闻知沈经历为上本参严阁老贬斥到此，人人敬仰，都来拜望，争识其面。也有运柴运米相助的，也有携酒肴来请沈公吃的，又有遣子弟拜于门下听教的。沈炼每日间与地方人等，讲论忠孝大节，及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说到关心处，有时毛发倒竖，拍案大叫；有时悲歌长叹，涕泪交流。地方若老若小，无不耸听欢喜。或时唾骂严贼，地方人等齐声附和，其中若有不开口的，众人就骂他是不忠不义。一时高兴，以后率以为常。又闻得沈经历文武全材，都来合他去射箭。沈炼教把稻草扎成三个偶人，用布包裹，一写“唐奸相李林甫”，一写“宋奸相 秦桧”，一写“明奸相严嵩”，把那三个偶人做个射鹄。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声骂道：“李贼看箭！”秦贼、严贼，都是如此。北方人性直，被沈经历活得热闹了，全不虑及严家知道。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世间只有权势之家，报新闻的极多。早有人将此事报知严嵩父子，严嵩父子深以为恨，商议要寻个事头杀却沈炼，方免其患。适值宣大总督员缺，严阁老分付吏部，教把这缺与他们门下干儿子杨顺做去。吏部依言，就将杨侍郎杨顺差往宣大总督。杨顺往严府拜辞，严世蕃置酒送行，席间屏人而语，托他要查沈炼过失。杨顺领命，唯唯而去。正是：

合成毒药惟需酒，铸就钢刀待举手。
可怜忠义沈经历，还向偶人夸大口。

却说杨顺到任不多时，适遇大同鞑虏俺答，引众入寇应州地方，连破了四十余堡，掳去男妇无算。杨顺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鞑虏去后，方才遣兵调将，为追袭之计。一般筛锣击鼓，扬旗放炮，都是鬼弄，那曾看见半个鞑子的影儿？杨顺情知失机惧罪，密谕将士，搜获避兵的平民，将他 头 斩首，充做鞑虏首级，解往兵部报功，那一时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沈炼闻知其事，心中大怒，写书一封，教中军官送与杨顺。中军官晓得沈经历是个揽祸的太岁，书中不知写甚么说话，那里肯与他送。沈炼就穿了青衣小帽，在军门伺候杨顺出来，亲自投递。杨顺接来看时，书中大略说道：一人功名事极小，百姓性命事极大。杀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遇我兵反加杀戮，是将帅之恶，更甚于鞑虏矣。书后又附诗一首，诗云：

射鹄：箭靶。

头：，音 chán，刺的意思。

“杀生报主意何如？解道‘功成万骨枯’。
试听沙场风雨夜，冤魂相唤觅头颅。”

杨顺见书大怒，扯得粉碎。

却说沈炼又做了一篇祭文，率领门下子弟，备了祭礼，望空祭奠那些冤死之鬼。又作《塞下吟》云：

“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军已著劳。
不斩单于诛百姓，可怜冤血染霜刀。”

又诗云：

“本为求生来避虏，谁知避虏反戕生？
早知虏首将民假，悔不当时随虏行。”

杨总督标下有个心腹指挥，姓罗名铠，抄得此诗并祭文，密献于杨顺。杨顺看了，愈加怨恨，遂将第一首诗改窜数字，诗曰：

“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军枉著劳。
何似借他除佞贼，不须奏请上方刀。”

写就密书，连改诗封固，就差罗铠送与严世蕃。书中说：沈炼怨恨相国父子，阴结死士剑客，要乘机报仇。前番鞑虏入寇，他吟诗四句，诗中有借虏除佞之语，意在不轨。世蕃见书大惊，即请心腹御史路楷商议。路楷曰：“不才若往按彼处，当为相国了当这件大事。”世蕃大喜，即分付都察院便差路楷巡按宣大。临行世蕃治酒款别，说道：“烦寄语杨公，同心协力，若能除却这心腹之患，当以侯伯世爵相酬，决不失信于二公也。”路楷领诺。不一日，奉了钦差敕令，来到宣府，到任与杨总督相见了。路楷遂将世蕃所托之语，一一对杨顺说知。杨顺道：“学生为此事朝思暮想，废寝忘餐，恨无良策，以置此人于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来休负了严公父子的付托，二来自家富贵的机会，不可挫过。”杨顺道：“说得是，倘有可下手处，彼此相报。”当日相别去了。

杨顺思想路楷之言，一夜不睡。次早坐堂，只见中军官报道：“今有蔚州卫拿获妖贼二名，解到辕门外，伏听钧旨。”杨顺道：“唤进来。”解官磕了头，递上文书，杨顺拆开看了，呵呵大笑。这二名妖贼，叫做阎浩、杨胤夔，系妖人萧芹之党。原来萧芹是白莲教的头儿，向来出入虏地，惯以烧香惑众，哄骗虏酋俺答，说自家有奇术，能咒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颓。虏酋愚甚，被他哄动，尊为国师。其党数百人，自为一营。俺答几次入寇，都是萧芹等为之向导，中国屡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总督时，遣通事重赂虏中头目脱脱，对他说道：“天朝情愿与你通好，将俺家布粟换你家马，名为‘马市’，两下息兵罢战，各享安乐，此是

美事。只怕萧芹等在内作梗，和好不终。那萧芹原是中国一个无赖小人，全无术法，只是狡伪，哄诱你家，抢掠地方，他于中取事。郎主 若不信，可要萧芹试其术法。委的喝得城颓，咒得人死，那时合当重用；若咒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颓，显是欺诳，何不缚送天朝？天朝感郎主之德，必有重赏。‘马市’一成，岁岁享无穷之利，煞强如抢掠的勾当。”脱脱点头道是，对郎主俺答说了，俺答大喜，约会萧芹，要将千骑随之，从右卫 而入，试其喝城之技。萧芹自知必败，改换服色，连夜脱身逃走，被居庸关守将盘诘，并其党乔源、张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处，招称妖党甚众，山陕畿南，处处俱有。一向分头缉捕，今日阎浩、杨胤夔亦是数内有名妖犯。杨总督看见获解到来，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二者要借这个题目，牵害沈炼，如何不喜？当晚就请路御史，来后堂商议道：“别个题目摆布沈炼不了，只有白莲教通虏一事，圣上所最怒。如今将妖贼阎浩、杨胤夔招中，窜入沈炼名字，只说浩等平日师事沈炼，沈炼因失职怨望，教浩等煽妖作幻，勾虏谋逆。天幸今日被擒，乞赐天诛，以绝后患。先用密禀稟知严家，教他叮嘱刑部作速覆本。料这番沈炼之命，必无逃矣。”路楷拍手道：“妙哉，妙哉！”

两个当时就商量了本稿，约齐了同时发本。严嵩先见了本稿及禀帖，便教严世蕃传语刑部。那刑部尚书许论，是个罢软没用的老儿，听见严府分付，不敢怠慢，连忙覆本，一依杨、路二人之议。圣旨倒下，妖犯着本处巡按御史即时斩决。杨顺荫一子锦衣卫千户，路楷纪功，升迁三级，俟京堂 缺推用。

话分两头。却说杨顺自发本之后，便差人密地里拿沈炼下于狱中。慌得徐夫人和沈袞、沈褒没做理会，急寻义叔贾石商议。贾石道：“此必杨、路二贼为严家报仇之意，既然下狱，必然诬陷以重罪。两位公子及今逃窜远方，待等严家势败，方可出头。若住在此处，杨、路二贼，决不干休。”沈袞道：“未曾看得父亲下落，如何好去？”贾石道：“尊大人犯了对头，决无保全之理。公子以宗祀为重，岂可拘于小孝，自取灭绝之祸？可劝令堂老夫人，早为远害全身之计。尊大人处贾某自当央人看觑，不烦悬念。”二沈便将贾石之言，对徐夫人说知。徐夫人道：“你父亲无罪陷狱，何忍弃之而去？贾叔叔虽然相厚，终是个外人。我料杨、路二贼奉承严氏，亦不过与你爹爹作对，终不然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亲倘然身死，骸骨无收，万世骂你做不孝之子，何颜在世为人乎？”说罢，大哭不止。沈袞、沈褒齐声恸哭。贾石闻知徐夫人不允，叹惜而去。

过了数日，贾石打听的实，果然扭入白莲教之党，问成死罪。沈炼在狱中大骂不止。杨顺自知理亏，只恐临时处决，怕他在众人面前毒骂，不好看相，预先问狱官责取病状，将沈炼结果了性命。贾石将此话报与徐夫人知道，母子痛哭，自不必说。又亏贾石多有识熟人情，买出尸首，

郎主：本是主人的意思，外国国君及少数民族酋长，常称郎主。

右卫：指大同右卫，治所设于定边卫城，在今山西右玉县西。

京堂：明代称在京堂上官为京堂或京堂官。

推用：明代制度，官员必俟考满，方能升授；若员缺当补，不等考满即升，则叫作推升。这里的推用，就是指推升。

嘱付狱卒：若官府要臬示时，把个假的答应。却瞒着沈袞兄弟，私下备棺盛殓，埋于隙地。事毕，方才向沈袞说道：“尊大人遗体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后，方好指点与你，今犹未可泄漏。”沈袞兄弟感谢不已。贾石又苦口劝他弟兄二人逃走，沈袞道：“极知久占叔叔高居，心上不安。奈家母之意，欲待是非稍定，搬回灵柩，以此迟延不决。”贾石怒道：“我贾某生平，为人谋而尽忠，今日之言，全是为你家门户，岂因久占住房，说发你们起身之理？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强。但我有一小事，即欲远出，有一年半载不回，你母子自小心安住便了。”觑着壁上贴得有前后《出师表》各一张，乃是沈炼亲笔楷书，贾石道：“这两幅字可揭来送我，一路上做个纪念。他日相逢，以此为信。”沈袞就揭下二纸，双手折叠，递与贾石。贾石藏于袖中，流泪而别。原来贾石算定杨、路二贼，设心不善，虽然杀了沈炼，未肯干休。自己与沈炼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预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权时居住，不在话下。

却说路楷见刑部覆本，有了圣旨，便于狱中取出阎浩、杨胤夔斩讫，并要割沈炼之首，一同臬示。谁知沈炼真尸已被贾石买去了，官府也那里辨验得出，不在话下。

再说杨顺看见止于荫子，心中不满，便向路楷说道：“当初严东楼许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言，不知何故？”路楷沉思半晌，答道：“沈炼是严家紧对头，今止诛其身，不曾波及其子。斩草不除根，萌芽复发。相国不足我们之意，想在于此。”杨顺道：“若如此，何难之有？如今再上个本，说沈炼虽诛，其子亦宜知情，还该坐罪，抄没家私，庶国法可伸，人心知惧。再访他同射草人的几个狂徒，并借屋与他住的，一齐拿来治罪，出了严家父子之气，那时却将前言取赏，看他有何推托？”路楷道：“此计大妙！事不宜迟，乘他家属在此，一网而尽，岂不快哉！只怕他儿子知风逃避，却又费力。”杨顺道：“高见甚明。”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再写稟帖到严府知会，自述孝顺之意；一面预先行牌保安州知州，着用心看守犯属，勿容逃逸。只等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诗曰：

破巢完卵从来少，削草除根势或然。
可惜忠良遭屈死，又将家属媚当权。

再过数日，圣旨下了，州里奉着宪牌，差人来拿沈炼家属，并查平素往来诸人姓名，一一挨拿。只有贾石名字，先经出外，只得将在逃开报。此见贾石见几之明也。时人有诗赞云：

义气能如贾石稀，全身远避更知几。
任他罗网空中布，争奈仙禽天外飞！

却说杨顺见拿到沈袞、沈褒，亲自鞫问，要他招承通虏实迹。二沈高声叫屈，那里肯招？被杨总督严刑拷打，打得体无完肤，沈袞、沈褒

严东楼：严世蕃，号东楼。

熬炼不过，双双死于杖下。可怜少年公子，都入枉死城中。其同时拿到犯人，都坐个同谋之罪，累死者何止数十人。幼子沈襄尚在襁褓，免罪，随着母徐氏，另徙在云州极边，不许在保安居住。

路楷又与杨顺商议道：“沈炼长子沈襄，是绍兴有名秀才，他时得地，必然衔恨于我辈。不若一并除之，永绝后患，亦要相国知我用心。”杨顺依言，便行文书到浙江，把做钦犯，严提沈襄来问罪。又分付心腹经历金绍，择取有才干的差人，赍文前去，嘱他中途伺便，便行谋害，就所在地方，讨个病状回缴。事成之日，差人重赏，金绍许他荐本超迁。金绍领了台旨，汲汲而回，着意的选两名积年干事的公差，无过是张千、李万。金绍唤他到私衙，赏了他酒饭，取出私财二十两相赠。张千、李万道：“小人安敢无功受赐？”金绍道：“这银两不是我送你的，是总督杨爷赏你的，教你赍文到绍兴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松他。须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回来还有重赏。若是怠慢，总督老爷衙门不是取笑的，你两个自去回话！”张千、李万道：“莫说总督老爷钧旨，就是老爷分付，小人怎敢有违？”收了银两，谢了金经历。在本府领下文，疾忙上路，往南进发。

却说沈襄，号小霞，是绍兴府学廩膳秀才。他在家久闻得父亲以言事获罪，发去口外为民，甚是挂怀，欲亲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无人主管，行止两难。忽一日，本府差人到来，不由分说，将沈襄锁缚，解到府堂。知府教把文书与沈襄看了备细，就将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嘱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时方知父亲及二弟，俱已死于非命，母亲又远徙极边，放声大哭。哭出府门，只见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搅做一团的啼哭。原来文书上有“奉旨抄没”的话，本府已差县尉封锁了家私，将人口尽皆逐出。沈小霞听说，真是苦上加苦，哭得咽喉无气。霎时间亲戚都来与小霞话别，明知此去多凶少吉，少不得说几句劝解的言语。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银子，送与二位公差，求他路上看顾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子一对，方才收了。沈小霞带着哭，分付孟氏道：“我此去死多生少，你休为我忧念，只当我已死一般，在爷娘家过活。你是书礼之家，谅无再醮之事，我也放心得下。”指着小妻闻淑女说道：“只这女子年纪幼小，又无处着落，合该教他改嫁。奈我三十无子，他却有两个半月的身孕，他日倘生得一男，也不绝了沈氏香烟。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一发带他到丈人家去住几时，等待十月满足，生下或男或女，那时凭你发遣他去便了。”话声未绝，只见闻氏淑英说道：“官人说那里话，你去数千里之外，没个亲人朝夕看觑，怎生放下？大娘自到孟家去，奴家情愿蓬首垢面，一路伏侍官人前行。一来官人免致寂寞，二来也替大娘分得些忧念。”沈小霞道：“得个亲人做伴，我非不欲；但此去多分不幸，累你同死他乡何益？”闻氏道：“老爷在朝为官，官人一向在家，谁人不知？便诬陷老爷有些不是的勾当，家乡隔绝，岂是同谋？妾帮着官人到官申辨，决然罪不至死。就使官人下狱，还留贱妾在外，尚好照管。”孟氏也放丈夫不下，听得闻氏说得有理，极力撺掇丈夫带淑女同去。沈小霞平日素爱淑女，有才有智，又见孟氏苦劝，只得依允。

当夜众人齐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次早，张千、李万催趲上路，闻氏换了一身布农，将青布裹头，别了孟氏，背着行李，跟着沈小霞便

走。那时分别之苦，自不必说。一路行来，闻氏与沈小霞寸步不离，茶汤饭食，都亲自搬取。张千、李万初时还好言好语，过了扬子江，到徐州起早，料得家乡已远，就做出嘴脸来，呼么喝六，渐渐难为他夫妻两个来了。闻氏看在眼里，私对丈夫说道：“看那两个泼差人，不怀好意，奴家女流之辈，不识路径，若前途有荒僻旷野的所在，须是用心提防。”沈小霞虽然点头，心中还只是半疑不信。

又行了几日，看见两个差人，不住的交头接耳，私下商量说话。又见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其白如霜，忽然心动，害怕起来，对闻氏说道：“你说这泼差人，其心不善，我也觉得有七八分了。明日是济宁府界上，过了府去，便是太行山、梁山泺。一路荒野，都是响马出入之所。倘到彼处，他们行凶起来，你也救不得我，我也救不得你，如何是好？”闻氏道：“既然如此，官人有何脱身之计，请自方便。留奴家在此，不怕那两个泼差人生吞了我。”沈小霞道：“济宁府东门内，有个冯主事，丁忧在家。此人最有侠气，是我父亲极相厚的同年，我明日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纳。只怕你妇人家，没志量打发这两个泼差人，累你受苦，于心何安？你若有力量支持他，我去也放胆。不然与你同生同死，也是天命当然，死而无怨。”闻氏道：“官人有路尽走，奴家自会摆布，不劳挂念。”这里夫妻暗地商量，那张千、李万辛苦了一日，吃了一肚酒，鼾鼾的熟睡，全然不觉。

次日早起上路，沈小霞问张千道：“前去济宁还有多少路？”张千道：“只四十里，半日就到了。”沈小霞道：“济宁东门内冯主事，是我年伯，他先前在京师时，借过我父亲二百两银子，有文契在此。他管过北新关，正有银子在家。我若去取讨前欠，他见我是落难之人，必然慨付。取得这项银两，一路上盘缠，也得宽裕，免致吃苦。”张千意思有些作难，李万随口应承了，向张千耳边说道：“我看这沈公子，是忠厚之人，况爱妾行李都在此处，料无他故。放他去走一遭，取得银两，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有何不可？”张千道：“虽然如此，到饭店安歇行李，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你紧跟着同去，万无一失。”

话休絮烦，看看已牌时分，早到济宁城外，拣个洁净店儿，安放了行李。沈小霞便道：“你二位同我到东门走遭，转来吃饭未迟。”李万道：“我同你去，或者他家留酒饭也不见得。”闻氏故意对丈夫道：“常言道：‘人面逐高低，世情看冷暖。’冯主事虽然欠下老爷银两，见老爷死了，你又在难中，谁肯唾手交还？枉自讨个厌贱，不如吃了饭赶路为上。”沈小霞道：“这里进城到东门不多路，好歹去走一遭，不折了什么便宜。”李万贪了这二百两银子，一力撺掇该去。沈小霞分付闻氏道：“耐心坐坐，若转得快时，便是没想头了。他若好意留款，必然有些赍发，明日顾个轿儿抬你去。这几日在牲口上坐，看你好生不惯。”闻氏觑个空，向丈夫丢个眼色，又道：“官人早回，休教奴久待则个。”李万笑道：“去多少时，有许多说话，好不老气！”闻氏见丈夫去了，

泼：无赖可恶的意思。有时也作卑贱解释。

梁山泺：泺，同泊。即梁山泊。

北新关：在杭州北武林门外十里，其地商旅辐辏，明代设有关卡征税。管过北新关，就是指管过北新关的税务。

故意招李万转来嘱咐道：“若冯家留饭坐得久时，千万劳你催促一声。”李万答应道：“不消分付。”比及李万下阶时，沈小霞已走了一段路了。李万托着大意，又且济宁是他惯走的熟路，东门冯主事家，他也认得，全不疑惑。走了几步，又里急起来，觑个毛坑上自在方便了，慢慢的望东门而去。

却说沈小霞回头看时，不见了李万，做一口气急急的跑到冯主事家。也是小霞合当有救，正值冯主事独自在厅，两人京中，旧时识熟，此时相见，吃了一惊。沈襄也不作揖，扯住冯主事衣袂道：“借一步说话。”冯主事已会意了，便引到书房里面。沈小霞放声大哭，冯主事道：“年侄有话快说，休得悲伤，悞其大事。”沈小霞哭诉道：“父亲被严贼屈陷，已不必说了；两个舍弟随任的，都被杨顺、路楷杀害，只有小侄在家，又行文本府提去问罪，一家宗祀，眼见灭绝。又两个差人，心怀不善，只怕他受了杨、路二贼之嘱，到前途大行、梁山等处暗算了性命。寻思一计，脱身来投老年伯。老年伯若有计相庇，我亡父在天之灵，必然感激。若老年伯不能遮护小侄，便就此触阶而死，死在老年伯面前，强似死于奸贼之手。”冯主事道：“贤侄不妨。我家卧室之后，有一层复壁，尽可藏身，他人搜检不到之处。今送你在内权住数日，我自有道理。”沈襄拜谢道：“老年伯便是重生父母。”冯主事亲执沈襄之手，引入卧房之后，揭开地板一块，有个地道。从此钻下，约走五六十步，便有亮光，有小小廊屋三间，四面皆楼墙围裹，果是人迹不到之处。每日茶饭，都是冯主事亲自送入。他家法极严，谁人敢泄漏半个字？正是：

深山堪隐豹，柳密可藏鸦。
不须愁汉吏，自有鲁朱家。

且说这一日，李万上了毛坑，望东门冯家而来。到于门首，问老门公道：“主事老爷在家么？”老门公道：“在家里。”又问道：“有个穿白的官人来见你老爷，曾相见否？”老门公道：“正在书房里吃饭哩。”李万听说，一发放心。看看等到未牌，果然厅上走一个穿白的官人出来。李万急上前看时，不是沈襄。那官人径自出门去了。李万等得不耐烦，肚里又饥，不免问老门公道：“你说老爷留饭的官人，如何只管坐了去，不见出来？”老门公道：“方才出去的不是？”李万道：“老爷书房中还有客没有？”老门公道：“这到不知。”李万道：“方才那穿白的是甚人？”老门公道：“是老爷的小舅，常常来的。”李万道：“老爷如今在那里？”老门公道：“老爷每常饭后，定要睡一觉，此时正好睡哩。”李万听得话不投机，心下早有二分慌了，便道：“不瞒大伯说，在下是宣大总督老爷差来的。今有绍兴沈公子名唤沈襄，号沈小霞，系钦提人犯。小人提押到于贵府，他说与你老爷有同年叔侄之谊，要来拜望。在下同他到宅，他进宅去了，在下等候多时，不见出来，想必还在书房中。大伯，你还不知道，烦你去催促一声，教他快快出来，要赶路走。”老门公故意道：“你说的是甚么说话？我一些不懂。”李万耐了气，又细细的说一遍。老门公当面的一啐，骂道：“见鬼！何常有什么沈公子到

来？老爷在丧中，一概不接外客。这门上是我的干纪，出入都是我通禀，你却说这等鬼话！你莫非是白日撞么？强装么公差名色，掏摸东西的。快快请退，休缠你爷的帐！”李万听说，愈加着急，便发作起来道：“这沈襄是朝廷要紧的人犯，不是当耍的，请你老爷出来，我自有话说。”老门公道：“老爷正瞌睡，没甚事，谁敢去禀？你这獠子，好不达时务！”说罢洋洋的自去了。李万道：“这个门上老儿好不知事，央他传一句话甚作难。想沈襄定然在内，我奉军门钧帖，不是私事，便闯进去怕怎的？”李万一时粗莽，直撞入厅来，将照壁拍了又拍，大叫道：“沈公子好走动了。”不见答应，一连叫唤了数声，只见里头走出一个年少的家童，出来问道：“管门的在那里？放谁在厅上喧嚷？”李万正要叫住他说话，那家童在照壁后张了张儿，向西边走去了。李万道：“莫非书房在那西边？我且自去看看，怕怎的？”从厅后转西走去，原来是一带长廊。李万看见无人，只顾望前而行。只见屋宇深邃，门户错杂，颇有妇人走动。李万不敢纵步，依旧退回厅上，听得外面乱嚷。李万到门首看时，却是张千来寻李万不见，正和门公在那里斗口。张千一见了李万，不由分说，便骂道：“好伙计，只贪图酒食，不干正事！已牌时分进城，如今申牌将尽，还在此闲荡！不催趲犯人出城去，待怎么？”李万道：“呸！那有什么酒食？连人也不见个影儿！”张千道：“是你同他进城的！”李万道：“我只登了个东，被蛮子上前了几步，跟他不上。一直赶到这里，门上说有个穿白的官人在书房中留饭，我说定是他了。等到如今不见出来，门上人又不肯通报，清水也讨不得一杯吃。老哥，烦你在此等候等候，替我到下处医了肚皮再来。”张千道：“有你这样不干事的人！是甚么样犯人，却放他独自行走？就是书房中，少不得也随他进去。如今知他在里头不在里头？还亏你放慢线儿讲话。这是你的干纪，不关我事！”说罢便走。李万赶上扯住道：“人是在里头，料没处去。大家在此帮说句话儿，催他出来，也是个道理。你是吃饱的人，如何去得这等要紧？”张千道：“他的小老婆在下处，方才虽然嘱付店主人看守，只是放心不下。这是沈襄穿鼻的索儿，有他在，不怕沈襄不来。”李万道：“老哥说得是。”当下张千先去了。

李万忍着肚饥守到晚，并无消息。看看日没黄昏，李万腹中饿极了，看见间壁有个点心店儿，不免脱下布衫，抵当几文钱的火烧来吃。去不多时，只听得打门声响，急跑来看，冯家大门已闭上了。李万道：“我做了一世的公人，不曾受这般呕气！主事是多大的官儿，门上直恁作威作势？也有那沈公子好笑，老婆行李都在下处，既然这里留宿，信也该寄一个出来。事已如此，只得在房檐下胡乱过一夜，天明等个知事的管家出来，与他说话。”此时十月天气，虽不甚冷，半夜里起一阵风，撇撇的下几点微雨，衣服都沾湿了，好生凄楚。

捱到天明雨止，只见张千又来了。却是闻氏再三再四催逼他来的。

干纪：干系、责任。

白日撞：白天潜入人家行窃的小偷。

缠帐：噜、歪缠。

獠子：本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一种侮蔑的称呼，常用为骂人之词。

蛮子：对南方人的一种轻侮的称呼。

张千身边带了公文解批，和李万商议，只等开门，一拥而入，在厅上大
惊小怪，高声发话。老门公拦阻不住，一时间家中大小都聚集来，七嘴
八张，好不热闹。街上人听得宅里闹炒，也聚拢来，围住大门外闲看。
惊动了那有仁有义守孝在家的冯主事，从里面踱将出来。且说冯主事怎
生模样？

头带栀子花匾折孝头巾，身穿反折缝稀眼粗麻衫，腰系麻绳，足着草履。

众家人听得咳嗽响，道一声：“老爷来了。”都分立在两边。主事
出厅问道：“为甚事在此喧嚷？”张千、李万上前施礼道：“冯爷在上，
小的是奉宣大总督爷公文来的，到绍兴拿得钦犯沈襄，经由贵府。他说是
冯爷的年侄，要来拜望。小的不敢阻挡，容他进见。自昨日上午到宅，
至今不见出来，有误程限，管家们又不肯代禀。伏乞老爷天恩，快些打
发上路。”张千便在胸前取出解批和官文呈上，冯主事看了，问道：“那
沈襄可是沈经历沈炼的儿子么？”李万道：“正是。”冯主事掩着两耳，
把舌头一伸，说道：“你这班配军，好不知利害！那沈襄是朝廷钦犯，
尚犹自可；他是严相国的仇人，那个敢容纳他在家？他昨日何曾到我家
来？你却乱话，官府闻知传说到严府去，我是当得起他怪的？你两个配
军，自不小心，不知得了多少钱财，买放了要紧人犯，却来图赖我！”
叫家童与他乱打那配军出去，把大门闭了，不要惹这闲是非，严府知道
不是当耍。冯主事一头骂，一头走进宅去了。大小家人，奉了主人之命，
推的推，攩的攩，霎时间被众人拥出大门之外，闭了门，兀自听得嘈嘈
的乱骂。张千、李万面面相觑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进。张千埋怨
李万道：“昨日是你一力撺掇，教放他进城，如今你自去寻他。”李万
道：“且不要埋怨，和你去问他老婆，或者晓得他的路数，再来抓寻便
了。”张千道：“说得是，他是恩爱的夫妻，昨夜汉子不回，那婆娘暗
地流泪，巴巴的独坐了两三个更次。他汉子的行藏，老婆岂有不知？”
两个一头说话，飞奔出城，复到饭店中来。

却说闻氏在店房里面听得差人声音，慌忙移步出来，问道：“我官
人如何不来？”张千指李万道：“你只问他就是。”李万将昨日往毛厕
出恭，走慢了一步，到冯主事家起先如此如此，以后这般这般，备细说
了。张千道：“今早空肚皮进城，就吃了这一肚寡气。你丈夫想是真个
不在他家了，必然还有个去处，难道不对小娘子说的？小娘子趁早说来，
我们好去抓寻。”说犹未了，只见闻氏噙着眼泪，一双手扯住两个公人
叫道：“好，好，还我丈夫来！”张千、李万道：“你丈夫自要去拜什
么年伯，我们好意容他去走走，不知走向那里去了，连累我们，在此着
急，无处抓寻。你到问我要丈夫，难道我们藏过了他？说得好笑！”将
衣袂掣开，气忿忿地对虎一般坐下。闻氏到走在外面，拦住出路，双足
顿地，放声大哭，叫起屈来。老店主听得，忙来解劝。闻氏道：“公公
有所不知，我丈夫三十无子，娶奴为妾。奴家跟了他二年了，幸有三个
多月身孕，我丈夫割舍不下，因此奴家千里相从。一路上寸步不离，昨

配军：发配充军的人，称为配军。宋明之间，常用以咒骂兵士。

日为盘缠缺少，要去见那年伯，是李牌头同去的。昨晚一夜不回，奴家已自疑心。今早他两个自回，一定将我丈夫谋害了。你老人家替我做主，还我丈夫便罢休。”老店主道：“小娘子休得急性，那排长与你丈夫前日无怨，往日无仇，着甚来由，要坏他性命？”闻氏哭声转哀道：“公公，你不知道我丈夫是严阁老的仇人，他两个必定受了严府的嘱托来的，或是他要去严府请功。公公，你详情，他千乡万里，带着奴家到此，岂有没半句说话，突然去了。就是他要走时，那同去的李牌头，怎肯放他？你要奉承严府，害了我丈夫不打紧，教奴家孤身妇女，看着何人？公公，这两个杀人的贼徒，烦公公带着奴家同他去官府处叫冤。”张千、李万被这妇人一哭一诉，就要分析几句，没处插嘴。老店主听见闻氏说得有理，也不免有些疑心，到可怜那妇人起来，只得劝道：“小娘子说便是这般说，你丈夫未曾死也不见得，好歹再等候他一日。”闻氏道：“依公公等候一日不打紧，那两个杀人的凶身，乘机走脱了，这干系却是谁当？”张千道：“若果然谋害了你丈夫要走脱时，我弟兄两个又到这里则甚？”闻氏道：“你欺负我妇人家没张智，又要指望奸骗我。好好的说，我丈夫的尸首在那里？少不得当官也要还我个明白。”老店主见妇人口嘴利害，再不敢言语。店中闲看的，一时间聚了四五十人，闻说妇人如此苦切，人人恼恨那两个差人，都道：“小娘子要去叫冤，我们引你到兵备道去。”闻氏向着众人深深拜福，哭道：“多承列位路见不平，可怜我落难孤身，指引则个！这两个凶徒，相烦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莫放他走了。”众人道：“不妨事，在我们身上。”张千、李万欲向众人分割时，未说得一言半字，众人便道：“两个排长不消辨得，虚则虚，实则实，若是没有此情，随着小娘子到官，怕他则甚！”妇人一头哭，一头走，众人拥着张千、李万，搅做一阵的，都到兵备道前，道里尚未开门。

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闻氏束了一条白布裙，径抢进栅门，看见大门上架着那大鼓，鼓架上悬着个槌儿，闻氏抢槌在手，向鼓上乱挝，挝得那鼓振天的响。唬得中军官失了三魂，把门吏丧了七魄，一齐跑来，将绳缚住，喝道：“这妇人好大胆！”闻氏哭倒在地，口称泼天冤枉。只见门内么喝之声，开了大门，王兵备坐堂，问击鼓者何人。中军官将妇人带进，闻氏且哭且诉，将家门不幸遭变，一家父子三口死于非命，只剩得丈夫沈襄，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谋害，有枝有叶的细说了一遍。王兵备唤张千、李万上来，问其缘故。张千、李万说一句，妇人就剪一句，妇人说得句句有理，张千、李万抵搪不过。王兵备思想道：“那严府势大，私谋杀人之事，往往有之，此情难保其无。”便差中军官押了三人，发去本州勘审。

那知州姓贺，奉了这项公事，不敢怠慢，即时扣了店主人到来，听四人的口词。妇人一口咬定二人，谋害他丈夫；李万拓就为出恭慢了一

牌头：军士称为牌子，小军官叫做牌子头。这里的牌头，用作对于军士的一种尊称。

排长：与牌头相仿，排长即排军之长，也是一种对于兵士的尊称。

详情：推究、推详。

张智：主张、见识、办法。

兵备道：明代按察司副使、金事分道整饬兵备，称为兵备道。

步，因而相失；张千、店主人都据实说了一遍。知州委决不下。那妇人又十分哀切，象个真情；张千、李万又不肯招认。想了一回，将四人闭于空房，打轿去拜冯主事，看他口气若何。

冯主事见知州来拜，急忙迎接归厅，茶罢，贺知州提起沈襄之事，才说得沈襄二字，冯主事便掩着双耳道：“此乃严相公仇家，学生虽有年谊，平素实无交情。老公祖休得下问，恐严府知道，有累学生。”说罢站起身来道：“老公祖既有公事，不敢留坐了。”贺知州一场没趣，只得作别。在轿上想道：“据冯公如此惧怕严府，沈襄必然不在他家，或者被公人所害也不见得；或者去投冯公见拒不纳，别走个相识人家去了，亦未可知。”

回到州中，又取出四人来，问闻氏道：“你丈夫除了冯主事，州中还认得有何人？”闻氏道：“此地并无相识。”知州道：“你丈夫是甚么时候去的？那张千、李万几时来回复你的说话？”闻氏道：“丈夫是昨日未吃午饭前就去的，却是李万同出店门。到申牌时分，张千假说催趲上路，也到城中去了。天晚方回来，张千兀自向小妇人说道：‘我李家兄弟跟着你丈夫冯主事家歇了，明日我早去催他出城。’今早张千去了一个早晨，两人双双而回，单不见了丈夫，不是他谋害了是谁？若是我丈夫不在冯家，昨日李万就该追寻了，张千也该着忙，如何将好言语稳住小妇人？其情可知：一定张千、李万两个在路上预先约定，却教李万乘夜下手。今早张千进城，两个乘早将尸首埋藏停当，却来回复我小妇人。望青天爷爷明鉴！”贺知州道：“说得是。”张千、李万正要分辨，知州相公喝道：“你做公差所干何事？若非用计谋死，必然得财买放，有何理说！”喝教手下将那张、李重责三十，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张千、李万只是不招。妇人在旁，只顾哀哀的痛哭，知州相公不忍，便讨夹棍将两个公差夹起。那公差其实不曾谋死，虽然负痛，怎生招得？一连上了两夹，只是不招。知州相公再要夹时，张、李受苦不过，再三哀求道：“沈襄实未曾死，乞爷爷立个限期，差人押小的捱寻沈襄，还那闻氏便了。”知州也没有定见，只得勉从其言。闻氏且发尼姑庵住下。差四名民壮，锁押张千、李万二人，追寻沈襄，五日一比。店主释放宁家。将情具由申详兵备道，道里依缴了。

张千、李万一条铁链锁着，四名民壮，轮番监押。带得几两盘缠，都被民壮搜去，为酒食之费；一把倭刀，也当酒吃了。那临清去处又大，茫茫荡荡，来千去万，那里去寻沈公子？也不过一时脱身之法。闻氏在尼姑庵住下，刚到五日，准准的又到州里去啼哭，要生要死。州守相公没奈何，只苦得批较差人张千、李万。一连比了十数限，不知打了多少竹批，打得爬走不动。张千得病身死，单单剩得李万，只得到尼姑庵来

稳住：抚慰住。

捱寻：追寻、寻访。

依缴：缴，指下属向上级缴差的覆文。依缴，即批准覆文中所陈述的对事务的处理。

批较：批，一作比。官府限手下人于一定日期内完成差事，到期查验，如不能完成，即加杖责，这叫做比较。

竹批：批头竹棒、竹杖。

拜求闻氏道：“小的情极，不得不说了。其实奉差来时，有经历金绍，口传杨总督钧旨，教我中途害你丈夫，就所在地方，讨个结状回报。我等口虽应承，怎肯行此不仁之事？不知你丈夫何故，忽然逃走，与我们实实无涉。青天在上，若半字虚情，全家祸灭。如今官府五日一比，兄弟张千，已自打死；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你丈夫的确未死，小娘子他日夫妇相逢有日。只求小娘子休去州里啼啼哭哭，宽小的比限，完全狗命，便是阴德。”闻氏道：“据你说不曾谋害我丈夫，也难准信；既然如此说，奴家且不去禀官，容你从容查访。只是你们自家要上紧用心，休得怠慢。”李万喏喏连声而去。有诗为证：

白金廿两酿凶谋，谁料中途已失囚。

锁打禁持熬不得，尼庵苦向妇人求。

官府立限缉获沈襄，一来为他是总督衙门的紧犯，二来为妇人日日哀求，所以上紧严比。今日也是那李万不该命绝，恰好有个机会。却说总督杨顺，御史路楷，两个日夜商量，奉承严府，指望旦夕封侯拜爵；谁知朝中有个兵科给事中吴时来，风闻杨顺横杀平民冒功之事，把他尽情劾奏一本，并劾路楷朋奸助恶。嘉靖爷正当设醮祝釐，见说杀害平民，大伤和气，龙颜大怒，着锦衣卫扭解来京问罪。严嵩见圣怒不测，一时不及救护，到底亏他于中调停，止于削爵为民。可笑杨顺、路楷杀人媚人，至此徒为人笑，有何益哉？再说贺知州听得杨总督去任，已自把这公事看得冷了；又闻氏连次不来哭禀，两个差人又死了一个，只剩得李万，又苦苦哀求不已。贺知州分付，打开铁链，与他个广捕文书，只教他用心缉访，明是放松之意。李万得了广捕文书，犹如捧了一道赦书，连连磕了几个头，出得府门，一道烟走了。身边又无盘缠，只得求乞而归，不在话下。

却说沈小霞在冯主事家复壁之中，住了数月，外边消息无有不知，都是冯主事打听将来，说与小霞知道。晓得闻氏在尼姑庵寄居，暗暗欢喜。过了年余，已知张千、李万都逃了，这公事渐渐懒散。冯主事特地收拾内书房三间，安放沈襄在内读书，只不许出外，外人亦无有知者。冯主事三年孝满，为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复做官。

光阴似箭，一住八年。值严嵩一品夫人欧阳氏卒，严世蕃不肯扶柩还乡，唆父亲上本留已侍养，却于丧中簇拥姬妾，日夜饮酒作乐。嘉靖爷天性至孝，访知其事，心中甚是不悦。时有方士蓝道行，善扶鸾之术。天子召见，教他请仙，问以辅臣贤否。蓝道行奏道：“臣所召乃是上界真仙，正直无阿，万一箕下判断有忤圣心，乞恕微臣之罪。”嘉靖爷道：“朕正愿闻天心正论，与卿何涉？岂有罪卿之理？”蓝道行书符念咒，神箕自动，写出十六个字来，道是：

“高山番草，父子阁老。日月无光，天地颠倒。”嘉靖爷看了，问蓝道行道：“卿可解之。”蓝道行奏道：“微臣愚昧未解。”嘉靖爷

情极：发急。

结状：证明事情已经了结的文书。

广捕文书：即海捕文书，不指定地点，随处可以缉捕人犯的文书。

道：“朕知其说。‘高山’者，‘山’字连‘高’，乃是‘嵩’字。‘番草’者，‘番’字‘草’头，乃是‘蕃’字。此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二人也。朕久闻其专权误国，今仙机示朕，朕当即处分，卿不可泄于外人。”蓝道行叩头，口称不敢，受赐而出。

从此嘉靖爷渐渐疏了严嵩。有御史邹应龙，看见机会可乘，遂劾奏严世蕃凭藉父势，卖官鬻爵，许多恶迹，宜加显戮。其父严嵩溺爱恶子，植党蔽贤，宜亟赐休退，以清政本。嘉靖爷见疏大喜，即升应龙为通政右参议。严世蕃下法司，拟成充军之罪，严嵩回籍。未几，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润，复奏严世蕃不赴军伍，居家愈加暴横，强占民间田产，畜养奸人，私通倭虏，谋为不轨。得旨三法司提问，问官勘实覆奏，严世蕃即时处斩，抄没家财，严嵩发养济院终老。被害诸臣尽行昭雪。

冯主事得此喜信，慌忙报与沈襄知道，放他出来，到尼姑庵访问那闻淑女。夫妇相见，抱头而哭。闻氏离家时，怀孕三月，今在庵中生下一孩子，已十岁了。闻氏亲自教他念书，五经皆已成诵，沈襄欢喜无限。冯主事方上京补官，教沈襄同去讼理父冤，闻氏暂迎归本家园上居住。沈襄从其言，到了北京。冯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邹参议，将沈炼父子冤情说了，然后将沈襄讼冤本稿送与他看，邹应龙一力担当。次日，沈襄将奏本往通政司挂号投递。圣旨下，沈炼忠而获罪，准复原官，仍进一级，以旌其直。妻子召还原籍。所没入财产，府县官照数给还。沈襄食廩年久准贡，敕授知县之职。沈襄复上疏谢恩，疏中奏道：“臣父炼向在保安，因目击宣大总督杨顺，杀戮平民冒功，吟诗感叹，适值御史路楷，阴受严世蕃之嘱，巡按宣大，与杨顺合谋，陷臣父于极刑，并杀臣弟二人，臣亦几于不免。冤尸未葬，危宗几绝，受祸之惨，莫如臣家。今严世蕃正法，而杨顺、路楷安然保首领于乡，使边廷万家之怨骨，衔恨无伸；臣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肃刑典而慰人心也。”圣旨准奏，复提杨顺、路楷到京，问成死罪，监刑部牢中待决。

沈襄来别冯主事，要亲到云州，迎接母亲和兄弟沈襄到京，依傍冯主事寓所相近居住；然后往保安州访求父亲骸骨，负归埋葬。冯主事道：“老年嫂处适才已打听个消息，在云州康健无恙。令弟沈襄，已在彼游庠了。下官当遣人迎之。尊公遗体要紧，贤侄速往访问，到此相会令堂可也。”沈襄领命，径往保安。一连寻访两日，并无踪迹。第三日，因倦借坐人家门首，有老者从内而出，延进草堂吃茶。见堂中挂一轴子，乃楷书诸葛孔明两次《出师表》也。表后但写年月，不着姓名。沈小霞看了又看，目不转睛。老者道：“客官为何看之？”沈襄道：“动问老丈，此字是何人所书？”老者道：“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笔也。”沈小霞道：“为何留在老丈处？”老者道：“老夫姓贾名石，当初沈青霞编管此地，就在舍下作寓。老夫与他八拜之交，最相契厚。不料后遭奇祸，老夫惧怕连累，也往河南逃避。带得这二幅《出师表》，裱成一幅，时常展视，如见吾兄之面。杨总督去任后，老夫方敢还乡。嫂嫂徐夫人和

通政右参议：通政司，官署名，掌内外章奏。通政司置左右参议各一人。

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为三法司。

养济院：一种官办的收容贫民的机构。

准贡：准作贡生。

幼子沈襄，徙居云州，老夫时常去看他。近日闻得严家势败，吾兄必当昭雪，已曾遣人去云州报信。恐沈小官人要来移取父亲灵柩，老夫将此轴悬挂在中堂，好教他认认父亲遗笔。”沈小霞听罢，连忙拜倒在地，口称“恩叔”。贾石慌忙扶起道：“足下果是何人？”沈小霞道：“小侄沈襄，此轴乃亡父之笔也。”贾石道：“闻得杨顺这厮，差人到贵府来提贤侄，要行一网打尽之计。老夫只道也遭其毒手，不知贤侄何以得全？”沈小霞将临清事情，备细说了一遍，贾石口称难得，便分付家童治饭款待。沈小霞问道：“父亲灵柩，恩叔必知，乞烦指引一拜。”贾石道：“你父亲屈死狱中，是老夫偷尸埋葬，一向不敢对人说知。今日贤侄来此搬回故土，也不枉老夫一片用心。”

说罢，刚欲出门，只见外面一位小官人骑马而来。贾石指道：“遇巧，遇巧！恰好令弟来也。”那小官便是沈襄。下马相见，贾石指沈小霞道：“此位乃大令兄讳襄的便是。”此日弟兄方才识面，恍如梦中相会，抱头而哭。贾石领路，三人同到沈青霞墓所，但见乱草迷离，土堆隐起。贾石引二沈拜了，二沈俱哭倒在地。贾石劝了一回道：“正要商议大事，休得过伤。”二沈方才收泪。贾石道：“二哥、三哥，当时死于非命，也亏了狱卒毛公存仁义之心，可怜他无辜被害，将他尸藁葬于城西三里之外。毛公虽然已故，老夫亦知其处，若扶令先尊柩回去，一起带回，使他父子魂魄相依，二位意下何如？”二沈道：“恩叔所言，正合愚弟兄之意。”当日又同贾石到城西看了，不胜悲感。次日，另备棺木，择吉破土，重新殓殓。二人面色如生，毫不朽败，此乃忠义之气所致也。二沈悲哭自不必说。当时备下车仗，抬了三个灵柩，别了贾石起身。临别沈襄对贾石道：“这一轴《出师表》，小侄欲问恩叔取去，供养祠堂，幸勿见拒。”贾石慨然许了，取下挂轴相赠。二沈就草堂拜谢，垂泪而别。沈襄先奉灵柩到张家湾，觅船装载。

沈襄复身又到北京，见了母亲徐夫人，回复了说话，拜谢了冯主事起身。此时京中官员，无不追念沈青霞忠义，怜小霞母子扶柩远归，也有送勘合的，也有赠赙金的，也有馈赙仪的。沈小霞只受勘合一纸，余俱不受。到了张家湾，另换了官座船，驿递起人夫一百名牵缆，走得好不快。不一日，来到临清，沈襄分付座船，暂泊河下，单身入城，到冯主事家投了主事平安书信，园上领了闻氏淑女并十岁儿子下船。先参了灵柩，后见了徐夫人。

那徐氏见了孙儿如此长大，喜不可言。当初只道灭门绝户，如今依旧有子有孙；昔日冤家，皆恶死见报。天理昭然，可见做恶人的到底吃亏，做好人的到底便宜。

闲话休题。到了浙江绍兴府，孟春元领了女儿孟氏，在二十里外迎接。一家骨肉重逢，悲喜交集。将丧船停泊马头，府县官员都在吊孝。旧时家产，已自清查给还。二沈扶柩葬于祖茔，重守三年之制，无人不

张家湾：在通州（今河北通县）南十五里，明时为南北水陆交通要会，官船客船骈集于此，十分繁盛。

勘合：明代各衙门公文，都用半印勘合。凡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门，各置簿籍二扇，以空纸的一半拼合，按各地方编写字号，押印完毕；外号底簿发给各地衙门，内号底簿和勘合纸，由本衙门收贮。有事务发勘合，即填写号纸，发往各地方，比照朱墨字号相合，即将开去事件奉行完报。

官座船：座船（官船）为官署所有的，叫官座船；征自民间的，叫民座船。

称大孝。抚按又替沈炼建造表忠祠堂，春秋祭祀。亲笔《出师表》一轴，至今供奉在祠堂之中。

服满之日，沈襄到京受职，做了知县。为官清正，直升到黄堂知府。闻氏所生之子，少年登科，与叔叔沈襄同年进士。子孙世世书香不绝。

冯主事为救沈襄一事，京中重其义气，累官至吏部尚书。忽一日，梦见沈青霞来拜候道：“上帝怜某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职。屈年兄为南京城隍，明日午时上任。”冯主事觉来甚以为疑，至日午，忽见轿马来迎，无疾而逝。二公俱已为神矣。有诗为证，诗曰：

生前忠义骨犹香，魂魄为神万古扬。

料得奸魂沉地狱，皇天果报自昭彰。

